

增訂本

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

臺灣大學圖書館印行

增訂本

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  
(三)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

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

(精裝三巨冊)

售價：新台幣

出版者：大通書局

發行人：孔昭明

地址：台北市東園街三一六號  
郵政劃撥戶四二七一號  
電話：三三〇四四八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七三七號

版權所有

200

## 序文

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託。其屬於周初者。如金縢鴻範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屢經隸定。簡篇每有奪亂。文辭復多竄改。作為史料。不無疑難。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列而論。

雖然。有遺憾焉。彝器之傳世者雖多。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間有傳其出土地者。大抵因農人鋤地或它種土木



工事之偶爾發現，發掘者本不具學術智識，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錄，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而其表面遺跡亦復終遭湮滅，甚可惜也。至于著錄之書，自趙宋臣訖于今，頗多名世之作，或僅採銘文，或兼收圖象，或詳加攷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于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目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徵史，苟時代不明，國別不明，雖有亦無可徵。故歷來談史地之學，于不顧甚，或加目鄙夷，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于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王氏國

若每器或古器物或古文字之類

維所謂於創通條例、開拓閭奧、概乎其未有聞者，殆謂是也。  
王語見殷虛書契攷釋序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閭奧之當如何、開拓、卓  
犖如王氏，則亦祕而未宣。閒嘗觀其所曾為多文字攷釋器  
物鑒別之零什，雖饒精當，而与古法無多殊。其兩金文著錄  
表，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亦未足言當此。王氏殆有  
志而未竟者耶？

頻年以來頗有志于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乃潛心于殷  
代卜辭与周京彝銘之譯讀。卜辭出土于一地，其出土地之  
地層，近由發掘亦已畧得明其真相，據為史料，無多問題。然  
至周彝則事乃迥別。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  
載祀八百，其綿延幾与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統稱曰周，實至  
含混。故器物愈富，著錄愈多，愈苦難于駕馭。竊饋于此者數

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將奈何。竊謂即當自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尚書諸誥命。呂彝銘例之。尤疑來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于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全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國別之徵至易。于銘文每多透露。可無多言。年代之攷訂則憂々乎其難。自來學者亦頗苦心于此。其法每專依後代曆術。呂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案此實大有可議。蓋殷周古曆迄未確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例呂恭王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

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為定說。然今存世有趙曹鼎第二器其銘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隹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盧。隹王卽恭王。謚法之興當在春秋中葉。呂後此之生稱隹王。猶獻康鼎之生稱成王。宗周鐘之生稱卽王。通殷之生稱行王。匡卣之生稱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曆術呂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呂事剪裁。雖亦斐然成章。奈無當于實際。學者如就彝銘曆朔相互間之關係。呂恢復殷周古曆。再據古曆為標準。呂校量其它則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蓋資料尚

未充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

余于年代之推定則異是。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于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通殷趙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殷云“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自為武王時器；小孟鼎云“用牲鬯”，補周王□王成王，當為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見確實考訂者，為數亦不鮮。据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密大抵可尋踪跡。即其近是者，于先後之相合要必不甚遠。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亦于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然此僅作

為消極之副證而已。

本此諸法，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徵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乃王臣之物。其依據國別者，于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則大抵属于東周。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徵，此可攷見西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狀況之演進矣。

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曰吳，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黃，

曰郢，曰鄧，曰蔡，曰許，曰鄭，曰陳，曰宋，曰鄆，曰滕，曰薛，曰

邾，曰邾，曰魯，曰杞，曰紀，曰祝，曰齊，曰戴，曰衛，曰燕，曰晉，曰蘇，

曰虢，曰虞，曰秦。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間順流而

下，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隣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綜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黃

河流域北系也。南文尚華藻，字多秀麗。北文重事實，字多渾厚。此其大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舊文獻中每視荆舒為蠻夷化外，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敵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卽與周為敵國。此于舊史有徵，而于宗周彝銘，凡周室與南夷用兵之事，尤幾于累代不絕。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實商周之派演。商人氣質傾向藝術，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而好飲酒，好田獵，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現實性之證。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與古人所謂殷尚質，周尚文者，適得其反。民族之商周，蓋占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然自春秋而後，民族畛域漸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證諸彝銘，則北自燕晉，南迄徐吳，東自齊鄭，西迄秦郢，構思既見從同，用韻亦復一致，是足

徵周末之中州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未幾至秦而一統勢所必然也。

綜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徵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于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儻忽相鑿而渾沌果死。幸莫如之。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彙成時所序。其後三年為增訂版重彙之。凡于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餘均仍舊。



## 解題

一、初版次係出版後已歷三年，茲釋有未當意處，新出資料亦時有所獲，故今詳加增訂，更別成圖彙，改版問世。

二、釋文悉依原銘隸古定之，以存古文之面貌。通假之字，注於行間，有宜詳釋之事項，則附彙於文後。

三、釋文與圖彙及諸家著錄，詳圖彙卷首所揭目錄表及諸家著錄目，今不復贅。

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二日

著者識。

總目

一序文

一—五葉

二本文

上編

宗周文

一百六十二器

〇〇—  
一五六葉

下編

列國文

一百六十一器

一五七  
二五二葉

三補錄

越王鐘

越王矛

楚王禽志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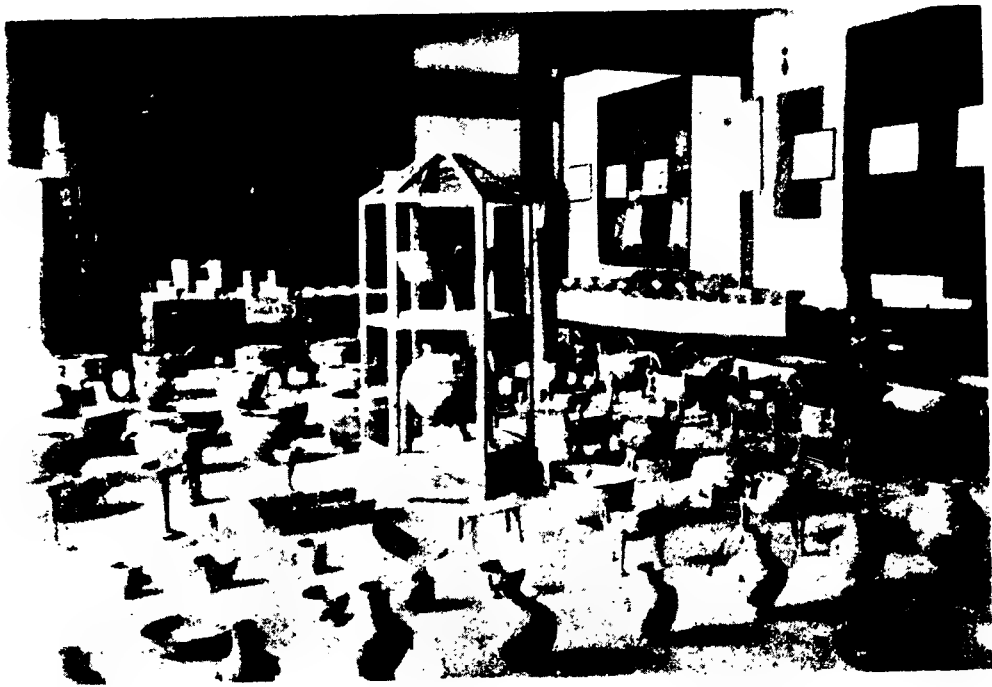
一—二葉

插圖六種

# 壽縣所出楚器

(插圖一)

插圖



此器徵國書館陳  
列室中之一景陳  
列雖雜然無章然  
全器帶大率在一  
覽之中亦覺可取  
中央匣中上格即  
楚王禽肖鈚鼎其  
下一器蓋即古所  
謂鬯也右側靠壁  
一大鼎當即重七  
百餘斤者其次臺  
上附陳為簋殷(簋)  
敦它如扁瓶簞籠  
方鑪箕杓之類均  
堪注目器無鏽蝕  
殆發掘尚有未盡

楚王禽肯盤

(插圖二)



此亦壽縣所出楚國古  
器之一。

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  
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  
寬九分重六斤三兩。

器藏北平圖書館金石  
部云。

(採自楚器圖釋)

楚王禽育盤銘

但于窺全者墮舟師

楚王禽育盤銘  
但于窺全者墮舟師

越王矛  
三插四



日本細川侯家藏器  
梅原末治氏攝

維揚石本  
國四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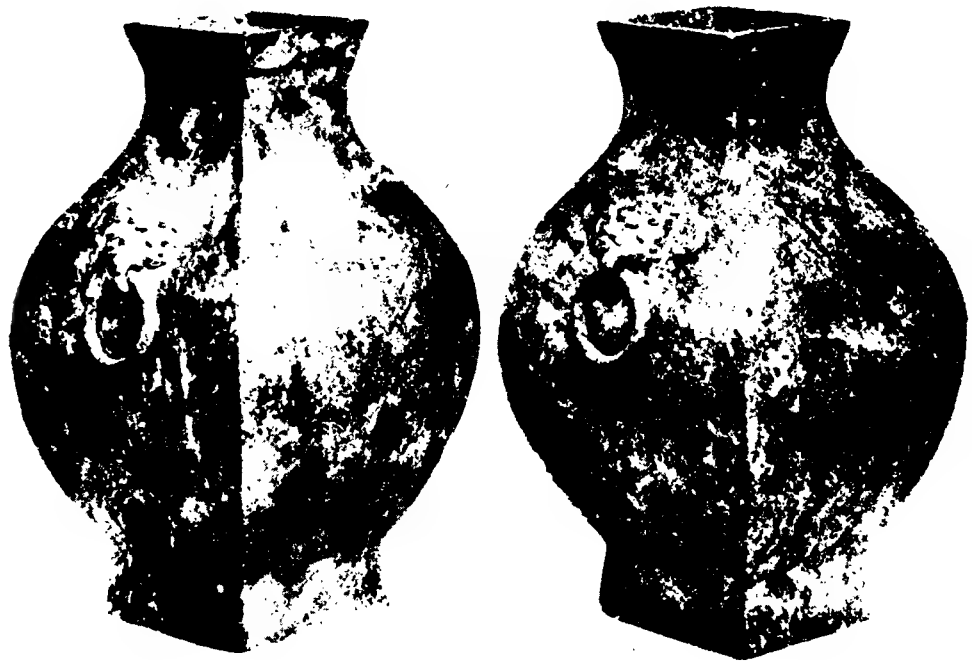
盾 人  
 在 肉  
 卒 三 斗 台 人  
 大 斗 三 斗  
 (我)

(採自洛陽故都古墓攷圖版百八十六)



韓壺及銘

插圖五  
之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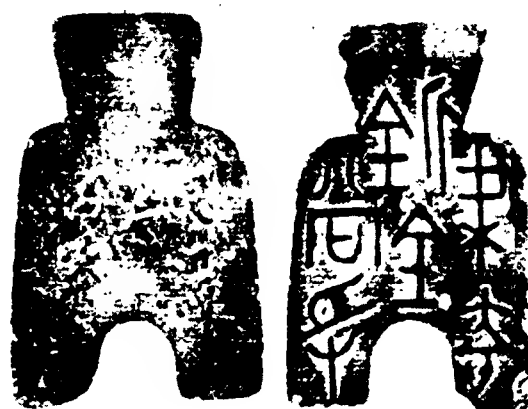
(採自洛陽古墓攻國版一百十)

梁幣三種 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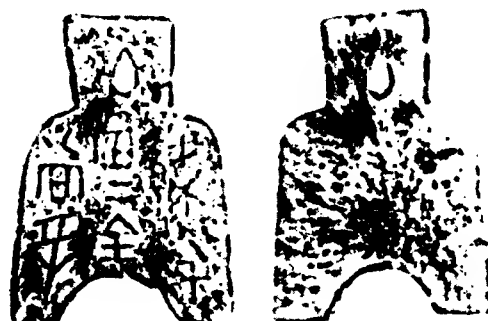
重六錢  
六分

梁元  
新五十二  
尚



梁元  
新金  
尚

重三錢四分



梁半  
尚二金  
尚

(與平昌洪氏拓贈)

兩周金文辭大系上編

大豐殷

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風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  
作王衣殷祀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才在  
上不顯王乍則皆相不丕絺王乍則亮不丕克三衣殷王祀  
丁丑王卿饗大國宜王降亡助賀爵復鬯饋佳又朕膳又有  
慶每敬凱揚王休弱膺白。

「不克」下一字，原銘作「三」，與上三「方」字有別。彼三劃等長，此中劃稍短。陳夢家釋為「三」，可心。乞讀為訖，謂終止也。

此武王殷祀文王時其助高之臣工所作器。大豐亦

見麥尊，彼銘云：王樂于舟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禮

大封之禮合眾也。春官

王凡三方者，凡段為風，諷也。

告也。三方，東南北也。周人在西，故此僅言三方。天亡  
又王句，余曩讀為天與元王，意終難安，今改從劉心源  
說。劉云：「天亡，據文義決是作器者名。亡通無，古今人表  
賓須亡，費亡極。」左傳並作無。姓考：「天，黃帝臣天老之後，  
則此銘為天姓亡名。」又王讀，佑王謂助祭也。濟四案上  
天室亦謂天亡之室，猶庚嬴有言，王造于庚嬴宮，豆閑  
殷言，王各于師戲大室也。衣祀，孫詒讓王國維均讀  
為五年而再殷祀之殷祀。殷字說詳下沈子殷下不克三衣王祀  
亦同，彼即殷商之殷。帝祀與天降，大能親殷王衣祀而  
告。結中。事喜上帝喜當是素省，卜辭延于丁宗，素  
當與崇贊同意。不顯王作肖，不繇王作虎，兩不字均  
讀為丕，兩不字均讀為則。卜辭我其已兮，乍帝降若，我

勿已方。乍帝降不若。書多方。惟聖周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均同例語。皆古文相。或釋音不確。說詳下。隸字  
 从庚从凡。卜辭有之。釋非是。己酉方彝亦有之。當是从  
 凡庚聲之字。凡古文盤。蓋卽湯之古文。与唐為一字。唐  
 卜辭作。下从亦盤以之象。非口舌字。卜辭以唐  
 為成湯。叔夷鐘成湯亦作成唐。不僅音同通用。實古  
 今字也。圖字金文習見。卜辭亦多有。舊釋宜。羅振玉  
 釋姐。余曩以為房姐之房。今案仍以釋宜為是。說文宜  
 古文作。秦泰山刻石者。諸座得圖。古圉。圖民和眾。漢  
 封泥。圖壽左圖。均是宜字。（一名訓）宜有奇義。詩女曰離鳴。傳尔雅釋言。令殷。  
 己酉方彝之。隸且是也。（二狀詞）有安適義。本銘之。大圖。終子甫  
 之。成且是也。（三動詞）有祭社以祈戰勝之義。尔雅釋天。殷獻王。

圓夷方無攷傳是也。它如圓子鼎之圓則是國名。貴  
字余舊釋釁。近于省吾謂是囊字。近是。唯此与爵為封  
文。仍當讀為釁。囊釁同在陽部。末字舊釋皂。或釋為  
皂為數。今案原銘分明白字。語義令人言補白矣。

### 小臣單解

王後反克商才在成自屯。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用  
乍作竊隋葬。

此武王克商時器。厥即坂字。段為反若叛。武王以文  
王紀元九祀武王二年東觀兵至孟津。後以十一祀師渡孟  
津克商。故此云後反也。成乃成皋一名虎牢。在古乃軍事重  
地。与孟津相近。自字習見。多于師旅有關。舊釋為師。然

有師自同見于一辭者。取解通麻知其非是。古追歸字  
 以此得聲。師諫字从此會意。自即說文。自小官也。又官  
 猶康也。之自。古文阜作阜。象險峻之連峯。自作自。象圓  
 得。官之後起字為堆。古或段追為之。士冠礼毋追。鄭注  
發。踰岸出追。李音變為歸。小雅釋山。山又段魁為之。周  
善注。追亦堆字。音變為歸。小雅釋山。山又段魁為之。周  
高山而蕩。以爲魁。陵墓土。賈逵律。再轉而為敦。小雅釋  
國皆云。小阜曰魁。賈注見海賦。今敦又段屯為之。莊  
敦者敦丘。又丘一成為敦。丘郭注。今敦又段屯為之。莊  
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字今作敦。敦又段屯為之。莊  
至樂篇。雙于陵屯。釋。本銘自字當即屯聚之屯。師成所  
文引司馬注。屯阜也。本銘自字當即屯聚之屯。師成所  
 在處也。屯聚之屯蓋自之引伸。其用屯字者亦出段借。  
 自与敦同。古當有二讀。陰聲為堆。都回陽聲為屯。陟倫  
 字廢乃有堆与屯字代替之也。

## 右武王時器凡二。

令殷

佳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矣佳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冊冬

令隣圉于王姜商賞令貝十朋臣十家萬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于戎冀嗣三乞令敢凱揚皇王室休丁公文報用頤啓

後人高佳丁公報令用奔敬展揚于皇王令敢展皇王室用

乍作丁公寶殷簋用隣史使于皇宗用卿饗王逆逆造用廢

銅寮人婦子後入永寶。冊。

此成王東伐淮夷踐奄時器。楚卽淮夷。唯徐初本在

淮水下遊為周人所迫始溯江而上至于鄂。當卽

春秋時郢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濟寧道郳

城縣。西南百里許有故郳城云。既死霸。月終之七

八月。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



死霸与星期制相近。

詳現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乍冊卽作策乃史

職之古稱。孫詒讓初葺其覆王國維繼加推闡。詳見余

金文叢攷五八葉。

臣十家。兩百人。臣与兩有別。与六

孟鼎同。被鼎文云。錫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兩千又五

十夫。人兩當卽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

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以康。

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瘁傷。是也。前人以為古

文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為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

文有人兩。無民獻。兩字許書重文作慶。云。漢令兩从瓦

慶聲。古音亦在支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以兩聲之

鵲字与雙暢韻。卽其証。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

于周末卽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乃以支部儀字寫

兩字之音。古文家則誤讀兩之象形文以為獻也。獻与

獻通。古器之獻乃二部所成。上為獻。下為鬲。故其象形文  
即于鬲上更着一層。如小孟鼎屢見。鬲王那賓字。又毛公  
鼎言。鄭圭。鬲賓。均古獻字也。鬲兩形近。最易誤釋。公尹

白。丁父兄于戎者。吳閔生云。公尹官名。伯丁父人名。兄与

既同。雙劍謠文選。上三、四、引。近是。余意伯丁父即丁公。公今之父也。

戎。冀。嗣者。冀猶小心翼。之翼。敬也。嗣段為祠。得福報賓

曰祠。戎地得伯丁父之既。乃虔敬舉行燕享也。乞字作三。

与大豐殷乞字同。中画特短。舊誤釋為三。今改正。卜辭習

見。均用為迄至之迄。大豐殷及本銘則用為訖止之訖。言

事已畢。寔字兩見。當是休之異文。休字金文作休。从禾

从人。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辭書重文作麻。復从广。从广

与此从山同意。此之臣蓋象卧榻。又對揚王休。乃古人恆

語。此言揚皇王室。例正相合。釋室為休。則本銘後半適成韻語。室報報室殷造寶均幽部字。此決非偶然者也。

丁公文報與皇王室為同例語。同為揚字之賓格。報當讀為保。文報猶言福蔭也。下佳丁公報則是報祭之報。猶國語魯語有虞氏報幕。夏石氏報杼。商人報上甲微。周人報高圉。奔字當是敬之古文。从春。慎古文省。井聲。兩展字从厂長聲。殆是礪之古文。讀為揚。知者。以上言冷敢揚皇王室與下言冷敢展皇王室。文例全同。則展亦揚矣。展字亦見毛公旅鼎。彼云展其用。乃从月。殷聲。此从月省。當卽國之古文。說文。飽也。从月。殷聲。民祭。祝曰厭飫。从月。与此从月若月省同意。銘末鳥形文乃作器者之族徽。同出之器如冷彝。冷尊。及

作冊大鼎均有此文。冊乃書寫之意。某冊猶令人錄下  
款言某人書也。

### 令彝

隹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彛尹三事三方受  
卿旒事寮。丁亥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結出同卿旒  
寮。隹十月吉癸未。明公朝朝至。形成周。結令舍三事令命  
果及卿旒寮。果者諸尹。果里君。果百工。果者諸侯。侯。田。甸。  
男。舍三方令命。既咸令命。甲申。明公用牲。形京宮。乙酉。用牲  
形康宮。咸既。用牲。形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九師。塗金小  
牛。曰用禘易錫。令塗金小牛。曰用禘。迺令命。曰。今我隹令命  
女汝。二人亢甲矢。爽詹左。右。形乃寮。呂与。乃友事。乍冊令敢

孰揚明公尹卒室用作父丁寶璽。敢追明公寶璽。用光父丁。

內冊。

周公子明係。周公卽周公旦。明係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係明係下係明公。知明係卽是明公。下明公毀上係明公下係魯侯。知明公卽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為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係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衛以前解康侯也。彝器中有康侯卽以本銘而論。明係受王命在八月甲申。越六十日始至成周。於成周停留一二日復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在王所。而所在地隔成周頗遠。此亦足証明係之必為伯禽。蓋伯禽封於魯。復兼任王朝卿士。總攝百揆。亦猶衛康叔之為周司寇也。且明係之名于典籍中亦有徵。

左傳定四年言封魯公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封康叔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封唐叔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此說至當。今知伯禽名明係乃知伯禽逸篇文有竄入今書洛誥者。其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一節正是成王呼伯禽名而誥命之之辭。與康誥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例正同。說詳青研上六一頁以下三事當即書立政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準夫牧夫乃吏之壞字即上文之庀乃事吏庀乃牧庀乃準也。事吏古本一字吏殆事務官準乃政務官牧則地方官也。其在立政於三事之下分舉細目概括內外服無遺其在本銘於舍三事令下亦列舉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諸侯雖詳畧各殊而內含則一。故三事乃泛指百官而言猶

言三種官吏。舊解為司徒、司馬、司空者。失之。又書酒誥言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与本銘所列職名大抵相同。侯甸男衛邦伯。即本銘之諸侯。甸男邦伯。猶諸侯。侯甸男衛等。即諸侯之古稱。猶後言公侯伯子。並非畿服之名。後世儒家所定畿服之名。即襲此而成者也。百僚。即本銘之卿事寮。庶尹。即諸尹。宗工。即百工。里居。則里君之譌也。里君當如同官卿師鄉老之屬。京宮康宮均宗廟之名。且均在成周洛陽。此猶殷京之有公宮。四宮也。見五十五篇通纂呂氏古樑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唐蘭謂為京宮之太室。甚是。又謂周世於京宮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於康宮祀康王以下。爾攸从鼎有康

宮稱大室。當卽夷王之廟。克鐘有康刺宮。當卽厲王之廟。京宮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故尚書稱文王為穆考。乃其証。康宮則以昭王為昭。穆王為穆。恭王為昭。懿王為穆。孝王為昭。夷王為穆。厲王為昭。宣王為穆。故昭王穆王併昭穆。是其証也。金文每見康卽宮。康穆宮者。康宮中之昭王廟。穆王廟也。康宮為其總名。而昭穆以下則各為宮。附於康宮也。若吳彝云。成太室。則成王廟之太室也。君夫殷云。康宮太室。為康宮之太室。晉鼎云。周穆王大室。則穆王廟之太室。爾攸从鼎云。周康宮稱大室。則夷王廟之太室也。見武英殿彝器圖彙九三案此說實巧費心思。唯惜取証未充。且包含有選擇與解釋之自由。如文王併穆考。乃適以穆字為



懿美之辭，与文考、列考、皇考、帝考、顯考、昭考等同例，非謂  
乃京宮之穆而稱之為穆考。昭王穆王均係生号，尤非預  
於生時自定，當為康宮之昭穆而号昭号穆。至如選材，則  
何殷有王在華宮，利鼎有王各般宮，趙曹鼎之一言，王在  
周般宮，又其一言，王在周新宮，師湯父鼎言，王在新宮，師  
遽殷言，王在周客新宮，望殷言，王在周康宮，新宮、華般、新  
等無王可附麗也。召鼎之王在周穆王大□，大下一字適  
缺，補為室字大抵近是，然僅此一例而已。僅此一例以證  
其它均當為某王之宮或室，未免有孤証單文之嫌。鼎攸  
从鼎之王在周康宮，猒大室，与牧殷王在周，在師，召父宮  
各大室同例，猒字當是動詞，說文云「徐行也」，不必卽是康  
王。且信如唐說，宗周列王中何以康王之廟獨尊，已不可

解而準康卽宮。康穆宮之例。則文武成之廟當稱康文  
宮。康武宮。康成宮。而彝銘中迄未一見。僅召卣有王各  
于成宮。依唐說則當為成王之廟。成上亦未冠有京字。  
彝銘中凡稱周均指成周。以康宮在成周。而屢見王在  
周康宮。知之。而如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依唐  
說當為穆王之廟。是則穆王之廟又在宗周矣。凡此均  
於唐說有所抵觸。故余意京也。康華殿亦有。即穆成。刺  
均以懿美之字為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  
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宮名偶與王号相同而已。號季子  
白盤有王各周廟宣廟。舊亦多解為宣王之榭。實則殷  
世已有宣榭之名。詳下故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  
宣廟之非宣王之榭也。卿旋寮。旋字作𠄎。毛公鼎之

卿旋寮。小子師殷之卿旋。与此同。而番生殷之卿事大史寮。則作叟。用知旋事為一字。典籍作卿士。即曲礼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屬。其或別出大史者。蓋以屬於史職之官特多。兩佺字均係出之繇文。古出字本作𠂔。象足納履之形。卜辭或作𠂔。亦或作𠂔。从行。本銘作佺乃从行省。公令佺同卿事寮者。周公命明公出京與卿事寮相會。佺令舍三事令者。明公遣次令宣布王命於百官也。或解兩佺字為人名。非是。爽字亦見卜辭。作𠂔若𠂔。異文頗多。有𠂔𠂔𠂔𠂔諸形。其用例均為祖某爽妣某。金文戊辰彝言。妣戊武乙𠂔。語雖畧異。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玉釋為赫。形義俱難通。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垂二乳也。

卜辭亦有夾母通用之例。如大乙之夾為妣丙，亦稱「大」  
乙母妣丙。「卜辭通纂」祖丁之夾為妣己，亦稱「祖丁母妣」  
己。「通纂」一即其証。又說文林部：霖，豐也。从林，夾，夾或說  
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般作𣎵。大孟鼎作𣎵，乃舞之  
初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从林。夾義亦非豐，唯存一夾  
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尤足証夾母為一事。夾即  
卜辭或作之𣎵。若𣎵，古蓋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  
然。母模同紐，例可通段。禮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  
模，其証也。」故由卜辭知夾夾夾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  
說文或說而得其音，夾夾夾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本  
銘夾字冠於「左右」，乃寮以乃友事上，當讀為敏。乃寮  
与乃友為對文。寮如卿事寮，大史寮，友如大史友，內史

周礼大行人職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黜以除邦國之  
惡。

友。敢揚明公尹卒室。此當以明公尹為一辭。蓋王命  
明公尹三事四方。故称其号。复称其職也。卒室。厥休。明  
公尹厥休。明公尹之休也。

黜 酉

佳明彛殷成周年。公易錫乍冊黜。黜。見。黜。孰。公休。用作父。

乙寶薄彝。𠂔冊舟。

此与令彝乃同時器。明彛即彼周公子明彛。殷成周  
即彼之朝。至于成周。殷殆殷觀之意。有傳𠂔言。王在口  
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𠂔。編。二五例与此同。𠂔作器  
者名。字當是黜字之省文。大克鼎与伊殷均有黜字。蓋  
即此作冊黜之後。孫詒讓釋黜為鍾。近是。石鼓吳人有

繡字正与章逢為韵。又毛公鼎番生殷叔向公殷均有繡圖字。卽是綢繆。下說詳細同而音近對轉。均其佳証。  
下教首一字不識。當卽繡之族徽。繡乃冊之繡飾文。每當卽繡之名。

### 明公殷

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才在篋。魯侯又有田工。  
用乍輦旅彝。

明公卽令彝之明公。伐東國与令殷之。王于伐楚伯在矣。乃同時事。史記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集解引徐廣云。一作鮮。一作彌。又引尚書作案。孔

安國云魯東郊之地名。今本尚書作費乃衛包所改也。  
本銘才字下一文。上半右旁作𠂔當是犬字。召伯虎殷  
有獄字作𠂔所以犬字形左右均与此同。左旁當是介  
字。古壘文介字或作介。与此形近。此當畧有剔損處。就  
卽說文種字重文之祿字。字形稍𠂔許以為以承示乃  
沿𠂔形以為說。古壘介字亦作𠂔下半所以是邑字。𠂔  
卽𠂔柴等之本字也。徐廣以為一作𠂔者為近實。𠂔柴  
鮮均段借字。魯辰卽明公。此器言伐東國在𠂔既與  
尚書史記合。而據今彝又知明公為周公子。則明公卽  
魯公伯禽無可疑也。目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  
亡目二字。与亡尤同例。案此卽骨字所以𠂔字。家卜骨  
呈兆示。卜辭讀為禍。本銘當讀為過。過謂優越。過工謂

有優越之戰功。

禽殷

王伐豷、戾、周公某謀、禽祝、禽又有啟祝。王易錫金百疋。禽用作竊寶彝。

豷卽楚之異文。从林去聲。舊多釋無說為鄉。許不知古無字並不从林也。周公與禽同出。周公自周公旦。禽卽伯禽。伯禽殆曾為周之大祝。別有「大祝禽鼎」可證。大祝之官古乃天官六太之一。其職甚尊。周官以大祝為下大夫而隸諸春官。乃為後人所改造。其職文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与此合。此伐豷與令殷。伐楚。伯自



是同時事。古公侯伯子無定稱。此稱侯稱伯。別有楚公。鐘稱公。楚子蓋稱子。更有楚器多稱王。五等諸侯之說。乃周末儒者之所規擬。某謀省。亦可讀為誨。說文謀之古文作母若慈。同从母聲。與誨之聲母相同。王孫鐘誨獸丕似。則又段誨為謀矣。守。說文受部云。五指持也。从受一聲。讀若律。案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為五指持甚是。然非从受一聲也。金文均用為金量之單位。卽是後起之銖字。銖字多異文。其輕重亦有三說。說文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此一說也。又云。周礼曰。重三銖。說文北。方呂二十兩為三銖。張工記治氏注。鄭司農云。銖。量名也。謨如刷。云。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緩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

兩三分之二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鑊錡似同矣，則三錡為一斤四兩，以六兩三分之二兩為一錡，此二說也。小尔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錡謂之鑊。以六兩為一錡，此三說也。其異文則錡鑊每不分，說文鑊亦錡也。以金爰聲，書曰：罰百鑊。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政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鑊，鑊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鑊為三斤。鄭玄以為古文率多作鑊。今尚書乃古文家本正作鑊，史記周本紀所引乃今文家本則作率。率則錡之音讀也。此外則或作鑊史記平津書漢書蕭望之傳，或作撰漢書食貨志，或作鑊尚書大傳，雖同屬今文派，然其音為率鑊之折衷。戴震云：鑊錡篆體易

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篆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境其段借字也。境見故江銑讀如刷，六兩六  
半兩，率，選，饌，其段借字也。今案篆實字誤，金文銑字均  
作𠄎，与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爰乃援之古字，象人溺而援之。）據季子白盤，王  
各周廟宣廟爰卿作爰，可資比較。余意尚書古本錢字  
必作𠄎，其晚出者或作銑。今文家本出于口授，故以率  
字寫其音，古文家則誤讀𠄎若銑為錢也。此与古文人  
𠄎字，今文家音讀為儀，古文家誤讀為獻者，正同。然自  
古文家本出，因字形既近，而音又有對轉之可能，今文  
家亦無力以剖辨之，乃用選撰饌等折衷之音以為牽  
就也。至𠄎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今古之別，師旅鼎  
云，迺罰得𠄎古三百𠄎，今弗克卒罰，古与今對言，知殷

周之乎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殷之古  
乎。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者為周之今乎。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卒罰  
也。梁幣有梁充鉞金尚乎。(甲)梁充鉞五十二尚乎及梁半尚  
二金尚乎之三種。(插圖六)權其重量則甲幣約重四錢。乙幣倍  
之而有奇。丙幣約當其半。用知幣文尚字均讀為當。甲  
幣一鉞當一乎。丙幣二金當一乎。乙幣五金當十二乎  
也。此乎即是周乎。攷工記治氏戈戟各重三銖。而殺矢  
則重三塊。此銖當是殷之古乎。即重六兩大半兩者。塊  
載氏以為錕。殊不必然。近年洛陽韓墓所出古器有銘  
載四乎廿三。(甲)者。(插圖五)抑即括字。与塊為雙聲而兼  
對轉。則塊与銖蓋三十与一之比。周人兼用二乎。特金  
文中所屢見之乎名。多不知為今為古耳。

# 罍 卣

佳十又九年王才在斤。王姜令命乍冊罍安尸白。克伯尸  
 白賓備罍貝布。凱揚王姜休用乍文考癸寶隣器。

此与令殷亦同時器。十又九年。文王紀元之十九年。

成王六年也。周初用文王紀元。至成王七年平定淮徐。

後始以功作元祀。洛語王國維有周開國年表揭茲之。觀堂

補遺其說無可易。斤与下南宮中鼎之一之寒鍊為一。

地當即寒凝故地。地在今山東濰縣境。說詳彼器。王

姜亦見令殷。別有罍尊。文云。才斤。君令余乍冊罍安尸。

白。尸白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肇寶。入當泐去首。

行六字。与本卣自是同時同人之器。而本銘言王姜康。

該銘言君君者女君也。晉姜鼎，余隹嗣朕先姑君晉邦。  
其確証是知王姜乃成王之后。或說此器乃昭王時器。  
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過大隗。又十  
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均初學記十九年  
卽昭王之十九年，斥卽漢。案昭王十九年既喪六師于  
漢，且其南征而返者，當卽此年。為其臣者不應再有此  
閑情逸趣，作器以揚休烈。且國語周語言，昭王娶于房。  
曰房后，房乃祈姓之國。見歷代紀祈姓之祈，金文作嬭。  
見下杜伯嬭，則房后當稱王嬭，不當稱王姜也。尸白，夷伯  
也。古金文凡夷狄字均作尸，卜辭屢見尸方，亦卽夷方。  
揆其初意，蓋斥異族為死人，猶今人之稱為鬼也。後乃  
通改為夷字。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水，注云，夷之言尸。

也。實米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其士壘禮既夕禮壘大記注均同此說。又左傳咸十七年。吾一朝而尸三卿。韓非子內儲說六微。尸作夷。此尸夷通用之明證。別有居字。孝經仲尼居釋文。尼本作居。古夷字。漢書高帝紀。司馬居。又地理志。越嶲郡蘇示下。居江在西北。顏師古均以為居。古夷字。案居當是古尼字。从尸二聲。孝經別本即其証。又如遯字。說文重文作遯。而漢碑則多作遯。三山碑若徒。楊陽碑蓋从尼聲也。唯尸夷尼遯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耳。本銘尸字下有重文。故作尸。雖与居字形同。然不可混。又凡古文相連之異字在二以上并有重文者。均各於該字下作重

文符與後世異。

### 趙尊

隹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斥，易錫趙采曰：「隹，易錫貝五朋。」  
趙對王休，用作媿寶彝。

此與漢書同言。王在斥，而字跡復如出自一人手筆，決為同時器無疑。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四年即文王紀元十九年，成王六年，此言錫采正與建侯衛事合。疑當係兩錫采地之名，字不識。十又三月，閏月也。古者閏月置于歲終，故有閏之年有十三月。十辭已習見，周人沿襲殷制而已。



中 齋

佳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餽次王令大史兄褒土王曰  
中<sup>茲</sup>茲褒入入史易錫于珣王<sup>乍</sup>作臣令兄與女<sup>汝</sup>褒土<sup>乍</sup>  
乃采中對王休令<sup>釐</sup>父乙薄佳臣尚中臣□□

此与趙尊日辰相差一日彼云王在斥此云王在寒  
陳寒斥古同元部而喉牙亦相近轉故知二者必為一  
地寒當寒<sup>是</sup>促故地在今山東濰縣境內王令大史兄  
褒土言王錫大史兄以褒土與銘多用令為錫如傳自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sup>鮮珍</sup>獻與<sup>檮</sup>伯令<sup>氏</sup>臣獻金車  
褒毀王令褒在<sup>載</sup>市旂康鼎命汝出黃鑒革均其例証  
大史兄即下中解之南宮兄當是南宮括之子若孫中

殆其臣屬。衷當是有兩氏之隔。故城在今山東安德縣北。王錫兄以衷土。下復云。今兄與汝衷土者。與殆鬼字之異。讀為歸。蓋兄復以讓於中。以為其采邑。然不能私相授受。故仍由王命轉賜也。中鼎諸器。宋時出土于麻城。而此所錫之采地。在山東者。蓋先食地於此。後乃轉封。猶衛康叔初食邑于康。後乃轉封于衛也。入史易。當讀為納。使錫。猶言遣使入貢。珺玉。卽武王。大孟鼎及荝伯般。文武字均从王。作珺珺。其証。此成王時器。而稱武王者。于時成王尚未改元。猶以君父為号召也。作乃采。與趙尊之。錫趙采。事亦相同。同是建侯衛時事。尚中。尚卽中之氏族也。舊以為南宮中。實則南宮乃大史兄。中又別一人。不可混。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中 齊 其二

佳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王令命中先肖相南或國  
畢行執王庄在愛關貞山中乎呼歸饋生鳳羽王執羽竇彝

虎方亦見卜辭。綴合例第三十葉。此屬南國當在江淮

流域疑卽徐方。畢字从二貝一以貫之。舊釋貫而無

說。案此卽串字所从出。說文心部患之古文其一作龜。

所以謂字卽此。雖變尚不甚劇。串貫本一字。貫从貝母






聲。字當後起。母字許慎以爲貫穿字。實乃古干字。方盾

之象形文也。南國畢行以宗周鐘南國反孽例之。則畢

當是國族名。行其首長名。晉姜鼎亦言俾謂徧紅征餘

陽。畢彼均南國名。可爲互証。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

人黃人盟于賈。公羊作賈澤。或卽古賈國也。杜預云賈字地。梁國蒙縣有賈城。賈與賈字相似。案此說頗牽強。蓋字形相似必有一誤。賈於春秋三傳均同作。當非誤字。賈與賈音遠隔。地名傳謬當以音近之字為合理。賈亦不當是謬字。杜蓋求之不得。故姑取於齊宋俱近之賈。今山東曹縣南十里以當之耳。余意地當近于江黃。左傳云盟于賈。服江黃也。此解較公穀為近是。蓋齊宋聯兵征伐江黃。既克服之而為此盟也。江黃故地在今河南潢川息縣境。漢書地理志盧江郡雩婁下注云。有灌水。北至潁入汝。賈若賈澤或卽灌水下游之地也。灌水名今尚存。在南城縣境。與潢川息縣隣近。魏王庄者謂張設王之行屋也。魏卽樹藝之藝。庄或作定。見師虎殿及楊

段、舊釋為居，苦無確証。今案隸古定尚書殘卷敘庚篇，  
 敦煌本及日本所有唐寫本，居字一作厓。汗簡三出居  
 字，云見說文，然今說文無此字，蓋所見乃古本也。說文  
 以居為踳踳字，重文作厓，居處字則作厓。居字注云，踳  
 也，从尸古者居从尸，段本改作从尸古聲，案當是从尸  
 古聲，居古文居从立也。尸實广之譌。在下二文諸本  
 均訛喪失實，僅嘯堂集古錄宋刊第二器尚明晰，字形  
 作，上字与大面鼎宋字右旁相近，當即變字，下  
 字則說文墟字重文之譌，从目乃錄文，樽隱之作，臨  
 之作也。中乎歸生鳳刊王語乃被動調，言王呼饋  
 中以生鳳也。鳳字諸刻說喪亦甚劇，僅嘯堂第二器作  
，尚存其形似，案此与卜辭風字之作。通纂四九片

者同。乃以奇鳥形。凡聲。本即鳳字。卜辭段為風。本銘言生鳳。自是活物。或說古人所謂鳳。即南洋之極樂鳥。土名為 *Banlock*。鳳即 *Ban* 之對音。似近是。

## 中 觶

王大肖相公族于庚。𠄎旅。王易錫中馬。自隤。庄三。𩇛。軼南宮兄。王曰用先。中觶。王休。用乍父乙寶。隤彝。

庚下一字詭變過甚。舊釋辰。不確。今遇木刻有此類字者。均以𠄎形代之。庄三二字亦詭變。舊釋為侯三。今依銘文通例及字形訂正之。𩇛字形亦稍失。舊釋為𩇛。今依辭意及字形訂正之。通案全銘意旨。乃南宮兄伐反虎方之年。王隨後又錫中以馬匹。命超軼南宮。

而先之。南宮與中乃二人。舊因於原銘未得其讀，誤合為一。又此器博古圖稱為召公尊，未知與中鼎等實一時所出之器，而器實解也。趙明誠金石錄云：重和甲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獻一，謂之安州所獻六器。薛書於父乙肅下亦云然。方鼎文即前出之二齋，有二器同文。圓鼎之一銘四字，曰「中作寶鼎」。博二獻即父乙肅，僅見于薛書。六圓鼎之一，諸書均無着落，余謂即此解也。此解有蓋而圓，獻諸朝者初誤以為鼎，故有「圓鼎二」之目。後審衆者因名實不符，遂未能別察也。故安州六器實方鼎三、圓鼎一、解一、肅一。

## 中 獻

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鼎行，執在在曲。史兒至，臣王令命  
曰：今令女汝事小大邦，卒又舍女汝，却量至，予女汝。麇小多  
父。中省自方，復德造，造邦在造。要自鍊汝。白伯買父，台以  
卒人戌漢，台州曰段，曰旒。卒人尺，世夫，卒寅，貯者言曰：實償  
台貝，日傳，王口休，肆肩又羞，今口口弄，兵用，乍父乙，齒彝。

此卽安州六器中之父乙庸，銘最長，惜詭變殘缺最  
甚，不能通讀。博古圖卷二於圖鼎之中作實鼎，下注云  
与父乙中獻，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父乙中獻銘文僅  
百字，其畧曰：王命中先相南國。此數語刊本是有誤，今正。是王黼等  
亦知有是庸，不識何以竟未入彙。白買父，人名，父字  
未刻作入，有缺畫，疑卽伯懋父。尺字有缺畫，疑是身  
字，歸也。世字未刻作U，或釋為廿，然二筆過于開張，





容庚云全上三代文  
探自拓本才上有王  
字。又咸下有咸字。  
疑是旁注誤入正文。  
五字令批補。

班段

佳八月初吉才王在宗周。甲戌王令命毛伯伯虢駘公服。  
聘王立位位乍三方厘豐秉絲蜀巢令易錫鑒勒咸王令命毛  
公且邦甸冢君土駿徒御踐職人伐東或國瘠戎咸王令命  
吳白曰呂乃自屯左比毛父王令命呂白曰呂乃自右比毛  
父趙令曰呂乃族從父征結出駘城衛父身三年靜東或國  
止罔不咸敷天畏咸威否奧屯陟公告卒事于上佳民亡結才  
哉義志味天令故亡允才哉顯佳苟敬德亡直攸違班拜頤  
首曰烏虜不杯凡皇公受京宗政懿釐毓文王々殷聖孫隣  
登于大服廣成卒工功文王孫亡弗哀井懷刑亡克競卒刺  
列班非敢覓佳乍邵考爽血曰大政子々孫多世其永寧。

王令毛伯更號虢公服。王命毛伯代虢城公之職也。  
毛伯卽下文毛公毛父。本銘之王乃文王王妣孫而稱  
毛公為父。則毛公卽尚書顧命之毛公。亦卽文王子毛  
叔鄭也。漢書古今人表分毛公毛叔為二人。非是。虢城  
公當卽下文趙今日之趙。別有鹹虢趙生殷者可為証。  
又有鹹虢仲殷出土于鳳翔。乃古西虢之地。漢書地理志  
雍州是知鹹虢卽西虢。虢鹹公當是始封于西虢者。  
故世稱西虢為鹹虢。以其稱号冠于虢之上。以別于東  
虢北虢也。因知趙尊定鼎等之趙卽虢城公。本器作者  
之班乃趙之臣屬。𠄎王位語亦見番生殷。又毛公鼎  
云𠄎朕位。孫詒讓毛公鼎石釋初以為說文𠄎字所  
从之𠄎字。後又改釋為𠄎。云𠄎字無義。此云𠄎朕位疑

与𠂔通。說文血部。𠂔，定息也。从血，𠂔省聲。讀若序。言定  
朕位也。前見古籀拾遺，未附。案仍當以釋諤為是。說文後見籀高述林，卷七。雖無諤，𠂔字乃偶奪佚也。本器与番生殷之𠂔，正分明  
𠂔之餘文，乃段為屏。左傳哀十六年，閔天不弔，不慈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句法与此相近。又鶴律字周  
頌小毖，莫予葺蜂，作葺蜂。毛傳作葺，葺，尔雅釋訓作𠂔  
葺。葺亦正从并聲，故知器銘𠂔𠂔均段為屏也。𠂔三  
方皇言為天下之表率。左傳昭十三年，吾子楚國之望  
也。望字義与此同。秉錄蜀牒，錄亦國名。晉姜鼎，征錄  
湯，錄，曾伯霜簋，克狄遏淮夷。印變鬯湯，大率在南國。錄  
地在今安徽巢湖附近。痛我當即奄人。銘中二咸  
字均上属為句，与令彙，既咸令意同，特文更簡耳。或連

下讀以咸王為咸王。無論咸咸之音無法可通。即本銘  
四王令句各兩字相對為文者。乃獨于中二句稱咸王。  
前後二句不律。蓋是文法也。作冊般庸王圉（宣）方無敕。  
咸王實作冊般庸。例与此同。咸字亦當上屬為句。左  
比右比猶言左翼右翼。父身者身親也。（釋言）苟用  
為敬。與師虎殷同。大孟鼎大保殷又均以苟為之。余謂  
苟乃狗之象形文。卜辭多見。用以為牲。又以為沃甲之  
沃。狗沃音相近也。苟又作苟。乃从口聲。後誤為从艸之  
苟。形雖失而音尚存。其用為敬者。敬即警之初文。自來  
用狗以警衛。故字从苟从攴。與牧教駿等同意。省之則  
單著狗形作苟若苟。即可知為敬為警。猶箕帚乃婦女  
之事。故婦字从帚。而卜辭更以帚為婦矣。苟苟字說文

所謂成鼎乃禹  
鼎銘中走字乃起  
字誤刻說詳下故  
此刪去。

兩收苟訓為卹苟訓為目急救而未言其音後人因急  
救之訓而傳會以王力切玉篇更以苟亞為一字然休  
孟鼎有以亞之字作極又同見兩字二者並不相混  
知後起之說均不足信也不杯凡皇公與眾祖不顯  
眾皇祖秦公殷及鐘不顯朕皇祖同例不杯字於它器  
尚有之用例均與不顯同舊即釋杯為顯許瀚云書大  
誥弼我不丕基立政以茲受此丕丕基傳茲訓為大大  
基尔雅釋訓丕丕大也謂此疑此不杯即丕丕上丕借  
不下丕作杯以見重意據三之二今案許說得之近出  
守宮尊不否字作不否否可作否則不可作杯矣凡當  
與朕同意凡朕均一音之轉尔雅廣言走我也  
休遠東東賦走雖不敬注中今言信班非敬覓佳作

邵考夾益曰大政者竟卽脈若魄字漢書楊雄傳脈隆  
周之大寧注云脈卽覓字尔雅釋詁艾歷魄胥相也釋  
文視本作脈此覓謂希冀也夾蓋讀為皿益者諡之者  
褒石磬口之配系益曰鄰子爾雅其証諡號也言班非  
敢有所希冀僅作昭考之祭器名之曰大政此与秦公  
鐘作孟錡鐘卒名曰哲邦褒石磬自作寔磬卒名曰褒  
石為例相同。

### 小臣諫殷

獻東尸夷大反白懋父呂殷八亡征東尸唯十又一月  
遣自麗自述遂東隣伐海眉雩卒復歸才在牧自白懋父承  
承王令命易自連征自五蠲貝小臣諫蔑曆眾易錫貝用作

竈譚彝。

竈，發聲辭，當與都同。彖或自，竈，淮尸敢伐內國，縣，妃，  
殷，竈乃仁縣白室，均其例。白懋父亦見下，小臣宅殷  
及師旅鼎，呂行壺，御正衛殷諸器，制均當在周初。此  
殷又言征東夷事，且上文云，以殷八自，下文云，歸在牧  
臣，足知牧卽殷郊牧野，而白懋父必係周初人而封近  
于殷者。逸周書作雒解，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  
東。孫詒讓謂中旄父卽康叔之子康伯髦，左傳昭十二  
年之王孫牟父，余謂亦卽此白懋父。懋，牟髦旄均同紐，  
而幽宵音亦相近。中蓋字之譌也。中，白形近，草書作中  
尤近，故致譌誤。遣卽趙尊，定鼎，班殷等之趙。述字  
徐中舒釋遂云，孟鼎作述，無東鼎作述，均與魏三字石



經君頤隨字古文從字形近。君頤乃其隨。命又與孟  
 鼎。我賁殷遂命之語相合。無東鼎。王各于周廟。遂于國  
 室。言王至于周廟達于國室也。此云遂東。往東也。集刊  
三二  
 今案釋遂甚是。然字實是述。述與遂同在脂部也。說文  
 是部遂之古文作遂。舊若不知其所以。實亦述字之稍  
 變者。閔寓五云書通引篇文家作不。則是求字。古  
 求述家遂音同字通。許閔均不免誤。以段字為本文矣。  
石經亦係  
假述為隨  
 段字。字書所無。徐中舒釋為懲。謂从关聲  
 之字與懲字古同在蒸部。近是。眉殆段為謂。易自  
 之易當作如字。言瓜代也。遂乃虛辭。無實義。屬考鐘  
 亦言。遂征秦。遂齊。尚書多用率字。五齔貝當是所征之  
 國名。言自五齔貝始征。稱孟子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

歲曆字始見于既  
葬。自西周中葉以  
後即絕跡。計九二  
十餘例。釋者頗  
多。但尚無定論。  
余此釋為免面。  
亦有未安。此銘歲  
曆與錫貝均係被劫  
即被歲曆與被錫  
貝。

衛殷

載也。歲曆字義銘習見。有二字連用者。有以人名或  
代名詞介于二字間者。詳見金文叢攷（新版三三卷）歲字或作穢。曆  
字或作替。凡有此二字之銘文多紀軍事。且多功成受  
賞之語。不銘即其一例。字均見于說文。穢即歲。因形近  
稍譌。穢即穢。以末與禾同意。歲注云。勞月無精也。人  
勞則蕺然也。穢云末也。曆在甘部。無異狀。注云。和也。以  
甘从麻。麻調也。有亦聲。謨若面。此字舊多釋為曆。歷形  
聲俱乖異。非是。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推之。余  
謨穢為免。謨曆為面。免面猶言解甲也。引伸之為免除  
兵役。

御正衛殷

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賞知御正衛衛馬匹，自王用乍作父戌寶簠彝。

懋父即伯懋父。知正衛，唐蘭云：「御正當是官名，如栗正、大射正、小射正之類。」容庚云：「懋父賞其御正名衛者，馬一匹，衛歸自王所。」同見武英殿藏器圖卷五八葉。余初說御為人，名，讀正為征，終有未安，今改從之。

呂行壺

唯三月，白懋父北征，唯還，呂行捷，孚倬貝，卑用乍作竊竊簠彝。

三月二字原銘作三，以喇鼎五月作忒例之，知此為四月合文。蘇彝即寔鼎所見戠字之絲文，以辨。貝卑

宅殷

二字，木刻誤聯為一作自，或說乃馬字，亦不類。

小臣宅殷

佳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令宅事白懋父。伯易錫小

臣宅畫中戈九，易金戰車，馬兩。駟揚公白休，用作乙公墜

彝，子孫永寶。其萬季用卿饗王出入。

此器有伯懋父，當亦東征時物。豐蓋豐沛之豐，或說

為豐京，然豐京之豐，金文作篆，且必繫以京字，与此有

異。申乃盾之象形，文有圖形文字作，可証。然形

雖是盾，讀當如干，盾寶後起字也。且古文干戈二字每

相將，此器及小孟鼎均与戈對舉，正其例。唯干字古作

，乃圓楯之象形，上有折羽飾，而下有蹲，与此作方形

而無析羽飾者畧有別。準此以求之，知必古母字，特橫書之而已。方盾之制廢，母字遂失其本義，許氏以為貫穿字，實則貫之初文為串，稍變而為串，串者也。易金，盪金，亦雅釋器，黃金謂之盪。然所謂黃金者，仍是銅，特銅之精美者耳。此當與車連文，猶它器言金車也。

### 師旅鼎

唯三月丁卯，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吏使卒友弘召告于白懋父，才在茲。白懋父迺罰得龜，古三百孚，令弗克卒罰。懋父令曰：「義，宜救。」播戲諸卒不從，氏右征，令毋毋救，斯又有內于師旅。弘召告中史，使書。旅對畢，贊概于殯葬。

于方當卽卜辭所屢見之孟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

縣附近。說詳「下」辭通纂

得贏二字義不明疑贏卽顯

字之異誤為獻。三百乎上冠以古字下與今為對文

知乎於殷周之際曾加改革其它度量衡等必亦然殷

乎必重于周故言今克弗卒罰也。詳見上禽殷。殺卽播

之異文。說文播古文作殺此省以米米番古本一字播

者布也義殺戲卒不從卒右征謂宜宣布之於其不從

其長上征者古人尚右故此以右為長上之稱。令毋

殺斯又內于師旅謂令如不宣布則是有私于師旅內

卽內魯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內。中當是人

名殆卽安州六器之中。質卽質字說文質讀若概此

卽誤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遂鑄器以紀其梗概也

受罰而銘器此例僅見。

旅鼎

隹公大僕來伐反尸夷季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盤  
自公易錫旅貝十朋旅用乍作父陳彝中

旅卽師旅鼎之師旅。大僕卽召公君奭詳下作冊

大齋（公元一八九六年）器以光緒二十二年出土于山東黃縣萊陰。

大保殷

王伐余子取戲辱反王降征令命殳大保大保克殳敬亡  
甕遣王衣俾大保易錫休余格土用兹兹彝對令命

和古聖字亦卽古聲字从口耳會意聖以王為聲字  
稍後起聲字更屬後起左氏聖姜公穀作聲姜字猶不別

八後二字始分化。取當卽余子名。𠂔字原銘作𠂔，象  
狗貼耳而生之形。亡遺乃金文恆語，遺讀為譏，猶古  
亡尤亡咎。𠂔字說文云讀若稗縣，主稗案此卽讀為  
俾使之俾。余字乃从人从木，當卽桮之古文，釗臣也。  
舊誤釋為余。余字古作𠂔，其稍晚者作𠂔，乃琤之古文。  
玉笏也。古者諸侯執琤，經典段茶字為之。琤形前屈刻  
上，中繫玄纁之絢組以備失墜，執時復有繅藉，余字卽  
象其形，与此判然二字也。錫休余土，與中齋一，今大史  
凡裏土及與女裏土同例，休乃作器者名，余當是國族  
名。別有作冊休𠂔，銘之後半言用作大御。𠂔，手𠂔且祖  
乙。𠂔，父母多申。神，母念□□□，勿[敕]鯨寡遺孤。石宗  
不制之語，文辭典雅，字跡亦饒古意，惜前半泐甚，不能



屬讀蓋一人之器也。

### 寧鼎

隹王伐東尸夷。濂公令命寧果史旗曰：「呂師氏果有嗣司。」  
遂或後國。茲伐豫。寧字傳貝。寧用乍作寧公竊障鼎。

此鼎集古遺文補遺著錄凡二器，文字甚古，必為成王東征時器。別有員卣，亦見史旗名，自是同時之器。又有員鼎，銘末有𠄎文，亦是証其當在周初也。豫字从肉从象，乃國族名，治卽豫州之豫。說文云：「豫，象之大者，从象予聲。」此从肉，蓋亦喻其物之大也。古豫州之野必有國名豫者，故周末傳者造擬九州，卽因豫以爲之名。其豫字則本作𠄎也。員卣謂從史旗伐會，蓋同時事。

會卽鄆省亦在豫州可為証。饒卽饒字方言饒謂之饒饒謂之饒全文多用為饒字。

### 員 卣

員從史旗伐會鄆員先內入邑員字傳金用作旅彝。

此器有史旗名與墜鼎同知是同時之器。會鄆省國風作檜鄆語。姁姓鄆鄆路偃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信為姁姓封於鄆今新鄭也。鄆路偃陽其後別封也。平王東遷為鄆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公子瑕于鄆城之下杜注云古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與新鄭接壤。

員鼎

唯征正月既望癸酉王獸狩于昏敝王令員執犬休善用  
乍作父甲犧彝非子人

此与員酉當是一人之器。王令員執犬者令當訓  
為錫執當讀為鷙猛之鷙。凡作器大抵同受長上之賜  
故紀之以矜光寵故知此語必如是訓讀。如僅是命令  
員携執獵犬不至驚寵若是也。休善當讀為休膳  
膳者牲肉也。同禮膳言既錫之以猛犬又休之以牲肉。  
非子人文多見。宋人釋為析子孫近時王國維又說為  
抱尸而祭之形。均是臆說。案此乃員之族徽有竟有作  
非子人者。卜辭屢見亦為國族之名。

# 厚趙齋

佳王來各格于成周季厚趙又有傳于濂公趙用乍作季  
文考父辛竊薄齋其子々孫永竊。𠂔。

濂公与鑿鼎之濂公當係一人。傳疑饋字从人从  
貝崔聲崔乃自之餘文从山。于字表示被動。本器  
乃所謂方鼎而自銘為齋此外器形之可攷見者如博  
古圖之王伯鼎銘曰王白乍寶齋長安獲古編之揚鼎  
銘曰楊盞鼎善而吉金衆之叔遺盞銘曰弔以乍官白  
淒季瑟盞銘曰季盤乍官白寶賻盞白六辭盞銘曰白  
六辭乍漸寶賻盞均是方鼎。齋盞盞盞自是一字淒乃  
段借字也。圖鼎銘無作此字者知雖鼎屬而別為一類。

鼎之有齋猶殷之有盥也。善齋於方鼎均別名為盥。以次于鼎。甚有見地。今從之。盥字說文謂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信如此解。則是以盥為菜。而韻會則引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氏從之。則正是器名。周官多見玉盥之名。鄭玄於九壝職文。贊玉盥下注云。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與後說合。此外則大抵說為菜之借字。然如大宗伯之奉玉盥。與九壝文同例。小宗伯之辨六盥之名物。與辨六彝之名物。辨六尊之名物相對為文。自應同是器物。今有器銘可徵。此字已不成問題。且足証玉敦之說亦有誤。敦乃圓器。並有整圓如球形者。俗稱為西瓜鼎。與盥之為方鼎判然不同。又盛黍稷之說亦可疑。蓋古者殷盛黍稷。盥盛稻粱。于彝銘已有明徵。

殷制甚古，簠則在方鼎絕跡以後，逮宗周中葉始出現。二者正相替禪，則方鼎蓋以充簠之用也。攷之周官，如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又春人掌供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盛盛者盛之所盛也。據此足知盛之所盛實為稻粱而非黍稷。

## 令鼎

王大禘藉農于謀田，錫場。王射，有剏，眾師氏小子御合射。王歸自謀田，王駿濂仲廣僕。令眾奮先馬走。王曰：「令眾奮乃若克至。」今余其舍女汝臣十家。王至于濂宮，政陳令命，令拜頤首曰：「小口迺學。」令對曰：「揚王休。」

此器文字甚古，濂仲當即寧鼎，厚趙鼎之濂公，令與


政令二字不確。諸案  
原銘，今字下表更乃  
鑄錢，非重文。政  
不類政字，疑是般  
字，讀為頃也。

前令集令，故之令疑是一人。 廩即僕之錄文，方甲盤  
即井廩，即撲伐，从厂与此从广同意，彼乃段為撲。唯  
本銘廩字，余初因于下文乃克至之乃未得其解，遂誤  
為什，並說令果奮為令第奮。吳其昌云：陳仲廩猶論語  
子適衛，冉有僕之僕，令果奮乃令與奮二人。余義亦未  
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段若之若，猶留鼎言乃弗  
得，女匪罰大，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  
詞卷六，乃猶若也。案下吳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改从  
之。蓋用僕為御之訓，典籍多見。先馬走，荀子正論篇  
諸侯持輪，扶輿先馬，楊注云：先馬，導馬也。政令，政字  
稍泐，由上漂宮二字亦有泐，餘處可以証知。政讀為陳，  
言敷政也。纂齊之田氏，金文均作墜，亦雅說，文均訓田

為陳、田、畝古通用。今字下有重文，上令為命，下令作器者名。

### 獻侯鼎

唯成王太癸才在宗周商賁獻侯用乍作丁侯陳彝。  
天龜。

成王乃生号，古無謚法，謚法之興當在周末。詳余著  
謚法之起源。金文叢考二卷。天龜二字原作器銘多見。  
舊釋為子孫，余謂當是天龜，即軒轅也。周語下我姬姓出  
自天龜，猶言出自黃帝。十二歲之單閼，即十二次之天  
龜。近年據余攷知，宋當于十二宮之獅子座軒轅，由氏  
姓演為星名者，與商星同。又有勅陵鼎，文曰勑陵乍丁。



陳麟彝內函集古遺文二四一與此乃一家之物。

### 臣辰盃

佳王大龠補于宗周結出寶館彝京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命士上鼎史侯寢于成周姓膳百生賈貞龜貝用作父癸竊陳彝臣辰冊考。

龠補省亦雅釋天夏祭曰初周官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此在五月為時正合宗周即鎬京彝京即豐京彝字以龠旁聲今當从人方聲當即旁之古字。彝則勞之彝文也。侯伯王初饗彝十一與本銘例相同而字作宗。召伯虎殷之一曰佳六年四月甲子王在彝召伯虎告曰余告慶彝慶正相為韵。勞豐古同紐而音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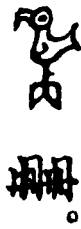
通。且彝銘中所見之葵京與宗周比隣，是則葵京即豐京矣。貞乃古黃字，卜辭黃字多如是作，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見銘刻，（新編金文辭林考二四三二四七葉）葵攷續編釋元黃。殷當是殷之無文，猶福之或作宿，（和）若察，（鼎）也。此用為殷觀之殷。  
舊象器中盛雙玉之形，亦見辛鼎，云「虔用舊辛」，（有）朋，（義）叔夷，（鍾）達爾朋，（刺）卜辭亦有此字，作「𠄎」若「𠄎」，彼字王國維釋為豐之初文。本銘及辛鼎文說為禮字正通。禮者謂儀禮之也。臣辰即作器者名，其族徽或花押。臣辰之器聞出此時有三十餘事，以一九二八年同出土于洛陽，均有「臣辰」等字樣。上此蓋同銘者有尊，各一具。集古遺文著錄二爵，銘為「父乙」，「臣辰」，與此為父癸作器不同，蓋臣辰之諸父。

右成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二十又七。

作冊大齋

公東盟鑄武王成王異禡鼎佳三月既生霸己丑公賁賞

作冊大白馬大馭揚皇天尹大倬宣用乍作且祖丁竊障彝。



此方鼎凡三具二具在善齋一具不知何往与令彝

令饒等同出于洛陽作冊大乃矢令子令為作冊大亦

為作冊父子世官令之父為丁在大自為祖丁令器有

鳥形文族徽此亦然令器以宣為休此亦然令器已知

作于成王時此言鑄武王成王異鼎知在康王之世也。

異、禩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公東卽下皇天尹大禩。康王初年之大保仍是召公。知此公東卽召公君奭也。奭諱詩迹切，迹亦作逌若蹟。正从東聲。說文奭諱若邦。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紐，与審紐為近，則邦乃一家師讀，不必卽是正音。今東在清紐（ㄊ）与穿（ㄆ）審（ㄆ）均。有轉變之可能。古从東聲之字如策在穿紐，揀在審紐，卽其証。故公東所為君奭無疑。

### 大孟鼎

隹九月，王才在宗周，令命孟。王若曰：「孟，不丕顯政王，受天有大令。命在珷王，嗣政乍作邦，開開昏匿，爾有敷佑三方，駿正羣民。在寧于知御事，獻爵酒，無敢醜，有獎崇其嘉，祀無敢。」

妹辰二字舊本得其解。今紫妹与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孟父殆早世故孟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胄小學，有所深造。

釁擾古故天異翼臨子。漣保先王。口有三方。我聞殷述墜  
 令命佳殷邊邊侯田侯寧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酒古  
 故墜墜官已純祀女妹辰又大服。今余佳即朕小學女汝  
 勿剋今乃辟一人。令我佳即井宙刑廩于玟王正政德若玟  
 王令命二三正。令佳令命女汝孟翼詔玟敬儲辭德至  
 經敏朝夕入調諫言奔走畏天畏威王曰飛令命女汝孟井  
 型乃嗣且祖南公。王曰孟通翼夾死尸嗣司戎敏諫棘罰訟  
 矧夙夕翼我一人豈三方寧身我其通肖相先王受民受  
 疆土。易錫女汝寧一直門冕衣市服鳥輶車馬。易錫乃且祖  
 南公旂用邇獸易錫女汝邦嗣三白伯人嗣自駑至于庶人  
 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錫尸嗣王臣十又三白伯人嗣千又  
 五十夫。邇竊凶自辱土。王曰孟若玟苟乃正。勿漣廢朕令命。

孟用對王休用乍作且祖南公竊鼎。佳王廿又三祀。

本鼎乃康王時器。下小孟鼎言用牲禮。周王口王。

成王其時代自明。卽以本器言。所云古天異臨子。濬保先王。口有三方。先王卽指成王。如依舊說爲指文成。則辭語犯複。且不得言故。細心讀之。自能知其然。又如言我聞殷墜命。之一聞字。亦可注意。殷之亡。爲成王所目睹。康王則當得自傳聞矣。文中兩濬字。均讀爲廢。唯義有別。上之濬。保先王。乃大保先王。廢大也。下之勿濬。服令。卽勿廢服命。古喪自己。當讀爲故喪純祀。純大也。祀有傳統之義。故純祀猶言大統。三翼字。均讀爲京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言輔助也。召焚乃警德。聖言助焚敬離德經。召夾祀嗣我言。助夾尸司我事。召我一

人逐四方言輔我一人君四方也。末句與肅征侯文昭  
 我周王相同。注：與肅所引鄭彼昭字亦當訓為輔。雙夾與  
 我一人同例，均是人名。雙亦見小孟鼎周公毀等，夾無  
 可攷。余乃辟一人言，余即汝君之唯一人。金文乃字  
 大率用為第二人稱代名詞之領格，與迺字異。迺召  
 夾尸司戎，此迺字當訓為其，典籍中亦有此例，參看王  
 引之經傳釋詞六乃猶其也案下。

### 小孟鼎

佳八月既望辰才在甲申香壘味爽三左三右多君入般  
 酉酒明王各格周廟□□□賓征邦賓障其旅般東卿向孟  
 呂多旂俾戎□□□□□王門告曰王□孟呂□□伐鹹

方。□□□□□執鬻三人，隻獲賊三千八百。□二賊，字俘人。  
萬三千八十一人，字馬。□□匹，字車十兩。轡，字牛三百五十。  
五牛、羊廿八羊。孟或。又。□□□□□字。□我征，執鬻。酋一。  
〔人〕隻賊百廿七賊，字人。□□□人。〔字馬〕百三匹，字車百□兩。  
王□曰：□孟拜，願首。□鬻進，即大廷。王令。命。爰遂鬻。□□<sub>伐</sub>  
通。即鬻遂卒故。□趙白。<sub>伯</sub>□□戮旗。□旗盧呂親。□從商。折。  
鬻于。□。合。<sub>令</sub>□□□□□卒賊入門。□西旅。□□入責。□  
□□□□□□□三門，即立中廷。北卿。<sub>向</sub>孟告割。□即。  
立。<sub>位</sub>賢。□□□□□于明白。<sub>伯</sub>。繼白。<sub>伯</sub>□□告于孟。呂□大。  
□戾田。<sub>侯甸</sub>□□□□□孟征。□咸賓，即立。肅。獻賓。王乎。<sub>呼</sub>肅。  
孟于呂。□□□進賓。□□大。□三。□入般酉。王各格。廟祝。社。  
□□□□□邦賓，不異。□□用牲。帝。<sub>禘</sub>周王。□王。成王。□□



卜以戕王鼻鼻從肅口邦賓王乎呼口口口孟呂區入凡區  
臣品寧身若翊日乙酉口三事口口入般酉王各格廟肅王  
邦賓杜王令命賞賞孟口口口口口弓一矢百畫執一貝胃  
一金中干一減戈口口口口用乍口白伯竊殫彝惟王廿又  
五祀。

此文所紀於古史古礼極關重要情殘初過甚苦難  
屬讀而器亦不知去向惟細案全文乃孟受王命攻克  
咸方即湯之鬼方歸告成功于周廟而受慶賞之手其戰役  
前後凡兩次初次所俘虜至萬三千八十一人之多可  
見其規模之大前後均有執鬯僅一二人而叙在隻臠  
等之上足見鬯之重要蓋鬯諱為首言生禽其首首  
也下有孟拜顙首口鬯進即大延王令焚鬯鬯口口即

曷遜卒故之語。卽言以所生禽之首長引至王前。王乃命名受者之重臣就訊其首何以叛亂之故。趙伯口口。戰旗口。旗盧以親口從商。卽首之答辭。辭中所見旗字。字乃以訖辨聲。辨古文聞。業此卽徽批匈奴等之胡音也。鬼方。混夷。串夷。大夷。獯鬻。葷粥。薰育。胡。戎。均此音之漢化。此首長答辭之意。乃謂周人之趙伯先爲我首干犯匈奴。故匈奴乃以所屬從商叛周。盧耳。王引之所謂句中語助之例。經傳釋詞卷八且下。商當指北殷。亦卽秦靈公所滅之蕩社毫王。其地近我。蓋殷爲周所滅。其遺民之一部分逃竄于西北者。是爲北殷民。奉湯之祀而不臣服于周。且時串誘我人与周爲難也。曷既受訊之後卽遭大辟。折臂于口。有斬首于某地也。古人以俘賦獻于宗

廟本銘卽其一例。三左三右當卽曲禮之天官六  
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大宰、大宗、大士在王右、  
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稱三左三右。逸周書大匡篇  
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三  
老三吏卽三左三右之說。六卿古之六卿與劉歆所  
竄改之周禮異撰。六卿之上有總其成者卽冢卿。亦稱  
孤。大抵卽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世道開明、卜祝等  
失其魔力、遂淪為下吏矣。說詳余周官質疑。全文載  
疏卷一  
八瓶圖之文凡三見。西用為酒、當卽歸而飲之之禮。  
明與昧與為對文、表示時刻、猶它器言旦、王各云々也。  
或連王字為誨、非是。社字屢見、卜辭中亦多見此字、  
均無義可說。案卽詩書中所習見之虛詞、誼字也。說文

中与此形近之字凡三見。一為走字。云「乍行乍止也。从

丩止。讀若春秋傳

公羊傳二

曰「蹠

字誤作走。傳文改正。

階而走。」一為

徙之重文。又一為延字。篆作𨔵。从元。元謂从丩引之。以

延建諸字隸焉。然金文延字多見。又旁均作𨔵。石鼓文

有驤字作𨔵。又字亦作𨔵。則是从丩引之之又。古實無

此字。是與延是一非二也。延讀丑連。走讀丑畧。亦一音

之轉。徙即金文所習見之图形文。𨔵解文若𨔵專文。乃

會意字。示人足在街頭徙倚。並非從走止聲。說文各本如此。亦

非从走止。段注本刪去聲字。斷無省作𨔵之理。許蓋誤會也。

𨔵字兩見。當是人名。蓋以孟出征有戰功者。𨔵即古

𨔵字。在此乃表示時限之狀詞。言𨔵而。𨔵字三見。以

文義推之。當是筮之古文。說文筮作𨔵。从古文巫。形与

此近。此象奉盛著器之形。令孟臣區入。凡區臣品區。政有師寰殷。政乎士女牛羊。是政亦猶倖也。漢書匈奴傳多用此義。如。政牛畜去。政婦女弱小耳。入去。政畜產去。甚衆之類皆是。此言命孟以所政倖之車馬牛羊。入駿。凡所政倖者均已品定也。下臣字讀為已。畫虢與貝胃同。錫陳詒讓云。當亦戎衣之名。伯簋鼎亦以虢胃同。錫虢與虢皆从虎。必是一字。陳疑為皋之古文。云左傳莊十一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橐。鄭注讀為鍵橐。云。兵甲之衣曰鍵橐。伯簋鼎之虢。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虢胃即甲胃也。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胃。是以甲與

人必有橐以包之。明錫象則必兼有甲。故與貝胃同聲。  
伯晨鼎之錫虢胃亦猶康彝云錫甲胃矣。古籀餘論卷三案此  
疑至有見地。唯孫所見二器銘乃據據古本摹本。故于  
字形有所未諱。本鼎銘虢字。拓本在旁雖稍濫漫。諱案  
確是牽字。當說為从虎報省聲。伯晨鼎之虢則是从虎  
从糸本聲。說文。本讀若滔。與報橐同在此部。象亦當从  
本聲。蓋本此部字轉入宵部者也。虢字最古。必為鍵橐  
之橐之專字。虢字稍後。乃虢之異作。橐出引伸。象則假  
借字也。成字舊釋為戟。非是。彝銘每以戈珣成連文。  
乃屬於戈體之事物。以字形而言。當是戟之古文。戟當  
从成才聲。此省去聲符也。古文有以戟為檟者。見鄉射  
禮注  
此蓋假成爲識。成戈謂有珣識之戈也。

周公殷

佳三月王令命焚果內史曰蕒井戾般易錫臣三品州人  
兼人章人拜頤首魯天子函造畢順順福克奔從走上下帝  
無冬終令命殤有周徯追考考對不敢疾疾即朕福血朕臣  
天子用冊冊王令命乍作周公彝。

此銘字跡与大小孟鼎之筆意相同花紋為象亦与  
臣辰卣臣辰尊同故此殷之焚与大小孟鼎之焚必係  
一人。蕒井戾般与班殷之望號號公般語例相同蕒  
卽蕒之錄文方言蕒莽草也沅湘之南或謂之蕒卽此  
字。字在此乃段為更井侯當卽左傳僖廿四年凡將邢  
茅昨祭周公之胤也之邢今河北邢臺縣西南襄國故

城卽其地。更井侯服者謂經井侯之內服。井侯蓋因就封開缺。故命樊綰任其職。樊亦周公之後。本銘自明。樊亦有封邑。在豐京近處。由卯殷文可証。此所錫之州人。東人。章人。沿渭水沿岸之部落氏族。魯天子密卒順福。與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相同。魯世家作嘉。書序作旅。是魯當訓為嘉。猶言慶喜也。旅乃借字。說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其例。密亦造字。令殷用卿。饗禾逆造。步尊用鼎。辰逆造。卯殷用卿。王逆造。事造出均造字。出乃从出省。舟聲。說文造。或作𠂔。金文頌器。多有寔寔。均頌。文寔。頌鼎。頌壺。諸形。準此。則知寔卽出之絲文等條造字。頌字亦見姁殷。彼文作𠂔。余謂乃順字。从頁。𠂔聲。𠂔則古巡字也。效卽有此字。曰。公易。錫卒。



子效王休貝世朋。彼乃段巡為耳。舊釋為涉，非是。竊  
畢順福。福言報以介福。順又假為峻，長也，大也。上下  
帝三字連文作崇，或釋三帝非是。本銘兩三字均作三。  
三橫等長，与此有別。上帝指天神，下帝指人王。即朕  
福血。猶言明余禋祀，福胙肉，與血膏。朕臣天子與頌  
鼎克彊。追殷之峻。臣天子同例。峻假為峻，長也。朕假為  
恒，亦長也。又師解殷亦云。除其萬年永保。臣天子。臣天  
子者，臣于天子也。

### 麥尊

王令命辟井辰出矜辰矜井。窮寧若二月，辰見矜宗周亡  
述。尤。逾會王宮。筭京彫祀。窮若昴日。才。在。璧盤。辟辭。王乘矜

舟爲大豐王。朕大葬禽。朕乘舸。赤旂舟。從奴咸之日。王曰。與  
朕內。入。移富。履。朕易。錫玄周。珣。女。霽。王才。在。殿。已。久。朕易。錫  
者。精。奴。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輶。車。馬。金。轅。門。衣。市。烏。唯。歸。還  
天子。休。告。亡。尤。用。葬。義。寧。朕。親。考。于。井。朕。乍。冊。麥。易。錫。金。于  
辟。朕。麥。孰。揚。用。乍。歸。賻。葬。用。爾。朕。逆。造。還。明。令。命。唯。天。子  
休。于。麥。辟。朕。之。幸。鹽。孫。々。子。々。其。永。亡。冬。終。々。用。窶。造。德。安  
緹。多。雙。祐。昌。旋。徒。奔走。令。命。

辟井。辟。君也。猶言我主井侯。下兩辟。辟。義亦同。

出下一字當是地名。鹽侯鼎。唯還自征。在。砂。与此形近。  
當卽此字之刊失。王國維謂彼鼎之砂卽大任。余意當  
卽今河南沁水縣西北里許之大任山。與潯縣東南二  
十里同名之山有別。蓋京卽豐京。此與宗周相距僅

一日其地復有辟離在焉其為文王之舊都無疑。史記  
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京在京北郭縣東有靈臺鎬  
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  
十里。豐鎬相去甚近故可崇朝而至。近時唐蘭又謂  
京是幽本銘即其反証蓋幽距字周亦甚遠也。大鼎  
禽當是禽名以聲類求之疑卽是鴻。叔威之威讀為  
克滅韓宣多之滅。書君奭威劉厥敵逸周書世俘威劉  
商王紂。文日二字原刻連為一字余舊釋皆時義亦  
可通唯金文未見此例故今分之。日者與下已夕為對  
當表時刻疑指正午。二辰易語均言井辰被錫于王  
與下侯乍冊麥易金于辟侯同例言侯之作冊之麥被  
錫金于我主井侯也。古文動詞用例主動與被動無別

如小臣諫段。小臣諫義曆果易貝。以正軌之文法譯出之。當為「小臣諫被免其爵並被錫以貝」。古人樸拙，卽此已可達意。疾易者，諫臣二百家劑者，當讀為諫，諫字說文云，擊蹀也。讀若蹀，此當讀為蹀。言井侯受天子錫以赭衣蹀蹀之臣二百家之券契也。此語可証古有奴券。金虢號字刻本說變幾不可識，以小孟鼎文較之當如此，言金甲也。進字亦見史頌段，云「日進天子親命，乃从走匡聲之字，字書所無，大率乃光大顯揚之意。用龔義寧侯觀考于井，龔卽上「大龔禽」之龔，義其羽也。易漸之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義古文儀。蓋王与井侯既射得大龔禽，寶貴其羽而分之，井侯用其羽為儀，以歸寧其觀考也。觀亦字書所無，用例大率与

爾多在歌部，燕在  
元部，形元二部，可  
陰陽對轉。

顯字同。用爾反逆與與令殷用樂王逆造同意則爾  
昭段為燕也。鹽字與說大牒之作鹽者相似疑摹刻  
有失可誤為民勞我雖十子之戒鄭玄云我猶汝也。  
萬莊後令茲後即奔走摹刻有失提麥盡及召伯文可  
以証知又大孟鼎言其奔走畏大畏周公殷克奔走  
下帝與終命于有國追孝義與此同。

### 麥 藝

才在八月乙亥辟井辰光平正吏爾燕巧麥割易錫金用  
乍作陣藝用爾井辰出入進令孫々子々其永寶。

光平正吏謂寵榮其臣屬也古人言正猶令人言官  
長。割古文光淮南道應訓禽獸有光人民有室又脩  
務制野處有光蒲棧柳墟虛連比以像宮室从宮省声。

麥 盂

井辰光<sub>氏</sub>吏麥<sub>子</sub>爾<sub>習</sub>。辰易<sub>錫</sub>麥金<sub>乍</sub>盂<sub>用</sub>從井辰征  
事<sub>用</sub>從徒<sub>佰</sub>夙<sub>夕</sub>爾御<sub>遲</sub>吳<sub>遲</sub>。

從徒當即奔走。從即奔之異文無疑。古文奔字作盂。  
象人奔軼絕塵之狀。止即趾之初文。足跡也。此从从  
止。意亦相應。蓋旌旗之類所以進士众者故从从也。召  
卣亦有此字。云召召進事從徒事。亦捨奔走字無以為  
解。爾御吳當讀為燕遲遲。與爾遲遲。爾出入同例。

以上三麥器同為一人之物無疑。此外尚有一齋。為  
孫詒讓所藏。文云。佳十又一月。井辰延<sub>延</sub>爾<sub>刊</sub>麥<sub>易</sub>  
赤金。用作鼎。用從井辰征事。用御<sub>饗</sub>多<sub>賁</sub>友。<sub>周</sub>麥<sub>鼎</sub>致。

此器拓本旧所（見福壽述林卷七）未見，今已補入。陳云：此鼎篆体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

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為波折之勢，與孟鼎似同出一原。統觀各銘，辭均古樸，用字多與孟鼎、周公毀等相同，而麥尊、麥彝之花紋器制亦非昭穆以後物，蓋以孫氏所言字体必為康世之物無疑。麥尊之「王令辟井」，原出於「庚子井」，與周公毀之「王令焚罪內史曰蕞井」，「服」蓋相關聯也。又尊銘言「寧厥親考于井」，則知麥辟井「厥」非始封于井者，認為康世亦正相宜。

### 庚嬴卣

佳王十月既望，辰才在己丑，王造于庚嬴宮。王饗庚嬴曆，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庚嬴對凱，揚王休，用作作卣文姑竈。

庚嬴鼎

隳彝其子。孫。猶萬年永竊用。

此卣字体亦与孟鼎等為一系，而下庚嬴鼎尤与孟鼎形制相彷彿，故以次于康世。丹一析。丹丹砂析字从木斥聲，疑卽管之異。丹砂之單位以析言，猶貝以朋言，車以輶言，馬以匹言。故丹砂一稱丹干。荀子注或論篇丹研。同正論篇猶言貝朋，車輶，馬匹也。

庚嬴鼎

隹廿又二年三月既望己酉，王客<sub>𠂔</sub>宮，衣<sub>殷</sub>事。丁子<sub>巳</sub>王蔑庚嬴曆，易錫曼執貝十朋。對王休，用作<sub>作</sub>竊鼎。

此廿二年四月既望己酉与小孟鼎廿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中置一閏，可無齟齬。曼字亦見史獸鼎，彼銘云：



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十一月癸未，史獸獻工于尹。  
咸獻工。尹賈史獸，錫方鼎一。集古遺文一。善希二。又見萬  
謨尊云：其則此器，用宣室人。集古遺文王國維于史  
獸鼎釋為爵，謂象以手持爵，勞遠人。羅振玉初襲其說。  
遺文三。後于萬謨尊文又釋為爵。案釋爵于史獸鼎文  
難通。釋勞于庚嬴鼎文不諧。二釋均非也。手所持之物  
固與爵形相似，然亦迥然不同之處。由其形象占之，余  
謂乃古瓚字也。周礼典瑞：裸圭有瓚，以肆上帝，以裸賓  
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  
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盞圭。鄭玄云：漢礼瓚  
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考工記：玉人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玄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

疏前注。又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  
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  
如圭瓚。」據此可知瓚之為物，乃有柄之盤，盤中有勺，勺  
前有流，盤柄以圭為之者謂之圭瓚，以半圭為之者謂  
之璋瓚。今觀史獸鼎文，上端有流，與爵字之流形相同，  
流下示有重盤，一側視，一平視，平視之下盤復有柄，此  
非瓚形而何耶？而庚嬴鼎文于爵下更綴以執字，字从  
章聲，段為璋，爵執即瓚璋矣。知此為瓚字則毓且丁貞  
之歸福，乃我多高，亞形若齊之，以二不均從此作，卜辭  
中尤多見，均當釋為裸若灌，不乃櫛字，讀為獻也。毓且  
見「泉古遺文」續中，廿二。  
若齊見「善齋」三，廿九。  
鼎即貞字，从卜鼎聲。古从鼎

作之字多誤从貝，如員字則字齊字古實作鼎，刪齊也。金文多段貞為鼎字，卜辭則反是，凡貞問之貞均作𠄎，即鼎形文之簡捷化者，亦竟作𠄎若𠄎。說文鼎字下云：古文𠄎貞為鼎，籀文𠄎鼎為貞，可改云：金文𠄎貞為鼎，卜辭𠄎鼎為貞。段玉裁于說文二貞字均改為貝，誤矣。

### 史臨彝

乙亥王賈畢公迺易史臨貝十朋。臨占𠄎彝其𠄎之茲朝。  
夕監鑒。

吳闕生云：古即臨畢之佔，說文作𠄎得之。

此銘文辭字樣均古樸，畢公當即文王之子，見于尚

書，顧命有：孫誥，謨疑為偽作。古籀餘論非也。史臨當

即畢公之屬吏，吏屬為史，知是在畢公已為作冊時。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東郊，作畢命。是

畢公乃康王時作冊故以此器次于康世。

### 獻彝

佳九月既望庚寅獻白伯于遘王休亡尤。猷辟天子獻白令卒臣獻金駟車對猷辟休。乍猷文考光父乙十世世不貳忘獻身才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本器字体与西鼎为一系畢公家猶卜辭言母辛家謂畢公之廟知為畢公死後事器必作于康王末年無疑。獻伯蓋畢公子獻其臣屬也。于遘王休与令猷于伐楚伯同例于乃句中語助。令錫也。言獻之君天子与獻伯錫之以金与車金當是天子所錫車當是獻伯所錫。乍猷文考光父乙當是作朕文考父乙光文誤倒。

豎即謹字。說文云：謹，責望也。太玄：寇謹其戶。正作謹。段  
 玉裁云：望之古文作望，故謹之古文亦作謹是也。字在  
 此乃段為忘。

右康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又一。

沈子殷

也曰：拜頤首敢取邵告殷。吾考令命。乃鵬沈子乍緡于周  
 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緡。休同公克成安。綏吾考。呂于顯。受  
 令命。烏虜。佳考。錫又。念自先王先公。迺救。救克衣殷。告刺成  
 工。獻。組。吾考克淵克尸。夷。沈子其顯。衷。緡。懷。多公能福。烏虜。  
 乃沈子救克。獲見獻于公。休。沈子肇田。敦。祖賓。夷。乍。作。絃。茲

殷鑒用觀載卿察己公用格多公其凡哀乃沈子也唯福用水氣臨令命用安綏公唯壽也用襄陵懷柔我多弟子我孫克又井敷型教致懿父迺是子。

他沈子名。字乃古文匪。象匪之平視形。說文以為象女陰。非也。又字与它字即蛇。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學者不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熙之連語。熙之和樂貌。習見也。即孟子離婁下施之。以外來之施之。趙注云。施之猶扁之喜悅之貌是也。沈子以也為名。義蓋取此。取說文云。揄目也。从月又。此字右旁作又。下𠂔又字。較羽字。克又字均与文中从又作之字迥然有別。顯係又字。不可混為又。又丑古本一字。故知羽卽是𠂔。敢取卽音謂敢刮目昭告。吾字亦見商犧

修靡篇文主為鵠  
然若鵠月之靜字  
上鵠有別說詳管  
子集校此僅從舊  
說。

傳云：齊王父丁吾尊，以彝銘恆語推之，當即寶尊。余意乃出字異文，牛并文，變形為五，下从之口，非口字，乃出形。出字彝銘多作寶，从出得聲，故出可段寶。其在本銘則當讀為胞。余疑誤為寶，意未安，今正。鵠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兒字。管子修靡篇，鵠然若鵠之靜，舊注：鵠然和順貌，亦正用為驩。此乃鵠，与朕吾考為對文，蓋段為鵠，尔雅釋獸：貉子鵠，猶後人言豚兒天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沈當即春秋文三年伐沈之沈，杜注云：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下，注引應劭說：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沈本姬姓之國，為魯之附庸，今以本銘攷之，實魯煬公之後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蒍立。考公四年卒。

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  
本銘之「吾考」，即煬公熙。索隱云：「熙一作怡。」熙怡与「吾」  
其同之部。又「獻吾考克」，「克尸」之尸，「夷」亦即煬公築茅  
闕門之茅，「茅」乃誤字。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作  
「夷者」乃正字，「茅第」均誤字也。「夷」即「岨」，「夷萊夷之夷」，本  
東之先住民族，受齊魯經畧，壤地縮小至半島尖端。春  
秋時北部之萊子國，南部之夷國，其子遺也。煬公有克  
夷之功，故作「夷闕門」以紀之。小司馬于闕門下引系本  
云：「煬公徙魯，蓋煬公攘畧夷地，始得寧處也。」乃沈子救  
克，「義」即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蔑。通案全  
文，乃沈子於幽公時克蔑受封，因于封邑彌廟，即告其  
故考煬公。首語當以「敢」即告，「猷」考令為句，言以所



受之命告于其考。乍緡于周公宗。陟二公者言昨聽于  
周公旦之廟並感德魯公伯禽及考公蒚也。緡乃緡之  
省。說文「緡緩也。讀與聽同。此即讀為聽於神之聽。」左傳莊廿  
年。陟字周官大卜咸陟。鄭玄云。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  
翟人之德。本銘即讀為德。猶言謝恩也。不敢不緡休同  
公克成安否考。呂子顯。受命者言不敢不敬順和惠  
一如魯幽公之所為。以能安定厥考。煬公之心並長保  
其所受之顯命也。同公二字余初以為人名。即小臣宅  
殷之同公。然文理難通。今知其非是。顯即顯字之異。从  
顯省。尹聲也。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康王在位凡二十  
六年。故魯幽公當周昭王時。本殷乃昭王初年之器也。  
佳考錫又。錫即敗字。說文云。侯也。又當讀為守。下克

又井殷乃克守型教。亦正段為守。迺妹克衣。妹讀為  
救。說文。救。撫也。讀若頭。弼救妹古音同部同紐。衣卽是  
殷。書康誥。殪我殷。孔中庸作。壹我衣。鄭注。衣讀如殷。  
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慎大。親鄭如夏。高注。鄭讀如衣。  
令哀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告刺成工。告列成功。言布  
告成功也。能福宏福。能去熊羆之熊。熊宏古同蒸部。  
能與熊乃之蒸對轉。見獸于公。獸如令人言滿足。書  
洛誥。萬年獸于乃德。毛公鼎。皇天弘獸。叔夷鍾。余  
弘獸乃心。公卽魯幽公。肇敷祖均當是地名。寅夷。貯  
費。貯者賦也。租也。頌鼎。官嗣成周。貯廿家。格伯殷。貯  
廿田。毛公鼎。貯母敢。彝棠。兮甲盤。母敢或入。蘇完貯。均  
其例。其見于典籍者。僅呂覽樂成。我有田疇。子產賦之。

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賦對文為僅見之一例。賈委積，  
 兮甲盤官餉四方賈。又每款不出其自其賈。用飢卿  
 己公，用格多公。己公猶言我公，幽公也。多公則周公魯  
 公。考公，煬公。彙銘通例，凡生人言饗，死人言格。言高凡哀  
 當讀為劇愛。凡劇音相近。哀愛古可通用。樂記：愛者宜  
 歌商。鄭注：愛或為哀。呂覽報恩：人主胡可不務哀士。高  
 注：哀愛也。本銘唯与佳兩見，而用例有別。上文佳考  
 股，又即常見之談語辭，下文唯福唯壽則當訓為有。以  
 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薛綜注：惟有也。王引之云：書酒誥  
 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皆言我聞此語也。詩六月：以物  
 四驪，閑之維則，言閑之有法也。經傳釋惟維唯古字通。  
 歟父迺是子。懿作歐，与班殷匡旨同。子作動詞用。

孟爵

作  
佳王初葬<sub>禘</sub>于成周。王令孟寧弄白<sub>鄧伯賓饋貝用作</sub>  
父竊<sub>障彝</sub>。

此孟与孟鼎之孟自為一人。唯孟鼎二器均作于康  
王末年。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比言王初葬于成周。是  
王即位未久。又言王父賓尊彝。則孟父已死。且以爲康  
王初年之器。則与孟鼎相隔二十餘年。且大孟鼎言井  
乃嗣祖南公。又言作祖南公寶鼎。不及其父。則是孟父  
于康王二十三年似猶未死。故令以此器改隸于昭世。  
王命孟寧鄧伯賓貝与累卣。王姜命作冊。還安尸伯。  
尸伯賓累貝布同例。言王命孟省視鄧伯。鄧伯贈之以

今案孟父名早世  
說見大孟鼎眉端  
妹及解下。然此  
銘言初葬。仍以  
屬于昭世為宜。

目。有孟面、文云、兮公室（休）孟學東、貝十朋。孟對揚公休、用乍父丁窆。與孟爵當是同人同時之器。

### 段 殷

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肅在畢蓋燕戊辰曾贈

王緄段曆念畢仲孫子令命彝玗遠大勳則于段敢對玗揚

王休用乍作殷孫々子徯萬季用高祀。孫子□□。

作器者之段自稱為畢仲孫子畢仲當即畢公。畢公

于康世猶存、死于何年雖無可考、然此言其孫子受封

並在王之十四年、當以隸于昭世為宜。畢文王墓所

在地。史記周本紀引秦誓文、太子發上祭于畢。集解引

馬注、畢、文王墓地名。孟子離婁篇、文王卒于畢郢。趙注

亦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此言王在畢、燕蓋燕祭文

王也。爾雅釋天冬祭曰蒸。周官以烝冬享先王。曾殆贈  
之省文。周官男巫冬堂贈。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鄭  
玄云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此在十一月正合。  
遼當从走食聲聲在之部以義推之當是贈詒之詒。鼎  
卽則字。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則古  
文則。鼎。搯文則从鼎。寶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  
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  
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卽周官大  
宗伯五命賜則之則。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  
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  
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  
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

制焉。案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唯謂地之  
未成國者為「則」，舉莽制見漢書王莽傳為証，則無可易。余意則  
即采地，謂宰割土地也。土地之宰割有大有小，故此言  
「大則也」。孫子「段」所署之下款也。銘末二奇字當  
是花押。或以為「保之」二字之橫書，非是。

### 宗周鐘

王肇通省文武董勦疆土。南或國。且饒敢白虐我土。王  
稟伐其至。戮伐卒都。且饒迺遣閒來通御王。南尸夷東尸夷  
具見。廿又六邦。佳皇上帝百神保今。小子般猷。又有成亡  
競。我佳司。嗣配皇天王。對乍作宗周竊鐘。倉々恩々雉々離  
々用邵各。昭格不不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釐々

數々降今多福々今順孫參壹壽佳琿。猷其萬年。晚或保三

此鐘余以為乃昭王所作。銘中之以與通遣開來逆

即王即昭王。即乃生弔非死護。又其猷其萬年。晚保四

或之猷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从大與與瑕同部如从害聲。與瑕同紐。

惟此有異說。孫詒讓有紹我周王見休義。林三述解孟

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語。鄭玄為解。注引此語以紹為

亦雅釋詁。紹相亮左右相導也。之紹其說至確。文末徵

及本銘云。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且蘇

通遣開來逆即王。南尸通東尸具見世有六邦。彼正是

征伐有功。藩國來歸之事。即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

亦正同。近時唐蘭亦主此說。並云。同初無鐘。本銘字休



(據來簡)

亦不甚古疑是厲王時器。厲王名胡，胡歃音亦近轉。今案孫唐二氏說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說為在。蓋法舊說未破以前，唐說在。蓋法舊說既破以後，更有確可成為問題之三証也。唯本鐘乃有韻律之文，如邵字解為動詞，則來逆邵三動詞相疊，其下單條一王字，音節欠諧，邵下必尚安一字，如乃如周之類，方能和協。以文字言，字作雖不及孟鼎等之雄厚，然較之恭懿時器文之散漫，已有雲泥之感。而如南字作𠂔，百字作𠂔，除畫有粗細而外，与大孟鼎文全同。又如首語王肇適，皆文武董疆土与大孟鼎字，我其適，皆先王受民受疆土，辭例亦無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鐘乃由殷鐸演化而成，殷鐸有柄，執而鳴之。周鐘則倒懸，然猶斡旋之角。

實鐸柄之孑遺也。本器乃有甬鋪，枚長，銑侈，于上刻文，在甬幹上為龍，在篆上為兩首之蜺，與武英殿史鑑之腹紋作龍，緣帶及足帶之作兩首蜺形者相同。凡此均不失為古鐘之典型。周初雖未見有鐘，然周鐘必有其起原時，以此當之，或不無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有之，尚待蕪掘耳。青字作與大孟鼎相字作字別而義同。青乃生之初文，彝銘既生霸，生字如白鼎揚，殷卽作此形。字象種子初蕪芽之形，並不从目，从目者者乃後來之訛變。此則分明从目，乃眉目之象形，卽相貌字。二字形近，舊時同釋為相，近人復多同釋為青，非是。青段為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卽孟鼎「通省先王」之意。此言「通省文武」亦謂「通相文武」，如

今人言現摩也。事伐其至。事即敦之異文。詩常武鋪敦淮濱。又魯頌敦商之旅。王國維說。見下。不此其字當解為乃。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五其稱乃也。糸下。雄字原作𤝵。舊釋為雄。字形不類。號季子白盤有與字作𤝵。与此左旁形近。故余釋為雄。即鴛鴦之鴛。釋雄則倉。息。雄。離。八字雙聲疊韻互相經緯。音調極諧通。𤝵。數。乃。彝銘恒語。𤝵字舊均誤釋為熊。唐蘭云。字乃从泉。𤝵聲。音當如說文木部从木。𤝵聲之𤝵。讀若薄。薄。數。乃。雙音聯語。其說至確。蓋𤝵。數。稱勃。蓬。礪。礪。也。士父鐘亦有此語。而𤝵字作𤝵。𤝵在石鼓文与庶。越為韻。知聲在魚部。是𤝵字紐如數。聲如越。正為薄字之音。參壽佳琰。參壽即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三壽。古銘刻多見此語。字作參者。如本鐘

及者減鍾之。若盟公壽若參壽是字作三者如晉姜鼎之「三壽」是初。真仲壺之「三壽」懿德及「三壽」區之「三壽」是。□見集古遺文補遺下三七是。當以參為本字。意謂壽如參星之高也。佳下一字難擬。晉姜鼎是下一字似有缺畫。舊釋為利亦不確。許翰云琫與福或韻。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聖德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琫从工从刀。果則刻木象々之形。疑卽刻字。刻克通。據古三案釋刻近是。疑讀為咳備之咳。

韻讀武土土都魚部。王邦競陽部。邦字多與陽部字為韻。古蓋有二部讀。  
我佳下七句陽東二部間插韻。王王上陽部。鐘恩離數東部。福琫或之部。

### 鼓駸殷

欽駢御從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乍作父戌寶隣彝。凶

此与下週伯殷盃殷二器唐蘭以為均昭王南征時

器謂左傳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年而古本竹書紀年

言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又言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

喪六師于漢則昭王實与楚戰而隕于漢故齊桓以討

楚耳欽駢云欽駢從王南征伐楚荆南征之語与左傳

合伐楚荆之語与紀年合其書法与孟鼎同派可見時

代相近也北據來近是唯下二器例欽駢乃作器者名

### 週伯殷

週白

伯

從王伐反荆

字

金

用作

宗室寶隣彝

彝。

週字原作從從唐蘭釋如是。辭有白字

日本東京大藏  
片辭殘似為

(疑是既之古文，小篆作𠂔，形正相近)

地。又有以𠂔之字如𠂔。服虔佚存八六頁。羅振玉所藏

魚鼎匙有兩𠂔字。集古遺文十一。一。亦從此作。依唐釋，則𠂔當

是骨字矣。古有過國。左傳襄四年，寒浞處澆于過。杜注

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此過伯或即其後。

## 𠂔 殷

𠂔從王伐制，𠂔，𠂔用𠂔𠂔。

𠂔即𠂔字，以止乃𠂔文，猶史獸鼎爵字作𠂔也。𠂔下

不著賓詞，自即𠂔金𠂔貝之省。

右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七。

通殷

佳六月既生霸，穆王才在驚京乎。呼準漁于大池。王卿饗

酒。酒通御亡遺。謹穆王窺。親易錫通饌。通拜首。手頤首敢對

甄。揚穆王休用乍。作文考父乙。陳彝其孫々子々永竊。

王國維曰：此敦當作穆王有三，即周昭王之子穆

王滿也。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謚。觀堂

案此說至確，唯謚之與當在周末，号不限于周初諸

王。說詳謚法之起原。金文茲卷二驚京即豐京，大池亦見

靜殷，當即辟雍之靈沼。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之處。

御字从走从知，知古文馭，小篆譌作御，許謂从手从卸

非是。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

靜殷

御。靜字字書所無，疑是雀之古字，用為酒尊之爵。

靜殷

佳六月初吉，王才在冀京。丁卯，王令命靜嗣殷學宮，小子  
果殷果小臣果尸僕學殷。寧八月初吉庚寅，王召與采呂  
剛御教蓋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教無四數。王易錫靜鞞  
剝靜拜頤首對凱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文母外姑墀殷子  
孫，其萬年用。

此与下靜卣舊以宣王名靜，遂擬為宣王為太子時  
器。今案此說不確。宣王尚為太子，不得遽言子孫也。字  
体与通殷如出一人手筆。器制全身施雷鳳紋，与庚辛  
卣同，絕非厲宣時所有器，故今改隸于此。丁卯當在



七月，以八月初吉有庚寅，知之。小子服，小臣尸僕，均官職名。服，卽尚書酒誥「惟亞惟服」之服。尸僕，夷僕，亦見害殷，彼云「官嗣尸僕」，小射、底魚，殆周禮隸僕之類。尸字范微損，舊誤釋為平，今正。靜學，無異，學當讀為教，以上文言「司朕學宮」，乃教射于學宮也。無異，卽無數，又通作無射，毛公鼎及師匭殷作亡異，無數猶無厭也。鞞，剝字亦見，番生殷，彼作鞞鞞，与玉器等同列，余釋為鞞，璫，劍鞘上端之玉飾，以貫綫者，古亦称劍鼻，又謂之刀衣鼻，其器之存世者頗多，今俗謂之「昭文帶」，而莫明其用。說詳余釋鞞鞞。金文萃改三

## 靜 白

隹三月初吉，丙寅，王才在齊京。王易錫靜弓。靜拜頤首，敢對凱揚。王休，用乍宗彝。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小臣靜彝

隹十又三月，王客齊京。小臣靜靜即事。王易錫貝五十朋。凱天子休，用乍父父竊靜彝。

此器未見拓墨，字有損壞處。余初疑為偽，今案非是。客字刻本作𠂔，乃𠂔字之殘。古文客字多如是作。此小臣靜與上靜自靜，段之靜當係一人，特作器有先後，因而靜之職官亦當有大小耳。

趙鼎

唯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朝廟密帟叔右趙  
 即立位內史即命王若曰趙命女汝作綴自家嗣馬曹官  
 儀射士唯訊小大又右隣取遺五孚易錫女汝赤市幽亢臨  
 族用事趙拜頷首對執王休用乍季姜隣彝其子々孫々邁  
 萬年寶用。

綴自即靜設之綴蓋自稍爾攸以之或稱爾以也。

家司馬職于周礼有之其職文与序官互易其見于序  
 官之職文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云  
 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  
 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  
 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今以本銘徵之則家司馬亦  
 為王所親命則各使其臣与王不特置司馬之解均非

是。又周礼司馬之屬有射人、隸僕、司士、司右、本銘之僕、射士、小大右、与之相合。噤小大又隣，即牧殷、噤庶右、噤、訊、當是訊訟之官。大右即司右，見周礼司士注，小右自即羣右，統稱之則為庶右也。隣若疊亦職名，待攷。取遺若

千、守之語，彝銘習見。牧殷、揚殷、載殷、噤殷、番生殷，毛公

鼎等，均有之。遺或作遺，載殷若貴，毛公大抵乃貨貝字，

苦不能得其讀。守數以毛公鼎之廿守為最多，其次則

番生殷之廿守，又其次則均是五守，而五、廿、世均為五

之倍數，此中恐亦有若何之關係。又晉鼎用遺，証賣

賣五夫，用百守，則一夫之價當值二十守，知價值

亦不甚昂。取遺若干守，蓋言月取若干以為薪俸也。

元字原作人，卜辭有此字，殷契佚存四三唐蘭釋為元。

以本銘証之，其說至確。蓋此与它器言赤市出黃者同例，元乃黃之段字，古音同左陽部也。何殷之赤市朱元亦然。黃本古佩玉之象形文，段為黃色字而失其本義，典籍中以衡若珩代替之，漢儒解為佩玉之橫，失其義。說詳釋黃金文萃及釋元黃銘刻彙編又所謂黃國采末附。

呂 齋

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在壬戌王賓館于大室。呂祉于大室。王易呂猷在三貞貝世朋對孰王休用乍竊齋其子々孫々永用。

此器字体与通殷亦如出自一人手筆。呂殆即穆王司寇呂侯書呂刑惟呂命正僅著一呂字。又靜殷之呂。

剛与此當是一人。此征字當讀為公羊宣二年蹻蹻而走之蹻。何休云蹻猶超遽不暇以次。跌，矩聲字，金文多作𠂔，从𠂔矩聲。矩，金文矩，又或作𠂔从大从矢，乃後來之譌變。此从夫者即矩省。古文夫作夫，夫作夫，最易淆混。

### 君夫殷

唯正月初吉乙亥，王才。在康宮大室。王命君夫曰：『續求乃友。』君夫敢每，敏揚王休，用作文父丁鬯彝。子々孫々其永用之。

此殷字体亦与通殷等為一系。君夫當即穆王時司徒君雅。夫雅古同魚部。續字周禮以為鬯字，說文訓見。續玉裁謂即覲字。此續，求連文當讀為續述，續述乃

友猶師奎父鼎言用鬯乃父官友。述者說文云飲聚也。虞書曰旁述厥功。今書作方鳩僦功。又尔雅釋訓惟述鞠也。釋文云述本亦作求。

### 刺鼎

唯五月王才在囻。辰才在丁卯。王嘗禘用牲于大室。嘗禘禘御。王易錫刺貝卅朋。天子徯萬年。刺對凱王休。用作作黃公隄隄彝。觀其孫々子々永竊用。

王才下一字是地名。余初釋為衣。或釋為旅。均不確。嘗段為禘。与小孟鼎同。用牲于大室。嘗御王。句法与小孟鼎用牲。嘗周王。王成王亦無二致。御王即昭王。与宗周鐘同。此穆王禘祭其父也。刺知与通殷之通御。

同例。卽卽御之初文。見大孟鼎。卜辭尤習見。又本銘卽字作卩。與卩蓋卩字同。兩午天君鼎午字作卩。卽此所从。

### 寗鼎

隹十又一月。師離父猶衛尊。至于誅。寗從其父義。寗曆。易錫金。對孰其父休。用乍寶鼎。

此鼎形制與師旅鼎同。知相隔必不甚遠。而同時之器。其形制之可攷見者。如象或卣。象殷過。虢等。均典重有制。不失周初器之風味。字体亦稱是。更由銘辭之內容而言。所紀乃征伐淮夷事。誅國之名。屢見。當卽荆舒之舒。亦卽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



累世與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為斟。舒。春秋隱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為二者，乃徐人豈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今江西北部其殘留于舊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後乃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為二耳。舊稱徐為盈姓，羣、舒為偃姓，盈、偃均嬴聲之轉也。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偕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今觀諸器文，一面言征、成，一面與黜、戾，復通往還，於此時事正合。猶字疑卜，辭所屢見之，他字卜辭屢以徂、伐連文，余以為直字所從出，直、伐，猶言征、伐，則此之徂，導徂言征討也。余初釋徂為巡省之省，又疑衛乃春秋時道國。見左傳均不確。

適 獻

佳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雒父戌才在古自屯適從師雒父  
肩史使適事于獸侯之義適曆易錫適金用乍作旅獻

肩字殆即死字之異文古月夕字無別尸与已亦同  
意特左右互易耳字在此當讀為爰適与窳殆是一人

稽 自

稽從師雒父戌于古自義曆易錫貝世乎稽拜頤首對凱  
師雒父休用乍文考日乙窳障彝其子孫永福成

師雒父自即窳鼎適獻之師雒父均離字之異文惟  
与淮字全同然有它器為証不得釋為淮字福乃福

之繁文，邦大宰編鐘，眉壽多福可証。此段為寶，古音輕重，音無別，福寶為雙聲，而之部与幽部聲亦相近，故可通段。

### 取 解

惟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取從師離父戌于薛，召之率，取穰，仲，龔父易赤金。取拜頌首，對凱，龔父休，用乍父乙寗，龔旅，龔其子，孫，永用。

師離父自是師離父，唯所屯戌之地，遇，齋，喬，貞均作古，而此器作遇，下齋，齋，貞，貞，余初疑古苦字从丰，丰即草芥字，故从丰与从艸同意。今案字固是苦味之苦，然就字形而言，不得說為形聲字，蓋古字實即苦之初

文，字本作𠂔，象吐舌之形，味苦則吐舌也。作𠂔若𠂔乃其籀文，象苦半与舌同時吐出。从艸之苦字乃大苦，草名，用為苦味字，實出段借也。𠂔當是競字之異，从大与从儿同意，大家人正面形，儿家人側立形。

### 𠂔咸𠂔

王令命咸曰：𠂔，淮尸夷敢伐內國，女汝其呂成周師氏，咸于辭良。白離父蕤𠂔𠂔曆，易錫貝十朋。𠂔拜頤首，對𠂔白伯休，用作文考乙公寶障彝。

𠂔，蕤語詞。女，其呂成周師氏，呂當訓為与，古師氏之職，本司軍旅，其位頗高。師氏，即伯離父，故又稱師離父。師繫其職，伯繫其爵，或字。周礼師氏職文甚鉅，鉅半

叙為師保之師，半叙為師成之師，其經劉歆改竄為無疑。

### 象殷

白雉父來自豢，獲象曆易，錫赤金對執白伯休，用乍文且。  
祖辛公竊簠殷，其子々孫々永竊。

此外尚有一象殷，文云：「象乍辟文考乙公竊簠殷，子々孫々其永竊，亦同人之器。」

### 象伯威殷

佳王正月，辰才在庚寅，王若曰：「象白伯威，隸自乃且祖考，又有彝于周邦，右佑開闢三方，重固惠弘天命，女汝肇不

家墜。今余易錫女汝。璽璽一自。金車。琴琴。轍轍。轍轍。琴琴。國國。朱朱。統統。  
斬斬。虎虎。冒冒。案案。朱朱。裏裏。金金。甬甬。鋪鋪。畫畫。輶輶。輶輶。金金。厄厄。畫畫。輶輶。輶輶。馬馬。三三。匹匹。鑒鑒。勒勒。  
來來。白白。威威。敢敢。拜拜。手手。頓頓。首首。對對。凱凱。對對。揚揚。天子天子。不不。顯顯。休休。用用。乍乍。朕朕。皇皇。考考。  
釐釐。王王。竊竊。隙隙。殷殷。今今。其其。永永。邁邁。萬萬。年年。竊竊。用用。子子。孫孫。其其。帥帥。井井。型型。受受。紘紘。  
茲茲。休休。

宋國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稱皋陶之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宋國在周初曾與周人啓啓。魯魯。大大。保保。殷殷。王王。伐伐。宋宋。子子。取取。其其。証証。也也。此此。言言。乃乃。祖祖。考考。有有。義義。于于。周周。邦邦。佑佑。開開。四四。方方。東東。固固。天天。命命。則則。滅滅。之之。先先。人人。復復。曾曾。有有。功功。于于。周周。室室。蓋蓋。宋宋。子子。取取。被被。成成。王王。征征。服服。後後。即即。臣臣。服服。于于。周周。有有。所所。翼翼。贊贊。也也。義義。字字。亦亦。見見。毛毛。公公。鼎鼎。與與。單單。伯伯。鐘鐘。二二。器器。均均。言言。義義。董董。大大。命命。舊舊。釋釋。勞勞。無無。說說。孫孫。詒詒。讓讓。釋釋。措措。謂謂。以以。收收。古古。文文。昏昏。有有。聲聲。王王。國國。維維。仍仍。

釋勞，謂象兩手奉爵形。古之有勞者，奉爵以勞之，故以兩手奉爵。毛公鼎案以釋勞為是，蓋以兩手奉爵，爵亦聲也。僅言兩手奉爵，可以為飲，可以為獻，不必便是勞，唯以爵為聲，始能定其音讀。古昏字當作𡩊，象人首為酒所亂，而手足無所措之形。此單从爵，不得釋為播字。汝寧不承，寧當讀為𡩊，言汝承繼之不墜也。金車以下諸飾物名，与毛公鼎番生、師克、牧殷、豐、頤、吳、彝、伯辰鼎諸器大畧相同。余於毛公鼎之年代中曾考究之。今就見于本器者言，參閱較与毛鼎番生、參、繫、軼、伯辰鼎之輶、較相近，它器均單言參、較。較乃車較，上之覆被，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戟，又公列侯安車倚鹿較，伏熊戟，均謂較上有續飾。

之物以為覆。褻褻較即此意。褻飾也。褻覆也。褻說文謂捕鳥覆車亦含覆義。故褻褻較又言褻褻較。畧之則為褻較。或褻較。固即褻之古字。大雅韓奕。韓韋淺幪。毛傳五韋。武中也。韋國言武中有所重飾。即韋韋。亦即如文虎韋。熊韋之類。新乃古新字。馬之胸衣也。从衣。冫以象其形。上加束。斤聲。朱統新者。統通韋。言新以及為之。其色赤。虎韋即詩之淺幪。冫乃从冫聲。或作冫。乃从冫聲。冫讀如母。与冫同紐。故知冫若冫必讀明紐。周礼巾車作褻。儀礼既夕礼。礼記玉藻少儀均作褻。均音近之字。凡言冫必及其裏。冫之色或朱或黑或幽。可見冫之為物。其裏亦在當重現瞻之虞。詩言幪。礼言褻。均不詳其所在。毛傳說為覆軾之物。鄭注說為覆笭之物。均



不類。說文則訓幘為蓋幘。訓臂為繫布。推許之意。乃謂  
與蓋之幘以漆布為之也。知者以許于臂引周禮。駟車  
大臂。是明知臂為車上物。而幘字之見于詩與曲禮者。  
曲禮字  
誤作義亦均車上物。則蓋幘自為與蓋之冪無疑。今以  
桑銘徵之。許說至塢。凡桑銘言車上飾物。應有蓋有獨  
輿蓋未詳。而言冪必及其裏。則冪非蓋冪沒屬。蓋冪以  
漆布為之。虎冪乃冪上畫以虎紋也。詩之淺乃段為戲。  
礼之犬、鹿、羔、狗等。均謂畫紋。金角。即金鋪。輿服志。乘輿  
龍首銜軌。左右吉陽簞。又。凡轎車以上。軌皆有吉陽簞。  
簞即此。吉陽謂吉祥也。輿乃聞字。段為轎。者伏兔下  
之革帶。後縛于軸。前縛于衡。凡即軌。在衡上。所以以馬  
頸者。轉說文作轉軌之裏也。桑或之考為乙公。此復

稱釐王。蓋乙公乃廟号。釐王乃生稱。舊說多以甲乙為生名。譙周則以為廟主。云夏殷之礼。生稱王。死稱庙主。禮本紀今以下辭攷之。凡祭祖妣父母均稱甲乙。而諸婦祔祭則稱姓字。詳銘刻索攷續編周禮蓋婦無專庙。故無庙号也。今改從譙說。亦伯父稱釐王。与上并伯殷。伯父稱義王同。王國維云。古者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不得盡以僭竊目之。禮堂別集補遺其說至塢。古諸侯稱王說

### 伯感殷

白感肇。紹其乍作西宮賓。佳用妥。綏神衷懷曉乎。前文人秉德共屯。恭純佳白萬年。子々孫々永頤。

白感即亦伯感。肇亦當讀為紹。言伯感承嗣乃作祭

器也。佳用安神。褻唬。弄文人。當作一句讀。謂惟用綏神  
 懷于前文人也。同例語亦見善鼎。曰佳用安綏福唬前  
 文人。唬字均用為前置介詞。按其音當讀如乎。唐韻作  
 呼訝切。得之。玉篇作呼交切者非是。說文唬下曰讀若  
 蕭者乃後人所增。說文並無蕭字也。又本銘唬字。據古  
 刊作曉。左旁似从甘作。証以鼎文。蓋是誤摹也。鼎文唬  
 字右旁之虎。復不明晰。據古誤釋為唯。二器各得其半。  
 契合之方能成一整文。秉德共屯語亦見善鼎。本器  
 共屯二字微泐。據古闕釋。孫詒讓已據鼎文補釋之。  
 餘論二。

善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才在丁亥王才在宗周王各格大師  
 宮王曰善善管先王既令命女汝十佐足是廢廢辰今今唯肇肇麟  
鍾先王令々女十足是廢廢辰今今唯肇肇麟  
善敢接頤首對執執揚皇天子不不休休用乍宗室竊竊薄唯用妥  
經福曉乎黃文人秉德共屯泰純今其用各格我宗子寧與  
 百生姓今用句屯魯純蝦寧德萬年其永竊竊用之。  
 十足是廢廢辰今今唯肇肇麟  
益自趙趙殷殷燕自之燕廢廢辰今今唯肇肇麟  
 成古自始同時事佳用妥福曉前文人秉德共屯泰純今其用各格我宗子寧與  
 伯威殷同亦其時代相近之証。如此語例此外尚無所  
 見。大雅板宗子維城鄭玄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此亦  
 言宗子而與百姓對列。似言本宗之子弟鄭解不確。

競 卣

佳白犀父呂成卣卣卽東命伐南尸夷正月既生霸辛丑  
才在卣白犀父皇銜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賁競章璋對玟揚  
白伯休用乍父乙竊陳彝子孫永竊

此器花紋形制与泉或卣如出一范決為同時之器  
無疑疑犀父卽威之字也犀通夷威吳大澂孫詒讓均  
釋為戎字孫謂字乃从戈冬聲孫說甚合義例似信名  
戎字夷王引之所謂連類之例也見經義述聞作器者  
之競与取解之仲彛父殆亦一人命伐南尸謂受命  
伐南夷卣卽坏字王國維謂卽大任參薄皇字在此  
當是動詞以文義及聲類推之當卽段為銜謂提舉也

競殷

食六月既死霸壬申白犀父競卣御史競曆賣金競孰白犀父休用乍父乙竊障彝殷。

御史官名周礼春官之属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當卽此。此器乃圈足無蓋之殷舊稱為彝者然此正自銘為殷器凡二具銘同集古遺文著录二銘而以為一器一蓋非也。器出洛陽北十二三里許之邱山廟溝其中有十四器一鼎一觥二甬二殷卽本一盤一解一盂一卣二爵二觚已歸坎拿大溫達畧古物館。殷銘最長其它均僅三四字前競卣為日本經友家所藏蓋同時出土而分散者也。

又字原錄誤為學。  
金文中亦每有誤  
字，此其一例。

### 縣妃殷

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白犀父休于檣。縣改曰獻，乃以檣白。伯室，易錫女，汝婦，弄爵，執裸之弋，松周，珣玉黃，錫檣改每，敏揚白犀父休，曰休白。伯吳，詢，益卹檣白室，易錫君我。羣城隹也，易錫，奮，我不能不果檣白萬年保，肆敢隊，對于彝，曰：其自今日，孫々子々，毋敢望。忘白休。

伯犀父与競，自競殷之伯犀父自是一人。獻發語詞。以字孫詒讓釋任。案上壬字作王，与此以工作者有異，疑是仁字。廣雅釋詁：仁有也。王念孫以仁為仁字之誤，恐非。有縣伯室亦謂為縣伯之內助。爵字原作，上、下離析，判若二文，然諦案確是爵字。觀之弋，周王當連為讀。觀當讀

考王本号休王无洗  
不確說詳下留置

為裸言裸堂之松用珣玉為之。珣字原作用劉心源釋  
周甚是。與東鼎周廟字如是作周與珣通。周皇父殷之  
珣嬪。臣文作周嬪。正其證。黃下一字殘泐不能辨疑亦  
屬上而言。蓋詩所言玉璫之黃流。攷工記所言邊璋之  
黃金勺也。詳上四三葉每讀為敏。休伯昭伯厚父之  
号。猶周之孝王本号休王也。吳从目从矢乃古瞽字。  
謂矢尖及目則目為之震搖也。公羊文七年及成二年  
兩見瞽字。陸德明釋文云。瞽音辟。卽此字。又言本又作  
眚。丑乙反。又大結反者。乃因形近而譌也。說文作瞽。与  
眚有別。莊子桑扈楚篇。終日視而目不瞽。釋文云。瞽本  
作瞽。又作瞽。作瞽者亦字誤。或段胸字為之。莊子德充  
符篇。少焉胸若釋文云。胸本作瞽。世多以胸瞽為一字。



說文別出之。云。旬。目搖也。或作眇。而於睽則說為睽。閼。月數搖。蓋二字音雖近而義有不同。眇主目珠之迴旋。睽主眼眇之開闔也。特字音既近故可通段耳。本銘異字以文義推之乃段為詢。益亦豐字。与卜辭之作𠂔者同。豐卽讀為體恤。君我當讀為羣娥。上言錫汝婦下言錫羣娥。文相呼應。

右穆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

### 趙曹鼎 其一

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才在周般宮。旦王各格。大室井白入右趙轉立中廷。北卿錫趙轉錫戴市同黃珩。趙轉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作竊鼎。用卿饗朋友。

此乃恭王時器見下鼎自明。載市同黃亦見師盃。

父鼎。趙解免解。孫詒讓云。載从韋从戔。以聲類推之。當

与纓相近。說文糸部。纓。帛雀頭色。从糸。免聲。以載為纓。

猶經典通以纓為才也。戔从才聲。纓。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

爵韠。注云。士皆爵韠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韠。載市。即禮經之爵韠。古篇餘論三六。又引注中經義知新

記。謂周頌絲衣。載弁紉。載。即爵字。聲之誤。謂亦足備

一義。載从戔聲。与載聲母同。案載即是載之借字。載為

爵色韠。故載市亦稱爵韠。爵弁亦稱載弁。不必是字誤。

同亦當是色名。凡言黃之例均著其色。如朱黃。幽黃。息

黃。均其証。同乃段為綱。若繇。一作繇。今之貝母也。其

纖維古以製衣。今猶用以造繩。色近褐。詩碩人。衣錦褰

衣列女傳引作綱衣。說文繇字下引作繇衣。礼中庸衣  
錦尚綱。尚書大傳作尚綱。綱从同聲。自可通段。 蘇當  
即鑒於之省称。

趙曹鼎 其二

隹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午。葬王才。在周新宮。王射于  
射盧。盧。史趙替易。錫弓矢。虎盧。盧。□□。百十及。趙替敢對替。  
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乍竇鼎。用卿饗。倂替。朋友。

葬王。即穆王之子恭王。繫危也。恭字金文多作葬。太  
克鼎。隸克葬保。辟葬王。上葬保為恭保。下葬王亦即  
恭王。恭王在位年限有四說。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  
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作十年。又引皇甫謐說為二

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等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  
為定說。今據此器，則恭王分明有「十又五年」。彼二十年  
說，與二十五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年說，與十二年  
說，則皆非也。兩盧字，均作𠂔，乃省文。段為廬，師湯父  
鼎有「王才周新宮，才射廬」之語。彼字正作廬，可証。或釋  
本銘文為廬，非也。易弓矢，虎廬亦是。被錫，虎字作𠂔。  
諦宋可辨。盧與弓矢並列，蓋即廬器之廬。攷工記，廬人  
為廬器。父長尋有四尺。說文作簠，云「積竹，牙戟，矜也」。  
春秋國語曰：「休儒扶簠。」又文下云：「父以積竹，八觚，長丈  
二尺，達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本銘虎廬□□十父，當連  
為一事。蓋虎廬，即父之古稱。以為廬器之屬，故稱廬。其  
曰虎廬者，蓋父為虎賁所持，故又冠之以虎也。廬下所

缺二字當是「百」之合文。敢對轉三字衍文。

### 師湯父鼎

佳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在周新宮才在射廬王乎呼  
宰雁易錫錫五弓象弭矢矍彤款師湯父拜頤首乍朕文考  
吊叔其邁萬季孫子永寶用。

此銘文辭字跡款式俱類趙曹鼎第二器二器俱有  
新宮新宮者蓋新建之宮決為同時之器無疑。易下  
一字从四半泐當是弓名或釋廬然与廬字所从不類。  
象弭从孫詒讓釋孫云詩十雅采薇云象弭魚服王傳  
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結也鄭箋云弭弓反末警者  
以象骨為之是其義又云蓋从重至說文主部理到也

从二至，走部有達字从走至聲，是經亦可作至之証。此  
与矢連文，疑當為瞽之有。說文日部瞽亦从至聲也。古  
音瞽箭相近，可通用。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  
注云：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儀  
禮大射儀：綴諸箭。注云：古文箭為晉。吳越春秋：晉竹十  
塵，晉竹卽箭竹。是矢至卽矢箭，故与弓弭並錫矣。彤下  
弓字从弓从欠，似歛字，說文弓部：歛或作歛，省弓。彤歛  
義不可通，以聲類求之，疑當為栝之借字。栝正字作栝，  
說文木部：栝，矢栝，隙強處，从木昏聲。昏从昏省聲，氏部  
罕讀若厥，是昏聲与歛聲相近，得通借。栝承上矢言  
之，謂以栝漆飾矢栝，卽尚書及左傳之彤矢也。上文先  
云弓而後云象弭，此先云矢而後云栝，文例正同。  
古

餘論  
三十一 今案孫說俱確。唯鑿字當段為翦。亦雅釋器。金鏃翦  
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此言矢鑿者即謂金鏃翦  
羽。其括則形。翦箭同。从箭聲。豈可段為箭。亦可段為翦。知  
必為翦而非箭者。以矢箭一事。既言矢不得又言箭也。故  
王之所錫者乃二事。卽有象弭之弓。有翦羽形括之矢。

### 史頌殷

佳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在宗周。令命史頌。饒鮒。馮友里  
君百生。姓帥。鞫。蓋于成周。休又有成事。鮒賓。儋章。瑋。馬三匹。  
吉金。用作鬯彝。頌其萬年無疆。日暹。天子親令命。子々孫々  
永寶用。

史頌卽頌鼎之頌。乃恭王時人。說詳彼鼎。殷周吉

文凡十二辰辰巳之巳均作子，而子丑之子均作幾，蓋十二辰本即黃道周天之十二恆星，幾當于房心尾之大火商星，巳當于參宿，參商古說為高辛氏之二子，故十二辰中有幾與子也。說詳釋文下。甲骨文字 研究下冊 幾字

頗詭異，疑是以走商聲之字，又乃止形之譌，古文止又字形每五變，商古文睦，君夫殷續字作續，周鼎商賈字作賈，石鼓文遺字作續，所以商字均与此同，而与小篆微異。此疑卽是遺字之異，段為覲，覲謂省視承問也。 鷺

及與里君百姓等並列，殆亦職位之名。鷺字不識，右旁奇文亦見齊侯盤。見下二葉 彼以寬鷺為國族名，余意卽是鮮虞。此鷺字是以鷺得聲，抑以鷺會意，所未能明也。

里君亦見令彝，王國維謂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卽里



君之謫。至確。連周書商誓。百官里居。亦同是字誤。帥同  
率。語詞。輶即堀字。猶城之作軺。垣之作軺。坏之作軺。蓋  
音張流切。輶蓋似當連為動詞。以二字聯列之聲類求  
之。蓋段為遨遊也。鮒即鮒。典籍通作蘇。小雅何人斯  
序有蘇公。毛傳云。蘇。畿內國名。左傳成十一年。蘇忿生  
以溫為司寇。是蘇國在溫。其地即今河南溫縣。與洛陽  
相隔不遠。故此王命史頌觀蘇而蘇。獨友里君百姓。復  
同來遨遊于成周也。

### 頌鼎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在周康邵宮。旦。王各格。大  
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

呼史號生冊令命頌王曰頌令命女汝官嗣成周賓時廿家  
監嗣新寤造賓用宮御易錫女汝玄衣黼黻純赤市黻朱黃  
珩璜瓘斚攸勒用事頌拜頤首受令命冊佩臣出反入返納璽  
章璽璋頌敢對執天子不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穆永令  
母穆始如竊隣鼎用追孝新勾康龜屯石純祐通糸祿永令  
命頌其萬年眉壽晬駿臣天子需冬令終子々孫々竊用

此与史頌殷等當是恭王時器知者以銘言監司新  
造時用宮御當是恭王初作新宮時事趙曹鼎第二器  
言穆王在周新宮宮以新名必為恭王時所新造而望  
殷又言周康宮新宮則所新造者乃是康宮今本器言  
王在周康即宮而命頌監司新造時用宮御其為新造  
康宮時事無疑而貯字王國維均讀為予云貯予古同

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現堂別集補遺頌壺跋甚是御者大雅崇高王命傳御毛傳云

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又本銘與史頌殷之日辰相差僅十八日。彼言王在宗周命頌則王尚在鎬京。此言王在周康御宮命頌則王已至洛陽。蓋王于前命後隨卽由宗周至洛陽也。受命冊御當為一讀。俾指所錫之朱珩。友入董章當讀為逆納瑾璋。蓋周世王臣受王冊命之後于天子之有司有納瑾報璧之禮。召伯虎殷第二器言典獻伯氏則報璧珮生典卽召伯所受之冊命。珮生卽師釐殷之宰珮生乃天子之宰其攝証也。左傳僖廿八年晉文公受王冊命後亦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與本銘近似出入

三觀亦當讀為「出納三瑾」，古金文凡瑾觀勤謹均以瑾字為之。左氏古文必亦作瑾，後人因讀為觀，更進而更易其字也。

### 師虎殷

佳元季六月既望甲戌，王才在杜室，居，格于大室。并白伯  
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內史吳曰：「冊令命虎。」  
王若曰：「虎，截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曹嬭官嗣，少右戲  
繇荆。令今佳帥井型先王令，命，女汝受廢乃取，祖考曹嬭  
官嗣，少右戲繇荆。苟夙夜勿瀆，廢，朕令命。易錫女，汝赤鳥用  
事。虎敢拜頤首，對凱天子，不不魯休，用作朕刺，烈考日庚，隲  
殷。子々孫々其永竊用。

此器有井伯。与趙曹鼎第一器同。同為王左右之重臣。故知必係一人。今乃祖考事。當作一讀。事讀為仕。与趙鼎內史令數事同例。見銘刻彙攷續編釋非余。童官嗣童讀為嫡。官嗣猶管理。言承繼管理。左右戲絲荊。許瀚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當之。據三引。案与師毀殷藉嗣戎西隔東隔僕駁百工牧臣妾辭例相同。東西隔即左右戲。絲荊則當与僕駁等相當。絲當即馬飾絲纓之絲。荊蓋段為旌。左傳哀廿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絲乎。絲荊与旌絲殆是一事。官嗣左右戲絲荊。謂管理兩偏卒之馬政也。取字以又且聲。蓋助之異文。段借為祖。苟段為敬。与班殷同。

吳 彝

佳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胙右  
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史成冊令命吳嗣諸果  
叔金易錫獸一自玄衮衣赤舄金車奉鬯報朱虢鄭新  
虎賁機熏裏奉輶畫轉金甬鋪馬三匹攸勒吳拜頷首敢對  
執王休用乍青尹賓臚彝吳其世子孫永賓用佳王二祀

作冊吳與師虎殷之內史吳名同官同自係一人日  
辰在元年々終置一閏可無悟。彝銘通例大抵先言  
王在某廟或某宮後言旦格于大室此器獨先言大室  
後言廟頗異。且王之冊命率于大室行之今既在成大  
室乃復出而格廟是則成大室乃在周廟之外以豆閑

殷師戲大室。例之則成殆是入臣之名。唐蘭說為成王廟之大室。不確。旂字孫詒讓云。當即所謂大白之旗。周官巾車。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臣麾諸侯。孔鮒注。大白。旗名。旗色白。故字為旂。以六書之義。求之。當為从𠂔。白。亦聲。古籀拾遺。叔金。疑即段為素錦。尔雅釋天。旌旂素錦。網杠。与旂相因。故連類而及也。大克鼎及師虢殷有叔市。均段叔為素。番生殷。朱旂。旌金莩二鈴。彼之金莩。亦謂錦枋若錦杠也。又叔字。說文云。汝南名收芋為叔。案此當為叔字之本義。以金文字形而言。實乃从又持弋。弋以振芋也。用為伯叔字。乃出于段借。古金文伯叔字均作弋。亦段借字。乃綴之初文。熏段為纁。尔雅

釋器一染謂之練再染謂之類三染謂之纁纁乃絳色。

### 牧殷

佳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在周才在師子父

宮各格大室即立

位。

公族昭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吳

冊令牧王若曰牧管先王既令女汝乍嗣士令今唯或又竅

改令女汝辟百寮有亘事包苞迺多適商亂不用先王乍井型

亦多虐庶民卒噤噤訊庶右噤不井不中因侯之鑑以令陶

司陶卑卑召故王曰牧女汝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寧乃

噤庶右噤母敢不明不中不井乃毋政變母敢不尹丁不中

不井令今佳隴稟乃命易錫女汝鑒鑒一自金車榮輶畫輶

輶朱號圓斷虎冒熏裏旂今金馬三匹取口口導苟敬夙夙



夕勿瀆廢。朕令牧拜頤首，敢對凱王，不顯休用。乍朕皇文考  
伯竊，賡殷牧其萬年壽考。子々孫々永竊用。

此銘僅見宋人著錄，傳世已久，摹刻失真，字有未能  
識者。然有內史吳，可知其必為恭王時器。恭王時周室  
承平已久，現此銘足見其百官懈怠，庶政廢弛，而恭王  
諒之以明刑為命，則此王殆亦周室之賢主也。有巨  
事，包謂有不臣苞直為事者。司士當即周礼士師所  
轄有縣，庶右，舊復同于趙殷司馬職之縣，小大又隣，是  
知古代官屬並無若何嚴峻之分也。自辰當即胤子  
鼎，自方之君。龠，龠二字金文習見，王國維釋為鍾京  
云，龠，孫仲容詒讓釋為鍾，是也。事猶文就字，从此作三  
件石經春秋京作京，疑京亦京字。鍾，益也，京，崇也。現堂  
古金

毛父殷

文考釋 通是。余馬三匹。余殆讀為舍，賜也。又讀為駒。  
光鼎 駢之駢，亦可通。銘末數句乃韻語，首休殷，考實均出  
部字。

師毛父殷

佳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格于大室。師毛父卽立。  
伯 右。內史冊命。易錫。赤市。對飢。揚王休。用乍竊殷。其萬年  
子孫其永霸用。

此銘亦有井伯，與趙曹鼎第一器同。師毛父，毛字刻  
本失真，今姑從舊釋。然與成王時之毛父見班決非一  
人，則可斷言。文辭字体均非周初物也。傳世有毛公簠，  
鼎文曰：毛公簠，鼎亦佳殷。我用觀厚，累我友殷。其用

晉書亦引唯考。考，隸母文。母有弗競，是用壽考。【山部】。用  
文存。就其器制觀之，与此師毛父殆係一人。

### 豆閉殷

唯王二月既青霸，辰才。在戊寅，王各格于師戲大室。井白  
入右豆閉。王乎內史冊命豆閉。王曰：「閉，易錫女。」哉衣。巾市  
龜旅，用併乃且。祖考事。嗣寔除邦君嗣馬，弓矢。閉拜頷首，敢  
對執天子不顯休命，用乍猷文考釐帛。叔竊殷，用易錫鬯鬯。  
萬年永竊用于宗室。

此銘亦有井伯，說同師虎殷。師戲疑卽師虎，古爲虎  
字多作於戲，虎虎同音字，戲可通作虎，亦可通作虎也。  
又師虎所官司者爲左右戲，辭荆，或因戲虎音近，故人

遂以戲字呼之也。裁衣亦見趨解與免簾吳大澂釋  
為織衣。或謂裁當是色尚書禹貢厥土赤埴埴釋文云  
鄭作裁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々織也黏服如脂  
之織也裁衣疑卽謂色如埴土之衣。卜辭屢見車孽之  
文與車羊同例羅振玉亦疑孽為牛色。二者相為互證。  
今案或說非是。裁殷云裁玄衣赤○市玄著衣色裁非  
色也。裁仍當釋為織曲禮云士不衣織足証織衣乃貴  
者之服故天子以為賜而受賜者以為榮焉。○市亦見  
利鼎昌鼎免殷南季鼎揚殷諸器均著其色為赤而揚  
殷文作𠂔从市必為市制之一無疑。舊釋為環市以○  
之字形有如連環也。然彝銘自有環字作𠂔且環市之  
制古所未聞。余謂○當是蛤之初文象形段為蛤其作

市者，則給之布文也。說文：給，士無市，有給，制如檣，闕四角，將弁服，其色黼。賤，不得與裳同，以市合聲。給，給或从韋。詩：小雅，瞻彼洛矣，黼給有頤，以作六師。毛傳云：黼，給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黼，給以代黼也。鄭箋云：黼者，茅蒐染也，茅蒐，黼聲也。給，祭服之韠，合韋為之。茅蒐所以染絳者，與市多言赤，色正相應。許說給非市而賤之，然字既从市，自當為市屬之一，且微之小雅，足知其制亦不賤。疑是我裝之韠，所以起軍事者。併字不識，當是纂承紹述之意。突餘當是人名，邦君嗣馬，當即周禮之都司馬，此與趙殷合勘，足証古都司馬家司馬均王所親命者也。弓矢，仍是錫之賓辭，與戢衣、市、鉶、斨等平列。屬書二同音字相連，下一字殆考字之筆誤。

讀為考字亦可通。壽考古同幽部也。

師奎父鼎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各格于大室。嗣馬井白石師奎父。  
王乎呼內史鴈冊命師奎父。易錫載市。同黃玄衣黼黻純。戈  
琬戚旂。用嗣乃父官友。奎父拜頤首對。執天子不坏魯休。用  
追考孝于刺仲。用作陣鼎。用白滑眉壽。黃耆吉康。師奎父其  
萬年子。孫永竊用。

據此器及走饅足微并伯乃恭王時司馬。載市同  
黃謂雀色之譌與褐色之佩玉。說詳趙曹鼎第一器。  
戈琬戚謂戈之有琬識者。說詳小孟鼎。奎字从玉从  
大。疑大亦聲。蓋珣圭之珣之古字。說文珣大圭也。

走 殷

佳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即立  
位。鬲馬井白□<sub>人</sub>右徒走王乎乍冊尹□<sub>冊</sub>命徒。執足血  
易錫女赤□<sub>亦</sub>□<sub>亦</sub>□<sub>亦</sub>旂用<sub>事</sub>。徒敢拜頤首對飢王休用自  
乍竊隣殷。徒其累卑子々孫々萬年永竊用。

徒即作器者名。宋人書中有走鐘曰走乍皇且祖文  
考竊蘇鍾。走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竊用言。當是同一人之  
器。執字多見。蔡殷師殷師餘殷諫殷大克鼎微寧  
鼎伊殷毛公鼎師克殷叔夷鍾等器均有之。宋人釋為  
繼。不識何所據。余疑藉之異文。从丘井从凡。会意也。藉  
字卜辭作執。今鼎載殷作藉。均从凡作。足下一字半

泐从皿，當是人名。足有繼承之意。釋名釋形作足，續也。  
錫汝赤下所闕三字，以利鼎例之，當是○市○。用下一  
字原刻作考，案當是事字之誤，摹無疑。

### 利鼎

唯王九月丁亥，王客格于般宮。井白內入右利立中廷，北  
卿嚮王乎。呼乍命內史冊命利曰：易錫女汝赤○市，瘞旂用  
事。利拜頷首，對凱天子不顯皇休，用乍般宮。文考御白。伯隲  
鼎。利其邁季子孫永竊用。

此器有井伯，有般宮，与趙曹鼎第一器同。彼器在十  
月，此在九月，殆是同時事。作命內史，猶師餘殷免盂  
之作冊內史，王國維說。



望 殷

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宮新宮旦王各  
格大室即立位宰僕朋父右望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史李  
冊令命望死嗣尸司畢王家易錫女汝赤日市臨用事望拜  
頤首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朕皇且祖白囡父竊殷其萬  
季子々孫々永寶用。

由此器可知諸器之新宮乃康宮之新宮年月日辰  
与趙曹鼎第二器無牾。死嗣畢王家言尸嗣在畢之  
先王宗廟与伊殷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語例相同。

師望鼎

大師小子師聖曰，不顯皇考，寬公穆々，克盟平心，慙哲卒德，用辟于先王，是屯，澤沌亡政，慙聖肇帥井，型皇考，虔夙夜，出內，納王命，不敢不分不婁，規王用弗黜，忘聖人之後，多蔑曆易，錫休，聖敢對，孰天子不顯魯休，用乍般皇考，寬公隤鼎，師聖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与望殷之望當是一人，同人之器尚有一壺，曰「大師小子師聖乍寶壺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周金文存五曰：大師曰：小子曰：師者，蓋一人兼三職，兼職之事，彝銘所習見。周禮：大師屬春官為下大夫，小子屬夏官為下士，師氏屬地官為中大夫，大率乃劉歆所編配。彝銘中小子之職並不賤，如令鼎云：王射，有嗣眾師氏小子御射，小子與師氏並列而與王合射，其非賤職可知。望

字作聖。聖字作應，均是別字。望字古本作𠄎，下監字不誤。因臣耳形近故譌从耳。折字古本作𠄎，因𠄎形近故譌从阜。據此足見古人亦往往寫別字。用辟于先王，辟猶仕也。叔夷鐘是辟于齊侯之所。見屯亡，取語亦見大克鼎及虢叔鐘，均係稱頌其祖若考之辭。井人鐘稱頌其祖与考亦言。賁屯用魯字，則分明是賁。知見亦必賁字也。蓋从貝尾省聲，對轉而為賁也。賁屯乃疊韻聯綿字，當即渾沌之古語。古言渾沌謂渾厚敦篤，不含惡意。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曰儻，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与忽欲報渾沌之德，日為鑿一竅，七日鑿而渾沌死。此寓世日開明而福風日漓也。故賁屯亡取，猶言渾沌无悶，謂渾厚敦篤無憂無慮也。賁屯用魯者

亦言敦厚故善。𠄎字當是規之古文，彝銘畫字从此作𠄎，蓋謂用規以畫圓，周卽圓周也。說文周匝字作𠄎，不分不𠄎，分當讀去聲，謂不敢不守本分，不守規矩也。聖本古聲字，从口耳，合意，土聲，此言聖人猶言聞人，與後世所謂聖人之意有別。

### 格伯殷

佳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受良馬，樂于𠄎生，卒賓世田，刪析。格白邁，殿姓級及，佗人從。格白𠄎，安級旬。殷人紉電谷杜木，遷谷旅桑涉東門。𠄎書史載武立憲成聖，𠄎鑄保寶殷，用典格白田。其邁萬季子，孫々永保用。𠄎。  
受字原銘作𠄎，若𠄎，与小篆稍異，与文意推之當是。

佗人与殷人二字，均与𠄎字無別，然銘中从人之字如𠄎，如及如保，所以人字亦均与𠄎字無別，故定為人字。

受。說文：受，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字在此卽是付義。乘者馬四匹，貯讀為租。言格伯付良馬四匹于佃生，其租為三十田。則析，謂析券成議也。佃生與望殷之宰佃父，殆係一人，必能以三十田租求良馬，且與格伯發生關係，必非尋常人也。邊疑還之異文，古音明微無別，與巨紐相近。幼疑紹省，說文：紹，一曰繫糾也。寔字亦見陳賄殷及因資鐘，彼二器用為虔敬義，此用為垠限義。殷阮君神祠碑：殷阮以為之魚，与此同。豎當卽是豎字。說文：豎，鄰道也。音與用典格伯田典，如今言記象或登錄。格伯尚有格伯作晉姬殷，文為佳三月初吉，格伯乍晉姬殷寶殷。子々孫々其永寔用。周金文存三六七又佃生亦見真仲壺，文曰：真仲乍佃生敎。飲殷壺，句三壽  
慈德萬年。『集古遺文』補遺上，三七。

右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六。

### 匡 卣

佳三月初吉甲午，王才在射盧。盧，乍作象舞。匡甫，梅家  
繅二，王曰休。匡拜，手頤首對眎，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文。考曰  
丁寶彝，其孫々子々永寶用。

王才卽恭王之子懿王也。懿字彝，銘多作懿。單伯鐘  
禾殷彝仲壺等皆是，而本器與沈子殷、班殷、潞父鼎則  
均省心作王。字殆噎之古文，段借為懿也。象舞者，禮  
記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象繅者，呂氏仲夏紀古  
樂篇：商人服象，為虎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

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韋注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練即樂之錄文。猶文王武王乃先王，而文武字或以王作致。珣也。言甫象練二者蓋三象本有三章，此極其二章也。在射廬作象舞，與內則言相應，而作象舞須極象樂，則為古礼所闕佚者矣。

### 猶鐘

上缺。疏先王。先王其嚴才在帝十右，敷狄不覲，供豐々衆降福無疆。猶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

此乃二編鐘之合文。前二十字舊稱敷狄鐘，後十三字稱福無疆鐘。餘器不知已否出土，為數恐尚有十具，缺文當在二百字左右也。又此乃王室之器，現其屢稱

先王可知。燭當是周王名，疑是古頤字。頤或作頤，从首  
彡聲。此殆从首犬聲，彡犬聲同元部也。史記稱懿王名  
囂，索隱引世本作堅，與頤極近，疑其本字實作燭也。

### 師遽殷

佳王三祀三月，既生霸辛酉，王才在周，客新宮。王延誕正  
師氏。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遽拜頤首，敢對執天子  
不殽休，用乍文考旋帛叔。隕殷世孫子永寤。

此銘亦有新宮。然上頤鼎言王命頤監嗣新造，在三  
年五月，彼王為恭王，所造者即新宮。此器言王三祀四  
月，則此王不得為恭王。以理推之，當是懿王。蓋懿承恭  
後，宮成未久，故仍可稱新也。器不當屬于孝世，以與



左傳莊十八年王饗禮  
公晉侯朝王王饗禮  
命之賓。又傳二十八  
年王享禮命晉侯  
賓。晉賓均與侑  
通。

鼎日辰不合。此正師氏。此即誕語詞。正當是致成之  
意。師氏乃職司師成之武人。周禮以為師保之師。偽也。

### 師遽彝

佳正月既生霸丁酉。王才在周康寧寢。卿饗禮。師遽蒞曆  
晉侑。王乎呼宰枋利易錫師遽。珣圭一。璚章三。師遽拜頷首。  
敢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文且祖也。公竊墮彝。用勺萬幸亡  
疆。世孫子永甯。

康寧。康宮之後寢也。義曆。晉當是兩事。言既被義曆。  
復奉命助饗也。珣圭。當即琬圭。珣字从玉面聲。与琬  
音相近。琬圭。圭之圓剡上者也。璚。即璚字。璚章。當即璚  
璋。用以灌鬯。

康鼎

唯三月杓吉甲戌王才在康宮。父白伯內入右康。王命死  
尸嗣王家命女汝幽黃鑒革。康頤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不顯  
休用作朕文考釐白伯竊臚鼎子々孫々其萬季永竊用。奠  
井。

康卽奠井叔盥之奠井叔康亦卽盥鼎之井叔。盥銘  
云。奠井叔康乍旅榘子々孫々其永寶用。蓋康名井叔  
字。奠食邑所在地也。又有鐘曰。奠井叔作需龠鐘。用安  
賓亦是同人之器。本鼎銘末有奠井二字。卽康所自署  
之下款。遷解又稱咸井叔。咸者宗周畿內地之咸林也。  
詩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

鄭桓公。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下云。周宣王鄭桓公  
邑有鐵官。是知奠井叔之奠卽是西鄭。古金文鄭宣王均作奠。封母弟于西鄭之說。漢志注引臣瓚謂無其事。云。周自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  
徒。王室將亂。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會之間。出  
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  
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傅瓚所據大率乃古本紀  
年。參看王國維古本紀年輯校。或近事實。要之西奠成林實井叔康  
之舊封也。據晉鼎井叔在孝王元二年已為王左右之  
重臣。而本鼎言始受命。死嗣王家。是知此鼎必為懿世  
器。康宮卽井叔康之宮。非周之康宮也。因康宮上未  
冠以周字。与它器不類。鑒革卽詩之肇革。亦卽彝銘

所習見之，攸勒。鑒乃轡首銅，故字从金。勒乃馬首絡銜，以革為之，故字从革，亦竟稱之為革。

### 卯殷

佳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焚季入右，卯立中廷。焚白伯  
手呼令命卯曰：「歆載乃先且祖考，死嗣焚公室。皆乃且祖亦  
既令命乃父死嗣，葬人，不盈淑，取我家案用喪。今余非敢夢  
先公，又有進遄退，余懋再先公官。今余佳令女汝，死嗣葬宮  
葬人女汝，母毋敢不聽。易錫女汝，肅章瓚璋三，釂一，宗彝一，  
將鑄。易錫女汝，馬十匹，牛十，易錫于出一田，易錫于室一田，  
易錫于隊一田，易錫于戡一田。卯拜手，首手頤首，敢對凱焚。  
白休，用作寶障殷。卯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

父伯殆即康鼎之父伯。據此器可知父之封邑在豐  
 京附近。故其臣屬既得死嗣父公室。又得死嗣其官。其  
 人也。其官即豐京之官。其人即豐京之人。不也。取我  
 家案。用喪。猶左傳哀十六年哀公誅孔子語。昊天不弔。  
 不慙遺一老。蓋謂不弔昊天。取去我家柱石之臣。因以  
 不祿也。案字原銘作案。余意與永伯或殷虎甗朱裏之  
 作案者乃一字。特於圓點空作之而已。亦猶之。  
 或作受。世師之。或作也。字在此當即段。  
 為柱石之柱。高章三。高即庸之古文。段為瓚。章璋省。  
 三字在「高章」二字間之右側。蓋奪去而後補者也。璋瓚  
 以口為錫。與師遽彝同。殷一。即玉一。意古以饗  
 玉為饗。字亦作珎。將寶者命卯以所錫之器物為寶。

也。馬十匹，牛十之錫，驟視似甚輕微，然微之，自鼎則當時馬比人貴重，一馬幾足抵五人，牛諒亦稱是。是則十馬十牛幾等于百人之錫矣。

### 同殷

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廟。烝白伯右同立中廷，北卿嚮。王命同參，左石吳大父，鬲易場，林吳虞牧，自流東至于河，卒逆，至于玄水。世孫子參，左右吳大父母，母女汝又有闕。叔對凱天子，卒休，用作殷文考康仲，障竇殷，其徯萬年子孫永錫用。

烝伯与見于康鼎者名同職同，必是一人。參即差字讀為左。鬲易，林吳牧，易當讀為場，周礼有場人。林

林衡。吳虞。山虞澤虞之類。牧。牧人牧師之類。澆。殆卽  
陝西之洛水。其流域約與河道平行而在其西。東南流入渭。  
以達于河。河卽河字。何殷之何作河。與此所从者同。遂  
當讀爲朔。云水當卽今之延水。水經之奢延水也。經云  
河水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注云。山海經所謂生水  
出孟山者也。孟山乃孟山之誤。山海經西山經。孟山。生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今案生卽玄字之誤。奢延卽玄  
之緩音也。此言自洛東至于河。卒逆至于玄水。正由玄  
洛河渭天然形成一區域。疑古吳卽虞之封域本在  
河西。後乃改食河東也。毋汝有開。意謂不汝限制。

## 大殷

佳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才盪盪依宮王乎呼吳師  
召大易錫趨嬰里王令命善夫豕曰謂趨嬰曰今既易錫大  
乃里嬰賓賓豕章璋帛束嬰令豕曰謂天子余弗敢敵嬰豕  
呂與嬰顙履大易錫里大賓豕甄章璋馬兩賓嬰甄章璋帛束  
大拜顙首敢對甄天子不顯休用作朕皇考刺白陳殷其子  
孫々永竊用。

此殷与下大鼎之大當即同殷之吳大父。二器均有  
盪依宮。盪依不知是宮名抑是人名。善夫官名。典籍  
作膳夫。豕字原作豕。从豕有索以絆之。即說文豕豕絆  
足行豕々也。从豕繫二足之豕為無疑。敵本从林聲  
之字。鐘銘多見之。此當讀為楚。又如僅依聲紐讀為吞  
字亦可。顙顙首字今作履。履大錫里者言至大之處



善夫原作善夫。  
金文中夫大各通。  
作如吳王夫差，  
有鑑銘作士差，  
其確証。

錫以邑里。凱章馬兩。與凱章帛束對文。凱字當从言聲。與胡韻等音當相近。凱章疑是大璋。馬兩者馬兩匹。帛束帛一束也。周禮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事。琮以錦。琥以繡。璋以黼。所言圭幣之配與桑銘全異。召伯虎殷之一有帛束璋之文。則帛一束又與璋為配矣。周禮所言要非古制也。

# 大鼎

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才在釐俶宮。大呂昏友守王卿。釐。王乎呼。善夫驪召大呂昏友入攷。王召走馬廐令取繇鵬世二匹。易錫大。大拜頤首對凱。揚天子不顯休。用乍般刺考己白。伯孟鼎。大其子。孫。萬年永寶用。

大呂卒友字謂守衛于宮門之外。召大呂卒友入致  
謂敦衛于宮門之內也。繇字原作駟以并伯段伐字  
例之殆即繇字讀為鴝。不雅釋畜驪白雜毛鴝。鴝當與鴝同  
意。鴝為特牛則鴝當牡馬。二匹合書作所舊釋為匹非  
是。留鼎匹馬字僅作所可為証。刺考已白即段之皇  
考刺白刺乃生稱已乃腐号。

### 師酉段

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吳各格吳大廟公族境釐入右師  
酉立中廷王乎呼史舊冊命師酉子嗣乃且祖帝官邑人虎臣  
西門尸夷襲尸夷襲尸夷京尸夷東身尸夷新易錫女汝赤  
市朱黃中照攸勒敬夙夜勿瀆廢般令命師酉拜頤首對嬰

天子不顯休命，用乍般文考乙白。伯寔姬膺殷，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各吳大廟，余以為乃格吳大之廟，非格吳之大廟。吳大即同殷之吳大父也。齏字孫詒讓云：當為牆之異。

文說文齏部齏，從來面，牆以齏牙聲，重文牆，籀文从二未，此齏字即牆之省也。古籀餘論身字原作身，或反

作，舊多釋為弓，殊不類。字乃象人懷任之形，當是身字

之異。中，疑當是屬于朱黃之事物，然帛網字，殆言

佩玉之珩璜，均以朱玉為之，而中央之衡牙以網色之

玉為之也。礼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居中央以前後觸

也。皇侃則謂：雙璜為牙，垂於雙璜之間者為衡。大戴礼

保傳篇：盧注同此說。蓋璜亦可稱為牙，以其形似牙，而

今案：中國絲多是網色之中衣。古時浴服朝服必有中衣，此說深衣注云：「深衣，連象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

其朔實以牙為之。現存未開化民族猶多以獸牙為屏中央之衝牙亦可省稱為衝也。衝中聲相近中綱或即衝綱矣。

## 免殷

雉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在周香齋味爽王各格于大廟并叔有免右即令命王受授乍冊尹者書卑俾冊令免曰令女汝足周師嗣林殷易錫女汝亦已市用事免對凱王休用乍薄殷免其萬年永鑑用。

此器有并叔与魯鼎同。味爽爽字作齊从日壘省聲此為專字爽乃段借字。令女足周師嗣殷与師免殷命女足師辭父嗣左右走馬同例周師人名鼓職名下免簋嗣真還敬罪吳罪牧与同殷嗣易林吳牧同例。

知徽實段為林衡之林也。兔字原作𠂔與三字石經春秋既免牲古文作𠂔篆文作𠂔皆同。余謂乃冕之初文象人著冕之形。

### 兔 籀

佳三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田周令命免乍鬲土司徒制奠還徽果吳虞果牧易錫哉衣。對凱王休用作旅將彝。免其萬年永竊用。

田即周字。今彝器文周公子明保周字正如是作。翻奠還徽果吳果牧與同。設制易場林吳牧自渡東至于河畢逆至于玄水同例。奠還繫地與自號東云々相當還當讀為苑。徽段為林牧字原銘作牧誤成攷字以

同段文校之。知是筆誤。

### 史免簠

史免乍旅匡。從王征行。用盛饗。稻初梁。其子々孫々永竊用焉。

此與諸免器當是一人之物。蓋免亦曾充史職也。古官兼攝。就彝銘所見者。頗為自由。免曾為司徒。亦曾為司空。亦曾為史。說為遷改。亦同一自由。本銘有勅匡。行。梁。高。陽。部。

### 免盤

佳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國百陵。免。

幾、靜、女

敬魯

王休用乍般

盤

盂其萬季竈用。

鹵是干鹵字象形。鹽鹵字乃出段借。後干鹵字以槽若植為之而鹵轉成為鹽鹵字之專字。鹽竟从之以會意矣。本銘所錫者殆係鹽鹵。鹽字與隣之結構相近。以由乃出屬大約即盛鹵之器也。免幾銘謂免勉力之意。幾段為勉。靜女當讀為敬魯。魯即周公段。魯天子宮。季頌福之魯乃是動詞。同作之器必有盤有盂兩種。故云用乍般盂。

免 卣

佳六月初吉王才在奠。丁亥王各格大室。井帛叔右免。王幾免曆。令命史懋易錫免載市。同黃乍鬲工。對凱王休用乍

陳彝。免其萬年永竊用。

奠當是井叔食邑所在之鄭，卽西鄭也。漢書地理志  
京兆尹鄭縣下注引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師古非之，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今本器言王在  
奠，與它器言王在周者同例。又農自言王在隰，其字  
殆亦奠字之異，則臣瓚所言確有所本。蓋自穆王以來  
于西奠設有離宮別苑，王則時往就居也。載市同黃  
說見趙曹鼎第一器。

### 史懋壺

佳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爲京澠宮，親令史懋路筭。  
咸王乎呼伊白易錫懋貝。懋拜頤首，對王休，用乍父丁竊壺。



然其字從辰釋為  
筭云三休石經古  
文作筭非正与此  
同。唯於路字無解。

史懋即免自之史懋。路筭咸句頗有異說。徐同相  
云。路正也。筭射筭。咸讀為面。甲革之屬。周礼大史凡射  
事。飾中舍筭。執其礼事。蓋陳禽習射。而命懋正其事也。  
據古三孫詒讓云。徐說非也。此路即道路字。筭謂會計  
之事。咸謂其事有成。說文口部云。咸皆也。悉也。詩魯  
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平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並  
与成事之義相近。古籍餘論三。二。今案筭當从徐。咸當从孫。觀  
今史懋路筭。咸語法与班固。今錫鑒勒。咸同例。今亦錫  
也。言王親錫史懋以路筭也。路當解為路寢路車之路  
大也。竊意古人言路。猶後人言御。凡王者所用之物皆  
得冠以路字。路筭謂御用之大筭也。王既親錫史懋以  
路筭。又命伊伯錫之以貝馬。故史懋作器以紀之。

守宮尊

佳正月既生霸乙未王才周周師光守宮事傳裸周師不  
咄否易錫守宮絲束蓐幕五蓐幕二馬匹毳布三車  
條三奎朋守宮對凱周師釐用乍且祖乙隣其毗子々孫々  
永寤用勿遂墜

王在周周下有重文周師人名亦見免殷周師光守  
宮事與毀鼎內史令毀事同例言周師榮守宮以職  
傳即裸將之裸見噩侯鼎及毛公鼎咄是吾之錄文  
裸周師不否猶通殷言通御亡遣咄既為否足証不實  
是不許瀚釋彝銘之不似連文者為至王今得其証矣  
但此銘之不否當讀如字蓐即其之錄文謂其布也

膜卽幕之異文。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帷布紼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本銘所言膜當是展陳于地者。儀禮聘禮。皆人布幕于寢門外。其制也。故字从因。古文幕。卽彝銘錫車與時所常見之虎賁字。余釋爲幕。今得其証矣。古者凡尊彝。瓊室簠豆簠簋之類。皆有幕。車之蓋亦謂之幕。今此單獨以幕爲錫。殆是帷帳之類也。毳布氈也。周禮天官掌皮。其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淮南齊俗訓。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旃段爲氈。專卽搏字。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司農謂。卷。縛韋革。條疑。俸之異。讀爲紉。說文。紉。紉履也。周師司林者。守宮當亦然。故所錫多野外用物。塗。說文。塗。墮玉也。稱朋。則所謂玼貝矣。

此鹽與另一鹽自之  
鹽字是一人。彼銘有  
銷懋欠(見補索)乃  
以王時。故此器不屬  
于成世。本銘句讀有  
誤。以休王為孝王尤  
不確。今於句讀已  
改正。關於休王及  
王方等說解作廢。  
實畢土方五十里正  
為周初施行井田制  
之一佳証。

右懿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七。

鹽 自

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鹽啓進事。旌奔徒事皇辟君休王。  
自穀吏使賈畢土方五十里。鹽弗敢駘忘。王休異。用作。歟宮  
旅彝。

啓猶肇也。始也。旌徒即奔走。与盞盂文同。(自此以下至下。也里舊于旌字)  
未識。故于此銘未得其讀。今知是奔走。則自當以鹽啓  
進事旌徒事為句。言鹽始進而以奔走王室之事為事  
也。皇辟君休王。猶作冊大齊言。皇天尹大保。休王即懿  
王之弟孝王也。休孝古本同音字。孝王本称休。後世于

或王之魯休而稱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櫪改葬云。櫪改每孰白犀父休曰休白哭孟郎櫪白室休白亦猶休王也。今案如僅就彼二語而言唐說亦可通。余初亦頗疑休是形容詞故于該法之起原一文中凡言休王之器均未徵及。今得此器之讀則動詞形容詞之說均不能適用。又如讀為匱啓進事旋後事皇辟君休似亦可通。然方言啓進卽已有成文理殊難條貫。故此讀亦不能適用。召誥語余意仍宜从舊讀以今休斷句下文有王厥有成命治民令休王先服殷御事比迓于我有

周御事亦然。今休謂今得天之休命也。機改殷之休白。余意亦伯犀父之号。蓋休王号休。伯犀父亦号休也。

賁畢土方五十里。句如平易讀之極易解。為賁以名畢之地。五十里見方。且可為舊說子男五十里之証明。然而地之名畢者。乃文王陵墓所在。不應以之分封。而分封方若干里之制。于事實上亦屬難能。疑此等舊說。實周末儒家誤讀。与本銘類似之舊文獻而產生者也。余意畢即盪之名。如矢令桑之矢令。或称矢。或称令也。土方乃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其地望當在今山西北部。疑即夏后氏之古称。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土方亦即此。舊失其解。故賁畢土方五十里。乃謂賁畢以土方之邑里五十。○啟者。說文云。咄。無慚。一曰無

另一圖蓋古字作國  
宮聲字。歟宮強  
是祖廟。國官乃考  
廟。因本銘言。啓運  
事(往)。於時置之  
父或尚在。

許文所載。教父殷  
。以誤解。休王為孝  
王。故以列于孝世。  
今案殊不確。器制  
與字體均有古意。  
當在孝王之前。

腸意。腸字之誤。傷以欠出聲。讀若中。歟宮者。置之祖若父之  
廟也。旅彝者。謂陳祭于宗廟之彝器。彝銘稱旅彝者。  
多傳此義。昨盡羈旅字。

### 鄂父齋

休王易錫鄂父貝。用作季寤隣彝。

本器為西周古鑑。所著系者凡三具。均方鼎也。故今  
稱之為齊。

### 效父殷

休王易錫效父父三。用作季寤隣彝。凡八

此器懷來山房錄為商器。蓋以其文字器制均饒古

味也。然效父名已見白鼎。彼鼎有穆王大室則為穆王以後之器無疑。斷非商器。且亦不得屬於周初。（刪去）余意孝王時工藝特盛。有巧匠輩出。故其器物文字均饒古意也。前出鹽白文字舊以為頗類大小孟鼎者。即同此解釋。

欠字原作二。知為欠者。陳逆殷冰月字作欠。正从此作。古金字亦多从此作。如遇伯殷作金。金鼎作金。即其

確例。蓋古人以金生于水。

此觀念乃由沙金之所在而生。故从欠也。此

錫欠而三者。左傳昭十三年。奉壺飲冰。杜注。冰。箭筈蓋

可以取飲。又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云。冰。積

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正義引賈逵說。

亦以冰為積丸蓋。鄭風大叔于田。抑釋擗忌。抑營弓忌。

傳云。擗所以覆矢。營弓。發弓。釋文。擗音冰。所以覆矢也。



馬云櫝九蓋也。杜預云櫝九箭筈也。正義引左昭二十  
五年服虔注亦謂「冰櫝九蓋」。然方言九云「弓藏謂之櫝」  
或謂之櫝九。據左昭廿五年服虔所引景宋則櫝九實藏  
弓之器。竝非箭筈。詩之「攏」造對言。造者張之段借字。攏  
卽是冰。造與張同在陽部。攏與冰同在蒸部也。更有進  
者。攏與冰實卽箭之音變。箭字典籍多作箠。又多省作  
箠。紐屬輕唇。音在之部。然古音輕重唇無別。而之蒸乃  
陰陽對轉之聲也。故冰若攏實卽是箭。箭字象形。乃盛  
矢箭器。自來無異說。則冰實箭筒。其蓋可以取飲。杜預  
以冰為箭筈蓋。已不免稍失。更从服虔以為櫝九蓋。則  
失之愈遠矣。本銘言「錫六三」者。卽是錫以箭筈三事。所  
不至錫物而僅錫其蓋。有此尤足証諸家之誤。之為絕

對矣。

# 晉鼎

佳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王若曰

晉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易錫女赤□□市□旗用

事王才在舊庄井吊叔易錫晉赤金釵晉受休□□王晉

用絲茲金乍獻文孝考賓白伯熊牛鼎函其萬□年用祀子

孫々其永竊。

佳王三月既青霸辰才在丁酉井吊才在異為□□晉吏

使畢小子數目限訟于井吊我既賣女汝五□夫□效父用

匹馬束絲限話曰語刪卑俾我賞債馬效□父□則卑俾復

卒絲束語效父迺話贊曰于王參門□□木榜用債延誣費

絲茲五夫用百疋非出五夫□□旂廼語又旂果趨金井帛  
曰才載王人廼費用□不逆付呂母卑俾式于語呂鼎拜  
頷首受茲五□夫曰陪曰恆曰赫曰龜曰清吏使守呂告語  
廼卑俾□呂呂酒酒及羊絲三疋用致致人呂廼每誨  
于語□□□汝其舍斂矢五束曰弋必尚卑俾處卒邑田  
□卒田語剽卑俾復令命曰若諾

簪鐘歲匡衆卒臣廿夫寇呂禾十種呂匡季告東宮東宮  
廼曰求乃人乃如弗得女汝匡罰大匡廼頷首于呂用五田  
用眾一夫曰釋用臣曰寔□曰蚡曰賈曰用茲三夫頷首曰  
余無直攸具寇正□□不□蝦余呂或又呂匡季告東宮呂  
曰弋必唯朕□□禾是賞償東宮廼曰賞償呂禾十種續遺十  
種為廿種□如來歲弗賞償剽付卅種廼或又即呂用田二

又臣□□一夫。凡用卽畱田七田人五夫。畱覓匡世梯。

本銘下緣殘泐各行均缺一二字。又字經剔治頗有未剔全或剔損者。苦難通讀。然細心抽繹大抵尚能復原也。銘分三段均非一時事。首段與次段尤不得在一年。以六月既望有乙亥則同年四月不得有丁酉。或謂四月與六月之間有閏然古歷均于年終置閏。春秋時猶然。此說殊不足信。余以為次段乃第二年事。元年年終有閏則翌年四月之既生霸卽可以有丁酉。此乃孝王時器。第一段有穆王太室。知必在穆王後。第二段有效父當卽效父之效父。第三段有匡當卽懿王時匡卽之匡也。第二段中自我既賞起至果遂金止均繫訟限之辭。大意謂我曾以馬一匹、絲一束交於效

父以訂贖汝之奴屬五人。汝不從約許我曰命駘還馬于我。命駘父還絲。駘与效父又約我于王參門改訂券契。改用百手之債以贖該五人之奴隸。並相約如不出五夫則再相告。後駘又來告。並將原金退還。語中駘与駘殆是一人。語是許字之異。所以午字下加口。与麥孟刺鼎知字所以者同。這是祈字。大師盧豆。用旂多福同此。乃从言旂省聲。伯旂殷字則从旂聲不省。尔雅釋詁祈。害也。此段訟詞于古代社會之觀察上至關重要。據此可知當時奴隸販賣公行。而奴隸之值。五人以實物交易時約當馬一匹絲一束。以貨幣交易時當債百手。債乃金屬貨幣也。限因兩次爽約遂成訴訟。為事本輕。故井叔之判辭亦甚單簡。言限乃王室之人。不應賣約

既成而不付。應毋使訟有貳言。經并叔判定。留獲勝訟。終得購定五人。用羊酒及絲三疋為贄。以招致之。故命敗訴者之訟。贈勝訟者之斂。以矢五束。卽五百矢也。疑斂之田。邑曾受訟。憑陵。故乘勝訟。並清理舊怨。言必尚使斂居其邑。收其田也。訟既敗訴。亦自無異辭。訟字凡七見。殆卽服之臣屬。原字均畧有出入。當是剔治有未備。第三段。匪眾辱臣。言匪之众及其臣。眾指眾人。乃耕作奴隸。東宮二字有重文。未剔全。凡用卽指田七田。卽前用五田。後用二田。合計為七田。第二田字中直未剔出。余初誤認爲日字。今正。耕者儀禮聘禮。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秬。四百秉爲一秬。說文。五稯爲秬。二秬爲秬。故秬爲半秬。當二百秉。秉者把也。謂刈禾盈一

把也。鄭玄說最確。古有四進位制。如左傳昭三年言。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勺。原誤為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此之四秉為筭。十筭為稷等。由四進位至十進位。演化之程序相同。四進位法與手量法。其原始性正相一致。唯本銘言十秬廿秬卅秬卅秬而不言五秬十秬十五秬廿秬。疑秬稍後起。由稷而上。初以秬為止。後有秬起而秬亦廢也。寇禾之罪與爽約大有縣殊。匪僅寇禾十秬。一涉刑訟。即願以五田四夫為抵償。而猶不滿足。謂必償還原禾。東宮乃判定償還十秬。饋送十秬。樹藝廿秬。對於所寇共有四倍之罰。然兩造亦不依公判而自行私結。匪再出二田一人。治則竟匪三十秬而了事。惠當讀為免。免去罰禾三十秬。則是于七田

五夫之外更得償禾十秭也。匪寧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多出三十秭，必是三十秭之價比七田五夫為貴。五夫之值約當馬一匹，絲一束，或償百疋，而七田則不知當值幾何。唯七田每歲所出必遠在三十秭以下，固毫無疑義。足見古人之田並不甚大，而土地勞力均不及生產成品之可貴。蓋古者勞力無代價，而土地多待墾闢，驅奴隸而為之，即可坐致良田，故視之均不足惜也。顧首稱言叩頭謝罪，此例僅見。余無直具寇云々一語，惜初字過多，意難盡曉。大率謂所寇無多，不必苛責也。付字有羨畫，嚴可均釋為倍，不確。

## 晉壺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成宮井公内入右留王乎呼  
尹氏册令命留曰更乃且祖考乍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  
自屯易錫女汝鉅鉅壺一卣玄衮衣赤市幽黃赤烏攸勒龜  
旂用事留拜頤首敢對訊天子不顯魯休令命用作朕文考  
釐公隣壺留用卣萬年通眉壺永令命多福子々孫々其永  
竊用。

此与留鼎自是一人之器或說留鼎称文考寔伯此  
称文考釐公不得為一人。案寔伯乃字釐公乃号不足  
異。又鼎言更乃祖考嗣卜事而此言更乃祖考作冢嗣  
徒于成周八自蓋以太卜而兼司徒周礼以大卜属于  
春官司徒為地官豈非古制周礼大宰别称冢宰鄭玄  
謂百官摠焉則謂之冢今于司徒上亦冠以冢字足証

鄭說未得。成周八臣亦見小克鼎。彼云「王命善夫克令命于成周適正八臣」蓋成成周之師旅有八屯也。成殷之舊地者亦有八屯。小臣諫殷云「伯懋父臣殷八臣征東夷」禹鼎「西六臣殷八臣是也」。成宮此器僅見說者或將以為成王之廟。然以庚嬴自王在庚嬴宮。牧殷王在師汙父宮。師畧鼎與諫殷王在周師采宮等以例之。則成殆是人名。井公當即井叔。

### 殷貯殷

□殷賓果子鼓罍

鑄

旅盤

簋

佳巢來攸

等

王令

命

東宮

進臣六臣

屯

之季。

此器亦有東宮。故知當屬孝世。巢即班殷。秉錄蜀巢。

之巢、今安徽巢湖附近之古國也。當亦淮夷之屬。故卽  
竿迫之竿、厚等鐘、逵征秦、邀齊卽此攸字義。舊釋爲撫、  
蓋以左旁稍初、頗類說文改撫也。讀若撫之攸字。余初  
亦釋爲攸、讀爲鋪敦淮濱之鋪、今諦有知其非是。六自  
亦見禹鼎、彼言「西六自、殷八自」西六自殆卽成周八自  
之六。蓋自有戎事時、不必傾全師而出也。成周（今之洛  
陽）在殷（今之湯陰附近）之西、故稱爲西也。由此可知、周  
克殷后、曾于成周與殷屯重兵以鎮撫殷之遺民。此言  
追巢八自、六自、則不知係成周八自之六、或殷八自之  
六耳。

## 趨殷

佳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咸井帛叔入右趨。  
王乎呼內史冊令命趨要畢且祖考服易錫趨載市同黃旗。  
趨拜頤首凱王休對趨義曆用乍竊墜世孫子毋毋敢。  
家墜永竊佳王二祀。

咸井叔見上康鼎此在王二祀已在王之左右故知  
當屬於孝王又年月日辰於元年終置一閏與首鼎  
首後可無稽載市同黃見趙曹鼎第一器揚王休  
對當是對揚王休之側。

## 效 函

佳三月初吉甲午王莊于嘗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王易  
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卑婦順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

用乍竇陳彝。烏虆效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徒。凱公休亦其子々孫々。述永寶。

本銘東宮与效同見。東宮當卽昌鼎之東宮。效卽效父。故知二器同時。效器有卣有尊。器制字体均有周初風味。蓋孝世工藝有復古之傾向也。翟殆觀省。又疑段為館。嘗當是地名。又如讀翟為灌。說嘗為燕嘗之嘗。亦可通。唯嘗乃秋祭。与四月不合。步乃鈺之古文。从步川聲。此段為順。舊釋為涉。義不可通。云「公易卒」字。子效王休貝世朋者。謂東宮錫其孝順之子。效以王所錫公之貝世朋也。亦其其也。亦乃語助詞。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三言。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為語助者。此其佳例。

右孝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八。

蔡 殷

佳元年既朔丁亥王才在離離居曰王各格廟卽立位。

宰呂入右希蔡立中廷王乎史尤冊令命希。王若曰希皆先

王既令女汝乍作宰嗣王家。令今佳釐景乃令々女汝果呂

親足對各死嗣王家外內母母敢又有不釐聞嗣百工出入

納姜氏令命。卒又有見又有卽令命。卒非先告希母母敢庆

法又有入告女汝母母弗善致姜氏人勿更使敢又有庆止

欽趾從縱獄易錫女汝玄衮衣赤舄敬矧夕勿瀆廢朕令命。

希拜手頤首敢對執天子不顯魯休用乍竊陳殷希其萬季賢

眉壽子々孫永竊用。

此銘僅見薛氏款識，近出石刻殘本有之，原題作「虢」，所謂「虢」字刻本作「𠂔」，此字卜辭習見，均用為「崇」字。說文：「崇，古文作「𠂔」，三休石經春秋殘石「蔡」人之「蔡」，古文作「𠂔」，又「殺」字說文所列古文作「𠂔」，此等均是一字，蓋本「崇」之象形文，因音近「段」而為「𠂔」，為「蔡」為「崇」也。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乃「段」為「竄」，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𠂔」，尚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說文「竄」字下引作「𠂔」，三苗。」諸字音近相通，則本一「崇」字可讀為「崇」，可讀為「𠂔」，可讀為「蔡」，可讀為「竄」矣。本銘「崇」字乃作器者名，當以讀「蔡」為宜。元年既期，未言何月，甚可異，既期二字石本作「𠂔」，疑本是九月二字，左旁乃誤合「𠂔」紋而成者也。「宰」音與「音」鼎「音」壺之「音」當是一人，唯「音」鼎王之元年「音

方受命司卜，而此王之元年，自巳為大宰，知不得屬于一王，故定此為夷世器。本銘有二宰，宰昌在王之左，右當是大宰，蔡出納姜氏命，蓋內宰也。內宰一稱宮宰，禮祭統：「宮宰宿夫人。」一稱奄尹，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奄尹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本銘王所命蔡之職，掌正与此相近。兩「戾」字均當是「戾」之異，說文：「戾，輜車旁推戶也，从戶，大聲，讀與鈇同。」前字讀為「決」，言「戾縱也。」後之「戾」，即鈇趾。見史記平準書。「戾」私鑄鐵器者，鹽者鈇左趾。

### 號季子白盤

隹十又二季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白乍竊盤，不顯子。



白。甬。壯。武。于。戎。工。經。縷。維。三。方。搏。伐。厥。執。攬攬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轡。訊。五。十。是。以。先。行。超。々。子。白。獻。戒。載。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廟。爰。卿。饗。王。曰。白。父。孔。覲。又。有。光。王。賜。祭。馬。是。用。左。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戔。用。政。征。庭。方。子。々。孫。々。萬。年。無。疆。

此器舊以為宣王時器，然除用後起長術以事推步，及与云月之詩相比附外，別無它証。或謂字体頗類石鼓文，二者年代必相近。案此乃皮相之論也。本銘字跡在宗周彝器中較為規整，則有之。若舉与石鼓文相較，則其結構之間大有年代之懸隔。如四字本器作三，而石鼓文作四，尊字本器搏字所从作車，而石鼓文趨搏字所从作車，以寸，卒字本器執字所从作采，而石鼓文

作𦍋。𦍋字本器作𦍋。而石鼓文作𦍋。所以大字与小篆同。其它獸獸字所以亦如是。朝字本器廟字所以作朝。而石鼓文作朝。此間時代之縣隔。置以百年左右。斷無誇張之處。石鼓余近考訂作于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而本器則与下出不契。殷同作于庚世者也。後漢書西羌傳。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注云。見竹書紀年。虢公即此虢季子白。太原即禹貢所出之太原。在今山西中部。俞泉即不契殷之西俞。亦雅釋地。北陵西俞。雁門是也。此言博伐獫狁于洛之陽。謂于北洛水之東也。地望正合。北洛水南流。稱陽知必為東矣。又此折首多至五百。則獲馬自可多至千匹。且此言先行。知必尚有後殿。与

不娶殷言先歸獻禽相符。彼不娶亦尚有所禽獲也。又此作器紀功在十二年正月初吉。知戰事必在十一年。又據不娶殷。知是十一年夏秋間之事。說詳彼器。胃乃古牆字。从田才聲。毛公鼎作菑。曰唯文菑集卒命。曰那菑害吉。均讀為將。前語為將。大也。之將。後語為將來之將。本銘讀為訓大之將。可。讀為壯。亦可。宣廟舊解為宣王之榭。錢儀吉孫詒讓已辨其非。孫氏猶高述林卷七有此盤拓本跋文。云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証宣王時不嫌有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太史公書亦云。武王圍紂象廊自投宣室。是以宣名官室固其本義。周之有宣廟猶殷

之有宣室耳。

〔原注〕漢書有宣室三輔漢圖亦援淮南書為說

公羊傳云宣謝者

何？〔原注〕古無謝字故藉謝為之

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樂

器藏焉尔。

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名。猶云鄧宮祇宮

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藏之。

〔原注〕此銘宣廟與周廟連文則宣廟當亦

在廟中但非正廟耳

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

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稷及文武世室外無

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撥之文武功德已不侔。唐安得

獨不毀乎？今葉孫援淮南褚補史記以証宣為美名。甚

是。公羊解為宣宮之謝者其意實有如何。休所云乃擬

為宣王之廟之謝。然鄭殷云正月初吉王在周即宮丁

亥王各于宣射則宣廟在即宮。知公羊實臆說也。然有

公羊說存研金文者予習見之康宮即宮等又說為康

王之廟昭王之廟矣。

### 不娶殷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娶駘方。厥允。獵執。廣伐西俞。  
王令。命我羞追于西。今來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罟。女。  
呂我駘。車。宕伐。蔽允。獵執于高陸。女。多折首。鞅。執。我。  
大同。逐追女。及。戎。大章。戰。女。休。弗。呂我駘。面。于。  
謹。女。多禽。折首。鞅。白氏曰。不娶女。小子。女。肇。誨。于。我。  
工。易。錫。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逐。乃。事。不娶。拜。頤。  
手。首。休。用。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隕。殷。用。句。多。福。賈。爵。無。疆。  
永。屯。純。靈。冬。令。終。子。孫。其。永。寶。用。高。

此与虢盤乃同時器。銘中。伯氏。即虢季子白。西俞。即

紀年之俞泉。尔雅所謂北陵西隴雁門是也。曰王命我  
羞追于西者。乃王在成周所命。王國維解為在宗周所  
命。遂疑西俞非雁門。而于宗周之西杜陽俞。山乃至隴  
坻以求之。並疑尔雅雁門是也。四字乃漢人旁注之字。  
誤入正文者。非也。不娶駁方即噩侯駁方。一字一名。  
廣伐猶搏伐。禹鼎亦唯噩侯駁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  
南國東國。与此同。下復言宕伐。亦同意。王國維引穀梁  
長秋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謂即宕伐之意。是也。答前同。  
書釋為洛。高陸。王國維釋為高陵。均可信。蓋太原之戎  
西侵。虢公乃自後追之。我失老巢者。西窺至洛。復踰洛  
而南下。至于高陵。不娶以偏師殲滅之也。在不娶西追  
潰我之時。復有大股潰我由後窺至。不娶還軍與戰。復

殲滅之。所謂我大同迹追汝。汝及我大章戰者。即謂此。  
事戰者。王國維云。章者敦之異文。詩魯頌。敦商之旅。宗  
周鐘云。王章伐其至。宣子卣云。以章不淑。皆章之訓也。  
戰与號季子白盤。博伐之博。宗周鐘戡伐之戡。同義。詩  
常武。鋪敦淮漬。鋪敦即章戰之倒文。肇誨于我工。王  
云。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戎工謂甲兵之  
事。號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冒武于戎工。古武敏音  
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余案當以武為本字。有編鐘殘  
文曰。余武于戎攻。周金文存一六七。集古遺文一三。亦正作武。誨敏均  
假借字也。

### 噩侯鼎

三南征伐。角凱唯。還自征才。在不在。噩。駘方內。納。豐。  
于王。乃。儼。裸。之。駘方。晉。備。王。王休。厚。宴。乃射。駘方。卿。王射。  
駘方。休。闌。王宴。咸。會。飲。王親。易。錫。駘方。玉。五。穀。馬。三。匹。矢。五。  
束。駘方。拜。手。顙。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釐。用。乍。隳。鼎。其。邁。萬  
年。子。孫。永。竊。用。

角凱未詳疑卽羣舒之屬。不。王國維謂與競首之  
駘爲一字且爲一地疑卽大伾。葉大伾乃山名有二一  
在河南汜水縣一在河南濬縣二器均言南征事一言  
往一言還而均經過此地則當說以汜水之大伾爲是  
噩同鄂古地名鄂者有三一卽今湖北鄂城一在今山  
西鄉寧縣縣南里許有鄂侯故壘卽左傳隱六年所見  
之鄂侯也又其一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史記殷本紀



以西伯昌九族鄂侯為三公正義引徐廣曰鄂一作邢音于野王縣有邢城左傳僖廿四年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亦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余意邢乃鄂之子邑周人滅殷以邢地分封故復号邢也沁陽与汜水隣接本銘之噩侯當即殷末鄂侯之後裔矣此噩乃媧姓之國与周室通婚姻别有噩侯殷云噩侯乍王媧媵殷王媧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可証乃傳之者王國維云噩字雖不可識然毛公鼎有噩圭与柶莖相將蓋即噩圭矣然則鼎所云王乃傳之者謂王裸馭方也馭方聲王者謂馭方酢王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之礼王礼一裸而酢即此事也觀堂別集補遺釋宥今案王說至確蓋傳即尊之辭文見康鼎亦即古裸字从人从収以奉圭瓚也

此鼎新近有同銘之  
器出土，所謂成字  
是為字，而屬世  
叔向父殷之叔向父  
為為一人。全銘考  
釋，別詳見補錄，  
此多全刪。留此以  
資比照。

舊或釋為饒，饒字有異，諸形音雖相近而實有  
不同，不可混也。

成 鼎 (此器全文作廢。)

成曰不顯走朕皇且祖穆公克夾盟召先王曰左方穆成  
公亦□歷望□□自考幽大吊叔懿懿□命成允□且祖考  
政于井邦弘□□□□賜朕贈幣□乍命臣工哀哉  
哉用天降亦美喪于三或城亦唯噩侯駘方率南淮尸東  
尸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寒王□命迺六自殷八自  
曰罔成噩侯駘方□鬻眉晝子右自□客谷臣每敏克我□  
敷措武公迺□命我率公朱犛車百藥乘駘百徒□乍作  
王□駘□□揚六自殷八自□□噩侯駘方勿□晝率寧



「走」字原銘乃「走」  
二字，賜朕二字，說  
解全誤。

記南征事，故知二器必係同時。「走」皇祖「走」字，金文僅  
見，小爾雅廣言「走」我也。此用為領格，與「朕」字同例。「賜」  
朕「」之「朕」，揆其辭意，當讀為「贈」，「朕」用為代名詞時，  
僅作領格用，其下二字半泐，當是器物名。「天降亦」  
亦讀為「天」，大也。

### 敵 殷

隹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還遷及內，入伐渚鼎。  
參泉裕敏隳陽洛。王令敵追遯御于上洛，愬谷至于伊班。  
長構櫓載首百，執嚙卅，褒孚傳人三百，鬲鬲于焚白之所。于  
愬衣諱，復付辱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  
入右敵告禽，或載百嚙卅。王蔑敵辟吏使尹氏受贊敵圭鬲。

☒ 貝五十朋。易錫于斂五十田。于早五十田。啟敢對飄天子  
休。用乍薄殷。啟其德萬年。子々孫々永寔用。

受珪是地名。舊釋為及誤。上洛卽漢志弘農郡之

上維。今陝西商縣地。斂谷則析下注。鞠水所出之析谷也。據此

可知雅夷入寇甚深。至于伊班。班者還師也。逸周書

克殷解。禱之于單乃班。与此同例。長檣載首百者。載

當讀為載。其字从艸。載聲。載古哉字。檣卽榜字。用為榜。

言旗柄也。克殷解。懸諸太白。懸諸小白。卽此。長檣載首。

意。襄卽後世奪字所从出。商殆野宿之意。諱字从言。

从聿。殆猶後世登錄之意。謂奪還被俘虜之人四百。暫

寄于焚伯之所。在斂。斂卽施以衣履。詳經登錄之後。再歸

還其主人。此四百人為周人之被俘虜者無疑。故下言


霸字原刻僅存一  
兩字，殆摹奪。

告禽不再及也。艾伯與康鼎之艾伯當是一人。歷事  
三世之事。周初多有其証。如伯禽康叔等皆是。禹卽  
庸之古文。象形。圭。禹連文。乃謂圭瓚也。毛公鼎亦云。鄭  
圭。禹寶。圭。禹乃用以灌鬯。故言鄭。裸。乃可貴之物。故言  
寶。

### 伯克壺

佳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夫。  
白克敵對甄天右王白友。用乍朕穆考。後仲。陳壺。克用。白  
壺。壽無疆。克克及其子。孫。永。竈。用。高。

此器見宋人書。原題為「高克尊」。以誤認陳下「昌」字為  
高故也。寶則乃是壺之「詒」字。器亦正是壺。壺本象形文。

如番銅生壺作直似續畫然其結構之稍異者則如  
兮熱壺作孟上父壺作內天子壺作與壙之古  
文單字近似而伯士父壺作及本器作則直誤以  
壙字為壺矣。伯克與克鐘克盨克鼎等之克當係一  
人。據大克鼎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則為其孫  
者之克之年代可藉以推定。而各器之有年月日辰者  
本器有十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克鐘有十六年九月  
初吉庚寅克盨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小克鼎有  
廿三年九月此等年月不盡銜接因十六年九月初吉  
中既有庚寅十八年十二月初吉中不得有庚寅庚寅  
之日當在既望以後用知此數器不屬于一王而連接  
二王之在位年限一至少當得有十六年一則至少當

有十八年或二十三年。克之祖既在恭世，祖孫自不得同時顯達。恭王以後之諸王年代，懿王二十五年無異說。孝王御覽四十八引史記作十五年。通鑑外紀同。今偽本紀年作九年。夷王史記正義及御覽四十八引帝王世紀作十六年。外紀作十五年。偽本紀年作八年。厲王史記以三十七年奔虢，其後共和行政者十四年。通數為五十一年。宣王四十六年無異說。幽王十一年而被殺。此中可合者僅夷厲與厲宣。如為厲宣，則克與其祖之相隔未免過遠。故余定為夷厲二世。夷王實在位十六年也。天右王白友，句難解。右字作司。余初疑君字之誤。友字作羽。余初疑休字。然細審亦覺不類。蓋右當讀為祐。友乃段為休之出。二部音本相近。謂敢對揚皇




天之祐与王伯之休。王伯者大伯。自指伯太師而言。  
末句重一克字而不作重文符。疑第二克字乃鑄范  
時誤衍。唯如讀為及字。亦勉強可通。

### 克鐘

佳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刺宮。王乎呼士  
召克。王親令克通涇東至于京自屯。易錫克甸軒車馬乘。  
克不敢豕墜。尊真王令命。克敢對凱天子休。用作般皇且祖。  
考伯白。寶劓鐘。用句屯段純嘏。永令命。克其萬年子々孫々。  
永寶。

康刺宮。此器僅見。唐蘭謂為康王廟中之厲王廟。不  
確。士召与召鼎。召壺之召。及蔡殷之宰召。當是一人。

稱士者曰復為當時之大士也。大士乃六六之一，与大  
宰同級。王親令克通涇東至于京，京者言王親自命  
克巡省自涇而東以至于京，京亦見晉姜鼎。  
口諱覃京，故我萬民。又見晉公盤曰：王命鄼公，口宅  
京。據此足知京是晉地，且是晉之首都，蓋即漢志  
太原郡之京陵。禮記檀弓之九京也。詳下二二九舊誤  
讀京自為京師，近時唐蘭又以為乃指邠地，舉大雅公  
劉于京，斯依与于幽，斯館為證，謂京為幽之別名。案幽  
之有京名者，乃以公劉都之而然。公劉之詩乃後之詩  
人所作，于京之一字正露其馬脚。然詩亦僅以幽為京，  
而未稱之為京，也。此京自乃專名，卜辭亦有之，曰：京  
自察，亡宜，王其示京，有弗若。一、二、其所指當亦是京。

陵不得達至幽地矣。至京自若京陵之所以稱為京者亦以其曾為夏都之故。左定四年傳謂封唐叔于夏虛其証也。京字古作即象宮觀歷歷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屬。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義。有高義。更引申之則丘之高者曰京。國之大者曰京。廩之大者曰廣。水產物之大者曰鯨。力之大者曰勅。均京之一字之引伸孳乳也。世有以高丘為京之本義者未免本末顛倒。甸車即小雅吉日與車攻之田車。石鼓文亦言田車孔安蓋乃安穩之輕車取便于田獵者也。馬廐者馬四匹。尊溥大也。奠鄭重也。尊奠王令猶言鄭重王命。皇祖考伯謂皇祖皇考伯其爵稱祖考不連文考伯亦不連文。或說考伯乃皇祖之字亦可通。

南季鼎

佳五月既生霸庚午白俗父右南季王易錫赤日市玄衣  
蕭<sup>袁</sup><sub>忠</sub>。絜旂曰用又<sup>左</sup>右俗父嗣寇南季拜頤首對凱王休  
用乍竊鼎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用。

伯俗父當卽下出師晨鼎之師俗猶師辭父之一称  
伯辭父也。師晨鼎乃屬世器彼于厲王三年称王命師  
晨足師俗嗣邑人足者續也凡彝銘言足某人嗣某事  
者有承繼之意大率乃師俗死後事本銘言用左右俗  
父則是俗父尚健在故列此鼎文于夷世左右之左  
原銘誤寫爲又乃又字此亦彝銘誤字之一確例。  
右夷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九。

師毀殷

佳王元年正月杓吉丁亥白繇父若曰師毀乃且祖考又  
有轟于我家女汝有佳雖小子今令女汝死尸我家毀嗣  
我西隔東隔僕駁百工牧臣妾東裁董裁內外母母敢否言  
易女戈戠滅弼必松彤屨綏十五錚鐘一磬五金敬乃饗風  
夜用事毀拜頤首敢對凱皇君休用乍般文考乙仲將毀毀  
其萬季子孫永竈用享。

伯繇父卽下師毀師兌等之師繇父師毀作  
于十又一年九月言師繇父殂又言宰瑁生入右師  
殺瑁生乃宣王之宰有召伯虎二毀可証是則師繇父  
當是厲世人至宣世猶存者又師兌言王命師兌足

師蘇父嗣左右走馬。用知師蘇父又曾任司馬之職。而師農鼎師解殷諫殷等器又有司馬以共。現其文辭字倅大率乃上下年代之器。則司馬收當卽師蘇父若伯蘇父合之則為共伯和也。漢書古今人表注孟康言共伯和入為三公。本銘當是入為三公以前事。王元年乃厲王元年也。西隔東隔卽左傳所謂卒偏之兩者。一稱左右戲見師虎殷。此四字當連。僕馭百工牧臣妾為讀。乃命師設管理兩偏卒中之此等下屬人員。東載孫詒讓讀為董載。至確。案載字从市戈聲。當卽載市之載之異作。弋珣成句言弋之有珣識有駢秘有紅綾者十五具。鐔卽弋鐔。言弋以鐔計也。綾字本器作屮。乃本字。从尾沙省聲。弋綾以整牛尾為之。故从尾。它器多

段沙字為之。

師長鼎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秉宮旦王各格大室  
卽立<sup>位</sup>嗣馬共右師歷入門立中廷王乎<sup>呼</sup>乍冊尹冊令命  
師歷足師俗嗣<sup>人</sup>隹<sup>与</sup>小臣肅夫守<sup>口</sup>官犬果奠人肅夫  
官守友易錫赤舄歷類拜頤首敢對飄天子不顯休令用作  
朕文且<sup>祖</sup>辛公薄鼎<sup>歷其</sup><sup>口</sup><sup>口</sup>萬年世子孫其永竊用

或云<sup>錄</sup>歷用作文  
祖辛公室<sup>歷</sup>  
何以後入穆世此入  
厲世相差四代？  
案辛公不妨同名  
又古人凡祖以上均稱  
祖即使同是一人  
亦與妨碍。

司馬共卽共伯和說見前器本器日辰与前器日辰

之間置一閏可無牾足某人嗣某事之例屢見足字

本銘作<sup>足</sup>免<sup>殷</sup>作<sup>足</sup>師免<sup>殷</sup>作<sup>足</sup>善鼎作<sup>足</sup>祭殷作<sup>足</sup>

走殷作<sup>足</sup>舊或釋為正以正字亦間有如是作者甚罕

常見之形作正若正者於本例中却未一見知非  
正字余前改釋為世以伯錫殷世子孫永寶世字作是  
与此形近也然常見之世字形亦未一見知釋世亦非  
今依字形定為足是有足成義有踵續義似以用後義  
者為多官大字舊誤釋為虎今正周禮秋官有犬  
人凡相犬者屬焉掌其政治者即本銘所稱

### 伯晨鼎

佳王八月辰才在丙午王命賁賁白晨曰訓乃且祖考  
戾于賁易錫女汝墨墨一自玄哀衣幽夫輔赤鳥鵠制車畫  
听新韞交博較虎辟望望裏位幽攸勒旅五旅弣弣形  
弣形旅弓旅矢弣弣統魯冑冑用夙夜事勿瀆廢朕命晨拜



頤首敢蒞對凱王休用乍朕文考頤公宮墜鼎子孫其德  
萬年永寶用。

伯震當卽前器之師震前乃尚為王官時器今器乃  
出就封邑也。駁字不識左側不知所以舊或釋為韓蓋  
因誤認右旁為巨故以形聲相近之字為比附毫無根據。  
字疑从互聲當在蒸部。幽夫孫詒讓釋為黝黼詩什  
雅采菽玄衮及黼毛傳玄衮衮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此  
以玄衮衣與幽黼同錫與詩文正可互証。幽黼者以其  
為黑文也。古籀拾遺下一八虎肆冒裏幽與桑伯或毀之  
虎冒案裏吳藝牧殷番生殷毛公鼎盥盤師兌殷等之  
虎冒裏裏同例。冒卽是冪唯它器均是名詞本器則當  
解為動詞言有虎文之車惟冪覆于車位之上其裏則

黝色也。表从衣立聲。立古文位。則表卽坐位字之本字也。里裏有。旅弓旅矢。孫云。旅並驢之段字。俗作旅。非。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僖二十八  
年左傳。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此所錫正與彼同。  
衆字難識。疑是冠之異文。段爲干。古干戈二字每相將。  
魏字孫釋爲建皋之皋。甲也。說詳小孟鼎。

師餘毀

佳三年三月杪吉甲戌。王才在周師衆官。旦王各格大室。  
卽立位。鬲馬共右師餘入門。立中廷。王乎呼乍冊內史冊令  
師餘魏鬲同。易錫赤市朱黃旂。餘拜頷首。天子其萬年。曷  
壽黃耆。眈後才在立位。餘其蔑曆日。易錫魯休。餘敢對覲天

子不顯休，用乍竊殷。餘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此銘所紀與師農鼎為同日事。餘字本作𠂔，舊釋餘而無說。今案字乃从舟从个，个即余之異文。余乃琮之初字，玉笏也。字之較古者作𠂔，較晚者作𠂔，即琮之正面形。上刻中有玄纁之絢組，下有縹藉也。个則其側視形。別有師餘尊，文云「王女如上侯，師餘从王，𠂔功，易師餘金。餘則對𠂔，𠂔德，用乍𠂔文考竊彝，孫々子々竊」，當是同一人之器。彼餘字作𠂔，所以余字乃正面形。

### 諫殷

佳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師衆宮。旦，王各格大室，  
殷就立位。嗣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先冊命諫。

曰先王既命女汝黷嗣王宥周女汝某靡否又曷昏母毋敢不善令今佳或有嗣嗣命女汝易女汝攸勒諫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殷文考惠白隕殷諫其萬季子々孫々永龔用。

殷立字蓋文如是器文上字右旁不明不知是卽是段段或係卽之筆誤唯讀為就亦可通女某否又曷毋敢不善句法与毛公鼎余非庸又龔昏女毋敢妄寧相同知某乃讀為靡否鄙通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紀作鄙論語雍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作鄙其証曷卽昏庸之昏之本字象人首為酒所乱而手足無所措也昏乃晨昏之昏故从日攸勒字蓋文如是器文奪攸字此器以光緒二十四年出土于陝西武功縣東四十里扶風村。

郭殆斯(折)以字弄  
文。段為折台。酒子  
五。姜慶司並作嗣  
漸。此之司誓蓋  
周礼秋官司約司  
且

揚殷

佳王九月既音霸庚寅王才周康宮。百旦各大室即立位。  
嗣徒單白伯內右凱王乎呼內史先冊令命凱王若曰凱乍  
嗣工官嗣景田甸果嗣宜居果嗣知誓果嗣寇果嗣工司事  
賜女汝赤歸市。庭旂楚訟取遺五乎。凱拜手頤首敢對凱天  
子不顯休。余余用乍朕刺。列考害白竊殷子々孫々其萬年  
永竊用。

內史先与諫殷同。嗣工漢以後作司空下嗣工司  
司一作事。此以司空而兼司寇訊訟与今本周礼之官  
聯官属全異。余意周礼舊簡確有其物特經劉歆竊改  
編配故成為今本所有之形制。所言与彝銘多不合而

亦非全不合。故視周礼為周公之書者固幻妄然如康  
有為輩視周礼為全出于劉歆之手者則又未免視劉  
歆為超人矣。要之周礼非全無史料價值唯當經嚴峻  
之批判。

### 單伯鐘

單伯異生曰不顯皇且祖刺列考速來匹辟先王彝堇勞  
勤大令命余小子肇帥井型般皇且祖考懋懿德用保奠下

關

單伯當即揚殷之單伯。此銘文例與虢叔旅鐘叔  
向父毀甬生毀等相同。全文當在百言左右。蓋分刻于  
數器。而它器尚未出世。此僅存一鉦一鼓。全文恐尚未

及半也。又據古所系尚有吳生鍾三之一。亦同人之器。文為「匚□□□月約吉甲戌王命□□□□□周王若曰吳□中缺□生拜手頤手首敢對凱王休吳生用作障公大繁鐘用降多福用喜泐彝文人用尊康甕屯魯用受下泐殘泐亦當在半數以上。就其殘文觀之該鐘之前後二鉦及左右四鼓均當有銘。前鉦僅存前二行之下半。左鼓前後銘均泐。後鉦僅存後二行。右鼓後銘存前三行。前銘全泐。據古所系前後二鉦殘文通緊接。或誤以為存鉦四行。非是。彝董大命句亦見毛公鼎。蓋一時流行之熟語。足証二器年代必相近。

鼂 殷

唯王正月辰才在甲午王黜曰黜命女汝嗣成周里人累  
者侯大亞說訟罰取遺五孚易錫女汝尸夷臣十家用  
事黜拜頤首對毀揚王休命用乍竊殷其子々孫々竊用。

本銘字作文例及典制均与揚殷相近二器之相去  
必不甚遠故次于此。黜當即說文黜部之黜云合五  
采鮮兒从黜直聲詩曰衣裳黜々語在曹風蟋蟀今詩  
作楚。亞者尚書牧誓及立政有亞旅酒誥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周頌載芟侯王侯伯侯亞侯旅據  
詩知亞与旅實二職書梓材司徒与旅也司空據酒誥知  
亞乃王官為亞者不只一人故卜辭有多亞後編下遷  
彝亦有多亞世一九亞之為職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此言大  
亞知亞職亦有大有小猶羣右之有大有小右与小右也。



虢仲盥

虢仲<sub>臣</sub>与王南征伐南淮<sub>夷</sub>才<sub>在</sub>成周乍旅盥<sub>皿</sub>兹兹盥<sub>皿</sub>友有十又二。

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本銘所紀卽行將出征時事。盥之爲物長方形而刊四角有蓋其形制在殷与簋之間亦有器形爲盥而銘之爲殷者如華李盥是。<sub>試上</sub>蓋盥乃殷之變種別名之爲盥兼名之仍爲殷也。

何殷

佳三月杓吉庚午王才<sub>在</sub>筮宮王乎<sub>呼</sub>虢仲入右<sub>何</sub>王

易錫何赤市朱亢珩。靈旂何拜頤首對凱天子魯命用乍竊殷何其萬季子之孫其永竊用。

虢仲見虢仲盨本銘字体文例亦以属于厲世為宜。何字与同殷何字右旁相同舊釋為何是也。余意古何歌實本一字从人可聲与从欠哥聲無別。朱亢即朱黃亦即朱珩段亢為黃与趙鼎同。

無真殷

隹十又三季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戶夷王易錫無真馬三匹無真拜手頤首曰敢對凱天子魯休令命無真用乍朕皇且祖釐季隳殷無真其萬季子孫永竊用。

此与虢仲盨乃同時器下兩从盨有大史無夥与此

無真必係一人、彼乃厲王二十五年所作。

### 大克鼎

克曰、穆叔哲朕文且祖師考父、恩釐、冲讓、心、宜、靜于猷、孟、愆、德、肆、克、聶、保、聶、辟、聶、王、諫、辭、勅、王、家、惠、于、萬、民、醜、柔、遠、能、茲、途、肆、克、于、皇、天、頌、于、上、下、是、屯、渾、沌、亡、敗、易、釐、錫、釐、無、彊、永、念、于、聶、孫、辟、天、子、明、愆、哲、覲、孝、于、申、至、遷、念、聶、聖、保、且、祖、師、考、父、勅、論、克、王、服、出、內、納、王、令、命、多、易、錫、竊、休、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彊、保、辭、周、邦、暖、俊、尹、三、方。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立位。釐季右肅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嚮。王呼尹氏冊令命肅夫克。王若曰克。昔今

既令女汝出內納殷令今佳隴亭乃令易錫女汝叔市素

轍轍參同萬恩易女田于桂易女田于溲易女井家繁田于毗

呂与昏臣妾易女田于廉易女田于匿易女田于陳原易女

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雷禽鼓鐘易女井返繁人鞮易女井

人奔于景敬夙夜用事勿瀆磨殷令克拜頤首敢對執天子

不顯魯休用乍殷文且祖師等父竊葬葬克其萬年無疆子

孫々永竊用

恩字原作出彝銘恩黃字均如是作余意此即恩之

象形文象蔥由球根迸出之形本銘當讀為冲鑒乃毀

之異以女亡聲此讀為讓肆克肆保肆王句謂故

能敬輔其君恭王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下肆

克句亦是故能變遠能執孫詒讓謂變即擾之異句

乃聲，執乃執之變，當讀為執。國語楚語律注云：「執近也。」  
撥遠能執，猶詩書言「柔遠能通」，言其安遠而善近。詳見  
述林七一、二。王國維亦同此說，唯謂執與執通。堯典「格于藝」  
 祖，今文作「假于祖禰」，知藝禰同用，以証執即段為通微  
 異。其它引証多同。見現堂古金文考釋本鼎銘考。是屯亡改，謂渾沌  
 无悶，說見上師望鼎。親孝于申，孫王均破申為神。案  
 此句法與詩「出車徽，執于襄」，徽，執于夷，又崧高「四國于  
 蕃」，四方于宣同例，言于親孝者表章之，當以不破字為  
 是。勛即廣雅「踰，拔也」之踰，方言「作踰」字，當从力，方  
 有拊拔意，从足者乃趨，趨字也。方言又訓為行者，于本  
 義為近。勛克王服者，謂擢克于王官，擢又即勛之後起  
 字矣。穆廟，唐蘭謂即穆王之廟，余意猶魯頌「清廟」言

今案參微為襟  
即今衫字。襟同者  
細色之衣也。中  
衣之下更有裏衣  
其微為裏。其微  
者黃色之裏衣也。

於穆清廟也。《騶季》亦見伊段。彼銘言「王廿又七年，因  
知此鼎當在厲世。」叔市參同其蔥。叔市亦見師楚段。  
古文言市如赤市、縵市、朱市、載市、赤日市，均著其色，則  
叔蓋段為素。王藻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言市多與  
黃相將，則參同其蔥。殆亦言佩玉。疑參指雙璫，其指衝  
牙，衝牙在中，故謂之革。雙璫在側，如驂馬然，故謂之參。  
同蔥言玉之色。參看上師酉段銘中諸地名無可攷，僅博原  
一地。王國維疑大雅公劉之溥原，近是。《肅齋》鼓鐘與  
史小臣並列，疑是官名。師楚段，劉乃祖舊官小輔，眾鼓  
鐘、鼓鐘與小輔為對而攝于舊官之下，可証。蓋職司肅  
齋與鼓鐘者，即以其器名官。井、匭、逋均國族名，鞶字  
在此說為藉，亦可通。蓋用為叔籍之藉。

克 盥

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王令尹氏友史遼與善夫克田人克拜頤首敢對天子不顯魯休孰用乍旅盥隹用獻于師尹朋友勳遼婚媾克其用朝夕高于皇且祖考皇且考其數々釐々降克多福豐壽永令畋俊臣天子克其日易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窮用。

尹氏即內史言尹氏友史遼者蓋遼已以史為氏也。別有師趙鼎文曰隹九月初吉庚寅師趙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陳彝其萬年子孫永寶用疑是同一人之器。典善夫克田人者謂冊授膳夫克以田與人。勳遼段為婚媾勳乃古文聞。數々釐々猶達々勳々詳宗周鐘。

小克鼎

隹王廿又三季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  
 周適正八自屯之季克乍朕皇且祖釐季竊宗彝克其日用  
 鬯朕辟魯休用白康勗樂屯右純佑豐實壽永令命靈冬令終  
 萬季無彊克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通正八自与師處殷延正師氏同例通延均語詞正  
 乃底績攷成之意釐季當即師華父之字勗乃踰  
 字此段借為樂近人不明段借或以為不可通殊覺可笑

微絜鼎

隹王廿又三季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微絜鞶嗣九陂絜



乍朕皇考髡彝隣鼎。鑒用高孝于朕皇考，用易錫康勗樂魯  
 休屯石純佑黷盡永令命靈冬令終其萬年無疆。鑒子、孫  
 永竊用高。

本銘与小克鼎同年同月，同言「王在宗周」，而文辭字  
 例亦極相近，其為同時之器無疑。舊說微鑑為宋景公，  
 不知宋景公時宗周久已覆滅矣。鞶鞶嗣九陂陂與師毀毀  
 鞶鞶嗣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毛公鼎鞶鞶嗣公族  
 寧參有鞶嗣小子，師氏虎臣，寧朕寧執事，諫諫殷鞶鞶嗣王甯等  
 同例。陂，泥也。蓋命管理川虞澤虞之屬。銘後半有韻，  
 考休壽、幽部、彊、高、陽部。

### 爾从彊

佳王廿又五季七月既□□□王才在永師田宮令小

臣成友右逆果□內史無夥大史旗曰章卒之罽夫邑歸从

田其邑旃歸復友賄隔从其之田其邑邑怒言二邑與

歸隔从邑卒之小宮邑隔从田其邑級果句商兒果離戎復

隕余賄隔从田其邑競櫛才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賄復友

隔从田月十又三邑卒右隔从善夫克上隔从乍般皇且祖丁

公文考重公盥其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銘至難通讀細案殆是章重兩人於同日以邑里  
与隔从交換王命史官典录其事隔从复自作器以記  
之章卒重卒之卒与隔从其田之其均當訓為之典籍  
中亦有此用法可參看經傳釋詞罽夫小宮殆均官職  
名兩邑字是動詞原文作邑乃鈞句之象形文當即鈞

之古字。廣雅釋器鈞鈞也。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鈞  
 巨鎚。釋文云鈞本亦作鈞。東方朔七諫以直鉞而為鈞。  
 卽謂以直針而為鈞。鈞者取也。交易也。復友字三見。均  
 是動詞。且當有還付之意。是知友當讀為賄。言既鈞其  
 田則還報以邑也。奧當是鬼之異文。讀為歸饋也。我通  
 載語詞。限余當是限賒。言付以期限段借也。言邑則邑  
 人自當在其中。以邑易田直是以人口易田。易訟之九  
 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古之邑人乃奴隸也。  
 十又三邑。卽旃咄囉。臣懋言級向商兒。讎競。榘才州  
 瀘等是也。州地見散盤餘無可攷。罕右甬以善夫克  
 与散盤末行。罕左執綏史正仲農頗相似。蓋謂券契之  
 右側歸甬以存執。唯突出善夫克之名為異。或者其猶

後世之証人耶？

伊 殷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  
穆大室卽立位。隹季內入右伊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命尹封  
冊命伊執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易錫女汝赤市幽黃磁旂  
攸勒用事。伊拜手頤首對易天子休。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  
皇考緡弔叔賓鼎彝。伊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隹季亦見大克鼎此王有廿又七年故知當屬於厲  
世。命尹卽令尹王國維說。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  
與師毀殷熱嗣我西隔東隔牧豎百工牧臣妾語例相  
同。謂管理康宮中王所直屬之臣妾百工。

寔盤

佳廿又八季五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旦王各格  
大室即立位。宰頤右寔入門立中廷北卿嚮史格受授王令  
命書王乎呼史減冊易錫寔玄衣黼黻赤市朱黃寔祈攸勒  
戈珣威駉必松彤沙縑。寔拜頤首敢對飢天子不顯段段休  
令命用乍般皇考莫白莫姬寔般盤。寔其邁萬年子々孫々  
永寔用。

薛氏款識九有伯姬鼎銘与此同僅用乍般皇考莫  
白莫姬寔般句作用乍般皇考莫白姬隣鼎姐上奪一  
莫字。此盤紋樣在胛沿及耳上者與隣似以鼎隣以盤  
等相同在脚部者与小克鼎相同知其時代相隔必不

遠又此案余謂與宣世師案殷之師案爲一人。彼殷叙  
案征伐淮夷，折首執訊，有功，與召伯虎告虜殷同時事。  
在宣王六年。宣王時征伐淮夷有功之臣，見于詩者除  
召伯虎外尚有小雅采芣篇之方叔。方叔當是字，與案  
對文相應。而詩言秦桓，秦桓與秦桓，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  
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與殷銘所言復相符。用知師  
案卽是方叔。唯方叔在宣王初年已稱元老，知必屬世  
舊臣。本盤言，世又八年，則是厲王二十八年也。又日辰  
與伊殷日辰亦相銜接。世罔或一語見下無與鼎及休  
盤，以罔爲錫，知案自是武臣。

### 爾攸从鼎

佳世又二年三月杓吉子辰王才在周康宮得大室。爾从  
臣攸衛牧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弗能許爾从。王令青省史  
南臣卽號旅。號旅廼更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爾从。其且  
祖射謝分田邑。爾放。攸衛牧鼎誓。从乍朕皇且。祖丁公皇考  
東公障鼎。爾攸从。其德萬年。子々孫々永甯用。

得大室。唐蘭說為夷王之太室。於時代自無齟齬。唯  
得字亦可解作動詞。然否尚未敢定。女覓我田牧。謂  
汝求我田野也。尔雅釋地。郊外謂之牧。卽此牧字義。非  
人名。號旅卽號叔旅。有鐘存世。又二字均有重文。半  
泐。舊均未注意。放字原作攸。畧有泐損。諦案可辨。

### 號叔旅鐘

號叔鐘

號吊叔旅曰不顯皇考重吊穆々秉元明德御于平辟是  
屯渾沌亡政啓旅敢啓帥井型皇考威義儀勞御于天子直  
天子多易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凱用作朕皇考重吊大蓄  
辭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豐衆衆降旅多福旅其萬  
年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號叔旅即兩攸以鼎之號旅。御用也。直詞之用  
也故也。大蓄即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  
射而為之大林之大林或說此乃蓄蓄字謂古文以禾  
以木每無別然此字于鐘銘屢見均从林作無一从禾  
作者此不可混。

士父鐘



□□□□乍朕皇考弔氏竊替鐘用喜侃皇考其厥嚴才  
在上豐々竇々降余魯多福亡彊佳康右祐屯魯純嘏用廣  
啓士父身勗勗于永命士父其栗□□萬季子々孫々永鑄用  
昌于宗。

此鐘傳世凡三器凡有人名之處大抵鑿去僅士父  
二字之一得免于難疑在古時由賄賂或虜獲之故而  
易主後之所有者鑿去之也。鐘銘辭例字体与虢叔鐘  
酷似又稱皇考叔氏亦与虢旅之氏叔者同疑士父即  
旅之字又疑降余魯多福亡彊之魯即是旅說文旅古  
文以為魯  
同例語亦見井公安鐘曰降余厚多福無彊疑彼厚与  
安亦一字一名也因既言多福亡彊又于其上冠以魯  
厚字為形頌未免有屋上加屋之感故以魯厚字為人

名似較妥適。然即使士父非旅，本鐘與虢叔鐘相去必不甚遠也。變字原文稍泐，呈𧈧形，下体所从者為𧈧字毫無可疑。石鼓文泝河有此字，曰其胡孔庶，蟲之𧈧，𧈧，𧈧，𧈧。𧈧字与庶𧈧為韻，知在魚部。它器均作衆，唐蘭謂衆當如衆讀若薄，与𧈧為雙聲，今知𧈧在魚部，則又与薄為疊韻。唐說与余各得半，而此字之釋適全。有井季𧈧，𧈧及𧈧，變字作𧈧，与本鍾文無殊，而同人之器有季𧈧，則作𧈧，知𧈧与𧈧雖非一字，音必相同。𧈧又卜辭及遺小子𧈧之𧈧，𧈧首，說文𧈧獸也，从𧈧吾聲，讀若寫，乃其變，而吾聲寫聲亦同在魚部也。丙申父癸角又有地名衆字，則衆之緣文也。諸字均當以𧈧聲，而說文言部謂𧈧讀若𧈧，𧈧當係字誤。疑是𧈧字之誤，衆从泉𧈧聲，當

當以衆為本字。𡗗乃借字也。

矢人盤

用矢矟業散邑廼卽散用田。廣眉自瀼涉呂南至大沽一弄呂已陟二弄至于邊柳。遑復涉瀼陟寧戲祖寥陟呂西弄于敵載榑木弄于留遼弄于留衡內。陟留聳登于厂瀼弄割諸析陟陵々剛析弄于策衡弄于原衡弄于周衡呂東弄于穀東疆石還弄于廣衡呂南弄于谷遼衡呂西至于唯莫墓廣堀井邑田自根木衡左至于井邑弄衡呂東一弄還呂西一弄陟剛三弄降呂南弄于同衡陟州剛聳析降械二弄。矢人有鬲廣田薰且敵武父西宮襄豆人虞万糸貞師

氏右青小門人繇原人虞蘇唯嗣工虎孝開豐父唯人有嗣  
刑巧凡十又五夫正廣矢舍予散田嗣土徒步運嗣馬策墨  
既人嗣工駮君宰遮父散人小子廣田戎散父效襲父散之  
有嗣蘭州嘉德從蕭凡散有嗣十夫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  
矢卑傳蓋且驛旅誓曰我既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今有散  
氏心賊賊隱千罰千傳僅棄之蓋且驛旅刪誓迺卑傳  
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牆田今又有爽靈廢事  
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刪誓卒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氏左執纆要史正仲農

嫌字舊多釋戮說為戮伐字業字右旁从業分明業  
字不得釋為戮且訓伐理亦難通日本小川博士塚治釋  
剿謂从戈从刀同意引方言剿續也秦晉繩索謂之剿

為證。然未能通其讀，蓋此字乃段為業，謂因矢人營業于散邑，故用田以報散氏，与隔从疆田邑對換事相彷彿，事乃和平交易，非戰爭賠償也。即散用田与晉鼎用即留田字法相同，舊多連下廣字為讀，說為增，非是。矢所報施于散氏之田有二，一為廣，一為井邑田，文末立誓者亦分為兩組，蓋且等為廣之田官，西宮襄等蓋井邑田之田官，同是矢人有司而宣誓兩出，即因各有所司之故。銘中十七弄字均是奉，奉字讀為封疆之封。臣陟當斷句，臣讀為己，陟言自大，沽折而北上，北地高，故言陟。陟寧獻絜陟，獻讀如詩雲漢，自郊徂宮，絲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王引之云，徂猶及也。經傳釋詞八。臣東封于新東疆，右与自根本道左同例，左東，右

西也。還封于眉道亦與還以西一封同例。唯莫眉  
唯乃國族名準周道眉道轉東彊等之例唯下必須  
有某種標識物而後可通故莫眉當讀為墓楣。虞  
禾貞王國維云虞禾皆官名禾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  
作葉左氏昭十九年傳山林衡鹿守之鹿亦麓也準此  
知肅豐父效豐父亦必一官一名肅昭翁師效蓋校入  
粟卽汗簡所系𦰩字乃果實之實之象形文。新舊釋  
為克王國維竝謂卽善夫克不確當是毀字王又謂隳  
從隳卽肅攸从則是也。隳字不識當是動詞旅當卽  
肅攸从鼎之號旅號旅乃當時王臣中之司訊訟者彼  
鼎肅从控攸衛牧時王既命攸衛牧詣旅立誓此銘之  
立誓當亦同有王臣以為質曰罰曰傳棄非王朝蔑能

措施之。二器時同事同，故知旅必卽龍旅。畢殆卽就參，  
謂之意。受字原作𠂔，中央之也，形与下𠂔字緊接，幾  
至不可識。舊多釋為為，不知古象乃从爪象，与此並不  
類也。受者授省，言經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里之  
國于矢王，授國之地乃在豆，新宮東廷。豆者矢之屬邑，  
上舉矢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証。就此語觀之，本盤實是  
矢人所作，舊稱散氏盤者實誤也。今从劉心源正名為  
矢人盤。末行𠂔左執綬，史正中農，乃下欵，謂其左執  
券乃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也。有解銘史農二字者，亦卽此人。舊說  
此八字上泐去半行，非是。綬段為契要之要。

### 商皇父殷

函皇父作琱媯般盤孟罍器殷彝具自豕鼎降十又殷  
八兩鑑罍兩鐘壺琱其邁萬季子孫永竊用。

函皇父即小雅十月皇父卿士之皇父也。彼詩毛傳  
以為幽王時作。鄭箋以為厲王時作。舊若沒衷一是。得  
此器始得決其疑。王國維云。周媯猶言周姜。即函皇父  
之女歸于周。而皇父為作媯器者。十月之交。豳妻魯詩  
本作閭妻。皆此函之段借字。函者其國或氏。媯者其姓。  
而幽王之后則為姜為妣。均非媯姓。鄭長于毛。即此可  
証。觀堂集林廿三。玉溪前于王者尚有許翰說。據三之  
亦以為厲世器也。別有函皇父匱。曰函皇父作周媯匱。  
其子孫永竊用。琱字正作周。媯即媯字。亦即媯字。  
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而古从貝之字亦間有誤



為鼎者。如具字本从貝从収。収自作収。音鼎作具。即其明証。而本器作鼎。則从鼎。後出杜氏壺有竈字。所以算下之具亦从鼎。凡此均形近而譌者。又兩殷字下一字原作餼从食。亦是譌字。

### 叔向父殷

吊<sup>(叔)</sup>向父禹曰。今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且祖。共明德。秉威義儀。用黼黻。綱繆。賈保我邦我家。乍朕皇且祖幽大弔。隕殷其嚴才。在。上。降。今。多。福。錄。蔡。釐。廣。啓。禹。身。勛。擢。于永令命。禹其邁萬年永竄用。

此下四行刪去。  
(上)成鼎林考幽大叔。此稱祖幽大叔。禹之于成必為。

(子)若侄。成在夷世。則禹自當在厲世。成本職司軍政者。

(古者父子世官，此云「嗣朕皇考」，又云「帥并先文祖」，即令  
 禹為成侯，其皇祖之出大叔亦必武人，準此可以斷言)  
 此叔向父禹者(上禹與禹為一人)即十月篇「橘維師氏之橘」，古今人  
 表作「師氏萬」，五行志下復引作「橘」，橘萬橘均禹之段借  
 字也。叔向父乃禹之字，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說  
 文云：『蠶，知聲蟲也。』重文：『向，司馬相如說：『向，玉篇虫部  
 云：『蠶，禹蟲也。』若然，禹蠶一蟲，禹字叔向，即取蟲名為義，  
 向即向之省。」古播餘論 蠶亦見番生段，与毛公鼎  
 乃聯綿字。蠶即蠶，圖乃古貌字，○象形，辨聲，辨貌同紐，  
 幽宵音亦相近。蠶貌即是綢繆，古从周聲之字多与東  
 部字為韻。參看段氏「六書音均」表四「第九部」調字注。故蠶綢可通。貌繆雙聲  
 且近疊韻。又兩均聯綿字，其為古今字無疑。勛于永  
 命勛于大服命謂服命，非性命之謂也。

番生殷

不顯皇且祖考穆々克哲哲德嚴才在上廣啓孫子  
于下勛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并型皇且考不坏元德用籒  
網繆大令命𧈧屏王立位虔夙夙夜尊薄求不替德用諫  
三方鰭柔遠能致迹王令鞞嗣公族卿事大史寮取遺廿乎  
易錫朱市恩黃鞞鞞王環王珍車電軫琴絳軛朱齒圓  
鞞鞞新虎買鞞鞞裏道錯錯衡右厄軛軛畫轉畫輶輶金童鍾金  
篆篆金簞彌魚蓀朱旂旂金莠錦枋二鈴番生敢對天  
子休用乍殷永寶

此銘文辭字体与叔向父殷極相似与毛公鼎大克  
鼎等之格調亦相彷彿其為厲世器無疑余謂十月篇

之。番維司徒。卽此番生。詩釋文云。本或作潘。韓詩作繁。  
 人表作司徒皮。師古云。卽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  
 是也。今以本器証之。則番乃正字。潘繁皮蕃均音近之。  
 段字。臚。臚。見番生段。鄂王位見班段。輟達能執見大。  
 克鼎。鞞鞞卽鞞。劍鼻玉也。見靜段。電軫。此器僅見軫。  
 乃車後橫木。電當是段借字。未詳。朱。商。圓。新。它。器。作。  
 朱。號。號。乃段為鞞。皮也。商義當亦相近。殆段為鞞。鞞。皮。  
 也。旌。卽旌。若旗字。从𠂔。𠂔聲。𠂔乃古文壇。金文有𠂔。  
 姜鼎字作𠂔。正此所从。又汗簡下之有壇字作𠂔。云出。  
 華岳碑。亦从𠂔。𠂔作。周禮司常。通帛為旌。爾雅釋天。因章。  
 曰旌。朱。旌。旌。者謂朱旌之絳旂同色也。金。莽。卽錦枋。釋。  
 天。所謂素錦網杠。如為金屬之杠。不易舉。故知金必為。

番刺生靈

佳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番菊生興鑄  
 賸腰壺用賸腰  
 季元子孟妃非子々孫々永寤用。

此番荆生卽番生。荆與生一字一名也。荆讀爲鞠育之鞠，故名生字荆。古人名字並舉，時常字上名下。荝卽乖字，亦見下。荝、伯段，彼以爲號，此以爲名，均當假爲瓊、禕字。王國維釋爲羗，非是。

右厲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又六。

毛公鼎

王若曰：「父厝，不顯文武，皇天弘猷，率懷不廷方，亡不閑于文武，耿光。唯天率懷命，亦唯先正，率懷辭襄先辟，率懷真董勞勤大命，肆皇天亡戮矣。臨保我有周，不至玃，先王配命，改天疾畏，威嗣今小子弗急，邦害易吉，翻三方大從，縱不靜，烏虓，懼今小子園湛于謨，報永玃，攻先王。王曰：「父厝，今今唯肇至，運先王命，汝女辭，又我邦我家內外，恣于小大政，嘽屏朕立位，競許上下，若否，與三方，以尸母母童，動今一人才在立位，弘唯乃智。今非尊庸，又羈昏女汝母母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離我邦小大猷，母折威緘，告今先王若德。

用印邵皇天，黼黻綱繆，大命康能三或。域俗欲我弗乍先王  
覓憂。王曰父厝，寧之，庶出入事于外，專敷命尊政，綏猷小大  
楚賦，無唯正類。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聖我或國。厥自今，出  
入專命于外，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母母又有敢惑專命  
于外。王曰父厝，令今唯黼先王命，々女。汝亟一方，固我邦我  
家。女。汝離推于政，勿離聖遠律，庶民賓。母母敢孽孽，々々迺  
教，侮鰥寡，義效乃友正。母母敢渭洵于酉。酒。女。汝母母敢豕，  
才在乃服。齔繆，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女。汝母母弗帥用先  
王乍明井。刑俗。欲女弗居乃辟，函陷于讎。王曰父厝，已曰級，絃  
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汝。鰥嗣公族寧，与參有嗣，卜  
子師氏虎臣寧，与朕製事，呂乃族干吾，敦故王身，取簣世守。  
易錫女。汝。齔，一自，鄭。裸圭，蕭。瓚，朱市，恩黃，玉環，玉璆，金

駟車、參綬、駟、朱、轡、固、鞅、新、虎、賈、幕、重、裏、右、厄、軌、畫、輶、畫、輶、  
輶、金、角、鋪、道、衡、金、璋、踵、金、象、輶、駟、駟、金、盞、殽、簞、第、魚、蒲、  
三、匹、攸、勒、金、咄、金、雁、膺、朱、旂、二、鈴、鈴、易、錫、女、汝、絃、美、茲、贈、  
歲、用、政、征。毛、公、盾、對、凱、天、子、皇、休、用、乍、陳、鼎、子、孫、永、  
竊、用。

此鼎余定為宣王時器，已有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以  
專論之。金文叢考卷二今撮述其論証于此。一、器之花紋形制  
與爾攸从鼎如出一范，知相去必不遠。二、文之佈置氣  
調與文侯之命絕類，不得在恭懿以前。三、文之時代背  
景離周初已遠，稱文武之臣為先正，當四方大亂之際  
（翻）四方大縱不靜，且新有亡國之禍，（通）唯是垂我國  
用，知不屬於宣，必屬於平。四、器出閩中，不得在宣幽以



後、与平不合。五、時王英邁、振作有為、大有撥亂反正之志、与宣王中兴氣象相符。準上以及其它旁証、余得断定此器必属于宣世。父盾之名史無可徵、亦猶宣王時太宰琬生史無可徵也。史之缺佚、有如此者。 閑于文武耿光、閑段為天、天有二義、具見廣雅、一曰、熱也、說文以此為天之本義、云、小熱也、詩曰、憂心忡忡、一曰、明也、方言二十同。字說作天此義則當于說文覓字、云、察視也、讀若鐸。覓以天為聲、自是字之後起者。本銘之閑即明義、若察視義、言被文武之耿光所鑑臨也。 菑即說文、牆古文牆之古字、从田片聲、田去也、从田与从酉同意。本銘二菑字均讀為將、唯天將集命者、唯天大集命也。商頌烈祖、我受命溥將、尔雅釋詁、將、大也。邦將宮吉者

卽是未來或推定之語。翻々四方翻當以音冊聲亂貌猶言感々蠢々。銘中兩珣字義亦有別。上之「不珣先王受命」孫詒讓讀爲「丕鞏」甚通。下之「永珣先王」余意當讀爲「周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之攻鄭玄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案如尚書金縢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是也。號許乃覺韵聯綿字淮南道應訓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呂氏淫辭篇今舉大木前呼輿謔後亦應之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邪許輿謔于喁卽此號許但此用爲動詞殆是抗舉之意。毋折威于省吾云家語賢君忠士折口注折口杜口。毋折威謂毋閉口不言也。雙劍謄吉金文選上

二八



葉 告余先王若德若字舊多訓爲順今案當訓爲

其書召誥。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念孫云。若猶其也。嗣其功者。嗣二國之功也。經傳釋詞卷七引今此告余先王若德。亦謂以先王之德告余。若說為順德。則是斥其先王有順德。亦有敗德。語殊不恭。非原銘之意。印邵皇天當是體念天心之意。印舊釋為仰誤。印通照。兩俗字。孫詒讓均讀為欲。甚通。寧之當作一讀。与下麻自今為對文。猶言前此或往者。執小大楚賦。執者樹也。孫詒讓云。楚疑与胥通。楚胥並从足得聲。因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為賦稅。胥疑當讀

為精。說文米部云「精糧也」。小大胥賦與書云「胥賦」。又云  
大小多正。文義相類。又引或說「胥當讀為周礼小司徒  
追胥之胥。胥賦謂軍賦起徒役追胥之事。」篇高述林案  
七四葉  
胥若楚當从或說。小司徒職文「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正  
以胥賦對文。彼注云「胥伺捕盜賊也」。又秋官士師「以比  
追胥之事」。注云「胥讀為宿胥之胥。胥謂司搏盜賊也」。  
無唯正昏唯通惟有也。無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謂不  
問青紅皂白一唯王意是從。自寧之以下數語即際格  
厲世時政治情形故總結以「迺唯是喪我國」之語。此均  
指實事。非懸虛聳聽之辭。有此既往之失政故起「厯自  
今」以下王命頒由毛公同意方得頒布之命辭。所謂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金命即釋命。毋有敢蠢敷命于

外卽所釋之命令。意如今言王命須得毛公副署。如未經副署，不得施行。亟一方孫云：讀為極，正治之意。女酢于政，女字有食花，適多一點。諸家均認為母，讀為母，語不可解。余釋為尔汝字，雖讀為推，四字總冒下文，言汝推行于政，勿墮累庶民，征斂勿得中飽，以魚肉鰥寡，僚屬應嚴加管束，勿使沈酗于酒。凡此所言禁制均針對厲王往事而言。厲王禁諺是壅塞民意也。厲王好利，是橫征暴斂，魚肉鰥寡也。厲王時，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是官紀敗壞，酗于酒德也。時王諺々以此為戒，均痛定思痛之意。連卽律之孫文，釋名云：律累也。宣字原文有泐損，孫疑為貯，甚是。貯有賦義，呂覽傳成篇引古諺云：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

公族乃官名  
見左傳昭二  
年又稱公族  
大夫舊以第  
字數公子  
身者今觀  
此銘足知王  
官亦有公族  
蓋字數國  
子之事者也

之。貯与賦對文。正其証。龍囊余意殆猶言中飽二字均  
有重文。在乃服當斷句。圖亦段為繆敬也。圖與夕与  
上文言虔與夕。它器言敬與夕者同例。不賜即不易。猶  
言無改也。朱即番生殷之朱。三作石經書君爽  
亂之古文作即此說文與之古文作為變尤烈者  
也。亦段為靺。絃當讀為茲贈。即錫汝以下卣  
圭瓚服佩與馬之等是也。用歲用政。政讀為征。無可  
疑。歲字舊多異說。近時吳閻生解為祭歲。最為得之。吳  
云。歲祭歲也。洛誥有烝祭歲之文。周書作雒解。王既歸。  
乃歲。十二月崩錫。此可見祭歲為古人大政。所謂國之  
大事在祀与我也。言金文選上二土引今案歲祭之名卜辭多見。  
墨子明鬼篇引古語云。吉日丁卯。用伐祀社。方歲于祖。

若考以延年壽。原文用伐祀誤為周代祝若誤為歲字者除伐外均依孫詒讓所校改正用為動詞。且本銘自錫汝在營一自至用歲用政其文例與令彝明公錫亢師金小牛曰用禘錫金小牛曰用禘正相同用歲亦猶用禘矣。用歲者承自營圭瓚言用征者承車馬旂節言。

### 師匱

王若曰師匱不顯文武乎數受天令命亦夷剋殷民乃聖且祖考克乎左右先王乍作胙肱股用夾盟辟真大令命盤勛厲踰寧于政肆皇帝亡昊數臨保我邦之周寧與三方民亡不康靜。王曰師匱哀才哉今日天疾畏威降喪首德不克喪古故亡承于先王。卿嚳女汝級屯純卹周邦安

立今小子。飢載乃事。佳王身厚貽。令今佳嚮。棄乃令命。々女  
汝車。饒惠。離我邦。小大猷。邦居滿。辭如敬。明乃心。德率且乃  
友。干吾。數。致王身。谷。欲女。汝弗。且乃辟。函于。囂。賜女。汝。嚮。嚮  
一。直。圭。鬲。噴。口。夷。允。咄。三百人。陶。顙首。敢對。孰。天子休。用乍  
朕。刺且。烈。且。白。咸。盆。姬。竊。殷。旬。其。徯。萬。由。季子。々。孫。々。永  
竊。用作。作。代。宮。竊。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格。于。大室。焚  
內。入。右。父。

本銘与毛公鼎銘如出一人手筆。文中時代背景亦  
大率相同。故以次于此。亦則殷民亦字讀為奕。大也。  
則字蓋讀為惻。殷民二字原文頗類。於女。釋作。於汝。文  
義難通。今且形近之字推定之。蓋字有泐損。薛氏疑為  
於女。故摹本亦趁是也。亦惻殷民者。猶言視民如傷。



「𠂔」字舊未釋，今以字形及文義推之，知當如是。𠂔作「𠂔」者乃反書古文此例至多，不足異。𠂔即肱之初字，見說文。𠂔乃股省。左傳僖廿六年，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語例相近。𠂔字形亦有失，即召之錄文，義如亦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𠂔字讀如庚，在此當讀為厲。𠂔與踰通。𠂔猶言發揚蹈厲。史記樂書也。𠂔讀如庚，見說文。肆皇帝亡，吳與毛公鼎肆皇帝亡，吳語例全同。知古言皇帝即皇天，書呂刑，皇帝哀於庶野，之不辜，又「皇帝清問下民，僞孔均以為帝堯，據本器可斷言其非。我𠂔周𠂔字，余初疑又字之誤，釋為有，然其原字作「𠂔」，與作「𠂔」之𠂔字全同。薛于二字均釋為乃。宋人不識𠂔字，例釋為乃。亦正見其字之同。又字最易識，薛不至

有誤故今仍照原文改釋為<sub>我</sub>。我<sub>周</sub>者猶言我之<sub>周</sub>也。首德不克<sub>盡</sub>首謂元首首德謂君德也。盡即規字正也。級說文云急行也。毛公鼎司余小子弗級意猶汲汲也。屯字畧損舊未釋字段為純尔雅釋詁純大也。馭乃事于首吾云荀子榮辱使人載其事注云行也任之也得之。館疑旨之錄文旨美也善也。

### 薑 鹽


正德又有進退寧邦人正人師民人又有臯又故辜迺駟  
倂即女<sub>汝</sub>迺繇宕卑<sub>俾</sub>復虐逐<sub>卑</sub>君卑師迺乍今一人咎王  
曰<sub>屬</sub>敬明乃心用辟<sub>爾</sub>我一人<sub>誥</sub>效乃友内入<sub>辟</sub>辟勿<sub>更</sub>使  
賦暴虐從獄受傳戲行衡道<sub>卒</sub>非正命迺敢<sub>戾</sub>戾<sub>人</sub>剔<sub>佳</sub>輔

(發)(奪)

(欽)(執)

天降喪，不廷，唯死。易錫女汝，鬻瑱瑳一卣，乃父市赤舄，駒駟車，奉輅，朱號，鞞鞞，斷斷，虎賁，罽罽，熏裏，畫鞞，畫鞞，金角鋪，馬三匹，鑒勒，敬飢，夕勿，灋廢，朕命。罽拜頤首，敢對飢天子，不顯魯休，用乍龜璽。吊邦父，吊姑邁萬，季子々孫々，永龜用。

此器失蓋，銘之前半乃分鑄于蓋上者，與秦公殷同例。文亦與毛公鼎相類，而言「虐逐卑君，斥師」，則明指厲王奔彘事，此必為宣世器無疑。有進退與有臯有故，為平列語，罕猶與也。原文當為上級之有司平時怠慢，不善檢束，待到欲於寮屬有所進退，以及下層民衆有罪有幸時，乃遣屬員奉聞于王，已仍淫怠，復使僚屬民衆終至猖獗，至有逐君逐師之事。邦人猶邑人、奴隸之從事生產者也。正人政人，胥徒之屬，師氏人即卒伍。

奴隸之以事公務者也。騶殆藉字之異，卜辭藉字作

若，卜辭通纂四五六一七片，此右側所以者卽是，象人有毛髮，

七擇末而作之形，从馬者古耕藉亦用馬也。有是藉，

者，周金文存三·七五，是下一文象手持二束御馬而耕之形，亦

足証古人耕亦用馬。彼文与此殆是一字。棚者僚屬，騶

棚卽汝者謂不親近，僅憑遺寮屬來告于。餘宕猶淫

怠，謂猶夷放蕩也。咎字原文半泐，呈列形，國差鑄母

瘡母疝字作，知此必作，又多一筆，連蝕花而為之。

襄卽奪字，令鼎奪字作，可証，牧殷復省又作襄。

獻讀為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猶以及也。行道卽商

旅經由之路，曾伯來籙言金道錫行，其既俾方，是其義。

庚亦庚字，夫大字古每無別，此庚訊人亦猶蔡殷之

戾止從獄，戾讀為欽，脚鉗也。欽訊人猶言拘訊人。  
邦父即疊之字，名疊字邦則疊之意可知，余意乃城塞  
之塞，从曰从土，再聲。

### 召伯虎殷 其一

佳五年正月己丑，珣生又使使鹽來合事，令獻。寢氏，召壺  
符告曰：「召君氏令命曰：『今老考止公僕，尊附庸土田，多諫債。』  
弋必白氏從詒，縱許，公后宕其參女，汝刪后其貳，公后其貳。  
女刪后其一。今龜于君氏大章，璋報寢氏帛束璜，鹽白虎曰：『  
今既噤，厚我考我母以令命，今弗改商亂。今或又至，致我考我  
母令。』珣生刪重瑾圭。」

召伯虎即大雅豳風之召虎。珣生即師楚殷之宰珣。

生宣王時大宰也。又使召來合事余獻當如是斷句。

又使与下文或至我考我母命之或至相呼應。獻者歲

終致貢于王曰獻。

見曲禮  
鄭注

召伯于四年終已獻其歲

要。因有未諦于翌年歲首度受大宰之命前來合勘也。

其未諦之由則下文寢氏所傳語者卽是。寢氏孫詒讓

釋為婦氏云。蓋內官世婦之屬。近是。寢氏以壺告者壺

蓋段為符。蓋寢氏所傳者為君氏之命。不能無所符憑。

或者古人之符卽以壺為之。壺者插籌之具也。壺又稱

中。史字从又持中者卽持壺也。秦之陽陵兵符新郢兵

符作虎形。余意當卽虎中之轉。其稱為符者則猶存

壺之遺音也。或讀余獻寢氏以壺為句。語法雖現成。而

于前後文義不可通。君氏乃宣王之后。余考止公以下

三十三字卽君氏之命。蓋書于簪插于壺。爲寢氏所將出者也。余有君氏自謂。止公乃君氏之父。曰伯氏曰汝者。君氏之稱召伯也。言止公所食邑。其歲貢于朝廷。多積欠。必召伯縱容之使然。如是則止公之放蕩有三分。召伯有二分。止公之放蕩有二分。召伯則有其半。君氏以此責召伯。然同時又以大璋龜之龜卽螭字讀爲惠。召伯既受君氏大璋之惠。則報寢氏以帛一束。佩玉一事。其答詞則自承認其縱許。言自父母之代已然。不敢背亂。僅再以父母之命奉聞。最終則酬珎生以瑾圭。銘辭全作。必如是解始合條理。傳章孫詒讓云。傳古与附通。章古文壙。據壙土田。橫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左傳定四年之。土田陪敦。說文土部作培。並聲近段借。

与此殷借僕為附例同。古籍餘論王國維亦有此說云

孰者字之誤。見毛公鼎銘攷釋是也。

### 兮甲盤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略伐厥執獵執于畚廬。

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敗派。王易錫兮甲馬三匹駟駟車。

王令甲政征弱治成周三方積至于南淮尸淮尸夷舊我

賁晦賁入母毋敢不出其賁其賁其進人其實母毋敢不即

疎次即市毋敢不用令命命剽即井井刑刑撲伐其佳我者者戾諸

侯百生姓昏賓母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入變變室賓室剽

亦井井刑兮白吉父乍般盤其賁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永鼂

用。

容庚云解于極國字奇難象一國伯吉父樂銘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順甫張萬于市家人折其足用為餅煇余見之乃以賜予此元代所著錄彝器之僅存者陸



兮伯吉父即十雅六月之文武吉甫。伯吉父其字。甲其名。兮其氏。舊亦稱尹吉甫。則尹其官也。名甲字吉父者。王國維云。甲者日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月吉。以月之首八月為初吉。是其証也。現堂別集補遺。兮甲盤跋。 留盧。王國維釋為彭衙。在漢為左馮翊衙縣。故城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賁即責字。王云讀為委積之積。蓋命甲徵成周及東諸侯之委積。正為六月大舉計也。賁與荝伯殷之賁為一字。余意即貝布之布之本字。賁當讀為賄。一切經音義四。賄古文賄同。正從每聲。儀禮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云。古文賄皆作悔。知賄與悔通。則知賄與賄通矣。布帛曰賄。故此賁賄連文。賁賄人者。猶言賦貢之臣也。下師賓殷。正云。淮夷

絲我賁晦臣。其進人者力役之征也。與卽鍊相照應。其財者關市之征也。與卽市相照應。雖夷有力役之征。而諸侯百姓則僅有關市之征。此可見待遇之有差別。諸侯百姓亦有為避免征稅而逃入蠻方者。所謂入蠻蠻財是也。

### 召伯虎殷其二

佳六年三月甲辰子。王才在茲。置白虎告曰。今告慶。曰。公稟貝。用獄諫爲白。伯又有甬祗。又有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今告慶。今召邑嚙。有嗣。今典勿敢封。今今既嚙。有嗣。曰。厚令命。今今既一名典獻白氏。白氏。鼎報璧琯生。凱對。飢。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刺。列且祖。置公嘗殷。其萬季子。孫。

寶用高子宗。

此銘所記與大雅江漢篇乃同時事乃召虎平定淮  
夷歸告成功而作詩之「告成于王」即此之「告慶」詩之「錫  
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  
邑即所受之土田典即所受之命冊勿敢封者謂不敢  
封存于天府也詩之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即此之對揚  
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嘗殷考即殷之借字古本  
同音字也告慶在六年四月則出征當在五年年末或  
六年年初據兮甲盤王命兮甲征治淮夷之委積有敢  
不用命即井厥伐之語蓋征治之結果淮夷終不聽命  
故終至撲伐之也今本竹書紀年叙召穆公帥師伐淮  
夷及錫召穆公命事在宣王六年與本銘相符蓋有所

本。有甯有成甯卽祗字。三字石經君奭殘字祗若茲。  
祗之古文作甯卽此字之稍變者。卽侯康說有甯  
敬禱祀語亦是祗敬。古每以祗敬連文。如書皋陶謨祗  
敬六德。月令祗敬必飭。離騷隔湯嚴而祗敬。荀子非十  
二子篇素飾其說而祗敬之。均是。唯此有祗與有成對  
文。則字又當讀爲底。者定也。有成亦見小雅黍苗召  
伯有成。王心則寧。今余旣一名。乃有司之答辭。召伯  
告成于王。受王命錫出而以所受之土邑訊于天子之  
有司。並請求所受之命冊。有司答之以依命典冊旣已  
一名。謹以奉獻于伯氏。伯氏則請報璧于珣生。一名以  
文理推之。蓋謂簽名畫押之類。伯氏有重文。伯在右  
下。氏在左下。

師案段

王若曰。師寔變父淮尸夷。繇我冒昧臣。今敢博學眾段暇。

反氏工吏弗速蹟。我東臧域。今令命女汝達齊而真整。

棘尿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即質昏邦罍舊。曰林曰筭曰鈴。

曰達。師寔度不恭墜。夙夜卹辱牆將事。休既又工有功折首。

執執訊。無謀徒駭。毆俘士女羊牛。字侍吉金。今令弗拂段。




遐組。今用乍朕後男臘。障段。其萬季子。孫々永竄用高。

此与兮甲盤及召伯虎第二段為同時之器。觀其文。

辭字体事跡即可以判之。蓋當時出征淮夷者不僅召。

伯虎一人。又此師案余意即小雅采芣篇之方叔。詩云。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所言事跡与此相合。案与方蓋一名一字也。案  
段為圉。名圉而字方者乃名字對文之例。如沒字子明。  
偃字子犯之類。參看王引之經義述聞廿三卷 爰即父字之異。父字  
本斧之初文。古作象以手持石斧之形。此从从又。  
為父字之異無疑。淮夷繇我員晦臣与兮甲盤淮夷  
舊我員晦人語例全同。王國維謂繇段為舊是也。舊正  
与今為對文。博學眾段謂迫其众使暇。反卒工吏謂  
背叛王官。古者王官亦称工。吏字。余舊誤釋為事。今正。  
質字亦見師旅鼎。即說文質。叙寔堅意也。讀若概之  
質。豎乃酋首字。見小孟鼎。彝器銘達均淮夷之酋長。質  
之者。謂殘害之。牆乃籀文牆字。見說文。卹卒牆事与  
追殷卹卒死事同例。死通尸。主也。謂慎所主持之事。牆

則讀為將。春秋牆咎如公羊作將咎如，卽二字同音通用之証。論語憲問：「閹黨童子將命，卽此牆字義。舊釋為牆，以農事為說，大謬。無謀徒駭，誑欺也，欺誤也，無誤徒駭，猶小雅車攻言「徒御不驚」。弗段組當讀為拂遐組，猶言解征轡也。後男猶令殷言，婦子後人。」

### 荝伯殷

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賁。己未，王命仲虺歸荝白。伯隳哀。龜表。王若曰：「荝白，朕不不顯，且祖玟珌，確膚受大命。乃且祖克恭，先王異翼自也。他邦，又有帝席于大命。我亦弗寬。曠昌邦，易錫女。汝隳哀。荝白拜手，頤頤首，天子休，弗望。小隳哀。商邦，歸余敢對，訊訊。」

揚天子不祔魯休，用作朕皇考武荝幾王，陳殷用孜孝宗朝。  
廟，高嬰夙久，孜棚友掌与百者，諸親邁婚媾，用薪旂屯純糸。  
祿永命魯壽。子孫歸余其邁萬年，日用高于宗室。

此器余初以文武字作玟珺，与大孟鼎同，遂擬為康  
世器。証據至為薄弱。今案益公即休盤之益公，仲即  
宣世諸器均無悟。益公至，告言歸而飲至，告成功也。

致歸荝伯者，致當是致之古文，舊釋為到，非是。歸荝  
伯當連讀，即歸國之荝伯也。下兩言歸余，即自標其國  
族与名，而荝伯則其号。古有歸子國，其故地即今湖北  
枞歸縣，水經江水注於之，又東過枞歸縣之南，下云：縣故  
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音歸，典叶聲律，宋惠



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嬪嗣有熊摯者。以廢  
 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  
 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本銘王稱荝伯之祖  
 來自他邦。輔翼文武。荝伯又自稱其國為小商邦。均與  
 此說相符。則眉敦當卽微國之君。其故地在今四川巴  
縣。正與秭歸接壤。通宋全銘文脈。蓋眉敦不昌。王命益  
公征之。得告成功。致眉敦復來朝貢。師行之次。歸國必  
 有所援助。眉敦之來。荝伯或卽與之偕來。故王命仲致  
 之以貂裘也。荝字王國維釋為羌。斷為羌繫之羌。現堂  
補遺羌字形既異。地望全乖。非也。荝當卽說文荝字。今  
角敦跋作乖。歸參以乖為号。當段為魁偉威環等字。下稱其父  
 為武。荝幾王猶國語楚語言。敵聖武公。叔夷鐘言。趙武

靈公。因齊事言孝武趙公。又菑刺生靈。用滕卒元子孟。  
姜。均段為懿美之辭者也。賈殆貝布之布之本字。  
从貝帛聲。𠄎甲盤有作賈。貂字兩見。一作𧢲。一作𧢳。  
乃象形刀聲之字。且繫于裘字上。其為貂字無疑。據此  
字知古字之絲。實卽猷之古文。乃象形缶聲也。裘字作  
裘。乃从衣又聲。又求古同之部。褻字由下拜字所从  
得。以知之。以意推之。當段為弼。商字作𠂔。結構亦詭  
異。然由文義及字形判之。必為商字無疑。殆从衣从巾。  
同省聲也。兩好字均當讀為孝。孝者高也。養也。于宗  
廟固可言孝。於朋友婚媾亦可言孝。良父壺言。用  
高孝于兄弟婚媾諸老。正其明証。或於好朋友三字以  
今言解之。非是。

蓋銘缺前十二字。

若字、昔字、嗣字、小輔三字、罪字、敬字、蓋文均奪。

# 師釐殷

師釐父殷祖釐叔市素敬玃恐告于王。佳十又一季九月

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于大室即立位。宰珣生内入右師

釐王若曰王乎呼師釐才尹氏册命師釐昔先王小學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女汝

更乃且祖考嗣小輔。今令佳聽烹乃令命々女汝嗣乃且祖

舊官小輔果鼓鐘。易錫女汝叔市金黃赤舄攸勅用事。敬矧

夜勿瀆朕令命。師釐拜手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乍朕皇考

輔白隣殷。釐其萬季子々孫々永竄用。

師釐父即共伯和。殷字从生乍聲當即攸字之異。此

讀為祖。說文祖之古文作𠂔亦从乍聲。小輔果鼓鐘。

吳大澂云。小輔當讀為少傅。八古十五補近是。鼓鐘与小輔

師釐殷

容康云殷當讀為  
昨賜也。左氏隱公  
八年傳「昨主而  
之氏。玃或作作  
庸雅釋詁「一  
也。今案師和  
父賜殷市所以告于王。此  
不可解。故仍維持旧說。

為對亦當是官名。準此知小雅鼓鍾之詩所謂鼓鍾欽  
之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實是鼓鍾之官欽之  
然鼓瑟鼓琴也。鼓鍾之官所司者有琴瑟笙磬雅南磬  
簫之類而在本銘又與學官為聯蓋即周礼春官之樂  
師或大小胥也。金黃者謂金色之黃凡古文言黃均  
著其色如朱黃幽黃魚黃之類是也。故知此金字亦係  
著色一銘作令乃字誤。孫詒讓未明黃即佩玉之所若  
衡之本字而說為黃色字知望文生訓之事賢者亦有  
所不免。

### 井人安鐘

井人安曰覲盥

淑

文且

祖

皇考克哲

哲

卒德

賁屯

渾沌

用

魯永冬終于吉。妄不敢弗帥用文且。祖皇考穆々秉德。妄憲  
々聖。趙。實。虞。宗。室。肆。作。解。父。大。蓄。鐘。用。追。孝。佩。前。文。入。前。文。  
人。其。嚴。才。在。上。數。々。賢。々。降。令。厚。多。福。無。疆。妄。其。萬。年。子。々  
孫。々。永。鑒。用。吉。

此銘分列二器。前鍾文至  
虞處止。合二鍾而得全文。

井人。妄。殆。共。伯。和。子。稱。作。解。父。大。蓄。鐘。即。為。其。考。作  
樂。器。以。嘉。祀。也。井。邢。丘。在。漢。為。河。內。郡。之。平。皋。與。其。地  
界。隣。同。近。于。衛。蓋。本。共。之。子。邑。妄。食。邑。于。此。故。自。稱。曰  
井。人。人。字。原。作。丿。下。多。兩。點。金。文。中。每。々。有。此。事。非  
重。文。亦。非。字。畫。余。最。釋。為。丿。或。釋。為。尸。均。非。憲。々。聖  
趙。憲。々。猶。顯。々。大。雅。假。樂。假。樂。君。子。顯。々。令。德。禮。中。庸  
引。作。嘉。樂。君。子。憲。々。令。德。即。其。証。憲。々。字。之。見。于。大。雅  
板。者。與。泄。々。洩。々。亦。雅。作。為。對。文。有。惡。意。于。此。不。適。趙。字。原

作𡗗。分明从走从𡗗。字書所無。以字例求之。𡗗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堂善之堂。均可。本銘有韻。德德之部入聲。吉室。至部。上。彊。高陽部。

## 載殷

佳正月乙子巳。王各于大室。穆公入右。載立中廷。北卿嚮。王曰。載。令女乍鬲土徒。官鬲耜田。易錫女汝。載織玄衣。赤曰市。繡旂。楚從走馬。取償五孚。用事。載拜頤首。對凱王休。用乍。朕文考竊殷。其子々孫々永用。

本銘文辭字体与宣世器相近。穆公殆卽召虎。故次于此。楚走馬。當是二職名。楚卽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卽周礼小司徒。以比進胥之胥。走馬卽趣馬。蓋同。

職中之賤者。臣職官為錫，与大克鼎錫史小臣同例。

### 無車鼎

佳九月既望甲戌，王各格于周廟，述遂于圖室。嗣徒南仲，右無車內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史晉，友冊令無車曰：「官嗣，王週側虎臣，易錫女汝玄衣，背虎，戈珣，戒駟必松，彤沙，綏攸勒，寤鑒旂。無車敢對，覲天子不顧魯休，用作殳鼎，用高于朕刺烈考，用割白，頤眉壽。萬季子孫永竊用。」

南仲之名見于小雅出車及大雅常武。出車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大師，則又以南仲為宣王時人。」鄭箋云：「南仲，文」

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古今人表於宣王時有南中，列于上下。今案當以宣王時為近是。出車常武均當是宣世之詩，常武之南仲大祖，猶韓奕言韓侯出祖，祖謂祖道，非祖廟也。毛鄭所解均失。皇父即周皇父，歷事厲宣二世也。玄衣黼黻語亦見休盤、頌鼎、師盃、父鼎、寰盤等銘。舊釋黼為黼，形雖近似，若無確証。王國維說為兩已相背之散字。今案新出黼黻字作黼，乃黼之異文，則釋黼無可易矣。此舊釋屯讀為純。吳大澂釋裳以小雅九罭玄衣綉裳為証。案以釋純為近是。連緜純魯字作𦣻，与此正為一字。釋裳文雖可通，而字形無說。玄珣戒駘必取沙語見上師毀殷寰盤及下休盤。



乃一事。言戈有彤文款識其秘駢其綏赤也。駢疑致工。  
記。廬人為廬器之廬。說文作簾。謂積竹矛戟矜也。此蓋  
其初字。沙字師毀。既作厯。彼本字。此借字也。 盤乃古  
鉢字。字本作𩇛。象奉匱沃盥之形。省之則為𩇛。為𩇛為  
𩇛。為盥。為頤。見說文。或以𩇛作頤。見尚書。彙編眉壽字均  
假此字為之。

### 休 盤

佳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大室。卽  
立。位。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乍冊尹冊。  
易錫。休玄衣黼黻。純。赤市朱黃。珩。戈珣戚彤沙駢必松。縹旂。  
休拜頤首。敢對覲天子。不顯休令。命。用乍殷文考日丁。陳殷。  
休其萬季子。孫。永寶。

走馬休當卽常武之。程伯休父。毛傳云。程伯休父始  
命爲大司馬。依周禮大司馬之屬有趣馬。卽此走馬。趣  
馬之職見于詩者其位頗高。十月與卿士司徒竝列。雲  
漢與冢宰竝列。走馬之見于彝銘者如奉器所受之錫  
命甚隆。足知亦不卑賤。蓋走馬若趣馬之職。其中自有  
等級。其最高者或當于卿。斷非如周禮之僅以爲下士  
也。周禮以爲下士者乃劉歆所爲。此走馬休必係走馬之長。雖非卽大  
司馬然相去必不遠。益公亦見前伯段。二器字体亦  
甚相彷彿。作冊尹者內史之長。亦稱內史尹。師克亦  
單稱尹氏。頌鼎克鼎師段或稱命尹。伊命尹卽楚之令尹所  
由昉。王國維說。現堂集林赤市朱黃之語。頌鼎師酉  
段師餘段。案盤均有之。曲籍中市均作市。若鞅黃均作

珩若衡然亦有一例幸存未盡改者書顧命皆布乘黃  
朱是也。此語今文家作黼黻衣黃朱紃。白虎通余謂均  
皆市灰黃朱之誤也。今文家本皆字蓋誤衆為甫灰字  
誤為衣故讀皆市灰為黼黻衣于黃朱不得其解乃益  
一縹字。古文家本則誤市為布誤灰為樂遂成今語也。  
市矣黃朱者即素市朱黃之例文。

### 杜伯鬲

杜伯伯乍弔叔祁隕鬲其萬幸子々孫々永祿用。

墨子明鬼篇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國語周語  
周之興鶯鶯鳴于岐山其襄也杜伯射王于鄆蓋即此  
杜伯器之環帶花紋與鬲攸从鼎毛公鼎等為一系即

其年代相近之証。杜乃陶唐氏之後，其姓為祁。媾即祁本字，从女甯聲。甯即召伯虎殷與鄧侯奭殷之甯字，其讀如祗，正与祁近。石鼓作原石有甯，嚙口語亦即詩所屢見之祁字也。

### 杜伯簠

杜伯 伯 乍竈 簠 其用高孝于皇申 神且祖考于好朋友  
用奉壹句 永令 命其萬季永竈用。

簠銘字体与杜伯鬲極相近，蓋一人所作之器而同時出土者。光緒廿年出土于陝西韓城澄城交界處。

右宣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五。

師兌殷 其一

佳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周各格康廟即立位同伴  
 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蘇父  
 嗣乃右走馬五邑走馬易錫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馬兌拜  
 頤首敢對執天子不顯魯休用乍皇且祖載公龔殷師兌其  
 萬年子々孫永寶用。

足師蘇父司左右走馬足續也。師蘇父死于宣王十  
 一年此命師兌承繼其職在元年則是幽王之元年矣。  
 乃祖市与鬯鹽乃父市同例市字作巾与鬯鹽同非  
 巾字。市与黃每相將此既言五黃亦足証巾之必為市。  
 五黃之五亦當是黃之色斷非數目。因錫黃乃重典一

而已足。無多至五之理。且果為紀數。亦當言黃五。不應言五黃。五者。余意乃段為菩。方言。三。蕚亦在也。關之東西或謂之蕚。或謂之荏。周鄭之間謂之公蕚。鄭注云。今江東人呼荏為菩。音魚。業荏吾蜀鄉人謂之蕚麻。似紫蕚而色青白。無香。有種子可食。今曰五黃。蓋言其色似蕚之青白。亦猶言恩黃矣。

## 鄭殷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射。毛伯內入門立中廷。右視鄭。王乎。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替先王既命女。汝乍邑。黼五邑祝。今今隹。鵠嘉乃命。易。錫女。汝赤市。同宴黃。龜旅用事。鄭拜頷首。敢對。執天子休命。鄭用乍。

殷皇考報白賸殷。鄆其學書邁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  
高。

毛伯當卽毛公盾。知不屬於宣世者。以與師刻殷日  
辰不合。又此與師克殷第一器相較。元年五月初吉既  
有甲寅。則二年正月初吉中不得有丁亥。又由師克殷  
第二器校之。知元年二年均無閏。蓋本銘之丁亥實在  
二月也。此與靜殷同例。靜殷云。惟六月初吉。王在萃京。  
丁卯。王命靜嗣射學宮。而下言。寧八月初吉庚寅。丁卯  
與庚寅相隔廿四日。知是七月之丁卯。與六月初吉無  
涉。五邑祝與上師克殷。五邑走馬同見。五邑字未詳  
何意。同異黃。異字當卽縷之異。說文。縷。帛文兒。詩曰。  
縷兮縷兮。載是寶錦。今詩作縷。段借字也。毛傳云。縷。菲

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如餘泉餘蜺  
之貝文也。尔雅釋魚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則所  
謂同翼黃者謂佩玉之呈網色而有文者也。

### 師兄殷 其二

佳三季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太廟卽立位。鯀白  
右師兄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兄。今既令命  
女汝足師辭父嗣力右走馬。今令佳儲慕乃令命命女汝鞶  
駒走馬。易錫女汝鞶鞶一自金駟車。奉較朱號鞶鞶圓鞶鞶新  
虎虎望望熏裏右厄軼畫鞶鞶畫鞶鞶金角鋪馬三匹攸勒。師兄  
拜頷首。敢對凱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釐公鞶殷。師兄  
其萬季子子孫孫永寵用。



此与第一器日辰相銜接，元年二年均無閏。 雙字  
字書所無，疑是退字之異，說文：退，卻也，从辵，日，久，一曰  
行遲。退，古文从辵，此省，若走而从此，从土，自始亦聲。  
別有兒，殷文曰：「先王殷皇考叔氏尊殷，兗其萬年子  
孫，永竊用，亦同人之器。」叔氏即此釐公。

### 宗婦鼎

王子刺烈公之宗婦鄫娶為宗，彝鼎彝，永竊用。呂降大福，  
保薛鄫國。

器出于陝西鄠縣，就可確知者，而言有鼎七、殷六、壹  
二、盤一，均同銘。以盤与殷之花紋觀之，當在宗周末年。  
字跡類石鼓文，作于平王元年則王子蓋宣王之子也。故次于

此。鄣字从邑青聲。青古文昔。見說文。此當卽許書鄣字。鄣下注云。蜀地也。从邑精聲。精則从未昔聲也。徐鍇云。按字書。鄉名在臨邛。據本器則鄣實當時蜀中之一小國。与周室通婚姻。娶其國姓。言保辭鄣國者。猶晉女嫁楚。晉公盞言。晉邦佳翰也。韵讀福國之部。

右幽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四。

右宗周文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皆王臣之物。王室之器罕見。東遷而後。即王臣之器亦無着落。

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編

者減鐘

佳正月杳吉丁亥工戲王皮難之子者減異擇其吉金自  
乍鵠瑤鐘不帛白不羊驛不濼鍊不彫綴協于我肅龠卑俾  
穌卑孚用蕪祈鬚眉當穌釐釐釐于其皇且祖皇考若鹽公當  
若參當卑俾女汝鍾々剗々穌々金々其登于上下□□  
聞于四旁子孫々永保是尚

此鐘據西清續鑑甲編六十所載言乾隆二十有六年

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其最小者一  
枚無銘其次銘二十八字者四銘八十餘字者六字多

左傳宣公六年盟吳  
越而還。疏云。太伯  
仲雍。其弟季歷  
而去之荆。夷。自号  
句吳。句或乃工  
夷。言吳聲也。

殘泐。而甲編所摹失真。復改易其行款。以致不能成讀。  
久不為人所重視。余曩曾細心整理之。始稍通其全  
文。然未見拓本。因亦有未備也。近時善齋吉金錄著錄  
其銘長者一具。據所揭尺度。與甲編所錄者均有異。論  
其大小當在所謂太簇者之次。而銘文之存泐亦復不  
同。意者當時所出實十二枚。茲據者有所掩匿也。工  
敵。卽是句吳。攻敵。王元釗作攻敵。攻吳。夫差監作攻吳。  
均音近字之繆譯。史記吳太伯世家叙自太伯以降至  
第十五世為轉。索隱引誰周古史考作柯轉。柯轉卽此  
皮難也。柯皮古同歌部。轉難古同元部。難。古然字。柯轉  
之子為頤高。索隱云。古史考作頤高。子為句卑。云畢幹向  
卑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春秋隱五年。此者滅與頤高為兄

今案程瑤曰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江西南江府  
鍾鍾按目獻于  
朝。可証出土地仍  
是江西非安徽也。

第七約當春秋初年。魯國桓莊之世也。出土地之臨江  
按指令安徽和縣。南朝劉宋曾置臨江郡于此。今表以  
為江西之臨江。不確。若豐公壽。若參壽。豐公。吳閻生  
以為召公。君奭。謂召公壽最高。成王崩時。故老在者。召  
公一人而已。君奭。天壽。平格。吉金文選上八引。今从之。若參壽  
者。亦謂壽比參星。典籍及它種銘刻作三壽者。亦此意  
舊未得其解。剖字于省吾讀歌。謂周語。民歌而德之。  
注。歌猶欣之。喜服也。同上。今案此字与金為韻。讀歌甚是。  
金即揜之異。金。猶欽。登于上下。下尚有二字。過  
泐。不能辨。本字當在陽部。入韻。韻讀彫。手。考壽。幽部。  
剖。金。侯部。口旁。尚陽部。四字直作四。与宗。周。文之作  
三者異。

者減鐘 其二

佳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難之子者減自作鷄鐘子々  
孫々永保用之。

此銘二十八字者今尚有二器拓本可見。

### 吳王元劍

攻敵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此攻敵王元余謂即吳王壽夢之長子諸樊也。諸樊  
之名春秋作遏公穀均作謁而左傳與史記則作諸樊。  
諸樊與遏若謁無相通之理蓋諸樊實是謁樊字之謁

也。二書同誤者，必史記偶誤在先，劉歆編纂左氏傳時，從而襲用之以標異耳。此作元者，正謁禁二字之合音，又為通与謁之陽聲，通謁在祭部，祭元乃陰陽對轉也。啓自作，猶言肇自作，乃語之禍變。元用亦見吉日，劍云吉日壬午，作為元用，又見秦子戈及秦子矛，曰秦子作造公族元用，蓋兵器銘之習用語，用謂器用，元用猶言元器也。劍之為物，非中國所固有，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以輕呂擊紂尸，史記周本紀作輕劍，張守節謂輕呂劍名，實則輕呂卽匈奴之徑路，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徑路，匈奴寶刀，外國學者謂起源自突厥語之 *tişlik*。據此足證劍制實來自西北，于周初時蓋已有之，但其用未盛。太伯仲雍竄吳

山西通志金石記云  
同治中代州蒙王村  
出土。地在夏屋山  
之陽。

或曾携此而往。故吳越之劍得吳越之金錫。遂于攷工  
記中同著其良美之稱也。

### 吳王夫差監

攻吳王大鑒

夫差 畢昇撰 卒吉金 自乍 作 御監

羅振玉云。此器出山西。光緒山西通志已著錄。通志  
考攻吳卽句吳。大鑒卽夫差。其說甚確。惟未能考監為  
何器。案說文解字。鑑。大盆也。廣雅。甕鑑也。字亦作覽。玉  
篇。大盆也。其字从監从瓦。与从金之鑑為一字。以金為  
之則曰鑑。以陶為之則曰覽也。莊子則陽同濫而浴。釋  
文。濫。浴器也。濫与鑑殆一字。此器大可容人。當是浴器。  
非周礼凌人。祭祀共冰監之監。冰監以盛冰置食物。因



不必如是之巨矣。「集古遺文」十一、五。余意監當是鑑容之物。古  
者在未以銅為鑑之前乃以水為鑑。清酒誥引古言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可見以水為鑑之古。以水為鑑則  
當有器以盛水故監字正象人立于四旁而垂視之形。  
此監之本義也。臨水正容為監。盛水正容之器亦為監。  
推之則凡盆皆謂之監矣。此監稱曰御監。當是鑑容之  
器。王者討大器自不嫌其大。說為浴器則于理難通。浴  
器之材以不良導水之土木為宜。金屬過于良導。易煬  
人而不能保溫。王者雖奢不能為此不合理之事也。至  
器出晉地者乃吳亡後器物易主使然。

### 右吳器凡四。

銘文全係反書，  
鬼即次字。

### 其鬼句鐸

佳正初吉丁亥其鬼其吉金。盥鐸句鐸。台以高台考。  
用斡。祈萬壽。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出土于浙江武康縣山中，同出之器十餘，有銘者二，銘同。以地望推之，當是越器。其鬼無可攷。句鐸形制與鐘為類，然相倒逆。鐘之甬在此為柄，執于手，別以物扣而鳴之，故銘款之序亦上下相反。其為徐器者，又自銘為征城，或書作鉦鐘，知即古所謂鉦矣。詳下徐諸尹鉦。佳正初吉，當是正月初吉，二器均如是。

### 姑馮句鐸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鳩昏同之子異卒吉金自作商句  
鐘。呂樂賓客及我父覲兄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姑下一字原作𠂔。舊釋為馮人多疑之。案此字左  
旁从氷固無疑。右旁所从寶鳳之奇文。卜辭鳳字作𠂔  
若𠂔此猶存其遺意。知此則釋馮至當。蓋此字本从奇  
文鳳。久聲。从鳳者取鳳鳥之馮風也。馮字从馬作者乃  
後來之譌變。姑馮昏同者當卽越王句踐時之大夫馮  
同。越絕書請糴內傳及外傳記范伯又德序如是作外  
傳紀地作逢同。計倪內經作佚同。史記越世家及韓非  
說疑作逢同。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作扶同。扶逢馮  
古為雙聲。佚乃誤字也。此器以乾隆戊申出土于江蘇  
常熟翼京門外馮同子之器出于此者。於時吳已為越

容庫云者汚也  
 者汚即王句錢  
 子王能而(其越  
 世家)事仲期有  
 點歸日本台四黑  
 而成金文凡九十二  
 字(越)字重文新  
 入(今案其說至  
 確。錄中之玉即越  
 王句錢也。舊釋者  
 大作添改自改動  
 過大。此地仍舊  
 光緒補宋中錄  
 五。

所滅也。句鐸上冠一商字。余謂即殷商之商。蓋句鐸  
 之制作實仿自商人也。句鐸除徐越外無所見。有与之  
 相近之器。舊稱為商鐸或商鏡者。其實即句鐸若征城  
 之藍本。

### 者汚鐘

佳戊越十有九年。王曰。者汚女汝亦虔秉不淫。恩□□□  
 光朕□□之孫。學越。哉。弼王□□致□□台以鼎祇□朕  
 立位。今余其念。訖。氏有□□刺制疾□□□聿女□□絃女  
 □□□□下無

此鐘傳世凡四器。一器最大。舊藏黃縣丁氏者。今歸  
 廬江劉氏。銘存兩鈕。鈕各四行。行各四字。前鈕自佳戊

至不涇。後鉦自「口口制疾」以下十六格，可辨者僅五六字。而自「忽口」以下至「卒有」之三十二格，無着落，蓋分鑄于左鼓之前後二面，面各四行，行各四格，以泐甚，故不為人所覺察也。準此知右鼓前後二面亦當有銘，末尚缺三十二格也。餘三鐘一最小者，兩鉦兩鼓均有銘，各二行二格，共十六格，即自「佳成」至「不涇」之十六字，舊藏濰縣陳氏者，今歸日本住友家。據古從古奇觚室齋周金文存、泉屋別集均有著錄。其餘二鐘款式相同，兩鉦各二行，鼓面各三行，行各三格，共四十八格，即自「佳成」至「卒有」之文是也。一為憲齋及周金文存所著錄者，存字最多，不知藏何許。一為集古遺文補遺所著錄者，學趣々哉，彌諸字甚完好，今亦在住友家。就上所述，可

知全銘當有九十六格，合以重文當在百字左右。又其編鐘之分刻全銘，所存均是銘首文，則鐘之佚失或尚未出土者，亦當在十具左右也。鐘之出土地不明，然乃越器，銘首之「佳」或十有九年之「成」卽是所著之國号，與鄧伯氏鼎「佳鄧」八月「都公殷」佳都正二月等同例。銘中之王乃越王也。更進，余以為作器者之者「汚」當卽諸咎。越世家索隱引古本紀年云「翳王」句踐後第五世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殺其君翳。古器銘凡諸均作者，「汚」卽「汚」字之異，以水為聲，咎古音讀如皋，与「弓」同見紐，而「幽蒸」亦近對轉。燕乃之之陽聲，古多之出通韻之例。「泓」入影紐者乃後來之音變，失去聲首「[k]」而然者也。是則銘中之王卽是翳王，器乃戰國初年之物。

邾王量鼎

此鼎文字在除器中較有古意。蓋在春秋中葉。糧。殆糧之異文。人與可攷。鬲當是𩚑之古文。廣韻𩚑作𩚑。又引籀文作𩚑。从𩚑而聲。此从古文𩚑采聲。米聲。与而聲同。在之部。韻讀。脂。客。若。魚部入聲。若字半泐。依韻及古人恆語推之。當如是。詩小雅大田。曾孫是若。又魯頌閟宮。魯侯是若。萬民是若。箴大史中鼎。子孫是若。均其例証。

宜桐孟

佳正月初吉日己酉，鄒王季栗之孫宜桐作作罍，鑄飲孟  
呂寗妹孫子永壽用之。

「日己酉」三字或誤釋作「丁亥酉」，因有疑此銘為偽者，  
非是。鄒王季栗，殆即徐王曄，一字一名也。栗字原作  
栗，下从米，与農自栗字作耒，从米同，上体是齒字，給鑄  
都齒字作齒，說文引古文作齒，均与此近。齒乃齒之所  
在，故栗字亦从齒也。寗疑是贗字之異，此乃滕妹  
之器。

沈兒鐘



威字原作敗乃  
古畏字，古威畏  
字通。威乃居起  
字。

惟正月初吉丁亥，邠王庚之惠。淑子沈兒，異擇其吉金，自  
乍作蘇鍾。中終轄獻且揚，元鳴孔皇。孔嘉元成，用盤飲西  
酒。蘇會百生姓，惠于威義儀。惠于明祀，獻吾臣區且喜。臣  
樂嘉賓父及我，庶士皇之趣之。眉臺無異，期子之孫之永保  
鼓之。

徐王庚與沈兒，無可考，然由器制與文作觀之，大率  
乃春秋中葉以後器。中轄獻揚語亦見下王孫遺者  
鐘及許子慍自鐘。金石索所載徐王子彌鐘亦有此語，但彼乃偽刻。轄字遺者  
鐘作轄，許子鐘作轄，轄字見說文，曰：雞肥，轄音者也。以  
鳥執聲，魯郊曰丹雞，祝曰：且斯轄，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是知轄轄均轄之異，即轄與轄在初亦當同。是一物，說文  
分轄轄轄為三字者，後起之歧異也。又此語徐中舒曰

与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寧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  
有語法全同。唐氏編鐘甚是。詩之終王引之訓為既此  
亦然。謂既高且颺也。用盤飲酒孟子盡心下般樂飲  
酒古般盤一字。盤樂也。孟子乃用複語。韵讀。揚皇陽  
部。成生耕部。祀喜士異之之部。

### 王孫遺者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異其吉金自乍解鐘中終  
翰且揚元鳴孔皇用高台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  
豐眉書余首聲容糖屏數疑畏趨々肅振哲聖武惠于  
政德惠于威義儀誨謀猷不至飲飭閏解鐘用匡台以  
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余德子心延誕永余德解

濟民人。余尊昀于國。孰々趣々萬年無誤。期葉萬孫子。永保  
鼓之。

此亦徐器。由其銘辭字体与沈兒鍾如出一人手筆。  
可以判知。王孫遺者遺字作想。余曩誤釋為遣。今案辭  
作父戊鼎亦有此字。曰文考以寶賚弗敢遣。以文意字  
形而推之。正應為遺字。遺者者。余意當即客居。檀弓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來弔。舍。曰客居聞之事  
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  
於河。云々。遺容雙聲。者居疊韻。此自称王孫。与祖其先  
君駒王正相合。客居之年代可據邾婁考公而定。鄭注  
王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案邾隱公益与魯哀  
公同時。及其曾孫之喪則當在戰國末年。於時徐亡已

久矣。春秋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字公

再作章

奔楚。左傳云：「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子處之，嗣後遂不復見。蓋徐以大國論為附庸，而卒

為楚所滅也。邾考公時徐雖尚存，亦不得以王礼自居

矣。鄭謂考或為定者，蓋謂一本作定也。余意定亦係誤

字，定當為宣。邾宣公經與魯襄公同時，於時徐尚未弱。

更證以本銘，其文辭字作亦均以此時為宜也。趙盾

音讀當如舒遲，意亦於是。

屏字余曩釋為辟，非是。

趙

猶翼也。

大雅大明：「小心翼翼。」小雅釋訓：「翼翼，恭也。」

誨猷不猷

當讀為謀猷，不飭，飭猶扶也。小雅巧言：「秩秩大猷。」

余憇之心，憇柔也。何卽以字所从出，多用為台，我也。之

台，此与余為對文，正其佳證。潑字从水殄聲，殄者殄

元異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釋文云沴崔本作灑崔以其心屬上句。知沴灑一字則知沴灑一字矣。以水斯為灑矣。灑者水盛兒和沴民人者謂和變而殷盛之。專敷善也。旬即旬字。徧也。專旬于國謂普及于國。細讀此銘可知儒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實有所本。韵讀。陽皇陽部。孝考壽出部。趨德飲喜友德。國。趨。謀。子。之。之。部。

### 鄒王義楚鐫

佳正月吉日丁酉鄒王義楚異擇余吉金自酢作祭鐫用  
高于皇天及我文攷考永保怙予身子孫□永寶。

此器以前清光緒戊子四月出土于江西高安西四

張鳴珂案此同也  
 說云鐘鐸與鐸  
 鐘有鄰王新鑄  
 字其篆亦與沈  
 兒鐘亦出一范  
 容康云鐘即  
 鄰王鑄張氏  
 誤記為鄰王  
 耳。

十五里之隋泉市旁近里許山中同出者鐸三鐘鐸大  
 小九鐘鐸未見著錄三鐸此其一其二銘五字曰義楚  
 之祭鼎其三銘十字曰鄰王出又之鼎鼎漑之祭殆是  
 另一徐王之器左傳昭六年徐義楚聘于楚即此徐王  
 義楚聘楚蓋其尚為世子時事杜預以為徐大夫乃出  
 于推肌器形與解同而銘為鐸若鼎知鐸即是解也  
 王國維謂說文解部危鐸鐸五字實是一字有專文釋  
 之甚備現堂集 忘即怡字假為台我也之台金文多  
 以从台聲若呂聲之字為之且均用為領格又此用例  
 為宗周文所未見今尚書湯誓有台小子之文竟用為  
 主格足証該文實周末人所偽託 銘乃韻語天身真  
 部攷寶此部寶上原空一格當是范損奪去一字以美

銘語例推之，必為永字無疑。

### 儼兒鐘

佳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儼兒，余迭斯子之孫，余幾路之元子，曰於時敬哉。余義鄰之良臣，而統之字慈父，余與遯兒，啟吉金，鑄鋁台，以錫鑄，新和鐘，台以追孝，徂且先祖，樂我父兄，歆飲訶歌，遯舞，孫々用之，後民是語。

儼字舊或釋儼，或釋儼，均不確。古人名多奇字，不能識。義鄰即徐王義楚，故此亦春秋末年之器。統遯一字，說文榮部，人古文榮，乘从几，即此字所从。或即乘之餘文，如征討古作正，後益為征，若延，史鼎也。是動詞，殆俾使等字之義。啟字段為擇，或釋得，或釋取。

均非。韻讀父，鉦，且，遷，語，魚部。語段為故，謂殺敵也。

### 郅諸尹鉦

〔佳〕正月、初吉、日才在庚、郅諸尹、言故祭、自乍作征盛城。  
次者諸、月祝、傲至鑄、劍兵、葉萬子孫、覆畜無疆、血皮、彼吉人  
高、士余是尚。

首佳字泐去，可以意補。月下有重文，故以三字為句。  
取韻律也。或釋無此二字，非是。諸尹下一字當是動詞，  
如擇取之類，或釋為故下一字當是器，蓋謂融毀故物  
者，亦非。器之形制與句鑼同而自名為征城，可  
以鑄此征城也。器之形制與句鑼同而自名為征城，可  
知征城卽是句鑼。征城有南疆鉦，復作鉦鑿，是則征城  
卽是鉦矣。鉦古亦名丁寧，國語晉語戰以錙于丁寧，又



吳語鳴鐘鼓丁寧淳于。左傳宣四年。著于丁寧。韋昭杜預均以丁寧為鉦。丁寧征城均耕部之疊韻字。蓋鉦聲丁寧故以為名。器用戰陣故書作征城。以金為之故又作鉦鏦。省之則為鉦矣。其別名句鑼者。合音則為鑼為鐸。均一物之異名。後世器改。名各有所賓。遂至判離耳。器小口向上。執其柄。別以物扣而鳴之。柄之中央有橫穿者。如南疆鉦是。以備扣之之物之貫繫也。洋。余意乃斧之奇文。象形。斧祝父見。韻讀庚城祝。兵高尚陽耕合韻。城在耕部。又此鉦文字與義楚鐺極相近。疑是同時所出。所謂鐘鐸九者之一。

### 右徐器凡七。

楚公逆鍾

楚公逆鍾

佳八月甲申

楚

公逆自乍

作

夜雨

雷

釵

鍾

氏格曰

口

和

八

庇

口

口

屯

純

公

逆

其

萬

年

又

壽

口

保

其

身

孫

子

其

永

永

上

此器以宋政和三年出土于湖北嘉魚。楚公名宋人未識。孫詒讓釋為逆。謂即熊器。熊器元年當周宣王二十九年。故此器之作在宗周末年。

楚公蒙鍾

楚公蒙自乍蒙大鍾。林鍾。孫々子々其永寶。

蒙蓋為字之異。古文為作蒙。形甚相近。公蒙當即熊器之子熊儀。儀為古同歌部。

楚王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賡膝印江仲嬭南蘇鐘其寶富無  
疆子孫永保用之。

印即江黃之江仲嬭女字南名嬭即楚姓芊之本字。  
此膝器文通例舊釋為姊非是。江以楚穆王商臣三年滅于楚此江

楚尚通婚姻自在國亡之前。成王熊憚之妹有江芊者  
或即此印仲嬭江芊見左傳及楚世家世家以  
楚王昭即成王或其父文王也。又考古國謂此器得於  
錢塘蓋謂購自錢塘甯市不因此而疑印之非江。

叔姬簋

吊姬臨乍連黃邦曾侯乍作吊姬印嬭賡膝器鼎彝其子

禽章鐘

孫々其永用之。

此亦楚器。曾侯見楚王禽章鐘。乃楚之隣國姬姓之女嫁于黃邦。楚作器以媵之。同時復媵適江之楚女也。許子妝簋。鄭子妝。異其吉金。用鑄其匡。用賸孟姜。秦孟。亦同時為二女作器。而一為嬴姓之女。事与此同。上字乃近省。嫁也。適也。晉公盃。丕乍元女。又荀伯簋。荀伯大父乍嬴妃。盟句簋。亦謂遣嫁。嬴妃為鑄寶器。

楚王禽章鐘

楚王五十又六祀。迄自西陽。楚王禽章乍。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陽。其永時用。高。穆商商。

薛尚功。趙明誠。古器物銘云。楚惟惠王在位五十。

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今案俞段為熊，近出楚王鼎，王熊作禽，悉正為互証。返字舊釋徒，余依原文定為返字。廣雅釋詁返與零移徙等字同訓為避。要字誤為令此依王念孫校改是返亦遷徙矣。西陽部薛高功云器出安陸，安陸與西陽在漢正同屬江夏郡。時乃詩之異，此假為寺。寺守也。邾公鐸鐘分器是寺。移商商三字贅文，一器作卜，翠反，宮反。宋人疑宮商乃二鐘所中之聲律，近時唐蘭又說卜翠為外羽，余則疑反讀為半，羽外半音與不及宮之半音相近，正如本鐘之題商商也。疑乃二八合校鐘律各標其所得之結果。又此宮反足証有變宮。

戰國初年已

### 曾姬無卣壺

佳王廿又六年，聖起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絃。茲漾陸萬  
閼間之無嗎匹，甬乍用作宗彝尊壺，遂嗣甬用之職，職才在  
王室。

此壺以近年出土于安徽壽縣，凡二具，壽縣自考列  
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于此之後為楚都，然考列王在  
位二十五年，其子幽王十年，其同母弟哀王僅二月餘  
為其庶兄負芻所害，負芻立五年而為秦所虜，國滅，故  
此非考列以後器。字体与楚王禽章鐘極近，大率即惠  
王時物。銘乃韵語，卹嗎室至部，嗎卽馬匹之匹之專  
字，猶駢駢駢之卽并參四也。無匹言鮮寡孤獨而無告  
者。職卽職之異，劉體智云：「以哉以百，百卽首字，猶職  
之或作職。」善齋四是也。

王子申蓋

王子申

作

嘉嫺

羊

蓋蓋

其闕

蓋無

其期

永保用之。

此亦楚器。

阮元云。

楚王子名申見于左傳者有二。

一

為共王右司馬。

咸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者。

一為平王

長庶子。

字子西。

遜楚國。

立昭王而為令尹者。

此篆文工

秀。

結體較長。

同于楚曾侯鐘。

即楚王。

楚曾侯鐘。

楚惠王

器。

子西歷相昭王。

惠王此可直斷為子西器也。

積古七。

二六。

蓋字阮釋。

蓋近人釋蓋均有異。

者照原文系出。

本

銘其

与蓋字判然有別。

羅振玉藏一簋文為。

王子申

乍

嘉嫺其闕。

蓋永保用。

即加去此銘。

蓋蓋無之四字而

仿刻者。

文既不備。

其其二字亦混亂。

為偽無疑。

楚

王子申蓋

一六七

楚

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相莒用罷其吉金自乍盤盤。

中字原作𠂔。非仲字。凡金文中仲二字有別。中字豎  
 畫上下有同數之旒。或二或三。乃指事字。与本末同意。  
 謂中央之圖適當正中也。仲則作中。上下無旒。此是中  
 的之中。會意中直象矢。腰環象的。本銘中字余謂卽楚  
 簡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蘭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  
 莒。此言征招。事亦相合。𠂔字當是動詞。意當如擇如  
 取。盧鍾云。用邵大宗。邵字一器作𠂔。与此頗近似。蓋卽  
 邵字。讀為擣。若稍。方言。擣。擣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

此盤銘義按通本古  
篆刻本異字誤  
篆乃山，今按拓本  
明之，則分明作山，  
確係異（擇）字。  
盤假為朕，據古  
亦誤篆為盤。  
山字以下解釋文  
刪去。



要畧篇覽取橋撮。高誘注云：「橋，取也。」廣雅釋詁亦云：「橋，取也。」又云：「橋，摘擇也。」橋摘即均同宵部，而邵摘聲尤近，例可通假。

### 楚王領鐘

楚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領自作鈴鐘，其業其言。

羅振玉以領為額之壞字，謂即楚成王。余初未見拓本，遂信從之。今業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領字絕非壞字，字蓋領之異文，从頁今聲也。又以形制而言，器有紐，枚平，花紋乃所謂秦式，蓋戰國時代之器，不得遠至春秋中葉。準此以求之，余意當即楚悼王。悼王名史記六國年表及通鑑均作類，而楚世家作疑，類當即領若領。

楚子簠

之字誤。世家文蓋本作領若領。因象年表者已誤為類。讀者疑之。遂於字旁注一疑字。其後衆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

楚子簠

佳八月初吉庚子。楚子暖盟鑄其飲匱。子孫永保之。

暖。古緩字。本銘字体乃戰國時流派。楚子暖即考烈王熊元也。

楚王禽志鼎

楚王禽志戰獸獲兵銅。正月吉日。寗盟鑄。餉貞鼎。呂共歲崇。但平盤楚差佐秦志爲之。

右器文。

鼎腹外花紋中有「三楚」二字，腹內有「幹」二字。

楚王禽志獸隻兵銅。正月吉日，竈監南東之蓋，以共供

藏崇嘗。但本吏秦差，佐苛燕爲之。

右蓋文。

蓋內亦有「幹」二字。

(同出之器參看插圖一)

此鼎最近出土于安徽壽縣，禽志即楚出王熊悍。據此

楚世家：年表：志字以心羊聲，羊即干字之異。干，金文之

作悍，乃字誤。較古者作「𠂔」，乃圓盾之象形，上有羽飾，下有足。古文

凡圓點作之字，大抵演化爲一橫，故由「𠂔」而「干」，更進則

爲「干」。然亦演化爲二橫者，如朱字本作「𠂔」，而師酉殷文

作「𠂔」，其字如眉昧鼎上「𠂔」，康康鼎及鼃器之「𠂔」，所以朱字

亦係二橫，故「𠂔」字可作「𠂔」也。說文說「干」字爲「一」，从「反」

入」，未得其意。又收「𠂔」字于「干」部，謂「擬也」，从「干」，入「一」爲「干」。

入二為羊。讀若旣，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之聲符，然殷周古文南字均不从羊作。許子于旣失，于南亦誤，故羊說尤不足信。戰獲兵銅事，史無可徵，僅楚世家于此。王三年載秦魏伐楚一語，年表于同年秦魏欄內亦載其事，均未言勝負，大率即此年事而楚獲勝利也。戰獲兵銅而毀銷之以為祭器，足見銷兵鑄器之事不始于秦人。蓋周末已是銅鐵交替時代，鐵兵方興，銅兵已失其優勢，故有此現象也。鍾當是室之縣文，同出之器言「叙作」盟，則義當与作近，強段為設也。鬲鼎者蓋高脚之鼎，說文鑄似鼎而長足，蓋此類。棠即秋祭之嘗之本字。載棠連文，則載蓋段為蒸。載聲在之部，与蒸為對轉，故曰共載棠即以供蒸嘗也。

有盤同銘，見周系補遺。

叔夷鐘師字  
作辭省之則  
為平矣。或  
釋為平非  
是。

器与蓋于正銘之外，各有副銘一行，蓋物勒工名之意。但昭職名。平即市字，師之省文。差假為佐，言同官之副貳。盤楚秦志史秦苛燕均人名。别有但勺，銘為但更秦苛燕為之。雙劍謠  
上五一無平差二字，乃省其職名，足為余說之證。器与蓋之工名各異，足徵一器乃由四人分為之。

### 楚王禽肯鼎

楚王禽肯復作盥鑄盥鼎呂共藏棠。

此鼎与前鼎同出，肯字从止从肉，与隸書同，与小篆之作冑者異，足証隸書每有所本。禽肯余謂亦即禽志二字音紐俱相近。尚有盥三具同文，僅盥盥二字為金

(見國系補遺)

伯莒盤

簠微異。又此鼎蓋面花紋中有「𣪠脰」二字，蓋內又有「𣪠脰」二字，不解何意。同出之器多見「𣪠脰」二字，其下或繫有「大子」字樣。

右楚器凡十有二。

伯莒盤

佳王月初吉日丁亥，邛仲之孫白莒自作作頽頽盤，用蕡蕡。𣪠𣪠富邁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甯用之。

邛當卽江黃之江。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杜預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其故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漢書外戚表：「邛威屬濟陰縣。」說文：「邛，部邛字注亦同，彼乃別一地。」又此盤據攷古圖云：「得於河內。」

下伯姜簋云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蓋同時出土者。宋之河內當今河南沁陽縣。春秋時爲晉地。此與江之地望雖不合。蓋由賂賄遷徙使然。吳王夫差監之出于晉地。事與此同。王月疑正月字之誤摹。

伯戈藍

佳八月初吉庚午。邛仲之孫白茂自乍作饒盞。其殯當邁。

考古圖云銘三十有一字在臂十有四字在蓋蓋銘為邛仲之孫白姜自乍饒盥永保用之薛書所錄器蓋互易蓋字舊釋為盥容庚云盥乃甌字方言五甌甌甌盥甌從甌甌甌甌甌甌甌秦之舊都謂之甌釋八葉

邛君婦蘇壺

邛君婦蘇作其壺子孫永固實用。

此亦江器。乃江君之妃名和者所作。本器與伯戔二器年代均不能確定。要當在春秋魯文四年為楚人所滅以前。大約乃莊閔時器也。

右江器凡三。

黃太子白克盤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黃太子白克作  
仲嬴貞  
蘇勝盤用  
蘇勝盤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之。



此乃黃國媵女之器。黃乃嬴姓。仲嬴口即所媵女名。字。舊或釋仲嬴二字為女嗣。失之。黃國故地在今河南。璜川縣境。春秋僖十二年滅于楚。故凡黃之器大半在春秋初年。

### 黃君殷

黃君作作季嬴 為 媵殷。用易錫。盨黃者。萬年子孫。永寶用焉。

此亦黃國媵女之器。黃君二字原作某。同。舊或釋某。同。案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殷作某。伯家父殷作某。趙曹鼎作某。是証此必為黃字。又同字同齒作某。不鑿。殷作某。姑馮。句鑿作某。所以同字二直均上出。以同之。

字亦如是，与此有別，此特君之器形耳。

### 黃韋餘父盤

佳正月初吉庚申，黃韋餘俞父自乍，飲器。子々孫々其永用之。

餘字作𠂔，与師餘設同，乃从舟从珍之側視形，譌變為小篆之俞，再變為今通行之俞字。莊家不測，復以餘字附入說文，所謂蛇足也。

### 單鼎

唯黃孫子係君帛，韋叔單自乍，作貞鼎。其萬年無疆，子孫

永寶。高。

黃孫子。殆謂黃君之孫子。係字原作𡗗。本鼎銘乃反書。必取觀之乃得。疑是作器者之氏。作器者名單字君。叔。君乃羣省。單與羣名字對文也。竅字至詭異。所以出字竟誤析為二。而置諸對角。

### 右黃器凡四。

#### 鄫侯殷

佳五年正月丙午。鄫侯小子新乙。孝孫丕巨。饗趣取。

吉金姁而乍作皇妣豆君中妃祭器八殷。永保用高。

孫詒讓云。鄫國當卽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二年。文十六年。釋文本或作盧。史記周本紀作盧。古籀餘論三十一

案文十六年傳楚伐庸自盧以往庸在秦為上庸縣故  
地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則盧地必与之相近而在其  
東可知。又文十四年傳盧戢黎及叔麋誘殺鬥克及公  
子燮。杜注云盧今襄陽中廬縣。漢志中廬屬南郡。顏師  
古云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以隋置諱忠故改中  
為次。水經云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注縣即春秋盧戎  
之國也。故盧國故地當在今湖北襄陽附近。丙字作  
因以火。与子禾答曰。案此字至閔重。要由此字可以推知  
于己与五行方位相配。丙屬南方。故以火作。子禾答乃  
戰國末年器。本段時代不能確知。恐在春秋以後也。

### 簋大史申鼎

今案孫說不確。盧戎為楚所滅在春秋初年。  
与本器字樣不合。這時徐中舒說鄒為山東  
之莒較為可信。蓋滅于楚。在獲麟後五十年  
也。今改从之。二器當次于齊前。

佳正月初吉辛亥，鄫安之孫簫大史申作作其造禮鼎  
十。用延征台以造筭台以御賓客，子孫是若。

此乃鄫安之孫申為簫之大史者所作器，簫即鄫亦  
即廬。字作与，鄫侯既極相近。王國維讀大史申為大事  
神，似未為得。造即周礼大祝六祈二曰造之造，又大  
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均本銘造  
字義。其正字當作祿，說文祿祭也。用征以造謂用之于  
軍旅。屬考鐘征秦邀齊，造若邀均用為筭迫之筭。言征  
言筭，正与造字相應。韵讀造客若，魚部入聲。又此  
鼎形制脚甚低，器淺而兩耳已殘缺。器身環帶花紋与  
秦公般同属一系，其時代之相去必不甚遠。大率乃春秋  
末年之器也。

右盧器凡二。

都公教人殷

佳都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都公教人乍作隣殷用喜考于  
季皇且祖于季皇考用賜錫鬯壹稱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  
竊用喜。

左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  
之師戍商密杜注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  
於南郡都縣今案都有上都與下都本殷稱上都而下  
都公誠鼎稱下義可證彼鼎出于上維今陝西商縣地與商  
密接壤則此秦晉所伐者實是下都上維後為晉邑見

傳哀蓋下都為晉所滅也。南都之都。漢志作若。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今湖北宜城縣當即本殷所謂上都。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意南都之都為本國。故稱上。上雖之都為分枝。故稱下。此猶小都之出自都。蓋西稱為小矣。南都之都後為楚所滅。故於春秋末年其故都竟成為楚都也。兩都傳世之器均古。大率在春秋初年。或更在其前。蓋其初實一強盛之國。其地當跨有今河南湖北陝西三省所接壤處也。

### 都公教人鐘

隹都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都公教人乍其蘇鐘。用追孝于皇且祖。可公。于氏。皇考。鬯公。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子。

孫々永寶用高。

此銘殘泐過半，然與敎人設合校，雖東鱗西爪，猶可以髣髴其全文。二器實同時所作。且此稱皇考農公而下平侯錡稱皇祖農公，又稱皇考屏燧公，知平侯之考亦曾為都公者，即此敎人也。

都公平侯錡

佳都八月初吉癸未，都公平侯自乍作罍，錡用追孝于皇且祖農公，于皇考屏燧公，用錫錫賚高，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平侯乃敎人之子，觀敎人于農公，稱考，而此稱祖，可知。又此皇考屏燧公，即敎人。上都省稱為都。



都公識鼎

佳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下蟲雖公識乍陳鼎用追昌可  
孝于皇且祖考用气豐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龜用。

此鼎考古圖云得於上雒故宋人又稱之為商洛鼎。  
上雒今陝西商縣地在春秋末年屬晉則下蟲蓋滅于  
晉者也。蓋字从蟲下都公識蓋作蠹从虫均有意与上  
都示別蓋下都後出既分上下猶嫌混淆且時亦各有  
去上下字而單稱都故于都字之結構亦須示別也。  
十又三月當是十又三月之諺下筆過短蓋是鑄紋。

都公識蓋

顯十又二字是都字殘面誤摹。

螭公誠作旅鉅簠用追孝于皇祖皇考用賜賜饗饗書書  
萬年子々孫々永竄用。

此与都公誠鼎自是一人之器下蓋有称螭。

右都器凡五。

鄧孟壺

吳鄧孟作監吳嬭嬭壺子々孫々永竄用。

吳王國維謂卽鄧姓之嬭今从之。

鄧伯氏鼎

隹再鄧八月杓吉白伯氏始如氏作罍罍嬭嬭臬臬朕朕賁賁貞貞。

其永寘用。

### 鄧公殷

隹髯鄧九月初吉，不故屯夫人，始乍，隹髯公，用爲屯夫，人，隹護殷。

不故疑卽薄姑。漢書地理志下，齊分殷末有薄姑氏爲

諸侯，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

師尚父。左傳作蒲姑。昭九年，漢志琅邪郡下，夏作姑幕。今

山東博興縣東北地域也。蓋薄姑氏雖衰，後世子孫猶

守其血食未墜，故以與鄧爲婚姻也。始乍，隹髯公，與叔

姬簋，叔姬，亦黃邦同例，乍，定省嫁也，適也。鄧國故

地在今河南鄧縣。

右鄧器凡三。

蔡姑殷

希蔡姑作皇兄尹弔叔陳蔡彝。尹弔用安多福于皇考德尹車姬用薪白豐豐綽綽寧寧永令命彌彌氏生靈冬終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永甯甯用高。

希字原作希。容庚釋為蔡。云魏三字石經古文作希。故得定為蔡字。蔡即希字。段為蔡也。此乃姑姓女嫁于蔡者。故稱蔡姑。猶鄧女適王稱王姑。楚女適江稱江芊之類。蔡姑之母為車姬。則姬姑五為婚姻可知。綽綽乃金文恆語。或作綽綽。容云即說文之韓。韓亦雅之綽。

爰之詩之寬兮綽兮。案書無逸亦云寬綽厥心。此  
銘云字當在宗周厲宣之世。

### 蔡大師鼎

佳正月初吉丁亥。有大师師鬯釀膳許。帛叔姬可母飲。  
繁用薪釀鬯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此蔡女適許之媵器也。蔡乃周公之後姬姓。古人女  
子無論已嫁未嫁均称某母。王國維以為女字謂女子  
字称某母猶男子字称某父。今案某母當是女名或省  
去母字。古者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為字。就見  
于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肅叔皇母肅如召伯虎殷幽  
伯幽姜綽。綽綽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

又成惠姜。皇考適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証。故當其未  
許人時曰待字也。

右蔡器凡二。

### 許子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卹許子子。自異其吉金。自作作鈴鈴鐘。  
中終終。輶輶。且且。鵠鵠。元元。鳴鳴。孔孔。煌煌。穆穆。蘇蘇。鐘鐘。用用。溼溼。居居。喜喜。用用。樂樂。嘉  
賓賓。大夫大夫。及我及我。朋友朋友。數數。趣趣。萬萬。年年。無無。謀謀。期期。賈賈。壽壽。母母。已已。子子。  
孫孫。永永。保保。鼓鼓。之之。

本器考古圖云得於潁川。今河南許昌縣附近。卽許  
舊地。此銘用語與徐器相同。足徵許國文化屬於南

系。𧔵自許子名，𧔵說文以為猶文牖。許子春秋稱男，而此稱子，古公侯伯子之稱，實無定制。韻讀，陽部，喜友趣，謀已之部。

### 許子妝簠

佳正月初吉丁亥，卹子妝，異其吉金，用鑿其匡，簠用媵。  
孟姜秦嬴其子，孫永保用之。

妝與許子鐘之𧔵自疑是一人，古人每名字並舉，或𧔵自乃一字一名，稱字則為妝也。妝𧔵同以牙聲。此殆許與秦同時嫁女，或許嫡秦為媵，秦嫡許為媵，故鑄器以分媵之。

子璋鍾

佳正十月初吉丁亥。君孫斯子子璋。其吉金自作。作餘鐘。用匡呂喜。用樂父隄兄者。諸士其謂壽無基。期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羣孫斯子。猶儼兒鐘言。余述斯子之孫。余幽路之元  
子。羣斯均係人名。本銘字作與許子簠相似。而文辭復  
類許子鐘。疑斯卽許子狀若臚自。故次此銘于此。韵  
讀喜去基之之部。

魯生鼎

無許大邑魯生乍作畜母朕貞（滕鼎）其萬年寶畜永韞用。



無卹有。無卹鼎。無臬之饋鼎同此。大邑乃京師之  
古稱。亦稱天邑。此許京之魯生為其女作媵器也。壽  
母卽其女名。

右許器及其近是者凡四。

鄭義伯匱

真鄭義伯匱。乍季姜竊匱用。

鄭義伯猶稱鄭井叔。義伯乃作器者之字。蓋鄭之大  
夫。娶姜姓女而為作御器也。

鄭登伯鬲

真聲白 伯乍弔叔散彝焉。

彝字之形稍異。然臣鄭聲叔彝例之。仍當是聲。聲乃氏。伯其字也。散當是女姓。右旁范畧損。致不可識。此姓典籍無可考。

### 鄭登叔彝

真聲弔 叔乍旅彝及子々孫々永寶用。

聲叔彝上聲伯。呂聲為氏。叔為字。

### 鄭臧句父鼎

真臧 戎句父自乍臧其子々孫々永寶用。

臧蓋戎字之異。以戎用聲。句父之氏也。舊釋為勇。不

確。鼎當卽是鼎字。說文「鼎鼎之圖掩上者，从鼎才聲。」詩曰「鼎鼎及鼎。」鑑俗鼎从金从茲。此从茲爲古文，以与俗鑑字同。从鼎蓋誤以貞爲鼎也。許說鼎乃本尔雅釋器，然毛詩絲衣傳則訓鼎爲小鼎，而本鼎形制乃有疏如匪，知古說實多不足信也。

### 鄭號仲殷

佳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眞鄭號仲作竚殷，子々孫々，  
級及永用。

此殷凡二具，一具器文「十又一月作」，一又二字倒，而又字多一橫鈎，此金文鈎例之確例。又一具蓋文「子々孫々」，誤作「孫々孫々」。

召叔山父簠

鄭伯大鬲工召弔山父作旅簠簠用高用孝用白  
鬲子々孫々用爲永頌

鄭伯大鬲工者言鄭伯之大司空職上係國復係其  
其國之爵此例僅見召氏叔山父字旅旅者旅當訓  
爲祭臣下文言高孝知之臣古簠字从匚古聲金文習  
見銘末數語有韵孝壽寶幽部

叔上匚

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巳鄭大內史弔上作弔頌朕膝  
出匚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之

內史上冠以大字，此例僅見，殆是內史之長。

### 鄭楸叔賓父壺

真楸<sup>(叔)</sup>市賓父乍作醴壺。子々孫々永寶用。

楸氏叔賓父字，別有叔賓父壺，當係一人之器。

### 嬰次鑑

王子嬰次之座燎盧鑑。

此器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新鄭，同出之器百餘，僅二有銘。一卽此鑑，一爲鼎，銘泐甚不能通讀。嬰次卽嬰齊。王國維因有王子字，說爲楚子重嬰齊，器出新鄭則

以為鄢陵之役楚師曾道。蓋其時所道。又說盧為說文  
盧飯器也。之盧。學者多宗之。案其器坦平而無蓋。不適  
於為飯器。實當是燎炭之鑪。說文鑪方鑪也。本器形方  
与之相合。而盧上一字王未釋者。實是庚字。字確从火。  
余意乃寶之別構。从广炎聲。炎即炒字。小篆作𤇀。說文  
云𤇀熱也。从𤇀𤇀聲。方言作𤇀。云火乾也。秦晉之間或  
謂之𤇀。郭注云。𤇀即𤇀字。又注尔雅釋草云。𤇀首可以  
燂蚕蛹。釋文引三倉。燂熱也。一切經音義一云。炒。古文  
𤇀。𤇀。𤇀。𤇀。四形。今作𤇀。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  
作𤇀。今此字从炎作。知炒亦古文矣。从广炎聲。与从山  
炎聲同。字在此讀為燎。知此為燎炭之鑪。今言於鄢陵  
之說有不可通。蓋鄢陵之役在魯成十六年六月。時當

盛暑。子重無攜帶火竈之理。王說不足信也。余意器出鄭墓。自當解為鄭器。一墓之殉葬品甚豐。則所葬者必係鄭君。王子晏次即鄭子嬰齊也。左傳作子儀。當是字。史記作公子嬰。乃嬰齊之畧。古籍于人名複名往往畧其一字。蓋誤以為名字並舉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嬰齊。与古器合。稱王子者可以僭分解之。嬰齊之父鄭莊公時鄭最强。左傳隱三年載周鄭交惡事。終至決戰而射王中肩。竟倏然敵國。有此器出。足証鄭莊公時實曾僭稱王号耳。嬰齊与魯莊公同年即位。十四年而遇弒。故此燎鑪之制作實當在春秋初年。

## 右鄭器凡九。

陳公子甌

佳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子甌(叔)遯父乍作遊旅獻，用征用行，用鬻蒸稻，梁用旃鬻壹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是尚。

金文凡陳國之陳作陳，簣齊之田氏作陳，此乃陳之公子之子字叔原父者所作器。不稱公孫而稱公子子，蓋公孫之氏已通行，故避之。鬻字从鬻从米从匕，已當是聲。已聲在之部，与蒸部為對轉，此實蒸之古字也。舊釋為羹，非是。蓋甌甌非調羹之器，而稻梁亦非作羹之材，字形不合，尚其餘事。韵讀：行，汭，疆，尚陽部。

陳侯簋



佳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孟姜，媵朕媵，用，齊，萬，年，無疆，永，當，用之。

陳侯為姜姓女作媵器，此亦一異例。

### 陳子匱

佳正月初吉丁亥，陳子匱作，齊，孟，為，媵，母，媵，媵，用，齊，萬，年，無疆，永，當，用之。

此陳之公子為其女作媵器也。齊孟為媵母，以蔡大，市鼎，邾叔姬可母例之，齊當是國名。

### 陳伯元匱

敝伯匱之子白元，作，白，孟，媵，母，媵，媵，用，齊，萬，年，無疆，永，當，用之。

伯殿伯元父子殆陳之宗室以伯為氏者。肉亦當是國族名。

右陳器凡四。

趙亥鼎

宋牼公之孫趙亥自乍作會贈鼎子々孫々永壽用之。

牼古牆字。說文。牆籀文牆。与此同意。此从田从口。田者缶也。口是古皿字。宋牼公即宋莊公。莊公與魯桓同時。此其孫所作器。蓋在魯閔僖之世。而在宋則襄公之世也。於時宋最強盛。趙字々書所無。疑是官名。走馬二字之合文。

宋眉父甬

宋眉父乍作寶子饋膝甬。

此宋人媵女之器。寶子其女字。宋乃子姓之國。故女稱某子。

宋公戌鐘

宋公戌之哥鐘。

宋公名舊釋為成。王復齋以為宋平公。積古引吳東發說。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華作成。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又云。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与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

名城也。今改從之。唯古文辰戌之戌与征戌之戌形相  
远此乃辰戌字与成字之差僅一筆故致誤也。古器中  
成戌字亦每互譌如頌殷甲戌字第二第三第四之蓋  
均誤為成而成周字則第三之器第四之蓋均誤為成  
其確証也。第三器為文甲戌字亦誤為成

### 宋公緡鼎

宋公緡之饒鼎鼎

此宋景公器。景公名春秋作癸。史記作頭曼。當春秋  
末年。金石錄云元祐間得于南都底蓋皆有銘。

右宋器凡四。

(博古圖系有蓋无器。)

曾伯霽簋

佳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霽懋懋聖元武元武孔蒞克狄  
過淮尸淮夷印變鬯湯金衛道錫錫行具俱既卑俾方今異  
其吉金黃鑄鑄今用自乍作旅匡簋臣征召行用盛稻粱用  
養孝用高子我皇且祖文考天賜之福曾伯霽段胡不黃耇  
穉萬年萬鬯鬯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之喜。

此簋與晉姜鼎同時彼云征錄湯原此云印變鬯湯蓋晉  
人与曾同伐淮夷也。作器亦同在九月彼在乙亥此在  
庚午先彼五日。彼云勿濫廢文侯親命知不得在文侯  
以前。謚之興在春秋中葉以後或即文侯時事亦有可  
能。出之二器均春秋初年之物。 簋乃常之異文。說文

常下帶也。从巾尚聲。裳常或从衣。此从巾从青省。蓋常若裳乃形聲字。此乃會意字。此讀為堂。皇之堂。高也。盛也。聲正入韻。金道錫行者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產金錫。魯頌泂水。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考工記云。吳興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黃鑄者以銅所為之鑪。今言大鑪言毀銷之以為彝器也。韻讀常湯行方陽部。鑄匠魚部。行梁高陽部。考福。出之合韻。彊高陽部。

### 曾伯陪壺

佳曾白陪。通用吉金鑄。鑒用自作。鑒壺用卿饗。賓客為德無段瑕。用孝用惠。用賜。豐。壹。子。孫。用受。大福無彊。

用鑄鑒作壘亦毀舊器而鑄新器鑄說文云但鼎而長足廣雅釋器云釜也鑒是壘首銅。酌墳壘客段魚部考壽山部音壘陽部。

### 曾子尾簋

曾子尾自乍

作

行器刪永祐頤福。

尾卽弋綏之綏以尾沙省聲見上師穀穀字在此乃曾子之名。

### 曾子遯簋

曾子遯之行匡簋。

此器字体与叔夷鐘禽章鐘等相似蓋春秋中葉前

後之器。春秋襄六年書「莒人滅鄆」，又昭四年書「九月取鄆」。蓋鄆滅于莒，降為附庸，後復叛而歸魯，故又取于魯也。器或作于襄公之世，唯不得在昭四以後。

### 曾子□簋

佳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乍飲。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由字体觀之，大率亦離滅國不遠。器全体施以淺刻糾屈紋，乃一部分外國學者所謂「秦式」。根據此器可斷定此等樣式在春秋中葉時已有之。

### 曾子仲宣鼎

曾子中仲宣。逋用其吉金，自乍竈貞鼎。宣逋用，誰譽其者。



諸父者諸兄。其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焉。

仲宣乃一字一名。由下單稱宣可知。寤卽造字。讀為聲始也。宣喪。喪舊釋為遷。非是。案此銘後半有勑。喪。凡疆。高。均陽部字。宣喪者。猶桓子孟姜。宣言。桓子孟姜。謂宣之親喪也。蓋曾子新立。其喪服將除。爰初作器。以饗燕親族也。雖古雖字。舊釋為饗。甚是。徐王。釐。鼎。用離賓客。例上此同。

### 曾大保盆

曾大保(叔)簋。用其吉金。自作旅盆。子々孫々永用之。

此曾大保名。亟字。簋叔。簋亟二字。周金文存本不明。余初據之。誤釋為簋亟。今正。

滕侯鉢殷

膚字之書所無，然必為會聲之字。通極。名亟字膚叔者，書洪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當是周時成語，如今言集中也。鄭玄說會為君，說歸為臣。宋世家傳未免水之通深。膚作𠂔，𠂔不底頭有大角，蓋如今之馴鹿。

右鄭器凡七。

滕侯鉢殷

滕侯鉢作𠂔，𠂔文考滕仲旅殷。其子之孫萬年永寶用。

金文滕國之滕均作滕，以火。鉢及仲均無可攷。

此旅字當解為周禮大宗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之族祭也。舊說旅為祈禱天地山川，寶則祀人鬼亦可。

称旅彝銘多見。寶字亦頗詭異，去字誤拆為二而分  
置于上下對角。盨器自名為殷，是証盨乃殷之變。

### 滕虎殷

滕虎敢庫肇乍作乍卑皇考公命仲竊陳彝。

滕虎王國維謂卽礼記檀弓滕伯文為孟虎齊襄其  
叔父也。為孟政齊襄其叔父也。文孟虎。現堂集林卷六釋滕今案  
虎當是字。檀弓称孟虎卽其証。敢乃名。名敢字虎者。大  
雅常武閼如虢虎。費鳳剏碑。鑄若夫虢虎。敢本字。閼借  
字。鑄乃後起字。

### 右滕器凡二。

薛侯盤

青侯作作吊叔姁姁朕朕膝膝般般盤其盤眉高萬季子子孫孫  
永寶用。

王國維云青即薛國之本字。青字其音古讀如薛。此字从月青聲。与薛字从艸薛聲同。青為姁姁之國。其為膝薛之薛審矣。現堂集林卷六釋薛 殿原作坡即說文眾箱文眾所以出。漢銘蘇襄作懇。呂穰作穩。所以眾字雖已變支為爰。然猶从土。形未盡失。

薛侯鼎

青侯戚作作父乙鼎彝。史。

史者薛侯之史官所書之下款。鼎疑鼎字之殘。

### 右薛器凡二。

#### 邾公慆鐘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龜公慆異昏吉金。玄鏐膚。鑒  
呂鐘。自作。作。蘇鐘。曰。余。畢。釐。成。畏。忌。盟。鑄。薛。子。蘇。鐘。二。鐘。  
名。以。樂。其。身。台。匡。大。夫。台。喜。者。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

龜公慆即邾宣公。見春秋襄十七年。公穀作閼。乃段  
借字。鏐者。尔雅釋器。黃金謂之湯。其美者謂之鏐。說  
文云。湯。金之美者。与玉同色。又云。鏐。黃金之美者。兩貢  
梁州貢璆鐵銀鏐。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黃金之

美者謂之鏐。此以鑄器。知所謂黃金者實是銅。玄鏐卽  
 說文所謂與玉同色者也。膚呂與玄鏐對文。膚段爲  
 鑪。黑色也。呂乃鑪省。此段爲鐘。錯者周禮小胥凡縣  
 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  
 而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左傳襄十一  
 年。歌鐘二肆及其鋪磬。杜注。縣鐘十六爲一肆。鄭說與  
 左傳及杜異。鄭意謂鐘磬同在一簾。各八則爲堵。故曰  
 二八十六枚。鐘十六枚在一簾。磬十六枚在一簾。共二  
 堵三十二枚。始謂之肆。左傳及杜說則言鐘而不及磬。  
 元杜意則鐘十六枚爲肆。磬十六枚亦爲肆。半之則鐘  
 八枚爲堵。磬八枚亦爲堵。徵之藝文志。本器言。縣鐘二錯。  
 源子孟姜壺言。鼓鐘一肆。肆錯均。單以鐘言而不及磬。

邵璧鐘言大鐘八事其竈四轄竈者謂筵磬也懷石磬  
云擇其吉石自作筵磬薛八筵即筵之異與筵通蓋金  
樂以磬為之筵磬亦謂之竈鐘八事竈四轄則磬數僅  
及鐘數四分之一是鐘磬各為堵肆而不相參合據此  
以解小胥職文亦正圓通無碍蓋謂凡縣鐘磬各以半  
八枚為堵全十六枚為肆也杜說較鄭說為近是寺  
持也守也韻讀鐘夫魚部忌士寺之部

### 邾公華鐘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錫秬吉金玄鏐赤鎛鐘用盟  
鑄秬縣鐘台以乍作其皇且祖皇考曰余累弊威忌忌淑穆  
不吝墜于秬身盟鑄其縣鐘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

台宴士庶子。春慎為之名。銘元器其舊哉。載公釁冒壽萬龜那  
是保。其塹萬壽年無疆子々孫々永保用高。

龜公華即邾宣公之子悼公。見春秋昭元年。春為  
之名者謂慎為此銘。名字作弓从月。与上正月字同。舊  
或釋為聽。非是。韻讀忌祀子之部。舊壽保幽部。疆高  
陽部。

### 邾公鉶鐘

陸贄之孫邾公鉶。乍作平禾和鐘。用敬卹盟祀。祈祈年  
賢高。用樂我嘉賓。賓及我正卿。凱揚君靈。君臣萬萬年。

王國維云。贄字从姓。草声。草古壩字。以聲類求之。當  
是龜。陸龜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



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  
 曹姓者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其說蓋出于世本。此  
 邾器而云陸鐘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現堂集林十）  
 鈺字原作𦣻。从金毛聲。（辭及金文）字从此可証。以聲類求之。當  
 是鉏之古字。左傳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王引之言捷字菑名。云元和姓纂有  
 捷姓。引風俗通曰。邾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俞  
 樾云捷菑為捷。故菑字捷。準此。則邾定公名為纘且者。  
 春秋成十七年。亦當是一字一名。纘假為纘。且鉏首。兄若弟同  
 以農事字為名字也。故此邾公鈺當即邾定公纘且。  
 正卿者正長卿士。凱若需君。第二君字余初疑別誤。  
 非是。字在此殆段為聞。

邾君鐘

龜君求吉金用自作其辭鐘<sup>鈴</sup>用處大正<sup>政（下泐）</sup>

求字乃動詞非邾君名。文以鈴正為韻。耕部。古鐘鍾一字。

邾大宰鐘

龜大宰<sup>儀</sup>子<sup>致</sup>自<sup>乍</sup>其御鐘<sup>鈴</sup>吉金元呂<sup>致</sup>用過<sup>句</sup>  
賢<sup>壽</sup>多福<sup>福</sup>萬年無疆<sup>子</sup>孫<sup>々</sup>永保用<sup>高</sup>

此乃邾大宰儀之子<sup>致</sup>所<sup>鑄</sup>作器。御疑御之異文。从走作者蓋係筆誤。元呂与吉金對文。易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呂假為鐘。疆高為韻。陽部。

邾大宰簋

佳正月杓吉。龜大宰樣子。制盟其饒。此字匡簋曰余諾

若弊。茶孔惠其饗。高呂饒。一器萬年無真期。子々孫々永

竊用之。

此邾大宰樣与前鐘之邾大宰樣自是一人。此从木

為叢之絲文。彼从手从叢省。蓋趣字之異。叢省聲也。叢

趣同以取為聲。此樣樣又同以叢為聲。得相通。制与歐

乃兄弟行也。制者型之異。从田与从土用意。諾若古

本一字。此用為若順也。韵請惠饒。脂部。真之之部。

邾友父鬲

邾大宰簋  
友父鬲

龜習父朕滕其子娶竊曹竊雨其甯甯永竊用。

習父疑即春秋邾子益之字。与魯哀公同時。竊字

原作嫫。从女。从棗。此字最為正確。即邾姓博之本字也。以棗為聲。它器嫫字所以棗旁。頗与奉字相近。舊誤釋為嫫。故不得其解。然棗与奉有舛。然不相系之處。試就奉捧執餘等字以比較之。即得。邾伯兩銘同時出土器。

### 邾伯御戎鼎

龜白 伯御戎乍滕姬竊鼎子孫永竊用。

邾君之名見于春秋者八世。曰克字。曰瑄字。曰遜字。曰纘字。曰纘耳。曰纘。曰華。曰穿。曰益。與御戎相當者。由文字觀之。疑在春秋以前。然相去亦不遠。滕姬乃滕女嫁于

邾伯得此知邾滕為婚姻之國。

### 邾討鼎

龜討為其鼎。子々字々永寶用。

此邾討與邾伯御戎銘是一人一字一名也。字自孫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

右邾器凡九。

### 寺季故公段

寺邾季故公乍竊段。子々孫々永寶用吉。

寺邾首。季故公殆一字一名。公通工事也。故者做也。

邾遺  
鼎殷

春秋襄十三年夏取邾杜注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公羊作詩以為邾婁之邑蓋邾初為邾所滅而魯復取之也如鄭初滅于莒後說文邾附庸國在東平取于魯即其例亢父邾亭即杜注所本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東南

### 邾遺殷

邾邾邾邾用追孝于其父母用易錫永壽子孫永  
竅用高

### 邾造遺鼎

邾邾邾邾作竅鼎子孫用高

邾邾邾邾即前殷之邾邾邾邾與邾一字一名也邾邾邾邾

之異。邀亦當是遣之餘文。遣，維也。送也。造，詣也。適也。名  
与字相應。清光緒間出土于山東之平原。

### 郭伯鼎

郭白肇作孟姓善膳鼎其萬年寶子孫永寶用。  
此郭伯為其妻所作器。蓋郭与姓之國為婚姻也。  
与郭相近之國薛祝均姓姓不知孰是。

### 郭伯祀鼎

郭白祀其萬年寶無疆子孫永寶用高。  
此与前鼎文字款式如出一人手筆。當是一時所作。  
祀即郭伯名。無疆永寶均合書。僅見。

魯侯爵 魯大司徒臣

右部器凡五。

魯侯爵

魯侯乍爵用樽鼻苗些寧盟。

此銘分作兩截讀，為彝銘之一特例。用樽是動詞，與令殷用樽事于皇宗同例。鼻當即無以苗酒之苗，从東旁有酒滴，从自，謂神飲之。器制銘詞均古，殆在周初。

魯大司徒臣

魯大嗣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罍孟姬也臣其罍萬  
年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鐘即厲之餘文。从石与从厂同意。从邁省聲与萬聲同。在此乃孟姬所適之國名。春秋僖十五年齊師魯師伐厲杜注。義陽縣有厲鄉。漢志南陽郡隨下云。故國厲鄉。故厲國也。今湖北隨縣北四十里有厲山店。

### 魯大宰原父餒

魯大宰邈父作季姬身餒餒其萬年魯高永竈用。

### 魯原鐘

魯邈作蘇鐘用高考孝。

上一段一鐘乃一人所作之器。邈即說文邈。高平之野。从走从甸从豕。此最為正確。金文中已有誤从各者。

小篆則更誤象為永矣。

魯伯厚父盤

魯伯厚父乍仲姬殽俞賸賸般盤。

仲姬俞賸

魯伯大父乍仲姬殽俞賸賸般其萬年豐高永寶用高。

上二器同為仲姬俞所作之賸器。伯厚父與伯大父當是兄弟行。以伯為氏者也。

孟姬姜賸

魯伯大父乍孟姬姜賸賸般其萬年豐高永寶用高。

此与仲姬俞段同为伯大父所作，则孟姬姜与仲姬俞乃姊妹行，姜乃孟姬之名。

### 鲁伯愈父禹

鲁伯愈父作鼃姬，母滕姜，禹其永竇用。

此伯愈父亦以伯为氏者，与邾国通婚姻，故其女称邾姬。有同人所作之鼃，愈作俞。

### 鲁士商厥段

鲁伯愈父诸器，所见有禹三、鼃三、鼃三，一，靖道先十年出土于滕梁城东北二十里凤凰岭沟中。

鲁士商厥肇作朕皇考叔，厥父薄段，商厥其万年，寶，子孫永竇用。

此鲁之大士或士師名商厥者所作器。

右魯器凡九。




杞伯每川鼎

杞白每川乍龜壺曹竊鼎子々孫々永竊用。

杞伯器出土于山東新泰同出之器已見著錄者有鼎二、段四、壺一、匜一、盥一、均杞伯每川為邾壺所作器。每川者余意即謀娶公。說文謀古文作娶若娶與每同从母聲川刺之或作与娶同属疾部。史記陳杞世家謀娶公當同属王時。龜壺即邾曹。杞与邾為婚姻之國。龜字器文或作殺从殳盖殊之古文也。同从禾聲故段為龜。

杞伯每川壺

杞伯每川乍龜螭寶壺萬至寶壺子之孫永竊用焉。

壺字蓋文作且器文作器形見善齋札證錄。王國維以為卣非也。然器與蓋分截二家字跡亦小異。是否一器之析或二器之殘殊未能知耳。寶壺寶字器文作又孫字無重文萬年上多一其字。

右杞器凡二。

己侯貉子殷

己侯貉子分己姜竊乍作殷。己姜石用用勺萬年。

此乃紀侯滕女之器。有己侯鐘出土于山東壽光縣紀侯墓下，可証。又紀乃姜姓，此言分己姜寶者，即紀女將嫁，作寶器以媵之。石乃己姜名。由字體現之，此殆宗周初葉康昭時器，足証紀國文化之古。

### 貉子卣

佳正月丁丑，王各格于呂。敵治王宰于厥咸。王令士衛道歸饋貉子鹿三。貉子早揚王休，用作作竊。陳彝。

貉子卣，己姜殷之己侯貉子，二器字樣如出一人手，筆可証也。敵貉嗣之異文，讀為治。鳳是宜字，此處正是適宜之宜，除此而外，釋組釋房均不可通。此因受錫鹿而作器，器上卽以鹿紋為飾，銘詞与花紋相應，僅見。

己侯鐘

己侯虢乍作竊鐘。

此鐘出于山東壽光縣紀侯臺下，疑昭穆時器。

己侯殷

己侯乍姜縈殷子，孫其永寶用。

此亦滕器。姜縈即己侯女名。此器年代較己侯鐘當稍後，頗近厲宣時字体。

真公壺

真公乍作為子弔叔姜□壺。壺讀壽萬季永保其身也。施

々配々受福無基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薛書題作「杞公匱」云。真者古國名。衛宏云与杞同。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云々。按所引衛宏說乃本集韻。然杞乃姒姓之國。此真乃姜姓之國。真与杞非一也。余謂真亦是紀。同一紀國而作真若己者。亦猶句吳之作工。戲若攻吳。而称公称侯存古亦無差別。子叔姜与齡鍾称其母為子仲姜者同。子叔子仲均字也。姜下所缺一文當是滕字。否則即是子叔姜之名。鹽下一文分明是壺。薛因其形制未傳遂誤認為匱。非也。銘乃韵語也。配子孫字均奪重文。今補。年身真部。配基之云部。配。

慶叔匱



慶弔叔攸作朕滕子孟姜監盤其饋萬季永保其身  
池々配々男女無蕃計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薛尚功云此銘得於淄之淄川。銘文字畫与杞公  
匱即匱絕相類。案此亦紀器也。淄川与壽光接近在古  
均紀國地。銘文字畫与真公匱絕相類。固其所宜。紀以  
魯莊四年滅于齊。而此匱与匱就其字体而言蓋春秋  
初年之器也。

右紀器凡六。

鑄公簋

鑄公作孟姪車母朕滕舍簋其萬季饋萬子々孫々

永竈用。

王國維云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注云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帝之後於鑄古鑄祝同音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居其一鑄為姓姓其為黃帝後之祝信矣。  
現堂集林十  
八鑄公鑄跋

### 鑄子簋

鑄子帛叔黑臣肇乍作竈臣簋其萬年興壽永竈用。

臣即頤初文象形象有重頤而上有鬚也鬚色黑故此鑄子名臣而字叔黑。鑄國在古蓋屢有遷移春秋桓五年城祝丘殆本鑄之故地為魯所畧者地在山東

臨沂縣東南。同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王國維謂州公亦即鑄公，云「古祝音又與州同」。春秋左氏及公羊傳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說文州从卩从州聲，讀若祝。蓋鑄受魯人逼迫，北遷于淳于，淳于在今山東安丘縣境。然鑄公簠出于齊東縣，此鑄子匡諸器出土于桓台縣，二縣接壤，同在安丘之西北。蓋淳于為杞所畧，而鑄又遷避也。最後則遷于長清肥城境地。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作督揚。杜注：「督揚，卽祝柯。」公羊作祝阿，漢為縣，屬平原郡，地在今長清縣東北。又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注：「鑄國，今濟北蛇丘縣。」後漢郡國志：濟北國蛇丘縣有鑄鄉城。今山東肥城縣南尚有鑄鄉也。蓋鑄終受齊人

齊大宰盤

之壓迫而滅國于此。此出土于桓台齊南之器。當在淳于入杞以後。大宰在魯之閔僖時代也。

右祝器凡二。

齊大宰盤

佳王八月丁亥齊大宰邇父爲忌己盟盤。台以旃祈。  
壽。命難老。

邇是歸之異文。歸从帝。皇迫聲。此从帝。遂聲也。魚。殆。甬字之異。乃歸父名。齊有國歸父。乃國佐之父。見左傳。二十八年傳。及三十三年經傳傳。又稱國莊子。或卽此人。勅讀。壽。老。此部。

國差錯

國爰立事歲咸丁亥攻本工師偪鑿鑄西曹竊鑄三乘用  
實旨酉酒戾氏受福疊喜卑俾旨卑俾濤戾氏毋母瘡母母  
疢荒齊邦買鼎靜安寧子々孫々永係用之。

國爰許漸謂即國佐

見左氏成二年經傳

至確。稱某々立事歲

之例齊器多見。如陳純金陳猶立事歲敵月戊寅子禾

子釜口口立事歲襍月丙午。与此例全同。咸敵襍等均

月之異名唯不知孰為孰月。攻本工師叔夷鐘師字

作辭。知此確是師之省文。買字余義釋為風疑古朋

之異文讀為風。今案仍當釋為鼎彝銘从口之字每以

片作如買字象伯或段及毛公鼎从片而吳彝伯長鼎

番生殷師克殷均心月。字復以貝者，鼎与貝古文每互  
譌也。竊通密孫詒讓云，尔雅釋詁：「密，靜也。」書無逸曰：「不  
敢荒寧，嘉靖殷邦。」史記魯世家：「嘉作密，是密靜二字連  
文之証。」古篇括遺中三一孫引洪頤煊讀書叢錄釋為鼎，雖據譌刻為說，要不失為創見。

### 叔夷鐘

佳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師于囿濬。公曰：「女汝尸夷，余經  
乃先具祖，余既專乃心。女汝恣小心，畏畏忌忌，女汝不家墜，嬰  
夙夜官執，執而尔政事。余弘猷乃心，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  
肅肅成朕師師，撫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母諱諱。尸  
不敢弗懃，懃虞虞虞，卹死尸事，戮戮和和三三，刺徒徒，  
師師春慎，中中，公曰：「尸女汝敬共共，命女汝雁雁，公家。」

女汝嬰裝舫行師師女汝肇勳敏于戎攻。余易錫女汝釐都  
齊劇其縣音三百。余命女汝嗣辭予釐釐，鄆，以邑。釐，文作鄆。或鐵徒  
幸四千為女汝敵寮。尸敢用拜頤首弗敢不對。鞮揚舫辟皇  
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尸女汝康能乃又有事。衛運乃敵寮。余  
用算登屯純厚乃命女汝尸母母曰余少小子女汝專余于  
難卹虞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一人。余命女汝裁職差左正此無  
卿為大事三字命于外內之事。中專盟荆女汝台以專戒  
公家。雁卹余于盟明卹女汝台以卹余舫身。余易錫女汝馬  
車鑄作車馬戎兵釐僕音三百又平五十家女汝台戒戎攸作尸用  
或又敢再再拜頤首。雁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廢乃命。  
尸簪其先舊及其高祖鑄文作具康成唐湯又敢有嚴才在帝  
所。專受天命。剏伐蹟司祀散氏靈辭師伊少小臣佳補輔咸

有九州處堦禹之堵土不顯穆公之孫其配靈公之妣而餗

公之女寧生帛叔尸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志小心繫恭適靈

力若虎董裝其政事又有共供于宣武靈公之所此句鑄銘作又共于

公所以少四字宣武靈公易錫尸吉金鈇錫玄鏐鏐鋁尸用攸作鑿

鑄其寶鐘之所下二十一字鑄銘為數若吉金用高于其皇

祖具皇妣皇母皇考用旂祈豐豐富命難老不顯皇

祖具其作福元孫其萬福屯純暉魯賦賦協而尔又有

事卑俾若鐘鼓外内劉辟越馨尔遽而尔倮倮母母或有

承育穎女考考萬萬季季永永倮倮其身卑俾百斯男而娶

斯字斯義政齊侯左右母母疾母母已至于業曰武

靈成誠子子孫孫永永倮倮用高

此鐘作者名為叔尸尸讀為夷尸字原作久与同銘



趙明誠金石錄云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有款識尤奇多者或五百字。

中所屢見之辟字及鐫銘數字所从之尸字全同。宋人釋為及。因誤。近人改釋為弓者亦誤。銘中弘字作𠂔。所从之弓字形迥然有別。叔夷乃宋出。其父為宋穆公之孫。已則出仕于齊。當齊靈公之世。銘中兩見。適武靈公。適通桓。桓武乃懿姜之辭。靈公生号也。下有庫壺亦生稱靈公。肅字舊釋為溜。無說。今案此字从水省。从肅。肅古文以為祿。則字實从水省。祗聲。釋溜是也。溜乃省文。右旁之留即田之隸變。後人以形聲俱近于留。从田遂清混為一。王國維有釋由一文已難之甚悉。故溜字可云从水肅省聲。又武班碑臨留字作留。其隸變之由。今亦可以恍悟。蓋其本字實當作留也。余經乃先祖孫詒讓據史記樂書所引孫矣。尔雅注訓經為法。甚是。

然訓乃為其則非乃仍是汝之之意言法夷之先祖也  
夷之先祖為成王故齊侯以之為經法。余既尊乃心

尊當讀為字信也。虞卹卒死事孫詒讓云虞亦敬也

釋卹卹慎也。周頌維天之命篇殷以溢我毛傳溢慎也。法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恤卹字

通死讀為尸尸主也。釋言敬慎其所主之事。孫詒讓

字易之。今以其三軍徒旃旃从从迴聲殆懂之古文周禮地

官稍人作其同徒葦葦彼同徒卽此徒旃殆猶師旅師

旃之謂也。舊或解周禮之同為終十為同本銘可証其

非是。雁兩公家雁通應若臂當也任也。兩讀為歷亦

雁釋詁歷傳也。故雁兩謂担戴輔弼。要裝要卽玩之

異讀為政治之攻。裝裝首讀為經營之營。大雅靈台經

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卽此要裝意。要

為工巧之工亦可通。又下文「莒裝其政事」亦是勤營。釐都齊劇。

孫詒讓云：釐疑卽萊，故萊國。左襄六年傳「齊侯滅萊」又哀五年傳「齊置羣公子于萊」是也。字亦作邾。襄十四年傳「齊人以邾寄衛侯」，萊邾並以來聲。來釐古音同，經傳多通用。今案此說至確，蓋此器實靈公滅萊之翌年所作也。春秋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當靈公之十五年，其翌年五月有戊寅，与本銘適合。本銘又言「師于淄」，言「政于三軍」，肅成師旌之政德，言「戰和三軍徒隨」，爭行師，言「要裝行師肇敏于戎攻」，均是滅萊前後事。蓋於是<sup>後</sup>叔夷最有功，故齊侯以萊邑賜之，並以萊之遺民三百五十家為其臣僕也。古者國滅，則人民淪為奴隸，本器足証春秋中葉以後，奴隸制度猶倏然存在也。齊

劇當是釐之子邑。齊侯所以錫夷者，其下有縣而至三百之多，則知古之縣甚小。邇為造之異文，以是嬰聲也。嬰即勾字，其从女者，猶嬰字，姪字等之从女，實當从女，乃人形文之脚，因形道而譌者也。敵察，嫡僚，言為夷直系之徒屬。得即運字，从行，猶道之或作衛給子也。此用為彝銘常見之眾字及也，与也。尊余于難卹，孫云：尊讀為輔，輔也。釋文卹憂也。說文言汝宜輔我于艱憂，敬慎不釋。裁字，孫謂當為織字之省，織，古尚書作見夏疎古文四聲，與此相似。織与職通。左文十八年傳，閭職說苑，復思作織，是其証。嬰，正卿，嬰与左通。古有左卿士、右卿士之職，左正卿即左卿士，故鐫銘僅言嬰卿而無正字。正卿之称，左傳多見，如莊廿二年，立

于正卿。文七年。子為正卿。懷八年。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言其非副貳也。又鐫銘于載饗卿之下。尚有為大事三  
字。余意事當為史。古事史吏使字通用。大史古又稱左  
史。左襄十四年有左史。莊注。左史。晉大史。則左正卿若左卿即大史。叔夷  
既司治釐邑。復兼攝大史也。中尊盟刑者。孫云。言執  
中以布明刑。尊戒公家。尊亦當訓為輔。與上。雁鴈公  
家同意。雁即余于盟。即孫云。盟即與。書君康。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文同。明勉也。明即猶上文云虔。即  
訓慎。訓憂與戒義近。言敬戒我于勤慎。余意不然。上即  
字當訓為安。為靜。書帝典。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紀。恆  
作靜。集解引徐廣。謂今文作謚。下即字當訓為憂。盟即  
明憂。書傳之釋不誤。也。各即余朕身者。此即字亦當

訓靜。余朕猶令言我自己。吉日釗有朕余例同。尔雅釋詁朕余同訓我。又同訓身。身者即自己之謂也。馬車戎兵當以鑄銘作車馬戎兵。語調較順。大雅抑脩尔車馬。弓矢戎兵。用戎戎作。辭例相近。作起也。言以備戰事之猝起。與其先舊。與即典之餘文。說文以為古文典。其實證不古。此典字當是稽攷之意。所謂數典不忘祖也。專受天命。專字鑄銘作搏。同与溥通。尔雅釋詁溥大也。頤是夏字。古銘有頤侯笑。頤侯駸。頤侯即複姓之夏侯。其確証也。司通祀。不顯穆公之孫。其配釁公之妣而釁公之女。此中之穆公自是宋穆公。齊靈十六年距穆公之沒百五十四年。叔夷之父為穆公之孫云者。以恆情推之。殆是遠孫也。穆公既為君號。則釁公釁。

公亦必為君號。嚴與餗不得說為國名。叔夷作器時已為齊之正卿。其年齡當在五十左右。假令夷為其母四十前後之子。其母又為其母四十前後之女。則嚴餗二公之世當在齊靈十六年前百三二十年。求與此年代相當者。則齊有襄公。秦有成公。必即此嚴與餗為無疑。蓋襄公之妹適秦為成公妃。其女適宋為叔夷母。叔夷與齊有此親。故出任于齊也。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即妯字義。是辟于齊侯之所者。辟猶仕也。古者人君為辟詞。君事人亦為辟。詞猶人君為王。君事人亦為王。商頌殷武。歲事來辟。鄭箋云。來辟猶來王也。即此辟字義。師望鼎。用辟于先王。與此同例。單伯鐘。達匹先王。達匹即來辟。鉄鑄鑑鋁者鉄是矢之餘文。謂無用。

(一鉄鉄鑄下有鉄鑄二字。)

矢<sup>之</sup>鏃也。舊釋鉄，非是。凡古文夫字作夫，矢作矢，不相索。  
此字鏃，鏃二銘均以矢作。鏃卽似鼎而長足之釜。鏃銘  
作釭，乃異文。鏃，鏃省。鏃銘作鏃可証。古文奔字作奔此疑鏃之  
異文，以雙聲爲聲也。御覽七百五十七引埤蒼云：「錫鏃，小釜  
也。鉛段爲鏃。凡此均係毀已成之器而鑄新器。」蘇協  
而又事至，至于某曰：「武靈成乃託爲皇祖之命辭，而  
汝字均皇祖之稱叔夷也。」劉辟讀爲闔闕。或字舊釋  
爲都，疑是屠字，以戈从儿者省聲也。屠讀爲都，舉卽舉  
字。孫云：「都，舉，並盛善之意。小字雅廣註：都，盛也。淮  
南子本經高誘注：舉，善也。」遷亦造之，餘文：「齡鏃，辰氏  
從德之，彼省从彳，讀爲告，字復以去爲聲也。此乃後起  
之複聲字。造有作寤若寤者，亦是複聲，蓋既从告聲，復



从舟聲也。舟去句。告同部。側刺猶言友僚。辛鼎處用替刺多  
 友。釐辛萬年佳入。与此為五証。永賴者永為背省。說文  
 背駭也。廣雅釋詁背癢也。賴說文云難曉也。故永賴補  
 言癢達達。而側刺母或不賴者。言至于汝之僚屬母有  
 癢達也。至于某曰武靈成者。某即葉之初字。葉世也。  
 成請為誠。言至于後世使人讚嘆曰。桓武靈公誠然武  
 靈也。語因顧韻。故例出之。極有風致。又銘中數見靈字。  
 除第二。循武靈公及。而命難老。及用靈字而外。字均有  
 異。其形或作靈。靈師。或作靈。靈公之所。或作靈。靈  
力若虎。或作靈。銘作靈。上从靈。乃聲。下从火。乃火字  
銘作靈。或作靈。銘作靈。上从靈。乃聲。下从火。乃火字  
 之變體。中所以有或說為人形。謂是巫字所从出。余意  
 乃从龜又爪。象人執龜。一手執之。一手撐之。从火者。謂

以火灼龜使之呈兆。吉凶均有靈驗也。古者龜有靈名。亦雅釋魚龜伏者靈。又二曰靈龜。易頤初九。舍尔靈龜。此均靈字从龜之意。自余其先舊以下乃韵文。祖所司補堵。女所虎所。鉅魚部。司在之部。考壽老幽部。祖。龜鼓。響魚部。刺。賴脂部。年。身。真部。字。右。已。之部。政。成。耕部。

## 康 壺

佳□□月約吉□□□□□□□□之子□□曰康黑其  
吉金台以盟其□壺。齊三刺單圖□冉子輟執鼓康大門  
之輟執者諸獻于靈公之所公曰甬商賞之台以玉銅衣  
衣表車馬。□□□之□康衡率百□□□□□□□□□

□□數其□□□□者□□□□□□□□□□  
 □<sub>○</sub>歸獻<sub>○</sub>于<sub>○</sub>靈公之所商賈之<sub>○</sub>台<sub>○</sub>并<sub>○</sub>輶車馬。  
 庫伐□寅其王駟輶方<sub>○</sub>滕相<sub>○</sub>和<sub>○</sub>樂馬□□其王樂馬用  
 台<sub>○</sub>以□□辭師<sub>○</sub>門哉其兵執者<sub>○</sub>獻<sub>○</sub>之于<sub>○</sub>靈公之所<sub>○</sub>公同<sub>○</sub>角  
 々□□□余台<sub>○</sub>以<sub>○</sub>賜女<sub>○</sub>汝<sub>○</sub>□□□多□□□□□  
 受授女<sub>○</sub>汝<sub>○</sub>□□□□□□□□□□□□

此器西清續鑑甲集<sub>九十六</sub>、曾著錄、題為周齊侯鍾、摹  
 刻多失、銘前段可讀者數行、適為所刪去。器今尚存、今  
 所據者乃容庚摹本、聞銘在壺外、兩耳後加、掩去字數  
 不少、銘淺不易拓。余意施以精良之攝影、當能顯出、又  
 其兩耳既係後加、則設法剔去之、想亦有可能、顧國內  
 迄今尚無人為之者、今仍姑照摹本錄出。銘辭所紀  
 (拓本甚漫漶、遠不及摹本明晰。)

者乃是三次之戰功。每次有獲，均以獻于齊侯而受賞。賜首次之雲公，自即齊靈公。二次公上一字適闕。三次公上一字半泐，案其字形，仍當是雲字。篆文小有所失。三次所伐之國，屢言其王，在春秋時稱王者為南方之吳楚徐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于齊靈公十二年書伐吳，蓋即此時事也。其時為吳王壽夢十六年，壽夢名春，在其王下，顧秋漢十二年作乘，銘中兩乘馬字，一疑卽是壽夢。王嗣玉字泐甚，僅存中直之一筆，洵子孟姜重有玉二詞，語今據補。銘文全体均似韻語，其可確知者，如雲、鼓者、所、馬、均魚部字。

## 鞌 鐔

佳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陶鞌

鞌 鞌

之孫遼仲之子鞌作

山西通志金石記引  
楊萬說「陳年當  
為鮑通鮑。陳  
叔即鮑叔。」

作子仲姜寶鐸。用斚戾氏永命萬奎。年齡係其身。用高用孝。  
于皇祖聖帝。叔皇祀。姓聖姜。于皇祖又成惠帝。叔皇祀又成。  
惠姜。皇万適仲。皇母。用斚當耆母。母死。係慮。吾兄弟。用求万。  
考命彌生。簡之。肅義政。係慮子佳。姓。斚吊又成裝。榮于齊邦。  
戾氏易錫之邑百。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與之民人都面。  
鄰。戾氏從德。告之曰。葉萬至於辟。予孫子。勿或有介。渝改。斚  
子。曰。余彌心畏詔。余三事是台。以余為大攻。工厄。乾大吏。  
史。大吏。徒大宰。宰。是辭。以可吏。使子孫永係用高。

斚辟者。辟乃地名。斚叔所食邑也。史記王子戾者表。  
有辟國。漢表作壁。誤拆為「辟」二字。此據王念孫校改。屬東海。水經沛水。  
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  
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戾國。地在今山東莒。

縣東南。本器相傳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蓋因事故輦入于晉。亦猶吳王夫差鑑之出土于晉地也。陶者鞠之絲文。攷工記。鞠人為皋陶。鄭司農云。鞠書或為鞠。皋陶鼓木也。鄭玄云。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則即陶字。以革。蓋陶聲。省作鞠。因鞠制革形近。故誤為鞠若鞠也。攷文以鞠為鞠之重文。攷工記釋文亦云。作譚。禮祭統。煇者甲寅之賤者。乃段煇為譚。事又更屬後起矣。陶叔乃幹祖字。其号为惠叔。其名為又成。知者以下言。又成惠叔。又言陶叔。又成。古入名字並舉時。率字上而名下。又有陶子。曰之文。乃作器者之幹。自稱其氏与字。氏陶者以王父字為氏也。下有陶氏鐘。足証齊有陶氏。名又成。而字陶者。陶乃樂器。樂一終為成。又

讀為有義正相應。列舉祖妣二世者，聖叔聖姜乃輪之曾祖。古人凡祖以上均稱祖。輪之曾祖，祖父之配均為姜，曾屢世與齊室為婚姻也。介字原作介，金以為珍之側視形，刻上前後繼，一者其繼藉。餘字以此，此讀為渝。遼字原作遼，从老聲，叔夷鐘有戒，亦从老聲。彼讀如都，則此正當為徒，大徒者大司徒也。韻讀年身，真部。死，弟，脂部。生，政，佳，耕部。昌，子，改，認，台，史，宰，使之部。

### 齊陶氏鐘

俾佳正月杓吉丁亥，齊陶氏孫以異其吉金，自作鐘。卑鳴友好，用昌昌孝，于劄予皇且祖文考，用匡用喜，用樂嘉。

賓及我朋友。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陳氏即輪鋪陳叔之後也。此足証陶即陶字。支字舊釋為及。案此字作或。分明支字。与下文及之作承者亦迥然不同。支讀善本切。段玉裁以為即扑字。此處當讀為頗或溥。言甚好也。朋友字原泐。余初補為庶士。字今諸宋拓本尚有殘痕可辨。改訂為朋友。銘末鼓字。拓本中尚有支旁殘畫可辨。韻讀好孝考。幽部。喜友之之部。

齊侯盤

齊侯乍觶。賔賔孟姜。盥般盤。用旂旂鬻萬季。年無疆也。  
配々男女無咎計。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齊侯四器

盤匝  
事鼎

傳以光緒十八年出于易州，蓋齊女

夫家，即銘中所謂寘<sub>寘</sub>也。寘从山，其聲，其寘之縣文，蓋

古寬字。小篆从寬聲，字形既近，音亦同在元部，蓋異作

也。漢隸多作寬，从寬聲。寬<sub>寘</sub>疑即鮮虞，寬鮮古音同部。

虞說文云：驕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

淮南道應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驕虞

雞斯之乘。注云：驕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

千里。其見于它種書說者，大抵相同。古與麟鳳龜龍為

五瑞，乃古人所想像之動物，不必實有也。今<sub>寘</sub>字亦正

作奇獸形，周禮有迴文者，蓋象其能騰雲駕霧之意，所

謂能日行千里者也。是則<sub>寘</sub>蓋即虞之初文矣。易州在

春秋時本屬燕，然與鮮虞故地

今河北  
定興

相近，或者器出

于州之南境，在古木鮮虞之地也。

### 洹子孟姜壺

齊侯女

乙器 尊 女字

壺

其殷

齊侯命大子榮遠孟姜

句宗白

伯

聖聽

命于天子曰：暮

暮

則爾暮，余不其事女。

汝

受

冊，遠連

乙器 作冊

御，爾其適

躋

受御。

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

璧玉備一嗣。

乙器 嗣二字

于大無

乙器 無一

嗣折

誓

于大嗣

乙器 無一

命用璧

兩壺八鼎。

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嗣，鼓鍾一肆。

乙器 肆二字

齊侯既適

齊，洹子孟姜

齊

垂其人民，都邑董宴

宴

無舞

舞

用從

爾大樂，用盟

乙器 鍾

爾羞銅

鍾

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氣

嘉命，用旂，饋萬黍

年

無疆御爾事。

乙器 於用

御

天子之事

下復重出自

洹子孟姜

之事

之

之事二十九字。

今案齊侯  
當是齊侯  
公。景公三  
年田文子就  
在（見左傳  
及史記齊世  
家）則此深  
殆景公初年  
之物。景公乃  
莊公之弟大  
也蓋在莊公  
已適而桓子  
也。

此田桓子及其妻所鑄之器。齊侯乃齊莊公。史記稱桓子事齊莊公有寵。此以齊侯女為妻。正其有寵之証。器。齊侯女名。即孟姜。希讀為聿。詞也。殷殷為舅。爾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孟姜之舅。桓子之父田文子也。文子于莊公三年晉襄二秋十二年諫齊侯厚禮。稟盈之非。莊公在位僅六年。則文子之死當在進諫後之一二年間。本器之年代即可準此而判定矣。大子。乙器作夫子。古夫大每通作卜。辭大甲或作夫甲。通纂二二九其証。大子者。孫詒讓謂即田氏嗣子。近是。蓋即桓子也。齊遠者。孫云周礼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周制凡有事急行則乘傳遽。此齊侯命田氏子乘遽至周。請命于天子也。孟句宗白。孟乃

者則不其  
者宜欲行一  
年喪制則  
行一年喪  
制不其  
事女受冊  
者事通  
使冊何為  
責或錢者  
冊亦可通  
此三語表明  
天子同意其  
短喪。

鼎之異讀為語辭之載。句于省吾云。史記劉敬叔孫通

傳臚句傳索隱引蘇林下傳語告上為句。得之。案漢書

叔孫通傳注亦引此解。上天子大無嗣誓大司命南

宮子均係神名。上天子者上帝之異稱。此因天子已失

去天之子之本義。單用之如帝如皇也。大無嗣誓無當

是巫與詛楚文之大神巫咸。殆是一事。齊侯拜嘉命以

下數語乃平列其公式為于某神用某物。因知于大無

司誓于大司命乃是于大巫司誓與大司命也。用璧

玉備一嗣。以下文用璧二備玉二嗣例之。當有奪誤。蓋

本作璧口備玉一嗣也。備者王國維云。段為珪。林義三

淵釋珪。宴字吳大澂釋宴。以文辭按之。近是。蓋是宴之

變作。以要為聲。取雙聲也。羞銅者即書顧命上宗奉

同璚之同。白虎通爵篇引作銅。鄭玄解同為酒杯。書傳  
襲之，以同為爵名。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大反鄭說，  
謂同乃月字之訛。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  
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今此器為壺  
而銘之以銅，用知古者壺有銅名，省之則為同。酒器之  
鍾、盛算之中，均是一音之轉變。顧命之同，實當是壺，蓋  
即盛算之中，有簡冊盛于其內。鄭玄訓為酒杯，雖失尚  
不甚遠。若馬融虞翻及副璽之，或說均是，凡必之見。

### 陳昉殷

佳王五月，元日丁亥，昉曰：余陳仲肅孫，寧帛叔和子，葬恭  
寧黃魂鬼神，毀弊愧畏忌，殺異吉金，乍作絃茲竊殷蓋用信

殷鐘二字，容庚釋  
 為「殷鐘」。此似  
 必食礼，生啓會  
 注，會，生啓會  
 此从金作。若以此釋  
 則，用追孝於我皇  
 句尚未完，仍有可  
 缺疑鐘字，而用力乎  
 此尾助詞也。

追孝於我皇殷鐘。

陸仲即陳敬仲。金文凡陳國之陳均作澈，而敬仲之  
 後在齊為田氏者，均作陸。廟殖產之異，以初彥有聲產  
 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与和對文，蓋即讀為彥，美  
 士曰彥。蜜者聲之異，蜜叔當即陳釐子乞。乞子為田成  
 子常，此賜或即常也。蜜字已見格伯殷，此用為蜜敬  
 之蜜。書無逸，嚴恭寅畏，秦公殷，嚴饗，天命，均恭寅二  
 字連文。嚴字原作嚴，余初釋為虔，因叔夷鐘虔字作  
 虔也。或釋為畢，均不類。諱宋与薛侯盤之嚴實是一字，  
 即嚴字所从出，故今改釋為嚴。字在此乃讀為讓。用  
 追孝於我皇殷鐘，介詞于字作於，上輪鋪与此器二例  
 而已。我字左旁畧有泐損，舊多釋為叔，与上文蜜叔字

既迥然不同。故皇連文義音難通。殷段為考。古音殷考同在此部。大雅江漢作召公考。即召伯虎殷之。作刺祖召公嘗殷。彼乃段考為殷。与此正為互証。又本銘乃有韵之文。亥子忌之部。殷<sub>蓋</sub>殷考。幽部。鐘字不得與殷字連文。鐘即重字。銘末綴此字者。乃作器或作銘者之署名。此例彝銘多見。如秦公殷及秦公鐘銘末綴一且字。即其晚近之例。余舊讀殷鐘為舅姑非是。今正。

### 陳逆簋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小子陳逆曰。余墜趙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慈<sub>懽</sub>血<sub>卽</sub>宗家。黑<sub>卽</sub>吉金。台<sub>以</sub>乍<sub>作</sub>。元配李姜之祥器。嬰<sub>鑄</sub>絃<sub>蘇</sub>寶<sub>寶</sub>笑<sub>簋</sub>。台高台耆<sub>考</sub>。于大宗皇櫻<sub>祖</sub>皇祀。

用。<sup>姓</sup>皇<sup>考</sup>母<sup>考</sup>作<sup>祚</sup>永命。頌眉壽萬年。子々孫々永保。

阮元云：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又云：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氏長歷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与杜氏合。時齊侯為平公驚，距簡公之弑已五年矣。慈血字家慈，即懽之異，血段為卹，靜也，安也。

### 陳逆殷

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乍為生。皇祖<sup>皇</sup>祖<sup>祖</sup>大宗殷，且習<sup>白</sup>永<sup>永</sup>令，命頌眉壽，子孫是保。

吳武芬云：冰月見晏子春秋，即十一月也。韻讀殷。



壽保山部。

### 陳曼簋

濟陞實不敢逸康。肇董勅經德。乍作皇考獻帛。叔饒廐永保用匱。

陳曼疑卽田襄子盤。襄子名多異文。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盤一作堅。索隱引世本作班。堅殆盤字之譌。因形相近。班盤聲俱近曼。獻叔殆田成子常之字。

### 陳侯午鐘

佳十又三年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金乍作皇妣孝大妃禱。祭器鉶鐘。台以尊蒸台官保。又有齊邦永世母毋。

容庫云周氏  
得之吳氏住  
余目擊世  
下立字及母  
字乃其小別  
也者。

此銘初為據古所著錄三字奪去上畫誤釋為三。蓋  
下立字半泐遂與葉字無分其下母字全泐余初得一  
拓墨三字分明蓋之下体雖微泐仍从立。母字亦無痕  
跡可見。徐中舒所著陳侯四器考釋集刊三四。系周季木藏  
器一具其銘與余所得者同。據古所錄亦相彷彿。唯容  
庚武英殿彝器圖系所附周氏器銘則蓋下立字鮮明  
母字亦完好。聞是藏家欲求與據古所錄契合而後自  
剔去之者。余疑據古所錄與周氏所藏不必同是一器。  
蓋同由一范鑄成故文字雖同而有顯晦之異。或據  
古所錄僅據拓本而拓本有未精故不免有奪字奪畫  
也。要之用鑄之器其存世而可確知者有三。鐘一。殷一。周

氏器形如圖球。器与蓋於赤道線上平分。器底有三環  
以為脚。二環在緣之左右以為耳。蓋頂亦有三環。可以  
却置。此類器多無銘。其已見著錄者或題為鼎。漢鄭或  
題為鬲。泉屋或題為殷。寶璽余則以為當是敦。舊版一七六今  
得此器。正為余說呈出一確証。殷殷之辨。殷如日月。鼎  
鬲之疑。亦可永釋矣。然鑄与鈇亦有別。鈇鑄之鈇作鑄。  
舊釋為鑄。余沿之。遂有鑄鑄。即廢敦之說。今從徐中舒  
說。改釋為鈇。徐引古圻。印度姓字作便。便等形以為証。  
是也。徐又云。敦有圓意。詩七月有敦瓜苦。傳云。敦猶專  
專也。專。團同。團。正是敦形。尔雅釋丘云。如覆敦者敦  
丘。郭璞注。今江東呼地高堆為敦。據此則敦之形團亦  
可想像得之。緯書孝經鉤命訣云。敦規首上下圜相連。

尔雅疏引敦与簋簋容受雖同上下内外皆圓為異儀礼少牢

禮記疏引此上下内外皆圓正是陳侯三敦連因謂之形製

陳侯午鐘曰鈇鐘鈇有坳坎窾下之意凡圓物自其內

空言之則正作坳坎窾下之形故此名鈇鐘仍形容鐘

形之圓案此所引關於敦之文獻可謂詳備然以寶物

徵之敦亦不盡上下内外皆圓如齊侯作孟姜膳尊亦

自銘為尊而其形制則偏器蓋不均等器底平而無足

胥下有頸內凹與陳侯諸鐘之形制復小有差異鄭玄

注礼以無足之敦為廢敦者蓋謂此類又以鈇鐘連為

一名其說亦難安蓋物之有內空者自其內言之均作

坳坎窾下之形不必限于鐘余意鈇與鐘實二物也鈇

當是孟之異以金庚聲以雙聲為聲也孟之形与鼎相

似都公平庚鍾可証。此器諸家均屬偽鼎武英殿藏七九所著錄一

器有三熊人立片為脚，二環附獸首者在臂之內旁，

為耳，器雖為正整之半球而無蓋，其器本無蓋，余初以為蓋佚，非是。

周氏器異，蓋彼即銘中所謂鉞也。武英殿器銘于中央

部泐去數字，

即「朕金」孝大「鐘」等字

然行款字數全同，而鉞鐘

二字之金旁亦尚有殘畫可辨，決為同銘無疑。殷之形

制復迥別，器體與通常之殷相同，唯有方座附于器下，

有兩耳作龍形，側出而翹舉，無蓋。器座均作窮曲紋，淺

刻疏大，規整。在殷中亦頗為特異，羅振玉謂與所藏鄭

侯殷同形，見貞松堂吉金圖。

上三

銘泐蝕過半，然就其

殘文目觀之，大率與二器同文，唯殘文「孝大」與「台」

之間僅能容三字，為祭器殷無疑。故陳庚午三器，實一

殷一鐸一鈇，形制各別，殊不可混。鐸器既出，多無銘，其有銘者，大率齊物，新出洛陽故都古墓，致錄些銘之鐸，三具，<sup>a. b. c.</sup>出于太倉韓墓，乃戰國初年之物也。李峪村所出亦有一器，則與無聊之齊侯尊相近。

佳十

又三年者，田齊桓公午之十四年。翁同書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此銘考之，桓公實不止六年。索隱之言是也。所稱孝大妃，即大公和之妃。據古三之，徐中舒云：桓公在位之年，史記既與竹書不同，而竹書又自相參錯。舉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魏武庚二十一年下，案語為証。王曰：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紀年，齊康公

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剋立。後十年齊田午殺  
 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又據索隱引齊宣公薨與公孫  
會之叛同年。而據水經瓠子水注引則公孫會之叛在  
晉烈公十一年。宣公於是年卒。則康公元年當為晉烈  
公十二年。二十二年當為魏武侯十八年。此事又後十  
 年當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隱又引梁惠王十三年當  
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軍注魏世家索隱引齊  
公或桓公之諱年代參錯。未知孰是。余意水經注所引之晉  
烈公十一年當是五年。五字壞析而為「十一」二字也。如  
 是則齊康公元年當烈公六年。二十二年當魏武侯十  
 一年。再後二十八年。即齊桓公十八年。正與梁惠王十  
 三年相當。則二書所引可無齟齬。要之。有本銘之「十」又

四年足証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也。銘末數語以實  
邦忘為韻當忘在陽部邦在東部邦字每与陽部字為  
韻如大亮鼎以邦韻彊方因資鐘以邦韻當尚晉公蓋  
以邦韻王方彊上等均是蓋古邦字實有陽東二部之  
音也。

### 因資鐘

佳正六月癸未墜戾因資曰皇考孝武趙公麟恭哉大  
慕模克成其雖惟因資騷揚皇考雙練昭統高且祖黃帝  
休弭綱趙文渾朝壽問者諸戾合答騷氏惠德者諸戾宣  
薦吉金用作孝武趙公祭器鐘台以尊燕台以當保有齊  
邦豈萬子孫永為典尚帝



此鐘失蓋。器形與陳侯午鐘、周氏器全同。陸戾因齊  
卽陳戾午之子齊威王因齊也。孝武趙公卽陳戾午。趙  
字史籍作桓。音同通用。言孝武者懿美之辭。如叔夷鐘  
稱。陸武陸公也。高祖黃帝與休銅趙文爲對文。言高  
則祖述軒轅黃帝。休則承嗣齊桓晉文。休讀爲弭節之  
弭。低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裴回。索隱引司馬彪說  
弭猶低也。漢書相如傳。引郭璞說。文選子虛賦。郭注  
均訓弭爲低。銅卽竣之古文。讀爲嗣。又高訓爲遠。廣雅釋詁  
休讀爲述。亦可通。黃帝字余舊未得其解。今以徐中舒  
說。唯高且字徐作各詞解。于文例不通。連卽朝晨之  
弄。讀爲朝聘之朝。易卽昏庸之昏。讀爲問。徐云儀禮聘  
禮。小聘曰問。周禮春官大司馬時聘曰問。又秋官大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此云「朝問諸侯義亦甚協是也。」  
宣字舊釋裸余又釋為盟均非今从徐釋陳駘  
殷肅宣魂神即此宣字義。韵讀嘗邦尚陽東合韵。

### 陳駢壺

佳王五年真□陳曼再立事歲孟各冬戊辰大獲□□  
子陳駢<sub>驛</sub>內入伐區□邦之隻獲。


此齊襄王五年齊軍敗燕師時所獲之燕器。史記田  
敬仲世家「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星攻破燕軍迎襄  
王于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言真□陳曼再立事  
者即國復之後重任舊職也。言大獲□□者臧殆滅之  
異讀為咸劉厥敵之咸謂剪滅也。所泐二文當是燕師

字。言內伐匪□邦者，即追亡逐北，進而侵伐，燕之某邑。凡此均為田單復齊時所應有事。冬字作𠂔，以日與說文所揭古文冬字同。金文經時者，此與商鞅量二器而已。於時上繫以孟仲季字，此尤為僅見之一例。

### 子禾子釜

□□立事歲禮月，因<sub>丙午</sub>子禾子□□內者御休，□□命設墜，夏左開釜節于繫<sub>稟</sub>釜，開銀節于繫，糾人築桿威釜，閉□又□外盪<sub>決</sub>釜而<sub>爾</sub>車人利制之，而台以□□還如開人不用命，嗣寅□□開人□□<sub>其</sub>事，中刑少逋，徒贖台以□<sub>金</sub>半鎛<sub>鈞</sub>。□□<sub>金</sub>斤盪<sub>賄</sub>，辱辟□逋，徒贖台□<sub>庫</sub>。□命者，于<sub>斤</sub>事區希<sub>希</sub>北開之釜。

陳介祺區鏐攷記云。咸豐丁巳。聞膠西靈山衛古城  
旁土中出古銅器三。皆有銘于其外。其二器形如罌。小  
口大腹。腹有兩柄。可持而傾。其一似半匏而有流。文  
曰。左關之鏐。以之量區。十鏐正及區頸之下。憲齋二此  
四六  
如罌之二器。陳謂之區者。卽此與陳純釜。舊說此釜之  
子禾子爲齊太公和。今案銘中有墜甕之名。與陳驛壺  
之墜甕。自是一人。則二器之相距必不甚遠。子禾子斷  
非大公和也。大率皆齊湣王末年之器。此銘大意乃子  
禾子命某。奉命往告陳甕。謂左關之釜以稟釜爲準  
則。開鏐以料爲準則。開吏如辨弊。或于釜內築桿以減  
少其量。或于釜外加物以添益其量。則當制止之。如開  
吏不用命。則論其事之輕重。施以相當之刑罰。料字从

半升，與說文料字半讀同例。蓋半斗為料，半升為料，是古  
人半升量有專字，亦有專器矣。此字當讀如奉，秦公殷  
于正銘之外，器蓋各有刻款。蓋文云：「西一斗七升大半  
升。」蓋器文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奉當即料之形聲  
字，从八奉聲也。」譚器示量多見半與分字，半亦即料，分  
亦即料矣。銀合半升，而銀十正及釜頸則是一套合五  
升。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  
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所謂陳氏當即銀，釜鍾十釜一鍾，陳氏之鍾僅合五斗。  
而齊舊量，所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  
鍾者，鍾合六十四斗，相去天淵。用知「四升為豆」之升實  
是勺字之誤。古文升作，小篆勺作，字形相近，勺或

作龠，合千二百黍，十勺而合，十合而升，十升而斛，豆當四勺，區當一合六勺，釜當六合四勺，鍾當六升四合，較陳氏之鍾約當八分之一，故曰鍾乃大矣也。盬乃泆字之異，泆通通，三字石經書無通通之古文，作𣶒，乃从牀漿肩聲，与泆之从水失聲同意，失与肩古同至部也。令盬从水从皿肩省聲，从皿乃縣文。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故泆有突出過分之意，于本銘正通。車人制之之車當是動詞，蓋讀為舉，古者車与舉與每通用，而舉与舉同从與聲也。中刑以桎，以疑桎之奇文，象有械在人手，遂从耋作，与齡縛同，謂徒役之刑也。周官掌囚：中罪桎梏。桎即鈞字，說文：鈞，三十斤也。梏，古文鈞从旬，卽是此字。周官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鄭注亦

云三十斤曰鈞。管子小匡篇稱管子制重罪入以兵甲  
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  
薄罪入以半鈞。是齊制用金分贖罪時，有一鈞半鈞之  
差。本銘言贖以口半鈞者，蓋罰輕薄小罪也。蓋字說  
文以為盭之或体，謂贖者友，一曰若賄。本銘似即贖為  
賄，所謂分宥薄罪之類。然言贖以口犀，則又似視為重  
罪。蓋時代相懸，制度已有改易也。口命者，于行事區  
常命上泐文當是違抗字，言抗拒命令者，則按其事跡  
之輕重，分別誅僇之。古人言誅僇，言杀，不盡死意。區字  
在此乃動詞，前人誤以為器名，非是。

### 陳純釜

陸猶立事歲。歲月戊寅。各格。茲。陸。安陵。今命左開不  
陸救成左開之釜節于繁釜。數者曰陸純。

安陵舊以為卽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公四十四  
年伐魯葛及安陵之安陵。今案非是。彼安陵在今河南  
鄆陵縣西北。而此器出于靈山衛。地望不合。余意安陵  
卽靈山衛之古名。其地近海而有丘陵。蓋本岸陵之意  
也。所出三器均是量器。則出土地當卽所謂左開若丘  
關。右者東也。丘者以其所在地為丘陵也。置關靈山衛  
地近膠州灣口。在古蓋齊國海上交通之門戶也。今  
當是亭字之異。从高省。丁聲。舊釋為余。非是。不。陸。關  
吏之名。數者治也。言格于安陵。命不。陸。救釜者乃陳  
純也。



右齊器凡十有七。

我叔朕鼎

隹八月初吉庚申，我戴帛叔朕自作，作饒鼎其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用之。

此戴國之器，我卽是戴。余初疑我叔字，朕名，然別有  
叔朕簠字跡相同，知是同一人之器，而此實係國族名。戴  
國地望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南。春秋隱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云：取三師焉。其后不知何年  
為宋人所滅，今由器制觀之，蓋在春秋中葉以後也。

叔朕簠

佳十月初吉庚午。弔叔朕異其吉金。自乍薦匪簠。目親保稻梁萬季無疆。而朕鬯鬯子々孫々永竊用。

臣親稻梁與史克簠曾伯栗簠叔家父簠之用盛稻梁同例。弔仲簠云。用盛秬稻秬梁亦同。親與盛必同意。蓋卽保若保之異文。从兒者乃奇文人也。說文分保保爲二字。以保爲保之古文。余意實字之後起字。蓋由字而素更益之以人。則爲保若保也。與保同音。例可通假。保保不必卽是一字。本銘親字正當讀爲保。

戎叔慶父鬲

戎戴帟叔慶父作帟叔姬障焉。

此亦戴器。叔姬即叔慶父之妻。夫婦同字。

右戴器凡三。

賢 殷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帟叔初見于衛，賢從。公命事，晦賄賢百晦敵蠶糧，用乍竊彝。

此器甚古，當在周初。公叔殆即康叔，公其爵，叔其字也。公命事，與數鼎內史令數事同例，言命賢有所職掌也。晦古歛字，晦賢百晦蠶者，上晦字是動詞，蓋段為賄，猶錫也，予也。賄古文作晦。一切經音義曰正从每聲，聲同，例可。

通用。下晦字則如字。又其下一字从益量聲。益乃益古文  
之異。叔夜鼎用鹽。鹽用幣。鹽字从益。与此同。量字  
从羽量聲。當卽望之古文。說文望樂舞以羽。懼自廢其  
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亦从羽。而量聲与  
王聲同在陽部也。从益量聲。當亦烹賜之賜。而本銘當  
讀為糧。靡有与此相類之字。曰。靡入。納。形每子。  
用作右母辛。靡。字从幫从米从匕。量聲。亦同是賜字  
之異。而同讀為糧。蓋靡被每子納之以糧。故作器以祀  
其母也。本器之賢則曰公叔。賄之以百畝之糧。故亦作  
為祭器以紀念之。用意全同。光緒十四年河南出土。

### 孫林父殷

子林父作作竊殷用高用孝旗賢眉當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子字作子，舊或釋孕，或釋仔，或釋卓，均不確。余意當是孫字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邾討鼎子孫字作，与此同意。又金文每有同字異作之例，本銘兩孫字亦同字異作，不足為異。孫林父乃衛獻公時人，与蓬伯玉、吳季札同時。

右衛器凡二。

匱侯旨鼎

匱侯旨初見事刊宗周王賁賁旨貝廿朋用乍作媿如竊

罍彝。

此北燕之器，當在周初。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匱若匱，無作燕者。姑殆始字之異，即女姓之妣，又疑乃「又始」之合，又始者，宥妣也。妣者匱侯之妻若母。

匱公匱

匱公作，作爲姜桑般盤，萬年永寶用。

姜乘乃姜姓女，名乘者，匱公之妻。盤與匱乃相將之物，有季叔盤及季叔匱同出，可證。此必同時兼鑄二物，故連言盤匱，盤尚未見著錄。

匱侯布殷

鄆侯庫載畏夜成夷愚淑□哉教□□□鼎祗敬禱祀休  
台予馬齋皇母和□□食□□允允□焦金鼓永詠台予  
馬母。□□司□宰□樂母母聿肆諸載諸

此燕成侯之器。史記燕世家有成公。當周定考二王之際。在戰國初年。索隱云。紀年成侯名載。此庫即載字之異。以車才聲。載乃以車才聲。我以才聲。聲類相同。侯庫之器尚有所見。有侯庫豆去鑑廿九。四銘乃刻款。惜摹刻不精。不能通讀。又有鄆侯庫作左單牙及鄆侯庫作右單戈。銘乃刻款。可疑。本銘亦殘泐過甚。然細索實是以四言為主。調之韻語。凡字之當在句末者。如哉。母。庫。母。均之部字。末字与叔夷鐘之哉為一字。當即是唐讀為語助之諸。乃魚部字。大約上句司字下之

一殘文其聲在魚部也。與說文虎之古文作勳者形近疑卽虎字段為舞司舞乃官名  
鼎三字石經君頤篇祇之古文如是祇敬連文文獻中  
亦多見。庚章豆亦有此字作鼎。禱殆禱若初字之異喬  
聲與龠聲勺聲同在宵部。禱祀卽禱祀。小雅天保禱祀  
燕賞于公先王。小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禱。馬齊  
當是稱美皇母之辭。馬者武也。齊卽臍字。廣雅釋器臍當也此  
與齊通齊壯也。爾雅釋言以武壯為形容則成侯之母殆一  
有為之女姓。





### 杜氏壺

杜氏福。歲賢鮮于可荷是金埒。壺。吾台以爲弄壺。其  
頻既好多。寡不訏。慮呂匡歛。盱我室家。哭獵母母。遠寘。寘在



我車。

林卽詩杜杜有杜之杜之杜序釋文本或作夷狄字。顏氏家訓書証詩有杜之杜江南本並木旁施大。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疑此林氏蓋自狄入諱其字而改書為林也。歲賢當是歲時聘問之意賢讀為責鮮于卽鮮虞以魯昭十二年見于春秋入戰國後改稱中山。可古与何通此讀為商頌長發何天之龍寵之何今作荷。埒卽契字此用為契廣雅釋器契瓶也。玉篇契瓶受一斗者集韻北燕謂瓶為契銘首四語意謂杜氏歲時責獻于鮮虞得此金屬之瓶故以為弄器焉而刻辭于其上。用知壺本鮮虞之器而刻銘者用北燕方言稱瓶為契則杜氏乃燕人也。製器之年代由

稱鮮于推之。大率當在春秋戰國之際。訐。說文云。詭  
譏也。其類既好。多寡不訐者。似言壺之容量有一定。無  
多寡之懸差。或者于當時之量。恰受一斗也。盱与訐  
通。但此當訓為大。詩。溱洧。洵訐耳樂。毛傳云。訐。大也。雖  
同。漢書地理志下引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亦云。盱。大  
也。哭當是弋之縣文。寘字原作。从𠂔籀聲。籀即算  
字。算本从竹具。其本从貝以。如馭。直具作。其明證也。  
而周金文既作。頤仲簋作。均以鼎。古文貝鼎字每  
互譌。此亦其一例。寘者當是訓寘。訓具。訓陳之簋之本  
字。受獵母後。寘在我車者。言弋獵時。亦具陳于車中。以  
備酌飲。語与續紋之作狩獵形相應。

# 右燕器凡四。

晉姜鼎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今佳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今不段  
暇。妄寧。登難離。明德。宣仰我猷。用留召。匹辟予。辟。每。敏。孰。卑。  
光刺烈。虔不豎。譖譖覃京。自簡。我萬民。嘉遣我。易錫。鹵賁。  
千兩。勿濫。文戩。觀令。命卑。卑俾。申通。召。征繇。湯賁。取卑。吉。  
金。用乍。作竊。障鼎。用康。馥柔。安綏。衷懷。遠執。述君子。晉姜用。  
旃韓。竊豐。壹乍。作策。爲亟。萬幸。無彊。用高。德既。保其孫子。  
三壹是枋。

此鼎與曾伯霜簋同時。彼簋云。克狄淮夷。印變。鬯湯。  
此云。征繇。湯賁。是其証。而此有文侯名。春秋中葉以上  
尚無謚。大率卽文侯在世時事也。卽在其後。亦必相距  
不遠。君晉邦者。君謂女君。古者以適妃爲君。至難。

明德与大孟鼎。乃數德至。語意相同。至即經之初文。象  
機頭經線形。經者恆也。難若數即難字。難者知也。宣  
邛我猷。邛者衛風淇奥。有匪君子。釋文。匪本又作斐。韓  
詩作邛。美貌也。義于此甚通。說文。邛。宰之也。宰之二字  
義難通。恐有字誤。說文又有倝字。云威儀也。詩曰威儀  
倝倝。然今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日既醉止。威儀忒忒。忒  
乃醉態。毛傳訓為媒娼。許蓋記誤。余意倝當即邛字  
之異文。我當讀為義。義猷与明德為對語。召通詔。你  
雅釋詁。詔相導。左右助勸也。即本銘召字義。匪當讀彌  
輔也。譚覃京臣。譚通槽。槽為大屑。則魯有大義。覃亦  
大也。見漢書京臣即京陵。漢志屬太原郡。師古云。即九  
京。礼記檀弓。皆獻文子成室。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  
斯。聚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在今山

西新絳縣北二十里許，與汾城縣接壤，蓋其地實晉國之首都也。晉公懿云：「王命鄭公，□宅京，自即其証。其所以有京名者，余意在古實為夏都。左傳定四年言分封唐叔，曰：「命以唐諸而封於夏虛，所謂夏虛，猶言殷虛矣。」諸即雋字，三字石經春秋宰周公宰字古文作𠂔，所以宰字亦从肉，与此同。嘉造我者當是晉公嘉晉姜之賢能，遣其出征。商賈千兩者，賈疑鱣省，亦雅釋魚，小者鱣，又云鱣小而鰻。蓋以此為乾候也。卑昭循了者卑即俾，昭循等均當是南方之國名。中賁及中庸有南國賁行，此昭即彼賁，餘無可考。乍賁為亟，賁即寔字。礼曲礼上士寔之，疏云：「寔謂脫華處。」今此上从等花省，下从止，即古文止，則疏說最為得之。中之田形蓋即蒂之象，非田字。作賁與為亟為對語，亟者極之省，謂

為百政之總揆、庶民之準則也。銘末乃韻語、垂德勸、  
文部入聲。二子字作為韻脚、亦可。

伯卹父鼎

晉嗣徒白 伯卹父乍周姬竈隣鼎其萬年永竈用。

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元年當周共和二年、是此鼎乃宣王以前之器、觀其形制花紋与小克鼎諸器如出一範、知年代之相去必不遠、或者即厲世物也。周姬當即王姬、得此知大國之卿亦得与王室通婚姻矣。

晉公盞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且祖鄭唐公、〔應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蘇賈廣嗣治三方、至于大廷、莫不來王。

命鄫公。宅京信。□□□邦。我刺。列考□□□□□□。疆  
 □□□□□□□□。號々才在。上。□□□□□□。召黷。□□  
 □□□□。晉邦。公曰。余惟令小子。敢帥并先王。秉德。蚩々。智  
 變萬邦。諡莫不曰賴。覽。車讓。余威畜胤。俊士。乍。作馮左右。保  
 群王國。荆。嬰。暴。燿。舒。俊。迄。□。攻。雖。者。都。否。在。乍。元。女。□□□  
 □。賡。膝。蓋。戴。三。酉。□□□□□。虔。韓。盟。□。□。以。畜。答。□。皇。卿。智  
 親百苗。惟令小子。整。群。爾。空。容。宗。婦。楚。邦。烏。豬。即。萬。年。晉。邦  
 佳。韓。翰。永。康。寶。

此晉公膝女之器。銘中兩見惟字。即晉公名。余初以  
 為晉襄公驪。近時唐蘭謂當是晉定公午。今改從之。  
 鄫字从邑。嘉聲。嘉古觴字。从巛省。易聲。鄫公為晉之  
 而。左右武王。自即唐叔虞也。大廷即大庭。續漢郡國

志魯國有大庭氏庫。注引杜預云「大庭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文選東京賦「大庭氏何以尚茲。」薛注亦云「大庭古國名。」本銘所言亦正是國名。莊子胠篋篇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云云，舉一以反三，則所謂神農氏軒轅氏等，亦必為古國族名矣。門宅京自猶秦公殷言「鼎宅禹賁」，門通監靜也。京自即京陵。制嬰堵後，制擊也。嬰今作栗段為暴，堵即舒字，後當是追迫字之本字。暴者擊之，受追迫者舒之，猶言弔民伐罪，或除暴安良矣。否卞元女者，否讀為丕，卞猶嫁也。元女謂長女。左襄廿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晉定公卽位于魯昭公三十一年，在



位三十六年。以魯哀公十八年卒。此言嫁其長女于楚。當是中年時事。於時楚為昭王珍。其子為惠王章。惠王即位于晉定二十四年。則為晉公壻者。蓋即惠王也。

百爾。殆段為百爾。邶風雄雌。百爾君子。詩之爾字。鄭箋訓為汝。余意當訓為近。與通通。所謂通臣也。本銘雖殘泐過甚。然細審實是有韻之文。王方王邦。疆口上。口。邦。王。邦。豐。陽。東。合韻。士。右。國。之。部。侯。者。女。魚。部。口。背。脂。部。容。邦。東。部。年。韋。真。元。合韻。

## 邵 鐘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邵簠曰。余畢公之孫。邵白伯之子。余頤閔事君。余聿晏武乍。作為余鐘。玄鏐。鏘。鋁。大鐘八肆。其

竈四轄堵喬，其龍既旆虞。大鐘既縣，玉鐃鼉鼓。余不敢  
爲喬驕，我呂高孝，樂我先且祖。呂櫛櫛壽世，子孫永昌爲  
寶。

郅鐘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漢石土  
祠旁河岸中，其已見著錄者凡十又三枚。王國維云：「郅  
卽春秋左氏傳晉呂錫之呂也。……呂錫既亡，地爲魏氏  
所有，此卽伯卽儼皆魏氏也。……魏錡稱呂錡，錡子魏相  
亦稱呂相，亦稱呂宣子，皆其證。……魏氏出於畢公，此器  
云畢公之孫卽伯之子，其爲呂錡後人所作，彰々明矣。  
現望集林十余翼嬰武，翼獸者，古以爲狩獵字。嬰卽  
八本鐘跋凡字，沈子殷，其凡哀乃沈子也，佳福。凡殆讀爲劇。大  
鐘八束，其竈四轄者，孫詒讓云：「周礼小胥云：凡樂縣鐘

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竈、竈同。說文：「穴部，竈，炊竈也，从穴，龜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作竈，又從穴省也。其讀當為造。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是造竈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倅也，謂所鑄鐘，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十四枚為副造也。」籀篇述林：今本鐘疏案小胥鄭注謂鐘磬各八同在一虞為堵，鐘十六磬十六各一堵，合而為肆之說，實有誤。蓋堵與肆乃縣鐘磬之公名，鐘八枚在一虞為堵，磬八枚在一虞亦為堵，鐘二堵為肆，磬二堵亦為肆，非謂鐘磬混縣也。左傳襄十一年：「歌鐘二肆及其鋪磬。」和公怪鐘，鑄肆和鐘二堵。注

子孟姜盧鼓鐘一肆。堵肆均僅就鐘言。本銘之大鐘八肆。卽編鐘十六堵。百二十八枚。亦僅就鐘而言肆。竈者寔磬也。薛書有裏石磬。銘曰。自作寔磬。磬之所以名爲寔者。卽爲鐘之副寔也。故其竈四轄者。卽寔磬三十二枚。八与四可公約。卽釐所用鐘磬實是宮縣。每側鐘四堵。配以磬一堵也。或據此銘。以爲八肆卽四堵。小胥文當作半爲肆。全爲堵。有未詳。喬。其龍者。孫云。喬讀爲蹻。詩大雅崧高。四牡蹻蹻。毛傳云。蹻蹻。壯兒。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箴。盧考工記梓人說鐘虞云。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蹻蹻。卽狀其壯猛之容也。同上。施字舊多釋爲壽。案与下文眉壽字有別。字實是施。石鼓文田車有此字。曰其趨又施。字之本義蓋謂旌旗。

之連螭也。此亦形容龍之連螭，言驕々乎有龍形之橫  
 翼既連螭于開暢之堅虞也。玉鑪者孫云：蓋謂特磬，  
 亦即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鑪字，而尔雅釋樂云：大磬  
 謂之鑪。鑪聲蓋聲近字通。上同 韵讀亥子之部。武，鋁堵，  
 虞，鼓魚部。喬，孝壽寶幽部。

### 鴈芳鐘

唯廿又再再祀，鴈芳乍作戎鑪。辟韓宗駁遂率征秦  
 遼濟入張盛長城先會于平陰陰武臣寺部力，害敎楚京。賞  
 于煒宗，令命于晉公，邵于天子，用明則載之于銘。武文咸刺  
 烈，永葉母母忘。

此鐘以近年出土于洛陽城東廿五里許之太倉古

墓其已見著錄者凡十又三枚。銘長六十一字。如此所  
錄者凡五。銘四字曰「厲氏之鐘」者凡八。銘之長短者各  
有一具在坎拿大首都叨浪脫溫達畧古物館。其它十  
一具均藏廬江劉體智家。（今已歸日本佐友家，蓋刊而出矣。）廿又再祀者周安王之二十

十二年也。徵諸史記六國年表，于是年三晉欄內均書  
「伐齊至桑丘」，于齊欄內書「伐燕取桑丘」。田敬仲世家云  
「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田巨思曰：「秦魏攻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  
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  
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龍燕國，取桑丘。據此可知  
安王二十二年秦魏攻韓之事，實牽動全局。韓受秦魏  
之攻，必曾往求救于齊。楚趙諸國待得楚趙之救，乃獲

却秦師而與魏人為和。齊人乘諸國之構兵而襲燕。燕人受齊之襲必曾往求救于韓趙。魏趙懼齊之逼而韓尤怨其詐故三晉連兵往攻齊。而事之本末實以韓為中心。本銘言辟韓宗駸率征秦邀齊與史記所言正相契合。韓宗即韓君觀下文與晉公天子對文可知。駸即韓君名秦以前無諱事為人臣子者每直稱其君父之名。據史記安王二十二年當韓文侯七年然此有異。韓世家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也。又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知文侯一代實為紀年所無。史記中文侯年代在紀年實屬于列侯者也。史記一書于戰國世系每多錯誤。即與列侯同時代者而言三晉世系均有

問題如韓烈侯、趙武公、魏文侯均同于安王十五年卒。其後繼者之文侯、敬侯、武侯並同于翌年嗣立，如此湊巧事殊屬難能。徵之世家索隱，知趙魏世系亦同一有誤。趙世家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云：「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均無其事，蓋別有所據。』」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索隱云：「紀年五十年卒。」又：「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云：「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凡此均足証史記之不可盡信。蓋紀年乃晉史，其所述三晉世系自較任何紀象為可據也。是知韓文侯七年實當是韓烈侯二十年，所謂烈侯取者即本銘之悼宗啟，取實啟之壞字也。

厲芳者韓氏之臣。芳即說文荀之重文作芳者之省。殷



周古文多省口作。其在卜辭屢用為祭牲與羊字同例，又用為沃甲之沃，由沃以得其音，由牲以得其義，更由字以得其形，知是狗之初文，象貼耳入立之形，其从口作者，乃以口為聲，譌變而為習字，形失而音尚存也。辭又屢見，若若干人之文，則狗讀為幸，或釋為羌若干人，非是。其在全文則大孟鼎、大保殷等均用為敬，蓋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衛，故用狗形之文以為敬，猶箕帚為婦職，故婦字从帚，而古文且直用帚以為婦也。說文訓苟為自急救也，即此孳乳之義，後人因字廢而不得其讀，乃由急救之義以揣其音作己力切，實屬莫須有之事。近人有以為即亟字者，尤屬皮傅，大孟鼎有苟字，二者迥然有別，唯用苟為敬者，于周初文多見之，其後敬字多見，無作苟者，此孳考以苟為名，蓋又用為敬。

字春秋戰國時人多擬古之習。此銘稱年為祀。亦可見  
其一端也。唯狗字在古並無惡意。尔雅釋獸。熊虎醜。其  
子狗。又釋畜。犬未成毫狗。其為物均有可愛之意。故今  
人于幼兒猶以狗為愛稱。而殷王乙甲亦不諱狗。是則  
此屬芳即讀為屬狗。亦無不可也。戎鼓為鑄。尔雅釋  
樂。大鐘謂之鑄。唐蘭古樂器小記云。鑄字或作庸。詩靈  
臺。賁鼓惟鑄。商頌。庸鼓有數。並与鼓對稱。又周書世俘  
解。王奏庸。凡此稱鑄者皆即鐘也。鐘亦作鑄。鑄之与鑄。  
聲義並別。尔雅以大鐘為鑄。實一名而異其詞。此說得  
之。然唐讀本銘之戎為伐字。作動詞解。以作伐字。辟軌  
宗。敵為句。遂說敵為鐘之古名。並謂金樂發源于陶器。  
不僅字形句法有可商。鐘一名敵無其証。所謂陶器發

源說實大有問題者也。人類至能為陶器，其文化程度已漸高，其前尚有利利用自然物之階段，一切器物之起源均出于自然物之利用，與模倣，樂器亦不外是。請徵諸小兒，簡單之樂器利用草莖竹管即可為之，然欲求其能為陶埴則非易事也。鐘鐸之類大率起源于竹筩，或中空之木，今世西者猶有擊竹筩以乞討之習，其子遺也。由竹木器直演而為金屬器，中間並無必經之任何階段。古之鐘鐸類其器甚小，均有柄，執而擊之，此即由竹木器轉化之進一步而已。周人加大之，遂為手所不能持，鍾乃倒懸矣。『率征秦越濟者，率乃語辭，越即追迫字。』清大史中鼎用征，呂述征，述對文，与此同。此語以『率』辟碑宗殿為其主詞，若以殿斷句而說為器名，於

文法亦難通。入張盛先會于平陰者，張盛即長城，古  
銘有張孫及張孫退，即複姓之長孫。徐醋尹鉦有征盛，  
即征城。長城者，劉節云：「即齊之方城。」管子輕重丁曰：「長」  
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泰山記曰：「泰山西北有長」  
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瑯琊。水經東汶水注：「泰山即  
東小泰山也，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巨海千有  
餘里。」棠水經汶水注引紀年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  
景子、趙烈子及翟員伐齊，入長城。」今偽本紀年繫此事  
于威烈王十八年，又  
長城改事与此相類，蓋三晉攻齊必入長城，始能達其  
作長垣腹心之地也。平陰，即平陰。劉節云：「左氏傳有二平陰，昭」  
公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即今河南孟津縣之地。又襄」  
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

卽鐘之平陰。北平陰實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武佐  
寺力寤敎楚京者。武謂武卒。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  
又淮南覽異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云。武士也。江  
雅間謂士爲武。案魏氏既有武卒。今韓器亦言武。則士  
爲武之稱。不限于江淮間矣。倭与捋通。淮南兵畧訓。夫  
五指之更彈。不若捋手之一捋。高注云。捋。擣也。詩。邶。有  
襄十八年之役。左氏傳云。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杜注  
平陰。西有邾山。寤。劉節云。卽寤之縣文。說文。寤。疾言也。  
从三言。讀若皆。案劉說近是。全文多餘文。如福或作福  
若寤。卽其証。此寤卽讀爲皆。漢書孔安志。騎皆。師古  
云。皆。疾行也。寤。猶皆。矣。敎。說文云。強取也。國書曰  
敎攘矯虔。今書呂刑云。敎作奪。奪乃借字。說文云。手持

隹失之也。然今奪失字通作脫，敝取字通作奪，而敝字廢矣。楚丘，京，景山。衛風定之方中，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楚卽楚丘。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北逕楚丘城。西，又黃溝枝流北經景山東。景山實楚丘旁邑之山名。言望楚丘與堂邑，與景山同其高大。景山與京，與莫之與京，語例相同。毛傳說：景山為大山，說京為丘，均失之。古音京景相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京族周成。集解引徐廣曰：京一作景。本銘涼與楚對舉，知京卽是景山矣。蓋三晉攻齊，先會師于平陰，之後卽分為兩路，一軍北上以襲濟龍，燕之師而至于桑丘，一軍南下擣邾，更長驅而佔領楚丘與景山。北上者為正師，南下者為偏師。史僅記正師所至而不及其偏，鷹考蓋

偏師之將，故述南下之功而不及於北。然此新舊史料  
正相輔而相成者也。晉公者在史記為晉孝公，索隱  
云：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三古从二，此  
亦以紀年為是，而史記為非也。武文咸刺者，乃作器  
者自為懿美之辭，猶小雅六月稱文武吉甫，魯頌泂水  
言允文允武，呂覽論大篇引夏書，乃武乃文。今偽書襲  
蓋屬芳，征秦逐齊，殺敵數果，是有武功，凱旋受賞，作器  
能銘是有文事，故曰武文咸烈也。

### 嗣子壺

佳十年三月吉日，命公君嗣子作鑒，鑄真壺，東晉  
康樂我家，屏康盈承承受屯，純德旂無疆，至于萬壽。億

季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

此壺與鴈莠鐘同出于太倉韓墓。大率亦戰國初年之器。命瓜當卽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剗首相接。水經涑水注引關駟曰。令狐卽猗氏也。剗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晉之大夫。封于令狐者也。晉語七有令狐狐文子其証卽嗣之異說。文云。享古文嗣。从子。汗簡引尚書古文嗣亦作享。東之猶侃之。和樂也。同聲之字有闌之。王孫遺者鐘。闌之。蘇鐘。卽形容鐘聲之和。又有簡之。商頌那奏鼓簡之。亦言樂聲之和。簡之又訓大。乃另一義。豈當讀爲肅之。敬也。均康樂之形容。犀之康孟有犀之



猶遲々，舒徐寬綽之意。康孟余曩釋為康叔，謂非人名。今案仍當釋為人名，孟用為叔。康叔殆即令狐君之嗣子名，由下文「承受純德」可以知之。屯者純之省，純，大也。至于二字合文，姪有重文符以識別之，如十六年左軍戰工師二字作天，司馬二字作至，至省吾云，皆合文也。晚周合文，字有二以識之，不獨重文有之，如厚子壘景厚當，至于作羊，省錄司工作司，旃侯作虞，空同作原，作司，大良造鞅量大夫作大，秦刻石亦然。此例甚多。雙劍謠國系下考釋

### 吉日劍

吉日壬午，作為元用，玄鏐，鏐呂鉛，朕余名之，胃謂之少。

虞。

此劍貞松堂集古遺文曾著錄其文。卷二十二云：往歲見之都肆，錯金成文。繼于西崙著古代中國藝術史（O. Sire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Pl. 96, A.）得見往年山西渾源縣北百里許之李峪村所出一劍，其一面臘上殘文与此同，知是一時所鑄。劍今藏美京符理雅古物館（Green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日本梅原末治云：往來曾于紐育見之，李峪劍亦曾見于巴黎，頗覺二者之近似。蒙氏以所攝劍影見贈，以二劍細相比較，其一面文幾不爽毫毛。更詳言之，劍裏之鐫呂以下十字，其在李峪劍，除鐫字全泐外，餘均可辨，而以末三字為最鮮明。劍格紋樣亦與美京所藏者之正面相同，故二劍為同時所

鑄毫無疑問。依文字而言當是戰國時物。

澤源本屬代，戰國初為趙。

氏所天，乃封其支子為代君。

李峪器由法商王治克 (W. Darnice) 手分

佈于歐洲，彼宣傳為秦器，于是遂有所謂秦式說發生。

寶屬無根之談也。鑄品者，鑄當即魯頌「臣工序乃鑄

鑄之鑄，田器也。呂鋁省，此段為鑪。朕余者猶今言我

自己也。尔雅釋詁朕余同訓為我，朕余又同訓為身，訓

身者即自己之謂也。故朕余又可用為余朕，見叔夷鐘。

大率用朕余者表示主格，用余朕者表示領格。銘末

一字少泐，諦省確是虞字，与午呂韻同屬于魚部也。或釋

為民，非是。

## 右晉器凡七。

蘇公殷

蘇公作作王妃等殷永寶用。

蘇卽蘇亦卽蘇。蘇乃己姓。鄭語：己姓昆吾。蘇顧溫董。  
己卽妃之省。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妣  
己亦着姓也。鄭語以蘇溫爲二國。左傳則以蘇溫爲一。  
春秋僖十年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云：十年春狄滅溫。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  
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又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侯諸  
侯檢封蘇。忽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卽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五爵姓存滅表溫下注云：春秋初蘇氏已

絕封。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溫居一焉。不知何時地復歸王。蘇氏續封而仍居溫。僖十年為狄所滅。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賜晉。至文十年女累之盟。復見蘇子。杜注蓋王復之。或云自是遷于河南。余意溫蓋蘇之支庶。蘇公入仕王室。蓋別有所封。其故邑為子孫所保有。而亦有蘇名。猶邾之大小邾。都之上下都也。故溫雖滅而蘇猶存。至隱十一年所與蘇田之溫。蓋又溫之子邑而已。溫在今河南溫縣。蘇大率卽在其附近。史頌殷王在宗周。令史頌獲蘇。馮友里君百生帥軻蓋于戚周。知蘇離洛陽必不遠也。蘇器之傳世者以本殷及蘇甫人匜盤。蘇治妊鼎。蘇衛妃鼎為較古。蓋在東遷前後。而蘇公子殷及寬兒鼎則較晚。蓋在春秋中葉也。

本殷称王妃，乃蘇女嫁于王之媵器，羊即王妃名，字不識。

### 蘇咍姓鼎

蘇咍姓乍作號妃魚母饋媵子々孫々永寶用。

蘇咍姓乃姓姓女嫁于蘇者，咍如非國族則當是字。  
左傳：隱十一年，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正義引世本  
氏姓篇：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字無與  
咍相近者，蓋是女字。號妃魚母則蘇女將嫁于號，魚為  
女名，蓋即咍姓之女也。有盤同銘，唯饋字作般，蓋永  
寶用下有之字。

蘇甫人匪

蘇甫人乍嬪妃襄贍勝匪。

嬪妃女字，讓名。嬪字从女，品聲。品即小篆豐字，此亦是証。豐之必為宜，說文：豐，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品，从宜。亡新以為豐从三月大盛，改从三田。今字从女而以為字，當是善意之字。晉公豐言秉德豐，以此同。余意字當段為嬪，因嬪時蓋莫不震豐。毛傳訓豐為懼，疏云：豐懼釋詁文。彼豐作懼，音義同。豐与懼通，則嬪可与嬪通矣。說文：嬪，盛光也。一切經音義：十引字林：嬪，盛光照也。詩東山：嬪嬪其羽。鄭箋云：羽鮮明也。文選：笙賦：嬪嬪燭以故。注云：嬪，燭，光明。

貌。  
有盤同銘，匝字作般。  
盤。

### 甫人父匝

甫人父乍作旅匝其德萬人用。

此甫人父當即蘇甫人，与上匝文字極相似。又陶齋吉金錄有一兕觥，銘与此同。王國維云：「其銘後刻，乃摹曹氏之甫人匝為之者。」三說能萬人用人字依彝銘通例推之，疑段為幸。

### 甫人盨

口口為甫人行盨，用征用行，邁萬歲用尚。

此蓋蘇甫人所自作器，銘首所缺二文蓋即「蘇公」銘。



在蓋行尚為韻陽部。

### 蘇衛改鼎

蘇衛改作旅鼎錄其永用。

此蓋蘇文子衛者所自作器。

### 蘇公子殷

蘇公子癸父甲作隣殷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此乃蘇之公子名甲字癸父者所作器。古人名字並

舉時率字上名下。此名甲字癸父。猶鄭石癸名癸字甲。

父。羅振玉謂其文當是蘇公子癸作父甲尊殷文例亦。

集古遺文失之。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其曾為羅所

寬兒鼎

增益之全集本于此器項下亦著此說。原版之雲堂蓋刊本則無之。此必羅所竄入為無疑。

寬兒鼎

隹正八月初吉壬丑申蘇公之孫寬兒其吉金自作  
飲麻廣眉書無異期永保用之。

壬申字誤作丑。与楚子簠同。寬即寬字。与齊侯盤及  
華同。字从寬聲。寬乃寬之隸文。与寬形聲俱相近。

右蘇器凡八。

號文公鼎

用高。

虢文公子段作帛叔妃鼎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

虢文公宣王時人。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又引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二說不同。業當以賈為近是。虢仲之虢乃東虢。其分枝為北虢。漢書地理志云。北虢在大陽。東虢在瑩陽。西虢在麻。西虢金文稱戰虢。有戰虢仲段出土于鳳翔可証。北虢金文稱季氏。如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組壺其証也。單叔虢者當即東虢。雖國在瑩陽。國不妨入為卿士也。此為虢文公天子所作器。蓋在幽王時。叔妃即段之室。蓋蘇女也。鼎之形制與蘇姓鼎頗相近。彼鼎之虢妃或即此人。蘇與

東號比隣。故相為婚姻。此亦足為號即東號之一証。

### 號姜鼓

號姜作竊隣鼓。用禪追孝于皇考東仲。禘句康號屯。純右。通永永令命。號姜其萬年。受福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焉。

此器考古圖云。不知所以得。惟蓋存。余意亦東號器。時代當在西周。蓋厲宣時器。號姜乃姜姓女之嫁于號者。禪說文云。祭天也。舊又多解為祭地。礼記正義引清說云。禪者除地為壇。此則用于人鬼。專是祭義。廣雅釋天。禪祭也。此其佳例。

號季氏子組殷

號季氏子綴組作殷其萬季無疆子孫永額實用  
高。

此与號季子白盤乃一家之物號季氏當是北號今  
山西平陸縣即其舊地。左傳僖二年晉殿道於虞以伐  
號者是也。

號季氏子組壺

號季氏子綴作額實壺子孫永額其用高。

右東號及北號器凡四。

虞司寇壺  
吳龍父殷

虞司寇壺

虞嗣寇白吹乍作竊壺用言用孝用旃豐言子之孫之永  
竊用之。

此壺二器文皆右行。蓋文無之字。

吳龍父殷

吳龍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隣殷其萬季子之孫之永竊  
用。

此亦虞器。金文虞字每作吳。而吳越之吳則作攻敵。  
攻吳若攻敵。傳世有吳季子劍。乃偽器也。史記吳世家  
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虞仲於故夏墟春秋僖

五年為晉所滅。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六十里。一名吳城。祖与考不聯，康為祖，孟為考。

### 右虞器凡二。

### 秦公殷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鼎宅禹寶，蹟十又二公，才在帝之祚坏，嚴繫黃天命，保龔氏秦，號事使，臨寶瓊夏，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刺々趙々邁萬民是敷，咸畜胤士，釐々文武，銀鎮靜不廷，虔敬敬朕祀。乍作又加宗彝，呂即皇且祖，賁其嚴魏歸各，呂受屯魯多釐，覆遠無疆，眈峻東才在天，高弘又有虔，慶慶，窳造佑圖三方，且宜。

此与秦公鐘為同時所作之器銘辭亦大同小異。鐘于宋時已出土，作器年代久成懸案。考古圖引楊南仲云：「秦鐘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始邑非子于秦為附庸，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非子至宣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莫可攷知矣。」又引歐陽修說：「史記本紀自非子始邑而秦仲始為公，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所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未知孰是。均疑不能決，可見古人之矜慎。近羅振玉以為自秦侯始，非子之孫至成公為十二世，銘鐘者為穆公，時人多信之。案此乃因先有穆公之成見，倒數十二世而得秦侯耳。其



何以必有秦侯始，毫無理由也。說者或謂銘中有「列」  
 起」等語，非穆公莫足以當之。實則當時卽世，雖若如  
 繁紂而頌揚之者，莫不比之堯舜，此不當以至觀之成  
 見為判斷也。余今得一堅確之證據，知作器者實是秦  
 景公，蓋器與齊之叔夷鐙鐘，除大小相異而外，其紋  
 形制全如出一範也。參看國編第二三  
 七及二二九圖叔夷鐙鐘作  
 于齊靈公中年，秦景公以靈公六年卽位，年代正相同，  
 固知所謂「十又二公」實自襄公始，列為諸侯始也。此事  
 足証圖象研究之不可忽。鼎宅禹賁者，鼎與益通，靜  
 也，賁蹟者，商頌殷武，設都于禹之蹟，蹟亦當為蹟。叔夷  
 鐘處禹之蹟。咸宜胤士，鐘銘作咸宜百辟胤士，晉公  
 盩言咸宜胤士，孫詒讓云，胤士之義，以聲音攷之，當讀

為尹士。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余意胤殆  
段為俊。礼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書皋陶謨：俊人在官。語意相近。蓋字翟者，羊猶史釋  
為趙，謂即玉篇趙字。孫詒讓云：趙訓跋，義亦無取。竊疑  
此字當從蓋省聲。即說文趙字之異文。案趙，說文云：趙  
趙也。又趙通，趙走也。義亦難通。余意當是盪字。方言五  
盪，格也。秦晉之郊謂之盪。郭璞音雅云：所謂伯盪者也。  
廣雅釋器亦云：盪，杯也。王念孫疏証言：太平御覽引曲  
論云：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  
季雅。雅与盪通。此盪字當从皿趙聲。趙則从走，去聲。去  
聲与足聲同魚部也。盪，者當段為祛，魯頌駉以車  
祛，毛傳云：強健也。乍又加宗彙，加字从又，吻聲。當是

取之異文。說文吻或作膳，从肉昏聲，昏从民聲，与取从民聲相同。取与昊通。毛公鼎：「取天疾畏，即詩：昊天疾威。」又通閔。左哀十六年：「昊天不弔，周礼大祝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淑。」昊閔均从文聲。礼儒行：「不閔有司。」注云：「閔或为文，則閔与文通。」此言叙宗，余意即文公之廟也。史記秦本紀：「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其宮在西縣。本器器蓋各另有一行刻款，蓋文为「西一斗七升大斗升」，蓋器文为「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西即西縣，若西垂宮之意，足見此殷乃西縣宗廟之祭器。下秦公鐘亦同。西縣由秦文公始居之，其陵廟在焉，故言「作嘉宗彝也」。考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舊謂西垂即西縣，實則被西垂乃泛言西陲，對

周而言也。秦本紀中屢見，而西時則在雍南之三時原上。而始皇本紀論讚後有重序秦先世一節，謂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云々，竟以西垂為地名。然其作例特異，所叙亦與秦本紀有出入，必後人所補竄為無疑也。本器言「乍加宗彝」，則是文公始居西縣之証矣。邈殆歸之異文，必是以帝省鬼聲也。𠂔，定才天，𠂔讀為峻，高也。定即𠂔，風狼跋，𠂔定其尾之𠂔，𠂔謂𠂔也。釋言訓定為什，又為𠂔，說文云：𠂔，𠂔也。然𠂔有𠂔義，見廣雅釋詁，則𠂔與定亦有𠂔義可知。猶言高蹈在天也。竈，圉三方，鐘銘作𠂔，又三方，即書金縢之敷佑四方也。彼𠂔又為敷佑，則此竈圉為造佑矣。鐘銘又言「竈」又下國，義亦同。

韻讀：

祖，賁部，壞，夏，之，魚，合，韻，命，命，秦，真部，德，敕，士，祀，之，部，祖，各，魚部，疆，慶，方，陽部。

秦公鐘

森泰公曰不王顯般皇且祖受天命竈又造佑下國十又  
 二公不豕墜才在下嚴弊恭寅天命保護氏森執事臨蠻蠻  
 夏曰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數明并刑虔敬般祀臣  
 受多福猷協猷蘇萬民號夙夙夕刺々起萬生姓是敕咸畜  
 百辟胤士蓋々文武銀靜不廷釁柔柔變百邦于森執事乍作  
 孟淑蘇鐘氏名曰哲邦其音缺々離々孔豈煌呂邵零昭格  
 孝高呂受屯魯純嘏多釐釐量無疆暖暖定才在立位高弘  
 又有慶慶甫又敷佑三方永寧固宜

不家才下才下二字原有泐損。呈上二形。或釋為上帝。或釋為在上。今以殷銘校之。与此相當之語為在帝。

之坏。坏与夏為韻。則此當是「不墜在下」下与夏為韻也。  
對天而吉。故為下。与寃又下國相應。暖寃才立。殷銘  
立作天。疑此為誤摹。然讀為位。亦可通。言高踞在君位  
也。甫又三方。即書金縢。敷佑四方。又字刻本作又。舊  
釋為及。案上端之贅筆。乃誤合蝕紋而成。殷銘作囿。与  
又同聲。正可為証。韻讀。祖國。下夏之魚合韻。國在之  
部。命命。秦真部。子德。祀福。救。士事之部。鐘邦。東部。缺煌。  
昌疆。慶方。陽部。

### 商鞅量

十八年。齊趙遣卿夫。二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

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重泉。

此秦孝公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五年時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有餘年。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刻辭。其文爲「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瀛度量鼎不宜歉疑者皆明壹之。与它種權量始皇刻辭相同。此足証商鞅之法。至始皇時猶多沿用未改也。量之前端有「重泉」二字。右側有一「臨」字。由刻畫觀之。前是商鞅時所刻。後是始皇時所刻。重泉乃秦縣名。漢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陝西蒲城縣東南。臨字意不明。疑臨下泐去一「晉」字。蓋器本重泉官量。至始皇時復移置臨晉也。臨晉今陝西大荔縣。在漢与重泉同屬左馮翊。夫「于省吾謂爲「大夫」二字之

台文、周末二字合書亦有二符以識之。又始皇刻辭之「丞相狀」，乃丞相隗狀與丞相王綰。見始皇本紀。索隱云：隗姓，狀名，有本作林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王劭亦云然。是知秦權量于隋時已有出土，而古人究史亦頗知據古物以為根據矣。

### 新鄴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鄴。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召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陳事雖母，會符行殿也。

王國維云：新鄴虎符文四行，錯金書。其文甲作甲，兵作兵，在作十，與秦陽陵符同。凡作月，與散氏盤同，故作



設也作設與詛楚文同。餘字皆同小篆。余謂此秦符也。  
新郢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國南有許鄢郢。  
陽。舞陽。新郢。至安釐王時尚為魏有。公子無忌說魏  
王云。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是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  
屬魏。新郢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  
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而東取新郢。至昭王五十四年。  
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郢入秦當在此前後。  
此符當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觀堂十八。秦新郢虎符跋。

右秦器凡四。

右列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其中有少數當入宗周者。

外大抵均東遷以後之文也。序次以長江下游為權輿，于長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復于黃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于吳而終于秦，得國凡三十有二。先進之國，魯衛陳宋文無可觀，意器之藏于地者必尚多有，列國文字雖畧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晉，南至徐吳，東自齊邾，西至秦都，構思既同，用韻亦一。中國自東遷而後，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統一于秦勢所必然矣。

補錄

越王鐘 指四

佳正月孟晉吉日丁亥戌越王者召於賢異擇昏吉金  
自祝鑄禾和稟<sub>台</sub>鐘<sub>台</sub>以樂虞吾家歡喜而爾賓各客<sub>恒</sub>  
台<sub>恒</sub>鼓之吼莫暮不貳<sub>貳</sub>順訓余子孫萬葉无疆用之勿相  
害。

此鐘見博古圖 卷七葉二 嘯堂集古錄 第八及歷代藝  
器疑識 卷一第 舊於戌王二字釋為既望文例非庚因  
疑其為偽近時容庚始發明其讀知為越國之器 燕京  
十六期 越王名就見於紀年史記及越絕書等者今  
為書考

列表如下：

夫譚——允常——勾踐(美執)  
鹿郢——不壽(有姑)——朱句——翳——無余之——無顯(美憫)  
與夷——不壽——翳——王之侯——無疆  
不揚——無疆——之侯——尊時——親

三書不甚相合，大抵以紀年為最可信。然本鍾銘越王名四字者，召於賢，於此世系中無可相當者，或者即是諸咎。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史記越本紀視此則諸咎又号粵滑，与勾踐不壽無余之無顯等之有別号相同。諸咎粵滑蓋即此者，召於賢，古文諸字均作者，咎召音相近，粵古言於粵，則有於之聲，滑蓋賢字

之誤也。唯紀年不言諸咎自立，耳七月弑父，十月即遭殺，与本鐘之者召倂王而有正月者不合，蓋諸咎于弑父之前早已僭倂王号，以吳粵對立，紀年書法注重名分，有所与奪也。又越王翳三十六年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已入戰國中葉，其時不應有角鐘，而本鐘為博古圖所系者，乃有角而枚甚長，銘文行款亦已更易，蓋即金石錄古鐘銘所謂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者，實仿作之贗品也。視与鑄通，古鑄圖亦稱為祝，其証。見上二。本銘有韵，家客，與部。之，責，之部。疆，相，陽部。相讀為壘。

越王矛

三 插圖

成王者召於賜。

金書。与前越王鐘自是一人之器。

二 插 圖

楚王禽志戰隻獲兵銅正月吉日鏗盟鑄少炒盤呂以

共供戴棠蒸膏。

但亦緊要差佐陳共爲之。

此与禽志鼎自是一人之器。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

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寬九分，重六斤三兩。據劉節著楚器圖釋

器無耳無足、邊沿埋出、与通常備盥洗用者不同、銘曰

少盤者，少當讀為炒。小篆作𩇛，見上。一八二葉。以備煎燭用。如今人

文錫也。少或讀為小，或釋介訓為大，均非。副銘一行

与善斋所录二句文相同。善卷二唯彼省去卒差二字。

## INTRODUCTION

### I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with inscriptions that are now known runs into the thousands. Some of these have inscriptions containing almost five hundred characters. It has been said that each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qual in its historical value to a chapter in the Book of Histo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vidence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ven more valuable than the Book of History, for our knowledge of this Book is now confined to the Modern Text copy and in this copy there are parts that we know to have been forged by Chou and Ch'in writers. In the sections relating to the Chou dynasty chapters such as Chin T'eng and Hung Fan are unreliable and the number of chapters relating to this dynasty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uthentic is no more than fifteen or sixteen. Furthermore, even in these chapters many change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cription and rearrangement so that their value as historical records is now questionable. On the other hand, each character and each phras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rged ones which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are the original expressions of a few ancient people. They are therefore of much greater value than the records of the Book of History.

Un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is great, the time and place of production are rarely known. Occasionally the place where a vessel was discovered is recorded but usually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was found by some farmer in digging the ground. The original discoverer had no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no one cared to make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discovery so that there remains no accurate record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earth in which the vessels were found; gradually even the spot where the discovery was made has been forgotten. As to books on bronzes, there have been many written since the time of the Sung dynasty. Some of these record only inscriptions while others give also the shapes of vessels; some contain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inscriptions and decorations while others simply give the material and express no opinions. However, all of them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method of division under which vessels of the same kind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f their inscriptions. This arrangement seems at first glance to be very orderly but in fact it throws vessels of the same period and locality into great disorder.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re mixed with those of the Shang and Chou periods and vessels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ok. This is in marked contrast with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of the Book of History.

Now the chief value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may be used in verifying historical records but they can be of no value in this respect if their date and provenance are not known. It has been for this reason that student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have looked upon these ancient vessel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with indifference while those interested in this branch of studies have made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Wang Kuo-wei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Yin Hsü Shu Ch'i K'ao Shih states that "in regar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mysteries (of these inscriptions) none of the earlier writers have made any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but brilliant as Wang was he did not explain how it was to be done. An examination of his work shows that he himself wa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etymology and, although correct in some of his opinions, the methods he used differed little from those of earlier scholars. The two "Lists of Recorded Bronzes" which he published were only combined indices of books on bronzes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ines of study which he had indicated as of primary importance; but perhaps he had such work in mind and did not live to see it accomplished.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 society of ancient China and in this connection have examined th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ou. As to the oracle bones, they were found in one place and the strata of the soil in which they were found have been carefully noted so that there is no doubt as to their historical value. However, with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the case is entirely different, for the places where these vessels were found are not known. Further more, this dynasty lasted eight hundred years, a period almost as long as the four dynasties of Sung, Yüan, Ming and Ch'ing combined. To class all vessels of this long period as Chou is misleading. The more we have of these vessels and the more they are discussed the more difficult they are to handle. After a study of several seasons I feel sure that before thes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can be used a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ir historical contents should be arranged in systematic order.

As to the method of such arrangement my opinion is that these inscriptions sh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dates and places. This method of arrangement is an old



one and was used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Odes, the Kuo Yü and the Kuo Ts'ê.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chapters of Kao (誥) and Ming (命) resemble so closely the texts of inscriptions that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copied from bronzes and it may not be amiss to say that the Book of History is the oldest recor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At present we hav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imperial family of Chou but during the long line of rulers of this dynasty many must have been made which still remain buried in the earth.

3 In the case of some vessels this is an easy matter for the name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were made is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vessels is the real difficulty. Scholars have always given careful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but have based their work on the calendaric calculations of later period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indulged in many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which I have a few words to sugges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periods. There is even no agreement as to the length of the reigns of some of the rulers of the Chou dynasty. Take Kung Wang as an example. The T'ai P'ing Yü Lan quotes the statement of the Ti Wang Shih Chi that this emperor reigned for twenty years. The T'ung Chien Wai Chi states that he reigned for ten years and again records the statement of Huang-fu Mi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s of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Huang Chi Ching Shih, the reign of Kung Wang was fixed as twelve years and this has been commonly accepted as final. However, we have the caldrons called Ch'iao Ts'ao Ting (趙曹鼎) the second of which has an inscription which states that on the day of jên wu in the fifth moon of the fifteenth year Kung Wang was in the Chou Hsing Kung and that the king had gone to the hunting-lodge to hunt. The title Kung Wang was not a posthumous one but one adopt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emperor. The custo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did not originate until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h'un Ch'iu period. In the same way the name of Ch'êng Wang was used on the contemporaneous caldron called Hsien Hou Ting, Chao Wang on the bell called Tsung Chou Chung, Mu Wang on the vessel called Yü Kuei and I Wang on that called K'uang Yu. Now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iao Ts'ao Ting clearly states the date as that of the fifteenth year of Kung Wang. Although this does not confirm either the statement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or the one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 it shows definitely that the statements that his reign was ten and twelve years were both incorrect.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dat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using later systems of computing the calendar, for such a method is like measuring one th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another. The conclusions do not agree with the real facts. If student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could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at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work out from the systems of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dating all bronzes it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This is still difficult, for we do not have sufficient material and the material on hand lacks systematic arrangement.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adopted in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the vessels is somewhat different. It is to examine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vessels themselves for their dates without preconceived opinions or the use of outside standards. The time of the vessels may often be found from the inscriptions, such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Hsien Hou Ting, Tsung Chou Chung, Yü Kuei, Ch'iao Ts'ao Ting and K'uang Yu mentioned above. On the vessel called Ta Fêng Kuei (大豐簋) the inscription states "the King offers sacrifice to his father Wên Wang." This vessel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time of Wu Wang.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aldron called Hsiao Yü Ting (小孟鼎) states that "animals were used in the great sacrifice offered to Chou Wang, — Wang, Ch'êng Wang."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vessel was made at the time of K'ang Wang. There are also other inscriptions the dates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old and new. By using these vessels as a basis, other objects may be dated, for they can be linked together by the names of persons and the facts recorded. This, with observations in the styles of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the decorations and form of the vessels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group together vessels of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iod. As to the inscriptions that give specific dates, I have checked the year, month and day to see if they agre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se have been used only as corroborative evidence.

By using the above method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the exact or approximate period of 162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Most of these objects were those of the court or of its officials. The vessels which I have listed first according to the place and then the time of production number 161. Most of these vessels belong to the time of the Eastern Chou, and it is thus seen that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house of Chou was predominant there were very few vessels of the feudal states and that after the eastern migration there are no traces of the vessels of the imperial house. This fact reveals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eriods.

As to the vessels of the states, there are thirty and two groups, viz. Wu (吳), Yüeh (越), Hsü (徐), Ch'u (楚), Chiang (江), Huang (黃), Jo (郟), Têng (鄧), Ts'ai (蔡), Hsü (許), Chêng (鄭), Ch'ên (陳), Sung (宋), Tsêng (曾), T'êng (滕), Hsüeh (薛), Chu (邾), Shih (郛), Lu (魯), Ch'i (杞), Chi (紀), Chu (祝), Chü (莒), Ch'i (齊), T'ai (戴), Wei (衛), Yen (燕), Chin (晉), Su (蘇), Kuo (虢), Yü (虞), and Ch'in (秦). This order is obtained by starting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from east to west, then from west to east with those in the

regions between the Yangtse and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n again from east to west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t will be noted from these vessels that neighboring states shar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se stat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l groups, southern and northern.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and the Huai Rivers formed the southern group and those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e northern. As a general rule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outhern group is ornate and the writing light and elegant, while the northern style is literal and exact and its writing coarse. Hsü (徐) and Ch'u (楚) were the centre of the southern type of culture and there are many bronze vessels of Hsü. The states of Ching (荆) and Shu (舒) were referred to as barbarians outside of the Kingdom of culture but this was done by the Chous who were enemies of these states. Hsü and Ch'u had both been allied states of Shang but after the downfall of Shang became enemies of the Chou. This is confirmed not only by ancient historical records but also by th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which record continued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ous and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They we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Shang culture. The Shangs were an artistic people. Their bronze vessels were highly refined. They were fond of wine drinking and hunting and were superstitiou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go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as realistic as the Chous. They refute the ancient saying that the Yins were fond of simplicity and the Chous of refinement. As the peoples of Shang and Chou were separated by name and also by location the two types of culture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re just a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water of the Chin from that of the Wei River. However, from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tribal prejudice gradually lessened and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tended toward uniformity.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vessels of the last part of the Chou dynasty which show that there was similarity in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as well as in the rhymes used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Yen and Chin on the north, Hsü and Wu on the south, Ch'i and Chu on the east and Ch'in and Jo on the west. Thus, there was in China more or less uniformity of writing and custom toward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by the Ch'in that followed was but a matter of course.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the time or the approximate time of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is 323. Although these are less than one ten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essels of this period that are now known, they are the choice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Little the present confusion is being resolved.

## II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roughly includes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The art of making bronze vessels had already reached a stage of perf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so that its genesis must have been much earlier, probably between the end of the Hsia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 The Chous were a tribe which appeared at a later period. The fact that while there are no bronze vessels before the time of Wu Wang (B. C. 1122) left to our tim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from the time of Ch'êng Wang (B. C. 1115) and K'ang Wang (B. C. 1078) shows clearly that the Chous inherited this art from the Yin people. The bronze age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1. Genesis—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Shang dynasty.
2. Early products—The later part of the Yin-Sh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ou dynasty, including the reigns of Ch'êng Wang, K'ang Wang, Chao Wang and Mu Wang (B. C. 1115-945).
3. Evolution—From the reigns of Kung Wang and I W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B. C. 946-600).
4. New forms—From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B. C. 600-403).

At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period, but naturally there must have been such a period when bronzes were first made from models of pottery or stone. For actual examples of the work of this period we must await further excavations.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second period have been greatly admired by lovers of ancient art. Among these there are many caldrons of the ting type but very few li. There are many square yi and kuei without cover (commonly called yi), but no fu. There are many of the shapes called tsun, yu, tsioh and chia, but no hu, nor is there any p'an or i (i. e. ewer). Among bells there are to but no chung. The body of these vessels is usually heavy with deep bold decoration which is frequently composed of the t'ao t'ieh design amid thunder scrolls. There are also phoenix, dragon and elephant designs, but the t'ao t'ieh and thunder scrolls occupied the leading place in bronze decorations. To my mind, the thunder scroll pattern came from the spiral marks of the fingers found on pottery vessel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early bronze vessels were decorated with thunder scrolls therefore furnished one of the evidences that bronze sprung from pottery. T'ao t'ieh, dragon and phoenix were all mysterious animals of the imaginatio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has the passage "On Chou dynasty caldrons are incised the figures of t'ao t'ieh, which has a head but no body. Before it can swallow a person

whom it is eating it puts an end to its own body."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ale concerning this animal in ancient times which has been lost. The Kao Yao Mu chapter of the Book of History states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portrayed the planets in the forms of dragons and phoenixes on ritual vessels." As to the elephant desig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incised with shapes of elephants." However, even this design on bronze vessels is mostly imaginative and not real, so that such decorations may either be praised as being full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or despised as the work of the uncivilized. One may realize this latter point of view by comparing ancient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clay and wooden objects now used by the barbarians of Formosa or the natives of Australia. In the past these vessels were sometimes destroyed for causing evil influences, which was probably due to their ugly looking designs.

Among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ing, li, fu and kuei are common shapes but there is no square yi. A new shape known as hsü appeared. In wine vessels, yu, tsioh, chia and ku were replaced by a shape known as hu. P'an and i were first found and among bells chung and po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These vessels are usually simpler in form than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The designs on these vessels are comparatively shallow, usually composed of large scrolls in place of the small thunder scrolls of the former period. The t'ao t'ieh design has also lost its importance and is used only in unimportant parts such as the legs of ting and kuei. The phoenix and dragon designs were still used but these all underwent a change and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The leading motif in the decoration of this period was the reversed curve.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decorated with the reversed curve which is elongated and the same above and below." This design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lines of the wood called kuei liu, for woodenware was common in ancient times. Chuang Tzū states that "a tree of a hundred years old is cut down for the making of the hsi tsun" and in the Book of Mencius it is said that "bowls were made with the willow." The K'ao Kung Chi records that "the duty of the lumberman, tzū jên, was to make drinking vessels..." The kuei liu is a common wood used in making woodenware and its lines resembling clouds, or rainbows, or sometimes dragons and serpents are so beautiful that they were reproduced in the casting of bronzes. The elephant design disappear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scale and reverting designs. In general, the vessels of this period broke away from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times and assumed a spirit of freedom. This, however, seems to the eyes of lovers of ancient art to show a lack of refinement.

In the fourth period, viz. that of new forms, there were very few li and yen while the hsü disappeared entirely. There were new shapes known as tui and tien.

The small bells, pien chung, became very popular. Vessels of this period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e decadent and the progressive. Vessels of the decadent class developed along the lines of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ple. Most of these vessels are devoid of decoration. Some of the simplest of these vessels resemble those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n fact have been commonly mistaken for such.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progressive class have delicate shapes which are usually cleverly designed. The decoration on these vessels was more shallow than that on vessels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and in place of the large scrolls the designs are fine and regular. Stamping blocks were first used in the making of decorations, so that the decoration on one vessel is usually a repetition of impressions of one block. There are a great many varieties of patterns, unlike the stereotyped styles common on vessels of the two preceding periods. The only designs which were in comparatively more common use were the coiled-dragon and the coiled-serpent scrolls which were the result of skilful modifications of the p'an k'uei scroll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lays and gilding were introduced. Fairy figures and winged animals are found in the decorations, and the animal forms attached to the bodies of vessels are mostly realistic and lifelike. At this stage, the art of ancient bronze casting was like a devastated garden which through some supernatural effect was suddenly filled with outbursts of beautiful flowers. One may see from the pieces found in recent years at Li Yü Ts'un in Shansi, the tomb of the Prince of Han in Lo-yang and the Tomb of the King of the State of Ch'u in Shou-hsien,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t exaggerated. This type of vessels has recently been called "Ch'in style"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Although this term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correct,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type of bronzes exhibits the influence of Scythian art, for the territory of the Scythians extended to the region now known as Outer Mongoli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and Warring States. These people were therefo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States of Chung-shan, Yen and Chao.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vessels of this class is the Ti Shih Hu, which was a product of the State of Chung-shan. This people were known in ancient times as being fond of amusement and singing. They were an artistic race and it was probably through them that outside influenc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Chung-shan people were also known as being a special race of white barbarians. It might have been that they were some mixed race of the Scythians, but this has to be confirmed by excav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existence of two classes of vessels in this fourth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s. Passing from this period to the time of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decadent class declined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at last it vanished, while the progressive class concentrated on the making of mirrors thus forming another link in the chain of culture.

3  
The foregoing division of periods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irst period, supported by well-founded evidence and it forms a natural evolution.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employed has been to let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the inscriptions tell their own story. When the dates are known, then all the forms and decorations appear in their proper order. This is as true of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of the forms of writing. As a general rule, the inscriptions on vessels of the second period are concise and the ideographs are strong. In the case of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long and the ideographs written in a free style. With the progressive class of vessels of the fourth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rhymed and the ideographs well designed. These set the examples for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y on stone tablets of later periods. With the decadent class, the inscriptions are simple and usually composed only of the names of the workmen. However, this division is not without variations. For instance, the Ch'u Wang Yen Kan Caldron recently excavated at Shou-hsien belongs to the fourth period. Its form and decoration are of the progressive class while the composition of its inscription and the writing of the ideographs belong to the decadent clas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periods are not dis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re is always a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one period and another. The reigns of Mu Wang, Kung Wang, I Wang and Hsiao Wang formed the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eriods, while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hat betwee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Vessels made during these reigns may be divided as belonging either to the former or the later period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s.

TRANSLATED BY JOHN C. FERGUSON.

